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十六)

卷五至
卷六三

(清)李 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五目錄

卿貳十五

陸隴其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五

陸隴其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繁簡更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繁賦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繁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讐殺訴隴其詳報是讐是盜

侯緝獲後擬旣而獲盜鞠實論如律總督阿席熙入奏部議隴其
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
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深純文行無愧得 旨
召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
日萬民遮道攀轅旣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部議俟服滿日
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
錫等縣最稱繁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
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己奉公實
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久而教化已

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時九卿奉旨公
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兗州知府張鵬翮與隴其並舉焉二十九
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
以隴其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得旨行取授
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瘠民貧荒多
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
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
間有未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諭概予蠲免二十
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
輕田畝秋後帶徵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

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
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矜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
勝也疏下部議尋 敕部遵前旨盡行蠲免十二月湖廣總督丁
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
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藉於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
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
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卽以順天
府尹王樑代于養志爲偏沅巡撫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
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 封
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壽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升先

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 敕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

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壽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壽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升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升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

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
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搢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
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即使督
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
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
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於是陳謩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
官員儻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升轉督撫旣
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雜至到任
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
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八法之末

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貲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
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
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適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
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
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誤
務虛名而僨實事莫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
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憎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
係言官著寬免六月 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
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
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

任滿 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清廉之直隸守道邵嗣堯爲江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 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 俞允 今上乾隆元年 詔九卿覈議應予追謚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謚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

祀 文廟應子追謚 上特賜謚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子謚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右 國史館本傳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罪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六卿有言他守

令廉語未竟。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爲誰。臣奏言陸隴其邵關。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爲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續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爲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張子所爲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爲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掣格於上下。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內。肅然甯輯。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擾里閭者。皆絕迹屏息。桀黠民無敢復鬪。

訟不逾歲而化理清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
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
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
爲之游說君遇故人氣夷語和談宴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
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說會甲僕奪鬻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
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
節改悔卒爲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
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掖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
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汝爲子壻計乃忍斷其
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

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
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僮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
易業自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
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
其里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挂比
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
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
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
日數十緡自君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
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爲奸利君爲平糴定價民

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爲令之明年
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顧無益
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
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填塞縣道
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煙燄徹天父老有
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爲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
令君者也而爲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
徵止於市肆於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塵才非肆應部議降調嘉
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爲請復君官章未下又
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

言訖而絕甲弟訴於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
可遽定無何捕得真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爲盜坐諱盜
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間之空邑詣督撫爲辨莫
之省民旣知不可畱則架枿結綵戶設香案人持瓣香號泣以送
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卽嘗所懲艾者咸
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
歸以祠旃檀之氣溢於道路經月不散君自莅嘉定實不滿二年
而德化入人之深如此故吾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
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爲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爲
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爲詩盛稱之及魏公爲都御史

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爲首得還職爲正定
靈壽令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
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摺紳變
陋俗以端風尙反覆曉譬化鬪狠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
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
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姦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
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
行端慤者親爲講解孝弟睦姻之訓使之教於鄉規條備具巡撫
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
曰請緩徵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畱宜酌曰審丁不

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也且四方甯謐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贍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舒先之畿輔推及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爲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冝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

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
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
言捐納縣令賢愚錯雜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
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於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
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
於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果清廉
乎非清廉乎卽或在清濁之間然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
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踞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干
天和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
定乞 敕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令其

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埽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庸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卽令休致爲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況休致在家儼然搢紳爲榮多矣卽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庸議

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誤之律擬革職奉天安
插 聖恩寬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自以
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 上每聽其言以爲與
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洞鑒其誠惻而嫉之者眾矣及罷
言路歸後二年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
而君已不能待矣觀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
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發
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荅 主知而裨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
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哉君旣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
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而天不憖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

月十七日啟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禎五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夷然氣清溫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安詳而不故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之不見其情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爲先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其得於身心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君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其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

宣公以來世以文獻爲吳越閒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以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尙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中賜爵迪功郎迪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仰天跪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罅有三魚裹水荇塞之人咸以爲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泖口顏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泖口卽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君大父諱濂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於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旣仕 封其父文林郎妣皆 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

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經史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
爲必可師法不爲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嶄然自立年二
十七始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士其令
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爲言官一年計君前後仕不
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路徂修苟
正其趨而亡險陂若適康莊我馬不驚周行載馳循途乃至偉哉
英賢軒後輕前跂予望之如山不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
士士皆知之我銘君藏敢爲我私曾吐薦口忍緘厥詞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舅氏陸稼書公諱隴其康熙庚戌進士由邑令歷官御史雍正二
年用禮臣議從祀孔子廟廷乾隆元年 贈禮部侍郎諡清獻生
平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家故貧講學授徒惟以發明聖賢義蘊爲
急取四書大全及蒙存淺達諸家之說融會貫通而折中於朱子
其於功名遇合泊如也既登第需次里居益肆力於學凡嘉隆以
來陽儒陰釋之說研辨不遺餘力乙卯謁選授嘉定知縣鋤豪強
抑胥吏息爭訟禁侈靡躬先教化恩威並著二年民俗丕變不獲
於上官引才力不及例降調尋竟以盜案落職按當時上官劾公
有清操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語夫小人媚嫉之常技清廉知
無可議輒以才能不及中之世之坐是削職者不一而公爲尤枉

當去時邑民扶老攜幼號泣呼冤填塞街市魏總憲象樞薦公疏云解任之日圖書數卷伊妻織機一具蓋實錄也嗣薦舉博學鴻詞會丁父憂不果應試徒跣出都門哀毀骨立服闋雅存誓墓之志大臣交章推薦郡縣敦迫乃赴部補靈壽知縣靈邑地近畿輔水旱頻仍多徭役俗悍而輕生公務與民休息講學不倦莅任七載多所陳請皆生民至計庚午夏行取入京補四川道監察御史上畿輔民情疏伏 乾清宮面奏 聖祖仁皇帝再三稱善未幾湖廣總督以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請公疏論之報 可辛未夏京師久旱直陳三議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請急止捐納保舉以清吏治得 旨會議公議云保舉莫重於清廉保舉可以捐納清

廉亦可捐納矣直陳懇切明白痛快終格於部議以遲誤軍需擬革職謫奉天安插賴衛京兆既齊力救得免是年冬試休滿遂從調歸杜門課子足跡不入城市蓋公積學有年本欲一展其志再起再躡乃決意披帷守道以待將來明年館虞山席氏注禮經會元定正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諸書皆次第告成臘月歸感微疾遂卒年六十有三公天性孝友於世味無所嗜惟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精益求精其學篤信朱子躬行實踐以居敬窮理爲要嘗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埽見聞空善惡必且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而不自知居恆坐必端立不跛雖遇倉卒未嘗疾言遽色祁寒盛暑不罽不扇善氣迎人而於學

術是非之辨不稍寬假公從叔閣學義山公雲錦之外祖也官編
修時公常有書往來以讀書養氣塞天地配道義相期許且以所
撰靈壽縣志序例求是正及卒義山公以詩哭之云何日嗚妖鵬
星芒墜海濱時違名已遂位詘道應伸獨樂非吾願全歸畢此身
傳言猶恐誤不覺淚霑巾卒之明年有提督江南學政之命復
以詩志感云當宁思遺直泉臺有令名方爲窀穸計先動表章情
馬鬣何時起鸞書不竝行浮沈有癡叔白首愧餘生蓋公以世道
人心爲己任從叔之慟亦爲世道人心計也所著四書大全困勉
錄松陽講義四書語錄戰國策去毒三魚堂文集先正一隅集已
雕板行世其四書講義一書則雲錦先君校定而付梓焉錦生也

國朝志卷之三十一
晚不獲親炙門牆僅從公遺書討其緒論茲當編纂公祠志吮毫
而爲傳竊附於私淑之列云

右傳張雲錦撰

公初諱龍其後易隴其字稼書世爲浙江平湖人曾祖錫允祖濂
父元三世皆諸生父 敕封儒林郎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
以左氏傳有所刪汰公從父覓全本悉成誦無遺十四丁母曹太
孺人憂哭踊若成人少長爲文章一本經訓家貧就館於外年二
十七補生員博觀宋元明諸先儒書參互反覆疏證孔孟之旨而
一以朱子爲宗恥空言敦實行切己悔過惟日不足省試歸爲游
兵所掠書籍盡失自訟云書言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

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天故斯之館嘉善李氏爲銘云
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負當斷不斷爾自詒戚又
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母或輕爾身以
徇無涯之慾而喪厥志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中禮部試 廷對
極論時務剴切達治本其略言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
爲治而專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
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
化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
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
武之學爲學兢兢焉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勿

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 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
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於是務敦教化一
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
既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
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邪辟不待法之驅而人皆
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人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
以去弊人莫不安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乎人心而徒恃區區之
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利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弊
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人之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
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

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奸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在 陛下倣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陛下然後德教可行而人心可正邳隆之治可成也 賜進士二甲第七十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嘉定賦重多積通俗好訟豪彊暴橫胥吏倚勢爲姦利公至有大賈汪氏者餽千金公弗內其僕占賣薪者妻爲所控公訊而還之汪懼屬所親自陳願改行許之自是諸大姓皆莫敢犯法衙胥舊干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莫

何受代無所得食以情告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於是衙中人日稀少客戲指公堂曰此雙相之圃耶有所遣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有括索者必痛懲之催科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及半卽免杖已而輸者麋至諭令需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爭先乃爾殆必有稱貸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也患民俗好奢樂游冶嚴立禁約有訴子不孝者公爲出涕自訟德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搥其胸曰吾非人也公慰而遣之其他折獄多原情定讞不專用法律一年後告訐者日益衰矣十五年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兩公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又奉部牒抽市肆錢一年

公造冊不及邨野巡撫慕天顏不悅別遣屬吏到縣檢括而疏劾公無肆應才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再疏請開復而公復以諱盜當免官先是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遇盜被傷死其弟疑盜張所使以仇殺控張公察張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他所張得釋而部議以公不報盜爲罪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民復詣督撫乞畱弗省去之日哭聲震衢路城內外各立生祠鼓吹導旌幢蔽空迓木主以往日數隊閱三月乃已十七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京未及試丁父憂遽奔歸準朱子家禮爲喪制朝夕不離殯側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方公在嘉定

時朝中會推福建按察使 詔舉天下賢吏破格用蔚州魏敏果
奏薦公而參疏適至已而以諱盜去敏果復爲公辨冤至是 聖
祖復諭廷臣舉廉吏敏果疏薦十人公與焉 詔俟服滿補官公
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
書取其切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
思只是讀書麤其切於內省如此二十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
弗允尋授直隸靈壽縣既至革火耗絕私派衙中興造及日買蔬
薪魚肉皆出見錢舉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切
道以躬行著松陽講義二十三年 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清奏公
治行部子紀錄二十五年巡撫于襄勤初受事訪民間利病公陳

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墾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
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于公以
疏薦爲大學士余國柱所沮令部駁還靈壽倚山瀕河地瘠而土
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耕勿他慮由是荒土漸闢
終公之任稅弗增額丁故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
爲常及是審丁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請牒部上官難之公曰民已
困矣額浮則稅浮稅浮民不支則有流亡之患是重困民也請罷
令以爲耗損戶口者戒上官莫能奪二十六年靈壽饑公牒大吏
以聞得旨盡免本年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撫不
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

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二十九年靈壽復大饑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審其戶口親給之閱四旬餘乃畢異時賑饑每留三分之一歸上官公曰剝民以欺君其可乎盡以賑之先是兩江總督于清端卒詔問廷臣外吏中復有如成龍者乎僉舉公至是復求廉吏左都御史陳文貞復薦公敕部行取將行又條四事上巡撫一再請緩徵一減房地額稅一除上官供應一以時出放倉穀去之日哭送者數萬如去嘉定時八月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率作旣久烝民乃粒

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故貞觀之末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皇上勤卹民隱而百姓日用未免艱難無怪其然矣惟在皇上常持此勤卹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也不嫌其過厚心已周也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臣見上年畿輔旱荒實異尋常其被災州縣內雖聞有未被災處亦不過有升斗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不準盡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然今歲秋收雖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若非 皇上曲加垂卹

州縣有司惟知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
意一聖祖覽奏稱善下部議尋有 詔遵前旨盡蠲之十二月湖
廣總督丁思孔請以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下廷臣會議公
疏言時當太平湖南非用武之地養志不宜在任守制 詔從公
請明年六月上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先用之例宜閉其略言捐
納之事因軍需孔亟不得已暫開復恐賢愚錯亂故立保舉之法
近并保舉亦許捐納夫保舉所重首在清廉若保舉可捐納則清
廉二字亦可捐納得也其不可明矣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
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其不可又明矣至
保舉限期更宜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三年無保舉

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民生可安矣疏入
下九卿會公議奏九卿以公奏不通時務無庸議公復別爲議爭
之主議者怒劾公阻誤軍機當罷斥發奉天安插會順天尹衛公
旣齊巡綫輔還進見言民心皇皇唯恐陸御史遠謫有旨免公
處分七月命巡視北城十月試俸已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對
品外調遂移疾歸三十一年館虞山席氏歲暮還家一夕腹痛卒
年六十三公之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書
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爲求放心之助其說書句分字析
不厭煩碎疏達之士往往病之又貶斥陽明王子過激其論梁谿
高子戴山劉子亦失平同時湯文正嘗遺書規之先曾祖南昫先

生亦著書辨難甚悉愚竊謂聖人之道如太虛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門庭施設代翁代張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善學者觀之要皆太虛之妙用耳安可於太虛中畫經界設藩籬以自病夫道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公之仁爲己任蓋梁谿戴山之亞匹也同異之論不亦末乎公卒之明年 詔以公提督江南學政近臣奏公已故 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雍正二年 世宗臨雍釋奠畢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以公從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賜謚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右事狀彭紹升撰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唐宰相宣公世爲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才以正與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著書詳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麥賑饑救旌尙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者再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睦迄今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荇裏三魚塞之人以爲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彙率稱三魚堂者

以此東四世孫濂先生祖也濂長子燦崇禎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城陷闔門殉難今祀於鄉賢第三子元先生父也邑庠生以先生貴 敕封文林郎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默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有芟節先生舉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意洛閩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先生少食貧嘗授徒嘉善館席一樓下樓久就圯先生作危樓文以見志有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其審義利決取舍

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節素所樹立固如此順治丙申補邑弟子
員尋食餼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
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
瑕疵至於嘉隆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
盡燭其藪於是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矣乙卯授嘉
定縣知縣嘉定爲濱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
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
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鬻橐者往來如織胥役
土豪倚爲奸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
而代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

先生至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譬如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莅任適其僕占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先生命拘僕汪匿弗出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不可自新苟爲善卽善矣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晚汪感泣果不敢有犯市鎮少年數十爲朋以拳勇毆擊爲豪用細民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

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卽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大場鎮民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爲長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者日見告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甚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使人心悅而誠服有恥而且格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

官以他邑事屬訊者日至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爲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絕不令至民間有不獲已則戒其需索酒食役心服先生潔己愛民莫不恪守其戒民亦信先生之愛己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事雖劇率踴躍而辦故多役爲無用而相率自化吳俗尙侈靡邑尤甚富室宴會窮極華縟倡優採雜費以百十計貧者轉相倣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爨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縱經醉倒不以爲怪博奕遊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

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惰遊惰衣食急賦稅催科不迫督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業窘於輸而一遇限期償杖錢又數倍先生至爲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卽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在任二年逋尾絕少惟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年使給足好義決不尙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始至時巡撫爲廣甯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靜甯慕公繼之亟稱先生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丙辰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徵慕公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列侍從從容諷議非

應變才部議遂引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
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
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夜遇盜
傷歸謂其弟曰張道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
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
以實報謂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而一面遣捕役
緝之尋獲真盜七人獻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諱匿
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
爲讎殺也人謂先生盍辨諸則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
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奚辨爲

嘉邑益大震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填
塞街市爲先生呼冤以薪粟餽者麇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遣
之卽胥吏與僮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枿結
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
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邑
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蠲脩脯投諸梓至今邑人言
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所未有也適 詔舉博學鴻
辭同郡工部吳公淮庵遂以先生名薦會丁父憂不果應試蔚州
魏公環極晉總憲首抗章言先生冤再疏舉廉吏十人縣令居其
二一卽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先生雖被薦復職服闋後雅存誓

國朝志卷之五十五
三
墓之志徘徊再三郡縣敦迫乃起又素懷秉鐸之志且慨當世任
教職者多非其人赴部時欲求改選教授遴諸生之有志者而訓
之銓部以方奉 特旨不便改授而止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
於真定最爲磽瘠易患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强悍善鬪少訟
而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
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
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騾車靈以五
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爲請至以
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順
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徵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

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閒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徧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餽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然 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於是漸有關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逃亡死絕不敢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且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無缺也適巡撫于公咨

訪利弊先生逐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瘵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徵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尙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甯謐司徒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贖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閒而民力以紓矣一曰墾荒宜勸也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

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日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

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日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蠲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疲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畱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畱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敝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

民庶有賴矣一日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尙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賊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平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貲也心紅紙張修宅家火州縣必不能免旣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蠲俸自備乎抑或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火雜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旣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資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敝

逃亡其害仍自 國家受之又其一則謂審丁不宜求溢額也且
曰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畱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
逃亡絕戶卽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
司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
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
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
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
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
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
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

深苦也先生所陳皆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爲一時補救之術真有
如于公所稱許者己巳夏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 旨
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饑
民覈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爲部署
驅馳山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
散之幾欲責令先生賠補僅而得免先是甲子夏兩江總制于公
薨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
龍者有幾人於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
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克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
隴其對時雖未卽擢用然七人者後多至大官有聲名 上固已

心識之矣及莅靈一年巡撫格公薦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庚午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右侍郎李公厚庵禮部右侍郎王公吳廬交口論薦遂奉 俞旨行取先生念靈邑頻年饑僅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徭未盡除減將永爲民累業當謝事乃於數日內盡爲申請首乞緩徵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爲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乞上司供應久奉全裁宜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時借放饑民巡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樹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

遂上疏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
爲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賴 皇上
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僅延殘喘然言乎家給
人足則尙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惟 皇上常
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更厚
心已周而不厭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目前所當議者上
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聞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差
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
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準槩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
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徵糧地九百三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以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雖奉全蠲其實止半致聖恩不得下究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

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
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爲使
之解任至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
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題請而兩皆將援此爲例其不
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
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
矣尋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 上以久旱 諭諸臣協同會議
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其一言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
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捐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皆
切中時弊既又上疏曰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

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目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

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蠲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及奉 旨同往會議又獻議力爭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待保舉一綫可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升轉 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捐似難無庸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卽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

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庸議者也時大兵草豆需用甚急計臣方恃捐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爲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旣相水火而富室儲貲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卽諸臣以捐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痛詆斥之由是都士大譁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需飾虛詞索政事負言官之職擬革職謫奉天安插於是朝野有識之士莫不代爲歎息扼腕時庶常張君曷向欲從先生受教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卽日執贄爲弟子而先生曾無幾微見於顏面泰然處之

將促裝就道願 上心知其無他特原宥之俾仍舊職是年冬試
俸滿遂從改調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叢眾怒席
不暇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然枉
尺直尋未有不至枉尋直尺者也故甯直道而三黜必不枉道以
徇人從古聖賢道理如是先生惟知秉義以自處守正而不渝利
害得失豈所計哉先生既歸屏居泖口足跡不一至城市閉戶食
貧讀書課子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衣蔬食泰如也先是先生嘉
定罷歸工部席君啟寓相延至家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欣然往
與學徒論制舉業踴躍若故寒士凡有就正者必爲之闡明義理
辨晰精微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在館一年貌加腴色加晬人方謂

先生涵養自然中和備至天必將以其身任明道之責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年壽正未有艾孰意臘月館歸偶感寒疾一日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相率至先生祠哭弔者踵相接也先生於世俗嗜好一無所畱意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時語及民生困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嘗以程明道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之言橫於胸中及任御史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上恩得釋再起再躋卒不究其用以死惜哉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

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不爲猖狂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爲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蠶起蔑禮法放名教人心大壞而國運隨之陷溺之害至今而未已故爲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嘗著學術辨三篇又與河南湯宗伯潛庵山西范進士彪西書往復辨論夫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亦類能知而言之至於涇陽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王而謂其偏於主靜近於禪學是非先生深入闡奧辨析秋毫豈能爲此極論哉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三
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而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
自羞乞墦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其衛道之心可謂嚴且切矣先生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
定省溫清備極肫樸以奉薦入都不得視含斂爲恨孺慕哀泣幾
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
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閒祖殯未舉獨任之不以
及諸弟親戚無後者輒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
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歿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
止慤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
必徐以簡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

情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強人謂其恭而安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
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辨美惡
祁寒盛暑不鏤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雞黍前輩講
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脯粟不繼不顧也先生性情謙
謹和厚善氣襲人雖告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及辨正學術分別
是非則反覆痛快不少回護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忠愛
迫切尤抗言極陳不暇顧忌坐是與世齟齬但以慤直結九重
之知終以激烈來眾口之怨而至於事後則雖嫉先生者又未嘗
不心服其言而諒其心也先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
執不允用是失歡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而行

卽魏公環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其履蹈不苟又如此先生雅不喜以辭章自鳴然經史淹貫義理粹精其發爲文章皆昌明博大純正有體有德者必有言非世之絺章繪句誇多鬪靡者比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篋中所遺有問學錄一編日鈔二十卷尙有語錄若干文集若干方在彙輯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十八日卒於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 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一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

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寢處苦塊心志瞽亂不能撰次
先生行事家復清貧卽兆宅之卜亦尙有待而二三戚友暨及門
之士惟恐先生之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因屬崇樸爲狀崇
樸自維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嘗歷覽史
傳大凡理學著稱者未必盡嫻治術循良表異者未必悉勵純修
故儒林循吏分途各異求其大成無憾者惟朱子能全之惟先生
克繼之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之志朱子之志也故先生
之宰嘉定宰靈壽仁育義正吏畏民懷卽朱子知潭州知南康之
治理也先生條奏三疏直陳三議勤恤民隱飭厲官方卽朱子經
筵劄子便殿奏劄之議論也先生之筮仕嘉定擢拜臺中俱甫一

年旋遭罷斥卽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之出處也至朱子正心誠意之奏輒嘗稱善先生孝道爲萬事之本一疏亦荷允行總以忠誠懇惻上邀 主眷亦無弗同者卒之直道不容忌之者眾雖有推之之力終不敵擠之之工然其所可擠者身也不可擠者道也所以朱子之道愈遠而愈光則先生之道歷久而後顯理有必然無足疑者失今不傳其何以明當時信後世故不敢辭避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論行事之大以俟當世大人君子誌之墓石載之 國史以垂不朽謹狀

右行狀柯崇樸撰

陸清獻公稼書先生自爲御史放歸及後再召而公已卒後之人莫不以公未竟其用爲惜余頃從正定府志中得見柯崇樸所撰公行狀竊歎公之生平未可謂之不遇也康熙丙午舉鄉試庚戌成進士越五年爲江南嘉定令落職以薦 召試博學鴻詞在途丁父憂奔喪服闋總憲蔚州魏公象樞保舉補正定之靈壽令康熙二十九年公年六十一矣行取擢四川道御史罷歸年六十三而卒此公出處大略也其爲御史有湖廣巡撫丁艱總督疏請奪情公疏不可 詔從之天旱求言公抗疏請罷捐納廷議罪以違誤軍機當削籍謫奉天而公但以原官休致其受知於 聖祖如此宰嘉定坐盜案奪職而其先巡撫慕某論公治行迂緩例當降

調民眾罷市乞留撫臣乃更疏請復任狀載靈壽三事編審則虧額賑濟則踰額派運上供石灰騾車則力爭不出上官皆允行其見信於同官又如此迹公所爲豈惟不利走趨抑近鈞弋名譽假使一跌不再起則亦但著書終老於當湖上耳世多疑儒者空談無施士不遇時有言不信可勝歎哉與公同徵制科者睢州湯文正公文正由監司入詞苑歷中丞晉正卿公雖不與試而爲循吏爲諍臣其位尊卑旣殊故治行之遠近大小亦異要其不負所學則同也而巖穴之儒伏處而無所表見區區一卷之書卽幸而得傳亦何濟矣然則謂公不遇於時抑過矣余嘗聞鄉先生言公在嘉定民以訟爲恥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糧絲布豬雞皆準價以

代銀米民甚便之去官之日裝一擔襍被外惟書籍及夫人紡車
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結納公崑山徐尙書
乾學爲訂期往謁公已諾而先期出京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
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士奇親喪
訃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齋香楮雜眾賓入拜拜已竟出比
學士知而款畱而公棹已返凡此皆狀所未及者若觚牘所載嘉
定有瞽者乞公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又稱公歿時與楊忠愍公交
代其說神奇竊謂非所以重公也所著書若問學錄讀朱隨筆讀
禮志疑並刊行於儀封張氏近又見其靈壽縣志不止於狀所舉
之四勉錄松陽講義四書大全三書也不知其家尙有他著述存

焉否也

右行狀書後汪師韓撰

公少而彊記其封公嘗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惡之若自恃廉謹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效禍不可言矣順治初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每切戒之舉吳忠節公麟徵語以示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至言也

三魚堂壙記

邑孝廉倪吉甫延訓其子吉甫云遊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或犯人所忌便憾不能忘又云莫道是談諧其實是輕薄中正之士一涉談諧人便輕忽何取於此亦有靜穆之士見眾談諧便爲效顰

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薄

陳公嘗齋

名肇昌黃岡人先爲寶雞令公房師也

言催科不可專事敲撲當委曲勸

諭其貧不能完者尤當設法通融如豆麥粟布雜物皆准輸納又言府署傾圮應各縣輪修寶雞當用數千夫舊皆私派於里長某悉點欠糧貧戶充之准給糧票皆歡呼從事所費比里長催什之二又云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原牌有號催牌無號註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銷奸胥因有恐嚇鄉愚之患公在嘉定縣任有嫌其婿貧餽金以絕婚者公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婿貧不欲以女妻之我今以此金與若婿婿不貧矣卒嫁之

有貧民得罪富室以縣法尙輕乞依縣牒治之公判詞尾曰富人
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富者悟而止公折獄多原情
定讞不專用法律以至情相感動故兩造雖分曲直而感恩則同
公誕日嘉定民有負斗米或數升者有持蔬菜及鹽豉者有攜卮
酒隻雞者雜沓公庭爲公壽曰不敢以他物累使君也其署名姓
者返之有置諸庭而去不知名姓者聚米得數十石貯諸倉以備
賑曰不敢以此損我民也 年譜

公罷官上書張文貞公

鎮江人
公座師

曰某才疏政拙罷黜固分所宜但

懼世俗不諒謂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將以寬
厚爲殷鑒其害匪細其實某於催科民欠尙少於他邑特勸諭多

而敲扑少其跡類於縱弛耳此官場風俗所關故於知己前陳之使知罷斥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公任靈壽縣地最磽瘠公務與民休息弊去其太甚法多因其人情土俗不驟更張徵課以大義勸民不事敲扑禁里長包攬需索除火耗革一切無名牙稅禁民健訟不輕准一詞投告時多方開譬冀其自悔禁賭博查保甲以清盜源誠諸生勿包詞訟導以躬行常以興利除害爲己任言吾輩倖叨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敝之際只有寬卹民力一事寬得一分盡一分之職刑名錢穀中時時提醒此念而已

當京師旱時 詔求直言公建言直隸旱荒業奉蠲免其未經冊

報及會勘始行續報者部議秋後帶徵當大荒之後責完新舊之糧實所難堪近見直撫郭世隆題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題參無極知縣新舊並徵百姓不堪則因無極而各處之催科可知且自上年秋收開徵至今半年力可完者必無不完未完者皆係窮民雖日事敲扑無益宜急豁免

湯文正公出撫江蘇公具述蘇松浮糧蘆課之累宜以漲處補坍處及抑浮靡崇實學等事又言居官當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己志湯公以爲然

閱欒城志明譚公詔昌爲欒城令捐俸助民穿井一百眼百姓世

食其利公曰此可爲法

公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單頭謂此法甚好與平山令書云向來以里長爲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則步步皆荆棘矣遂革之按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革除里書卽公意也

有王姓名魁者不能自存鬻身旗下旗人來索印契並其妻徐氏同往公曰某在此可坐視其離析而不救乎遂捐俸代爲贖歸仇公滄柱見大計卓異無公名爲搯腕作詩寄公云陸子聲名天下屬憶在西泠相往復文章軌範本先民衡論古人洞智腹初宰膠城志潔清豪強不敢肆憑陵婦織兒吟宮舍冷夜牀折足支瓶罍撫字心勤絕鞭扑民亦如期貢錢穀時騎瘦馬謁上官竹器一

枚布一束上官覽之怒擲地投劾甯論事鉅細獨有輿情不忍離
傾國攀轅路迢遞邇來更得中山令篤俗訓民著善政品行 廷
推第一流貞白居然達 宸聽孤標豈是少人知才大反爲眾所
疑前何卓卓後泯泯遂使君身分兩歧

公因明季異說紛紜程朱正學幾墜思力挽之作學術辨曰漢唐
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
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行其說學
者遂莫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天下
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
以行其說學者又莫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

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轍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

治法論曰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誥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纖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蓋寬嚴煩簡爲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爲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今日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

別宜簡者。一、女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誑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守令之貪污吏胥之舞法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搢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法制安在宜辨其等差釐爲定式庶貴賤不踰而名器重此以詳爲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爲信者也今上之施於下下之申於上者非必其盡行徒應故事而已當思所以省之此以簡爲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拖欠而黜革以限期稍踰而譴謫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不得已矣然以一事蔓延累及千百一人有罪禍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寬爲貴者也吏胥舞法守令貪污屢經申飭而舞法貪污者自若非舞法貪污者之未盡

發覺發覺者之未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爲貴者也雖然寬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君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然則正一心以正朝廷又川寬用嚴用煩用簡之本也

學校所重在篤行無取浮文則士以節操爲尙矣銓選所重在端方無取介競則士以卑污爲恥矣官師於正直忠厚之士愛惜保全略其小過取其大節使士之方嚴者進依阿者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維之以勸懲又不若養之以教化端極於上而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勉爲正直而

恥爲苟容雖虞周之化何以加茲

後世條例日增非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今之所謂畫一者未必非異日變更之端夫欲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其心必至公能盡合好惡之正而不徇己私其心必至虛能博訪利病之源而不執成見其心必至慎能曲當乎事理而不忽其細微然後合古今之制而參之酌新舊之例而定之興利而爲害之所伏無徒徇目前之利去弊而爲弊之所生無徒徇去弊之名如是則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也行之一時而安焉行之萬世而亦安焉

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今之奉行者止顧錢糧不問

民力止顧刑名不哀民命何也

經術之崇科目之重頒於學宮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於天府者莫非古闢門之制卽今之法與今之賢宜無不可興矣然賢者不必盡登登者不必盡賢禁鑽營而鑽營愈甚抑浮僞而浮僞愈生正誼明道者指爲迂闊寡廉鮮恥者賞其適時上之課士者屢易其法下之奔競者屢易其術是天下之賢非區區之法所能興也制科則兼重也事權則不相統也有督臣總攝之有撫提分轄之有京察以覈文吏有戎政以覈武弁有不時之糾劾以震懾文武之心卽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盡干城之選矣然在文吏則推諉之意多擔荷之力少在武弁則身家

之慮重宗社之計輕上之求之者以實下之應之者以名是文武之臣亦非區區之法所能用也蠲逋欠議賑恤預徵私派火耗常例之悉禁也卽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無不可安矣然惠澤未必盡被於下禁令未必盡行於下功令之所著郡邑違之郡邑之所行猾吏撓之上之設法以利民者無不至下之舞弊以戕民者亦無不至是天下之民又非區區之法所能安也

今之銓政當以鼓舞爲疏通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銓法之常而英流閒得超擢以登以通銓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礪以求赴上之意此以鼓舞爲疏通者也若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仕途宜清也自科目而外有

任子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豈無冒濫當覈者乎宜嚴其例而不使開僥倖之門一考課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嚴察所屬不時糾參考課之時不特優等不得濫施卽平常畱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任一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行之使士之未就職者得以少展其才

商文毅公曰士無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負科目爲重夫必如何而後可無負也將閱覽博物以備顧問乎七略九流之書無不窺畢方貳負之奇無不識求之科目中千百而一二也然人猶病

之曰此記誦之學耳記誦之學可謂無負乎將著書修辭以垂不朽乎如遷固之史歐蘇之文長卿子雲之賦太白子美之詩求之科目中千百而一二也然人猶病之曰此辭章之學耳辭章之學可謂無負乎將樹功立業以白表見乎戡亂如蕭曹守文如房杜求之科目中千百而一二也然人猶病之曰此功利之學耳功利之學可謂無負乎夫徒有科目既不足以爲榮加之以記誦辭章功利而猶未免乎負非刻論也蓋士固有其當爲者孔孟程朱之道而已是道也閱覽博物而非世之記誦著書修辭而非世之辭章樹功立業而非世之功利也不待遠求卽我東髮所讀之書先儒之所注釋至精至備而人往往徒習其言爲科目之資聞有能

自異於流俗則又沒溺於記誦辭章功利之閒不能深求聖賢之道求其無負科目豈不難哉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亦就處事接物而誠之正之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卽朱子之意也知此意則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禁或以禍怵而戒同夫禍福之於善惡猶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福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

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於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而爲善不以畏禍而不爲惡夫子猶曰君子懷刑是聖賢恆以不肖自防也此其所以爲君子與

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官法所不及但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人或以爲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也

人之心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不明且正者鮮矣

浸灌於淫辭詖說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

東萊博議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相爲表裏

朱子門人李敬子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學者將此語玩味覺一切紛華俱不足慕

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的法若不在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是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欲速是讀書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作潦草工夫終身不能成功

謙守齋記云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自卑而尊人
者也有方盛忽衰者必其妄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人無我
何者也此理甚明但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勸業之人更歷事變
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
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
其驕者則以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不實
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謂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
驕反不如不讀書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
之咎也是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 三魚堂集
左傳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疏曰凡人神久用

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
以久逸也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聽政久則疲易以訪問訪問
久則倦易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易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易以聽政
以後事改前心所以散其氣也公謂此一段與寬猛相濟之理同
看

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
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

張箕山名貞生廬陵人與熊文端書經濟有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
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
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

濟之人其論最快

真西山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凡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又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

呂涇野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勸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民是以日做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三魚堂牘言

史傳成湯解網一事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

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綱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商道尙嚴然未嘗不時開其一面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立法而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豈先王之法哉余在嘉定時體認得如此宋史仁宗贊曰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茂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仁宗可謂得解網遺意漢卓茂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意亦猶是

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皆必幣之道矜而爭羣而黨是正直忠厚之無分寸者士君子處世當先正其本曠然無我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足以風世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邦有道危

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還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所謂君子而時中

松陽講義

士君子當一言當百不可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又云臨事當於難處求其易易處思其難

年譜

右政學錄陸言輯

陸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陽而上追沂兗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

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
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
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
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
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白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
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
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
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
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

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愆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

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
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
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
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
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
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
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
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
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

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
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
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
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
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
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
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
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
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
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

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
求之實而可憑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
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
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
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
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
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
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

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

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
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
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
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
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
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
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
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
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
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

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願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願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

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趣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

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惟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莅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關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己卽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尙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

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
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
抗章言先生冤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真
定最爲饒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
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
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
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
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徵宜請二曰墾荒宜勸
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
求溢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

許諭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張公敦復陳公說巖李公厚庵王公吳廬交章論薦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益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薦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捐納保舉爲遲誤軍需擬革職得 恩旨原宥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旣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在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 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溘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

以居敬窮理爲要既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
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
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
實光輝所過者化所著有靈壽縣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
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
輯困勉錄未成而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
感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益者雍
正二年得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賜諡清獻加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

右學案唐鑑輯

自明嘉靖開增祀孔廟漢唐諸儒及宋元明三代無不具列 本朝罕有繼者惟乾隆初增祀陸稼書閣學一人而已按 國家右文之代名儒叢生如名臣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楊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尙儒道下之如李紱方苞之於理學顧炎武胡渭毛奇齡朱彝尊惠棟任啟運江永顧棟高等之於窮經極一時之盛乃有言職者從未議及何也

右錄宗室昭棟撰

康熙初孫芑瞻在豐爲侍講學士時嘗言 聖祖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直

偏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陸清獻公隴其嘗謹述其事

右記余金撰

讀朱隨筆陸隴其撰隴其之學一以朱子爲宗是編大意尤在於闢異說以羽翼紫陽故於儒釋出入之辨金溪姚江蒙混之弊凡朱子書中有涉此義者無不節取而發明之

三魚堂集陸隴其撰是集爲其門人侯銓所編隴其一生非徒以講明心性爲一室之坐談其兩爲縣尹一爲諫官政績亦卓卓可紀蓋體用兼優之學銓乃徒知以太極論冠篇欲使隴其按迹周子而以其循績別爲外集尊空言而薄實政是豈隴其之旨乎

三魚堂廣言陸隴其撰隴其傳朱子之學爲 國朝醇儒第一是書乃其緒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覈乃如此凡漢注唐疏爲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深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誠敬屏棄詩書自謂得聖賢之心法其於朱陸異同非不委曲詳明剖析疑似而詞氣和平使人自領亦未嘗堅分壁壘以詬詈相爭蓋諸儒所得者淺故爭其名而不足隴其所得者深故務其實而有餘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國初醇儒首推陸清獻公湯文正公湯爲巡撫陸爲知縣其見於事業陸較湯爲難至其有體有用未嘗不殊途同歸也湯文正學

於孫鍾元自言居官遵呂叔節又以未得見魏叔子爲恨而陸清獻寄詩與范彪西稱之曰大儒又謂與徐世沐往還頗得其益可見二公當日虛懷若谷感以下人未嘗自命爲獨得真傳上接道統其後推爲一代醇儒眾無異辭者所謂實至名歸而要其不可及者在實事不在空言在躬行不在口說也清獻之學專宗朱子其論人未免過嚴於太史公傳游俠則以爲陋於韓昌黎上宰相書則以爲恥於淵明太白則譏其泔酒於東坡則詆其近禪於陽明則尤排擊不遺餘力至謂明之亡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無乃已甚且由斯以談三代下不幾少完人與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陸清獻年三十八下第出都由水路南旋於水道之源流漕運之
奧安及古人名蹟無不詳誌其隨處畱心經濟如此

陸清獻公宰嘉定時值巡撫幕天顏生辰眾皆獻納珍物惟恐不
豐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匹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天
顏笑卻之卒以微罪劾罷其任

清獻宰嘉定時魏敏果公方長御史臺與清獻素不相識聞其政
聲以詩遙寄有吏道雖云雜天下豈無人及盥手贈荒言始終願
自珍之語魏公之求賢若渴以人事君洵不愧古大臣矣

清獻治膠兩載每於初限進民而命之曰錢糧者 朝廷之國課
非縣官之私蓄爾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作

好事以加於百姓我與爾非怨讐何苦日行杖責況一杖責私與
阜役杖錢若雇人代比又嘗與雇錢二者皆虛費而有欠糧受責
之名何不省此以湊正數則爾我俱安從此傳聞四野雲集響應
右見公日記康祺按公堂數語豈遂足以淪浹民心清獻之居官
必先有深入民心者在

清獻再起應鴻博科在都聞封公訃卽徒跣出國門抵家後日夕
臨喪次哭泣盡哀茹素不入內寢席地而臥期年後乃以土坯置
墊四隅而寢其上所製服悉準家禮大約三月之內衰絰不去體
三月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爲緯服麻袍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
紗縷爲緯服麤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縷爲緯始用淺色布套子

加於素袍上蓋從時法古兩得之矣士大夫不幸而遭大故可取法也

清獻權直隸平山時偶入都同年徐健庵司寇來會具述時相明珠仰慕意勸先生往投刺先生以縣務倥傯不敢久畱京師爲辭越日來束裝行矣

清獻作宰時嘗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誦讀大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作出此等事來受盡苦楚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作箇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嗚呼今之從政者特患無清獻之用心耳

陸清獻三魚堂日記云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識言及丙辰冬推
閩臬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
矣環老言及之尙怒形於色余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壘無
足怪也又一條云辛未六月十四日在 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
一事忽起大風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寬免之 旨方顛沛時最承
相愛者滿人則鍾申保漢人則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
畫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費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風而沈
樂存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之傑出也清獻官聲學派冠冕昭代
世無異辭觀此二事於參劾不公之上司絕無怨望而於同朝故
舊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圖維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

國朝志序 卷五十五

者非聖賢中人那得如此和平如此篤厚

三魚堂記云邵二泉爲江右提學行事如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此二事講求根本有裨風教可爲後來視學者法

陸清獻公與崑山徐尙書爲同年而意趣不合嘗論尙書生平謂晚年刻通志堂九經解爲第一善事

右紀聞陳康祺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六目錄

卿貳十六

孫在豐

王原祁

李振裕

牛鈕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六

孫在豐

孫在豐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年三月 召對會初設 起居注輪直日講以掌院學士等翰林官滿四員漢八員充之編修惟在豐得與十一年遷侍講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年轉侍讀十四年遷侍講學士時編輯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在豐分任撰述多稱 旨十五年轉侍讀學士乞假省親丁母憂服闋赴京二十年二月補原官 詔增設日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講官以在豐與侍講湯斌檢討潘耒等九員充之二十一年六月
充明史總裁二十二年五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二月調
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
二十三年二月同掌院學士牛鈕侍讀學士常書嚴我斯等疏言
日講起居注官執簡論思簪筆記載非小心修職謹慎持重者不
可濫竽斯任檢討潘耒賦性浮躁舉止輕率有玷官守請 敕部
察議疏下吏部潘耒降三級調用二十四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
三月同諸講官奏言恭逢 萬壽聖節前三日暨後三日請停進
講 上曰講書有益於學問朕愛聽無倦不必停五月吏部題請
教習庶吉士 上既簡用掌院學士常書內閣學士徐乾學仍畱

在豐任之二十五年三月遷工部右侍郎 諭獎供職講筵勤勞
日久令兼翰林院學士銜二十六年十一月調工部左侍郎初安
徽按察使于成龍奉 命分理淮安揚州運河隄東下河總河靳
輔議令築隄束水入海成龍欲疏濬入海故道未興役成龍遷直
隸巡撫 命在豐率郎中鄂素鄭都等九員赴淮揚開濬海口鑄
給監修下河工部印並 允在豐請委用願效力之候補候選職
員俟工竣議敘在豐既周行勘視繪圖列說大略言開新不如循
舊築高不如就低迤遠不如取近而施工最先應自岡門鎮起至
北宋莊東潘劉莊止次白駒場工自串場河口起至戚家園東止
次丁溪場工自雙門石閘起至沈家龍迤東撈魚港止又自漁子

竈西首起至馮家壩止次草堰工自團子河起至滷河口止築攔水攔測諸壩挑土濬深共需經費銀二十八萬八千餘兩事下所司覈議並如所請行在豐又疏請改靳輔所建減水壩爲閘工上命與靳輔會商確議靳輔言減水壩之設量水勢以定寬廣之數若改爲窄小閘座則水必壅積下河之災更甚且壩雖洩水而壩底猶高若改閘則底深恐洩水過多糧艘未免有阻難以議改在豐因疏言改壩爲閘尙可俟黃河刷深日再議見在下河興工而上流之水由各壩滔滔東注無從措手先經詢商河臣靳輔暫行堵閉據稱高郵城南大壩二一寬二十四丈一寬六十六丈可自正月啟閉至五月止小壩三各寬十丈可自正月啟閉至三月

止臣竊計壩以洩泛濫之水止當論水勢之大小以爲啟閉若一歲之內閉壩不過三五月當其初閉之時積水豈能盡消必待一兩月車水施工而轉瞬間開放之期又至矣及其既開不惟未挑者勢必停工卽已挑之工亦不必被水汕刷一年之工程非三五年不辦所糜財力倍蓰祈 敕河臣同力共濟如遇大水漲溢之時始開壩以保漕隄其餘大小壩不限月日皆行堵塞使下河得以施工疏入 詔靳輔堵塞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閘壩勿誤下河工程靳輔因疏請增築重隄於高家堰隄外東堰隄減下之水使出北山青口則洪澤湖之水不復東注下河事下部議行並令靳輔會同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巡撫田雯及在豐確議下河

應挑應止事宜。靳輔遂會疏言：高堰重隄既築，淮水不注下河。在
豐挑濟海口岡門鎮一工，見已全竣。白駒場一工，亦將竣。惟丁溪
場及七分草堰場僅二分，俱應停止。上遣學士禪布以疏示于
成龍。成龍奏言：前者臣奉命督理下河工程，因河臣以開濟海
口無益，欲築隄二道，束水入海。奉旨：調河臣與臣來京會議，俱
行停止。旋蒙敕遣侍郎孫在豐督理河工，挑濟海口，萬民歡頌。
皇仁今幸岡門鎮已開，白駒場諸工將竣。河臣又以爲無益，欲
於高家堰等處築隄。以臣愚見，斷斷不可。孫在豐先經履勘，始行
興工。如果無益，何待開濬年餘，動用錢糧之後，又會議請停。此實
臣所不能解也。上遣尚書佛倫、熊一瀟等往會董訥、慕天顏勘

聞還奏重隄應築下河應停止慕天顏尋以佛倫於會議定稟後
又自竄改入奏並下九卿會議二十七年二月在豐疏劾靳輔阻
撓下河挑濬見岡門丁溪白駒草堰四處海口自上年二月開工
岡門已於七月內告竣丁溪諸工亦漸有成緒乃靳輔請築高堰
重隄盡停海口挑濬部議令河臣會題卽靳輔主稟及佛倫等奉
命勘閱海口臣備悉申說下河千里之地天雨淫潦之水必以
海口爲出路丁溪白駒諸海口應仍挑濬佛倫已應允矣乃今閱
邸抄則海口工程盡議停止此雖佛倫主議皆由靳輔百端阻撓
欲使臣束手坐困祈 賜鑒察事下九卿等察議會御史郭琇陸
祖修等交章劾靳輔自辨其治河不避怨謗慕天顏與在豐結婚

媼附和于成龍朋謀排陷事下廷訊斬輔慕天顏佛倫熊一瀟降
革有差以在豐奉 旨監修下河挑濬海口是其專責既會同董
訥慕天顏田雯斬輔疏停丁溪草堰工程後又言應仍挑濬附和
巧飾失大臣體應革職得 旨孫在豐在翰林時頗優從寬免革
職降五級仍以翰林官用七月授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十八年五
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八月卒年四十有六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嗚呼是爲我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德清孫公之墓公年少登

朝荷 聖主眷遇居則侍奉 螭陛出則陪扈 鑿與獻納論思

渥蒙 睿賞既銜命治河相度疏濬將次第成功而朝議停罷公

左官仍居翰林 天子念講幄舊勞旋授內閣學士踰月以疾卒
官奏 聞 上臨軒太息 賜祭葬如禮余與公同擢第同官翰
林記注 起居同被 命教習常吉誼若兄弟公之撤瑟也召余
屬以後事口占遺疏俾余書之余悲不自勝鬚髮未行余與諸同
年生數往哭焉今窀穸有期介弟在中與孤子見行輩具狀請銘
其隧道之石余敢辭按狀公諱在豐字岷瞻湖州德清人孫氏遠
有傳緒來遷自八世祖永昌始居歸安之菱湖里祖考諱懋果邑
庠生祖妣施氏父名焯郡庠生妣沈氏繼妣吳氏及公貴累 封
父 贈祖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累 贈妣 贈祖妣皆淑人
公充頤廣類清姿玉立甫韶稚寔然如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

登癸卯浙江鄉賢書越七年中庚戌南宮式殿試一甲第二賜
進士及第授國史院編修本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壬子順天武鄉
試主考尋升侍講癸丑會試同考官轉侍讀升侍講學士轉侍讀
學士 子假歸省旋遭太夫人喪服闋補原官擢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遷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講官教習壬戌乙丑科庶吉
士壬戌武會試乙丑會試既遷工部右侍郎以總裁 太祖實
錄告成加秩支正二品俸奉 命監修下河逾年轉本部左侍郎
以河工議與在事者不合撤歸降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除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卒於位公爲講官最久每講畢舉經書粹義參
以己意凡有關治道足爲 黼座獻納者敷陳 御前從容剴切

移時方退 上常動容嘉歎其他造膝之言多所啟沃不盡記五
鼓趨朝晡時還邸日以爲常 天子念淮揚鹽城興化諸縣當河
下衝民苦昏墊慨然欲疏洩修治之公受 命夙駕疾馳晝夜聞
阡泥行露宿不遑啟處凡地勢高下施工次第犁然於心乃條奏
請行之 詔報可於是岡門白駒丁溪草堰諸工先後庀事畚鍤
雲興百役受功岡門工先成餘工亦綜治過半 廷議遽撤公歸
然公固已功高心苦公夙負文名三主鄉會文武試兩掌教習所
甄拔造就皆一時俊髦公生當 盛世 天子右文重儒所以眷
注公者甚至其爲編修也與庶吉士同館課肄未散館例無擢領
他職者獨公卽充日講起居注官其爲侍講也領日講如初講官

八人其次傑直 上獨命公與掌院孝感熊公常直熊公入內閣
舍弟與澤州陳公文敏葉公繼之皆與公同進講不在傑直之列
其卽吉赴 闕也故事詞林自宮僚以上有定員公需次侍講學
士亡缺 上特命公就職卽日侍 起居不限常額詞臣出貳六
卿非吏禮二部不得兼翰林銜 上特命公兼翰林院學士卽其
左遷之日應授散僚 上獨令居翰林皆異數也公具才敏贍每
應制賦詩援毫立成嘗扈 蹕遊南苑翼園之內有麇鋌走 上
目公以 御用弓矢授公射公射得麇遂以 賜公願謂諸大臣
曰孫在豐文武才也 廷試武進士 上復命公射射連中 上
大悅語侍衛是固曩日射麇者也壬戌 上以滇黔蕩平謁告

山陵公扈從遠出關塞過松花江載筆紀述時時被命有所撰
著立就甲子冬上幸闕里釋奠畢命孔氏子孫講書擬進講
章命公改定上坐行宮令侍衛倚待夜半進呈上披覽喜
曰此方是講義體又扈從南巡車駕至蘇州上語內大臣
孫在豐家湖州去此不遠可一往省親時公不離清蹕承顧問
跂望庭幃咫尺猶不敢奏請及奉旨感激涕泣瀕行復奉諭
汝來不必至江甯第於淮揚詣行在其金陵名勝有應畱名處汝
係從官必爲爾題名也公歸省居二日疾馳從駕還前後賜
兼金文綺貂裘披領鞍馬珍饌非一蒙被知遇錫予便蕃出廷
臣右下河一役出自聖慮公以親信特命董率徒以漕河兩

臣持論不相下朝議紛紜遂有齟齬公者然上意猶念公前勞令復居禁近公自度與時左趨危疑脆脆又以兩年督視畚鍤辛苦特甚未久疾作矣嗚呼公持身慎密居官勤敏加之上所親近寵遇非常宜無所得過乃猶不免悄憂顧慮盡瘁殞身詎不重可慨耶公孝友醇謹出自天性丙辰歲循俸當升學士聞繼母病急請省視弟在中善屬文撫愛倍至與人交必以情里黨戚友賴周卹者甚眾所著明史諸帝紀及制誥諸代言之文副在史館他如周易尙書四書通鑑講義扈從筆記東巡日記下河集思錄尊道堂詩文各若干卷藏於家公生以順治甲申歿於康熙己巳享年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陽山賜阡配吳氏贈淑人先

公卒子五篤行見行學行參行口行篤行早亡銘曰

恩數匪替賁於重泉鬱乎陽山孫公 賜阡公在左右 御席輒

前屢頷 帝頤嘉言勿宣遠陪豹尾密侍細瓊匪公才賢惟 帝

明明自公之出拙於拘攣知有 明詔其直如弦曾不度思與誰

周旋三言不疑未塞悁悁非 帝念勳終始曷全河流安安洪水

爲川道噎奠溢汗萊成田惟 帝之畫瘡痍思蠲厥續有緒 帝

命是虔公歸不復紆策嗇年屹屹豐碑銘詩不鏽

右神道碑銘徐乾學撰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德清蔡宮贊啟傳二名德清孫司空在豐三

名長洲徐司寇乾學卽於是年十二月 召對弘德殿賦詩卽日

被命同直南書房又同主順天鄉試爲鼎甲盛事

右記余金撰

王原祁

康熙五十有四年冬十月甲戌戶部左侍郎麓臺王公以疾卒於位遺疏上聞天子憫悼特賜全葬予祭卹典有加焉於是孤子翰林院編修馨感恩哀慟率喪南歸卜以五十有六年冬十月丁未舉其母李太夫人之輿轎車帷幌備陳儀衛台葬於五都爲字圩之賜塋禮也孤子復匍匐來請乞于文誌其墓予以公之德望宜得當代鉅公顯人爲文以徵信於後而予愧非其人也旣遜辭不獲乃據公行狀謹詮次其家世官閥與其德行道藝以見公之所以結主知膺特眷者實有所自而公經濟之大者尤在乎推廣聖澤惠及生民道濟天下古所謂歿而不朽者庶

幾無愧也公諱原祁字茂京別號麓臺高祖文肅公爲明萬歷閒
名相曾祖太史緱山公祖奉常煙客公父芝塵公順治乙未科進
士養親不仕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公舉庚戌科進士與其叔父
相國公同榜相國簡入史館而公隨牒筮仕爲順德府任縣知縣
行取擢刑科給事中丁母憂服闋補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
事中丁父憂終喪 特旨改入翰林補右春坊右中允轉左中允
升侍講侍讀歷升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講讀學士詹事府少詹
事旋升詹事翰林院掌院學士戶部左右侍郎公生而秀異善讀
書爲文思若涌泉長而工詩時有驚人奇句爲人沈厚凝重與人
交輸寫心腹不知人閒有機巧事佔畢之暇尤喜點染繪畫大父

奉常公畫入神品寸縑尺素人皆奉爲異寶偶見公所畫竹石黏
壁間卽驚歎曰後當過我通籍里居奉常公時時指引教誨謂元
季四家首推子久學之者得其形未得其神爾其勉之由是其業
大進神與天游意在筆墨之外遂以畫名天下既官京師請乞者
戶屢恆滿往往流傳 禁中得經 御覽 上深加賞歎嘗 召
至便殿觀其濡染 上益喜每召諸大臣至內苑賜宴賞花公必
與焉所 賜御書 御製墨刻扇硯袍帽食物絡繹便蕃拜命稠
疊後以 萬壽尊恩封贈三代廕于一入監讀書 上蓋察知公
至誠篤厚器識闕深可當大任其在職精白一心經世濟時歷試
底績所以累受殊恩遂躋顯位非徒以藝事之故也公之令任縣

也任爲九河下流卽古之大陸其埽圮臺北劉寨雙蓬頭等處歲被水災官民賠累無算公莅任之明年秋潦大作旁近州縣皆被水災部使者按視民田他邑皆得免徵獨任縣一望瀰漫不辨阡陌疑爲川澤公據縣志力爭始得蠲免公念邑小民貧今雖暫免後患無已力請於巡撫于公疏請得 允永免歲供三千餘金民困得紓至今口祝焉其貳戶部也有臨清關榷使疏請添設口岸公力主駁查及撫臣疏入事遂得寢甲午七月豫省歲歉 上諭戶部預議漕糧公與同事悉心籌畫議以豫省漕糧向來折徵於衛輝府水次買兌今豫省被災若仍買兌恐米價騰貴請今歲停買於康熙五十四五十六年照江西漕米三年帶運例分買補運疏上

得旨如議豫省於是荒而不饑直省錢糧先奉恩諭三年之內輪免一周歷年舊欠竝予蠲除獨江南一省自四十四五六年至五十年奏銷欠冊稍遲未列蠲免數內值撫臣蠲免疏至議者疑有司或有已徵在官而藉口民欠者公念江南民困已極皇上湛恩汪濊霑被九有江南之民尤爲上所軫念不敢以桑梓之故引嫌自避欲力爲疏請謀於叔父相國公相國公亦以爲然乃特爲一議以爲宜如撫臣所請準與豁除仍飭該撫卽具見在民欠細冊報部查覈如有以已徵詐作民欠者嚴加治罪事雖未卽允行然公爲民請命之心至矣讀其疏者皆爲感動今地方官吏亦知十年並徵民力有所不給時或寬假緩於答筆要亦公

之力也昔元趙孟頫以書畫受知世祖及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逋欠數千萬孟頫以爲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爲請於世祖又與執政力爭而免之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如公之德與藝視子昂殆又過之其至誠篤厚之心能令上下交孚言立而利溥真所謂歿而不朽者豈僅以翰墨風流名當時而傳後世哉公生於明崇禎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卒於今康熙五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有四配李夫人生自世族嬪於高門婉婉有婦德司農公性高簡不孰何家事又一意持廉家無儲蓄有無黽勉夫人仗助之力爲多事尊嫜以孝

待娣姒以和內外無閒言先公十七年卒子三暮丙戌科進士翰
林院編修諤丙子科舉人前卒皆李夫人出閨官廕監生側室沈
氏出女二孫男五述濬述渾述淮述獻述儉述濬述獻俱太學生
餘尙幼嫁娶皆名族嗚呼予與公交至深故爲略次其梗槩而系
之以銘銘曰

豫章蟠木離奇輪囷棟桴是宜大車以載積中任重安行九道惟
公之生鍾祥世德寶應昌期公之爲人渾金璞玉天質無虧公之
莅官匪躁匪棘坦坦施施十年諫苑恥爲攻訐因事納規除賦渚
陽告哀南國補察扶羸房公子孫氣貌瓌偉虬髯豐頤緬彼右丞
朝川妙繪前身畫師一山一石公乃餘藝世寶永垂巋然 賜瑩

國朝書牘卷之五十一
氣蒸巨海盤紆透迤宅此幽宮祖父伊邇維穀之詒

右墓誌銘唐孫華撰

王原祁字茂京太倉人時敏孫揆子原祁工詩文尤精畫法臻神品康熙九年成進士觀政吏部二十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除任縣令任故古大陸爲九河下流時大潦部使者按視至任一望巨浸原祁據縣志力爭賦得弛又請於臺使奏減歲賦三千餘兩在任四年尚書魏象樞巡察畿南凡大案必委鞫焉尋行取擢刑科給事中轉禮科三十九年特旨改中允入侍南書房歷侍講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累升詹事府詹事掌院學士原祁以文章翰墨結主知嘗召入便殿從容奏對或於御前染翰五十

一年升戶部左侍郎會豫省災折徵漕米原祁力請分年買補又
上諭直省錢糧三年輸蠲一周舊欠並與豁除江南以奏銷稍
後不入蠲數原祁獨請如 詔旨不以桑梓引嫌聞者題之五十
四年年七十以疾卒於位 特賜全葬予祭原祁體貌瓌偉虬須
豐頤遇物坦易 上嘗稱其存心莫及沒後丹青流布寸縑尺素
寶若拱璧自是江浙之工山水者皆本原祁而子孫以畫知名者
亦眾

右傳王昶撰

王麓臺原祁康熙庚戌進士 聖祖知其善畫 命供奉內廷鑒
定古今名書畫充書畫館總裁嘗在南書房被 命畫山水 聖

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並賜以詩其隆重如此人乞其畫者踵相接然應詔不遑大抵賓客弟子輩代筆者十之七八其真迹不可多得也

右記余金撰

李振裕

振裕察賑畿輔全活甚多奏免江西浮賦

右 大清一統志張維屏錄

吉水李維饒先生振裕康熙九年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著有白石山房集

右 國朝古文雅正所見集林有席錄

國初提學道多以郎中任之康熙閒江浙兩省始改用翰林官以吉水李振裕視學江南文行交勵士風丕變太倉王掞視學浙江王時爲贊善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謂公所獎拔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右紀聞陳康祺撰

一

牛鈕

今天子御極之九年文治蔚興內自公卿之胄國子之游倅以及
郎官宿衛羣族之子弟罔不知學始命滿漢同以經義試進士
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裒然興焉滿洲之有漢文進士自
茲始人咸以爲榮而乾學得竊附於公同年之末交相善也旣而
游厯館閣凡朝廷有大制作裁纂編輯之任往往與公用旋從
事又相親也公性淳摯而意好閒靜余每自直廬歸過公斗室中
焚香埽地而坐繩牀棊几左右惟圖書數卷所談不及塵事至商
酌經史移晷忘疲故知公又甚深也公丰采峻潔多才能自念以
文章愛主知其在不禁闋尤勤於職業而加以敏慎自通籍之

後屢膺殊推贊予優渥 天子方大用公而不究其施朝野惜之
其卒之明年公之子明福以狀來徵銘爲乾學之知公也久之乃
爲之銘公諱牛鈕字樞臣其先世居赫舍里彌刺弼刺漢語河也
因姓赫舍里氏後遷於札古之地有曰錫禮布者以勇略聞其世
次與始遷之歲月俱不可考其後又與葉赫里同居至 太祖受
命之四年葉赫以不順命誅而公之祖諱希福納兄弟五人率其
族屬來歸 太祖嘉之皆授爲將佐公之父諱索洪爲二等護衛
以公貴 贈封皆如其官祖妣納刺氏妣關爾嘉皆 贈夫人公
生而穎異嗜學讀書常至丙夜不寐父母憐而止之乃掩卷屏燈
默誦久之學益以進年十八循例以國子生考授欽天監八品筆

帖式康熙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王子授檢討未任卽命爲侍講蓋殊推也甲寅正月充太宗實錄纂修官二月轉侍讀踰一年正月充日講官起居注初入侍班上親問其家世屬目久之命講尙書舜典及中庸字義皆稱旨自是日陪清燕侍講嵬引經據古裨益宏多撰四子書及尙書解義己未五月御試擢第一卽日除侍講學士六月轉侍讀學士庚申三月充經筵講官又撰易經講義充總裁官滿漢文勢齟齬繙譯者往往失其本意且辭不雅馴公刻意覃思求其融貫必至不可易而後止辛酉二月賜卹朝鮮充正使以行壬戌二月進詹事五月除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一日進講乾清宮上曰

古人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見道理真乃爲無弊否則整矣對曰誠如上諭古聖人如伊尹所爲乃是見得理明可質示萬世而無議若王安石適成其執拗誤蒼生矣上領之六月充鑑古輯略總裁又充明史總裁十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一月兼方略副總裁尋命教習庶吉士甲子八月轉內閣學士仍兼禮部侍郎公歷官垂二十年所居皆清近上亦知公學問朝臣無在其右者凡文獻之事未嘗不以屬公公修羸善病屢然儒生耳嘗扈蹕往湯山上命諸大臣射以次及公公不辭起而持弓審固支左屈右皆有法度上驚歎曰朕不意若之能藝事也其使朝鮮召見於養心殿諭之曰汝近侍日久今奉

使東方惟慎大體服其心而已勿使輕我中朝公至中和府朝鮮
使以儀注先呈爲駁正行禮之失彼已屈服抵開城其承旨鄭載
禧來傳其王母妃之言以王忌痘故毋郊迎公曰 天威咫尺是
何言也且疾疹有命自天奚忌爲其君臣憬悟蹶然郊迎惟謹洎
還 朝於舊例外爲橐中裝公悉卻勿受復 命大稱 旨 上
以是知公之能平生以推恩加級者三以議敘加級者一同諸詞
臣分 賜御書者一 特賜御書卷冊筆墨者再 賜幣賜金賜
貂衣賜上尊珍饌果餌之屬不可悉紀 駕嘗幸馬蘭峪觀湯泉
命大臣賦詩時公方使朝鮮不得與及還 朝 上命公追賦
以刻於石扈從盛京朝夕 召見行殿與侍講高公士奇承 顧

問賜御饌及 幸大烏喇時諸大臣皆留船廠以待而公獨與大學士明公從 上左右召對夜分以松花江網魚二尾 賜公及還京師道中泥淖眾官馬多疲踣 特賜公內廐名駒公卿皆以爲榮甲子冬十一月 命往秦蜀祀華嶽吳鎮及江濱祠至真定而公病人曰盍姑止以就醫藥乎公曰祀事大典豈敢以病故逡巡行也自燕至蜀往返數千里其明年春還 朝 上辟署於烏喇 命代撰武成王廟陪祀諸賢論及繙譯 御製竹賦 上諦視公顏面并 諭以醫療之宜惻然念之後從容從 上請假遣使問疾進損未幾而訃聞 上爲之嗟悼彌日 賜祭葬如制嗚呼若公之寵遇不可謂不盛矣公其何憾公生於順治戊子卒於

康熙丙寅享年三十有九配宜爾根覺羅氏副都統阿思哈哈番
兼佐領方公女子四人明福國子生起居館筆帖式永福內閣中
書舍人增福國子生增壽尙幼孫一人德保明福出也明福兄弟
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今年閏月上自上陵還御舟由通
惠河過公墓爲之愴然命大臣持上尊酌焉公之歿於是四年
矣銘曰
有美大東從龍起罔藉門蔭奮書史濡首鉛槧畱迅晷言爲國華
公其始著作大手無迂旨有肉復生豫州髀纖塵不動蠶門矢
全賦白天誅難擬國有大議公可倚知己之言在我耳新阡屹然
億萬祀銘詩不多言匪侈

同治二年八月... 卷之三十一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七目錄

卿貳十七

徐乾學 弟秉義

錫勒達

李先復

徐潮 子祀
孫以烜

補錄

徐乾學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七

徐乾學 弟秉義

徐乾學江南崑山人康熙九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以給事中楊雍建劾奏副榜遺取漢軍卷與正考官修撰蔡啟傅並降一級調用十四年援例捐復原級仍任編修尋遷左春坊左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充明史總裁官二十二年遷翰林院侍講二十三年遷侍講學士時乾學之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調候補其子樹聲與乾學子樹屏並中順天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鄉試 聖祖仁皇帝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南浙江而湖廣江西福建無一人下九卿詹事科道磨勘舉出文理悖謬者一名文體不正者樹屏等三名字句疵累者樹聲等八名請與正副考官諭德秦松齡編修王沛恩同考官主事張雄中書王鐸等並褫革嚴究情弊得 旨此次取中各卷顯有情弊姑從寬免究其文理悖謬文體不正四名及徐元文之子並革去舉人餘照例議處是年十二月乾學遷詹事二十四年正月 召試翰詹諸臣於 保和殿乾學列上等第一 諭獎乾學暨侍讀韓荻編修孫岳頌侍講歸允肅編修喬萊等五人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優加賞賚乾學旋奉 命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教

習庶吉士時海賊初平戶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鑄疏請
禁用明代舊錢戶部尙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 上以詢
內閣諸臣乾學言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
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 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
省他省亦皆有也若驟爲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
色楞額所奏不准行會有 詔購采遺書乾學以宋元經解十種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唐開元禮或繕寫或仍古本綜其體要
條列奏進得 旨所奏進藏書善本足資考訂俱畱覽二十五年
諭吏部曰學士徐乾學張英學問淹通宜畱辦文章之事嗣後
勿開列巡撫尋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九月擢都御

史二十七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卽於是月遷刑部尙書乾學初任左都御史卽劾罷江西巡撫安世鼎勸諸御史風聞言事遇會議會推與尙書科爾坤佛倫等多齟齬其會議河工屯田事也同尙書張玉書言屯田所占民間地畝應歸舊業科爾坤佛倫弗從御史陸祖修因疏劾科爾坤佛倫等偏袒河臣靳輔不顧公議御史郭琇亦劾靳輔興屯累民 敕罷靳輔任先是 命侍郎色楞額往湖廣鞠上荆南道祖澤深被劾各款并察巡撫張汧有無穢蹟色楞額於劾款悉爲開釋又不察劾張汧御史陳紫芝旋劾張汧貪黷 命副都御史開音布往會直隸巡撫于成龍山西巡撫馬齊覆審旣鞠實張汧祖澤深婪索事復得祖澤深交結大學士

余國柱爲囑色楞額徇庇及張汧未被劾時遣人赴京行賄狀下
法司嚴議覈擬時余國柱因御史郭琇劾其與大學士明珠尙書
佛倫等營私附和已罷歸法司請檄追質問並鞠詰張汧行賄何
人汧以分餽甚眾不能悉數抵塞旣而指出乾學 上命免余國
柱質問復 諭曰此案嚴審牽連人多就已經審實者即可擬罪
勿令滋蔓於是色楞額張汧祖澤深論罪如律事遂寢互詳高士
奇傳乾學尋乞罷疏言臣蒙特達之知感激矢報職掌所繫務殫
區區苞苴餽遺一切禁絕近者前任楚撫張汧橫肆污蠹祇緣臣
爲憲長拒其幣問是以銜憾誣扳幸 皇上鑒臣惴惴當眾臣傳
問汧供語參差駕虛鑿空良心難掩隨即自吐實情然非 聖明

在上是非幾至混淆此臣所以感戴 高深日夜隕涕者也臣備
位卿僚乃爲貪吏誣構 皇上覆載之仁不加譴斥臣復何顏出
入 禁近有玷清班反躬刻責不能自己伏冀 聖慈放歸田里
疏入得 旨覽奏情辭懇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書總裁等項著
照舊管理二十八年乾學弟元文任大學士子樹穀由中書考選
御史時解任修書少詹事高士奇丁憂在籍左都御史王鴻緒爲
左都御史郭琇疏劾植黨營私招搖撞騙請款得 旨休致事詳
士奇鴻緒傳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乾學曰 聖主必需賢佐懲
貪不外遠奸大小臣工幸逢 聖主應爲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尙
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律身不嚴致被罪臣張汧所供 皇上寬

仁不加譴責卽宜引咎自退乞 命歸里又復優柔繫戀潛住長
安乘畱修史爲名出入 禁廷與高士奇相爲表裏物議沸騰卽
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五大寶物歸東海之謠所自來也其子試
御史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秉義文行
兼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尙書熊賜履理學醇儒可稱千古
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卽爲不忠俯採輿論直陳賢奸乞卽
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 盛治徐乾學旣無好事業焉有好
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徐樹穀尙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爲御
史太覺招搖應調部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得 旨
所參事情著徐乾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所深知

已經起用見在丁憂許三禮請卽召用殊屬不諳著飭行乾學回
奏曰憲臣謂臣律身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錢
臣甘寸磔祇以臣爲臺長聞張汧狼籍屢向僚屬斥言其非汧知
而慙臣遂肆誣讎業蒙 皇上洞鑒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
疏懇歸田里蒙 恩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早夜編摩每隔數
日入直與高士奇等共訂書史校讐 御選古文此外一無干涉
臣在任之日尙且嚴絕苞苴豈解任以後反行招搖納賄憲臣忽
云潛住忽云招搖皆臣所惶惑不解者臣子樹敷考選經吏部及
臣弟元文奏明其時大臣子弟與考者不止臣子一人 特恩簡
用安得朦朧皆由臣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論時或激切易以招

尤乞 賜罷斥歸田并罷臣子官職以安愚分疏並下部察議以
所劾招搖納賄皆無實據卽所劾朦朧考選亦不詳確許三禮應
降二級調用議甫上三禮復疏劾乾學曰三品以上大臣子弟不
得考選科道成例遵行已久無敢紊越今乾學回奏指稱吏部題
請閣臣奏明以鉗制言官要知 皇上之畱乾學者畱於史館辦
事豈畱潛地招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閱卷之嫌
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乾學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
參不實而使徐樹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釁開端紊亂國制專
擅之漸不可不防更奇者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穢蹟昭著有
案可據尙敢肆口狂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簧惑 聖聰不得不

列款糾參懇乞窮究一乾學於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
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試有蘇州府貢生何焯往來
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作會試墨卷序文刊刻發賣寓言譏刺乾
學聞知卽向書鋪將序抽燬刻板焚化囑託江蘇巡撫訪拏何焯
至今未結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鹽商項景元於揚州貿易每
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令伊孫壻史姓家人李湘押同景元於
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帳共結本利一十六萬餘兩又布商程天
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見在大蔣家衚衕開張當舖其餘銀號
錢店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爲江
蘇按察使代爲料理國亮差劉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

子彥吳子章收遇節送銀四百兩小禮銀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爲張汧事發逃回吳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劉管家送賀禮銀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爲姪通同扯纏得贓累萬徐紫賢徐紫書見造爛面衚衕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爲乎來乾學之賊半出其手一乾學因弟拜相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巖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如此醜語何不加之他人而獨加之乾學耶一乾學遣弟徐宏基徧遊各省抽豐剋剝民膏獨於河南磁州

彰德等處久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妓良民受害怨聲載道一乾學
買憲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學臣孫在豐在
京房屋一所價銀一千五百兩買慕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
繩匠衙衙與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
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一乾學子姪徐樹屏
徐樹聲於甲子科夤緣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爲甚以上
各款百未盡一乾學身受 國恩乃敢植桃李於一門播腹心於
九州橫行聚斂不顧枉直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勢傾中外權重當
時朝綱可紊成例可滅伏乞 皇上立賜處分國家幸甚萬民幸
甚疏入得 旨許三禮身爲言官凡有糾劾當據實一併指陳乃

於交部議處後復列款具奏明係圖免己罪著嚴飭行 命免許
三禮調用仍畱任是年十一月乾學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祇
以受 恩深重依戀徘徊憲臣許三禮前因議先賢先儒坐位其
言不合經典臣與九卿奏對之時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爭不謂
觸其私怒捏造事款遲忿劾臣幸 聖主洞燭幽隱臣欣荷再生
但臣方寸靡甯不能復事鉛槧且恐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乞
恩終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歸省先臣邱隴庶身心閒暇
願比古人書局自隨之義屏跡編摩少報萬一得 旨卿學問淹
博總裁各館書史著有勤勞覽奏請歸省墓情辭懇切准假回籍
書籍著隨帶編輯明年二月陛辭 賜御書光燄萬丈扁額五月

兩江總督傅臘塔劾乾學於三月內回籍卽於四月內欲沽名譽
囑託蘇州府貢監等具呈巡撫洪之傑建造生祠於虎邱山上平
日縱其子樹敏樹屏與元文之子樹聲樹本交結洪之傑借勢招
搖競利害民乞 敕部嚴議語詳元文傳 聖祖命元文休致劾
款免究三十年山東巡撫佛倫鞠濰縣知縣朱敦厚加收火耗事
劾乾學會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部議乾學與珏均革職
先是乾學未罷歸時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事革任
究擬開二年不結至是按察使高承爵窮詰聞在上追憶未告發
時因徐樹敏聲言私派有干功令曾以贓銀二千兩餽之至告發
追還論樹敏嚇詐取財應絞江南巡撫鄭端因疏劾休致左都御

史王鴻緒曾受聞在上餽銀五百兩爲之設計私派亦於告發後
追還應與不約束子弟之徐乾學並請飭部嚴議部議乾學已革
職免議王鴻緒應令總督審供定議尋奉 詔嚴戒內外各官私
怨交尋牽連報復於是釋鴻緒弗問乾學子樹敏亦贖罪三十三
年七月 諭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奏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
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乾學與王鴻緒高士奇得 旨徐乾學
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並著來京乾學未
聞 命於四月疾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有滄園集讀禮通考諸書
遺疏進其所纂一統志下有司察收弟秉義康熙十二年一甲三
名進士十四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遷右春坊右中允

國朝書林類傳卷五十七
乞假歸里乾學既卒後又召補原官累遷侍讀庶子少詹事三十八年遷詹事三十九年擢禮部侍郎旋調吏部皆兼管詹事府是年充武會試正考官明年充經筵講官四十一年以同刑部侍郎綏色克往訊陝西糧鹽道黃明受賄情事擬罪失當部議革職命仍以翰林官用後補詹事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明年遷內閣學士四十三年乞休歸四十四年聖祖南巡賜御書恭謹老成扁額五十年四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九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八歲能文爲顧錫疇所知十三通五經康熙庚戌進士第三授編修壬子主試順天乾學嘗病士子治經義

不務實學專趨時好人才日壞至是苦心搜閱拔韓莢於遺卷中
明年莢遂魁天下文體爲之一變世服其藻鑑之精升右贊善丁
內艱歸以近世喪葬禮闕不講輯成讀禮通考一書其詳備古未
有也服除補故官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史總裁歷升侍講學士詹
事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轉禮部侍郎一切禮制酌古準今有不
便者多所釐正奉 命總裁一統志會典及明史纂輯鑿古輯覽
古文淵鑿凡著作之任無不領尋充經筵講官升左都御史飭臺
綱察軍政劾罷江西河南巡撫及山西甘肅總兵官時方分南北
黨諸御史倚乾學彈劾不避結怨益深在臺五月充戊辰會試總
裁卽閩中轉刑部尙書出甫就職會湖廣巡撫張汧以罪被逮誣

乾學嘗通賄事白上疏乞歸 上不聽去令解部務仍領各館總
裁明年復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再疏乞歸 命攜一統志宋
元通鑑卽家編輯總督傅臘塔疏論其子姪家人居鄉不法事
上置不問後又坐濰縣令朱敦厚事落職甲戌卒於家有 旨召
用已不及矣乾學慷慨有大志生平敦兄弟之好急友朋之難尤
勤於獎進人物海內之士輻輳其門名旣高而又與有力者不相
下故卒爲其所逐爲文章原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開闢變化歸
於妥適傳是樓藏書甲天下梓行唐宋以來先儒經解尤有功於
學者所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澹園集三十卷其他著述甚多

右傳石韞玉撰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人先生昆季皆一代偉人蔚爲國器
視王氏之珠薛家之鳳不翅過之而仙韶法酒臚唱三聲履跡衣
香集成一品尤屬古今僅事以是識與不識咸嘖嘖稱三徐云季
爲立齋相國其得第獨先次爲果亭閣學康熙癸丑第三人及第
長卽先生庚戌探花由編修洊升至大司寇三公以博學高才連
掇上第位列卿門第之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而先生尤知人能
得士有人倫水鏡之目凡蒙其賞識者率飛黃騰達以去登李元
禮之門不啻虬戶望韓昌黎一面有若泰山海內之士雲集星馳
若百川之歸巨海麟介之宗龜龍也每於退朝之暇簪履滿堂先
生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錯誤賓退則書

卷隨身輒親鉛槧卽飲闌寢倦曾無休息之時先生固愛才若渴
絕不爲私然以交遊太廣聲氣太通其家人門下客不能不緣之
以爲奸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脣搖舌其閒蜚語謠言傳播坊
市於是督撫暨內大臣摭拾罪狀連章劾奏賴 天子明聖置不
問先生遂謝病乞歸五疏乃得請 命修一統志倣宋司馬光故
事書局自隨 御賜光燄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聖眷固未之替
也逾年 詔以原官起用而宣綸之日卽爲撤瑟之辰八百孤寒
齊下崖州之淚矣先生與汪蛟門論詩不合至於忿爭攘臂若昔
日陳艾然者蓋汪主韓蘇專取才氣司寇則格律圓整音調和諧
不離唐詩正聲者近是同時梁蒼巖相國有蕉林集王藻儒相國

有西田集王儼齋司農有橫雲山人集皆肆好和平不失玉堂家數而司寇尤意餘於匠情深於文蔚然成一家言余欲承學之士重睹漢官儀也特錄澹園集於冊而他槩從略焉

右小傳鄭方坤撰

公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其先遠有代序詳公弟大學士立齋公狀中公生而穎異八歲而能文爲顧尙書錫疇所知十三而通五經嘗賦蘇臺懷古及寶劍篇丙魏優劣論伯父中允公開禧亟賞之置几案以勉羣從子弟旣爲諸生卽慨然有當世之志於書無不窺原原本本以求措諸實用一旦出可挈而付若左契也試輒冠其儕吳中文社故盛公爲之領袖尋貢入太學聲益起海內賢

士大夫皆傾心焉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又十年爲康熙庚戌舉
禮部 殿試以進士第二人及第 授內弘文院編修尋改內三
院爲翰林院仍爲編修王子主試順天公嘗病士子治經義骯骯
屈曲以趨時好率鹵莽苟且僥倖一得人才將日壞時立齋公方
爲祭酒以古學倡已駸駸向方公入闈以獨賞爲公鑒以吐故爲
研真酌萬派以一派埽荒塗於正道主者心苦更甚於作者之慘
淡也往往憐收旣落之才卽遺卷中有一佳言迴句咨嗟吟諷以
失之爲恨同主試者德清石齋蔡先生雅服公一惟公之從榜出
文體一變以至於今識者咸謂功不減歐陽子也會有撫公取副
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歸乙卯復原官明年升右贊善冬顧太夫

人卒先是公爲孝廉而喪贈公哀毀甚三年不內寢喪葬一以禮及喪太夫人如之謂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近世闕不講學士大夫罕能舉其物本根不立爲人道禍乃輯比自古以來及於晚近稅文戚敬之宜經以三禮緯以史本於王朝達於野始於舉復訖於除謹於大經詳於曲守其故常通於變爲讀禮通考一書喪三年閒無斯須去斯禮而不徒以言也服除補故官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復充明史總裁官以贊善充史館總裁非常數也蓋自是公益受知於上矣又三年升翰林院侍講明年升侍講學士尋升詹事府詹事乙丑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在閣中遇事可否便便言不一及私或有咕囁耳語者常哂之時愀然有憂色

也 上有問必據實以對惟謹不求苟合當秋決時手獄辭常數十紙反覆求其可生 上寬仁於法司奏當卽報可者及期必一咨訪公對甚悉大要歸於平恕以廣 上恩多得請然有不可者必持之亦不輕出也時公奉 命日直南書房辰入閣中理事畢卽入直從容文墨亦時有所獻納云學士例推巡撫 上特旨公與桐城張公俱勿推以賓左右備顧問也又 命教習庶吉士明年轉禮部侍郎教習如故公在部一切禮制酌古準今有不便者多所釐正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大禮儀及北海祀典俱公所定也嘗請崇節儉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又請停歲貢 廷試以免遠涉又請改學臣半年解冊之例俟歲科試彙報

以除繁費公謂禮以教孝爲本喪踰三月遽釋服及舉殯演戲非禮之大者滿洲京朝官頗沿習未改疏請禁止以崇風化先是立齋公掌都察院時嘗疏言滿洲漢軍官員宜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文居喪釋服作樂筵娶嫁娶之禁公大指互相發也鄉試卷解部科磨勘率科斂名部費不可破公謂磨勘遲易爲弊數疏請定例卷到司官以五日閱竟送科公閱亦如之事立辦而奸無所措弊遂革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公謂且長外藩跋扈萌疏劾其使臣失辭不敬宜責其王以大義開以禍福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已而國王震恐上疏謝罪時公奉命總裁大清一統志大

清會典及明史凡領三館又被命纂輯歷代安危治亂之跡有關政事者名曰鑒古輯覽又命選自周秦以來至元明之文分正外別三集名曰古文淵鑒所領著作之任既多不夙則莫不敢告勞而於部事益詳慎無所苟也今大學士伊公時爲尙書嘗虛懷以聽公公嘗曰我固非僅署紙尾畫諾者然微伊公亦安發紆也尋充經筵講官時講官無缺員而禮部以開經筵日期請上特解某講官以授公及進講敷陳經義發明爲多上動容稱善在禮部歲餘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丁卯九月也公語人我何敢遠希古人近不愧吾弟足矣時江西巡撫某河南巡撫某及山西甘肅總兵官皆不職公俱上疏劾罷之軍政方行公疏言軍政

本以別弊將帥借以行私託稱公費苛斂其下以及小校吞聲莫告又或隱蔽逃亡冒銷餉廩籍到則挾賄請託奸吏關通請嚴禁絕并治督撫以隱徇之罪 命下九卿議凡軍政計典非卓異入法概免註冊又請停藩臬入 覲當大計兩司 陛見許以所聞條奏始自立齋公至是公得請停覲典一以得人材一以清宿弊天下交稱之又請停武闈磨勘及中式如文場額以杜倖濫皆報可初公拜左都御史之 命以居是職報稱之尤不易甫視事卽語諸御史惟當知有 國不知有身願諸公斷苞苴之路絕欺蔽之私整肅臺綱宣示天下又云人臣進言當識輕重若毛舉細過以求稱塞非所望也自是諸御史多所彈劾不避眾皆目公主

之而公禍亟矣在臺五月方欲舉綱挈目次第有所施行會奉命同太子太傅宛平公侍郎樂安成公副都御史建安鄭公克戊辰科會試總裁官宛平公雅委意於公四公同事協敬以得人爲期鑒裁精審如壬子而士子久服公之論文準的卽被落者亦悅以服也事未竣卽聞中轉刑部尙書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汧撫湖廣有穢聲公徇其幣問屢諭諸御史得實卽彈劾汧憾公及被逮誣公以通賄事法司會訊汧始吐實事得白公乃上疏乞歸言汧銜憾污巖非 聖明在上青蠅白璧幾至混淆臣備位卿僚荷膺 寵眷乃爲貪吏誣搆有損國體臣引分自安始願有限當入仕之始常懷止足之思重蒙 國恩欲言未忍自遭毀謗傍徨

惕息中宵憂歎不遑甯處臣自母喪服除赴闕十年瞻望松楸
四時哀戀加以犬馬齒衰頭髮無黑筋力倦敝精銳耗竭本計辭
榮兼懷避辱歸誠君父乞放歸田里上不聽公去然以奏辭
懇切準解部事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公不敢復求歸
題所居書室曰願遂磨丹瀆墨修書其中無日不思遂初也明年
考選科道公子樹穀炯俱在選中立齋公時在閣乞循故事迴避
上不允特用樹穀爲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且
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誣降級三禮益恚復訐奏上以其圖免
己罪特加嚴飭公以晚節宜全復上疏乞歸言臣竊聞孔聖之信
顏子猶致疑於拾塵慈母之愛曾參尙未免於投杼至於君臣之

際史書所載貞臣志士以偶然譖訴致嬰禍譴者詎可勝數獨何
幸遭逢 聖明日月之照洞燭幽隱鑿臣銜冤與之前洗臣復自
念 皇上之象養臣者深矣厚矣培護臣者至矣盡矣臣若因循
居此更有無端彈射豈敢終望 哀憐言及於斯心神戰栗伏乞
憫臣之愚始終矜全使得保其衰病之身歸展先臣邱隴不勝
幸甚 上乃允所請且 命攜書局卽家編輯公疏言明一統志
疎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覈又言宋元通
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者考據牴牾或名姓互
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
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 上曰一

統志紀載須詳覈宋元通鑑原書舛悞錯議論多偏卿學博才
實其殫心參訂考據確實纂輯進覽所奏俱依議行時當仲冬
上命且過冬行毋觸寒爲也明年春拜辭 內廷 上猶不忍其
去嘉歎久之公伏地嗚咽不能起在旁者爲感動或泣下也抵家
具疏命樹穀齋以謝 恩 上命尙書桐城張公傳 旨問樹穀
而父好在并傳齋奏家人至 午門內問途中起居狀 上蓋深
念公不置也而公自去後尤篤一飯不忘 君之義念已矣無可
報者獨惟文章乃儻居洞庭東山屏跡編摩焚膏繼晷不少輟欲
早竣志書以報 命而督臣有疏論公及立齋公 上寢其疏不
問立齋公遂致政歸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之事濰令朱敦厚者

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敦厚已主事吏部爲其縣丞許告當死
公言於朝曰其事吾不知然故忠臣子也獄成以公語爲左右之
榜掠敦厚以行賄狀不服乃已然公竟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
者不已嘉定聞令獄久矣令忽承曾遺公仲子樹敏金而卻之遲
復坐公子以罪欲重危公會 上詔諭天下以內外各官彼此傾
軋私怨交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體恤臣工保全愛惜
之意諸欲中公者乃稍稍解公北面叩首涕泣曰 上恩如此中
外普被蒙而老臣尤幸甚從此可丐餘生也時書局旣撤復奉
旨續進所定草公益自彊日討論潤色將爲完書洞庭山中頗髣
雜乃避居嘉善已又栖息郡西華山之鳳村而病作 上久益思

公有 旨召用而公竟不及聞 新命矣病中口占疏謝 恩進
呈續完一統志書如千卷 上方遲公之來見遺疏惻然憐公舊
勞仍復原官蓋 恩眷始終無替云公自少壯有大志既出而筮
仕馴至大官日夜思惟所以稱塞一心公家以忘其身不爲利誘
不爲害怵諸慕公者始無不願交驩於公公不爲苟同雅自行意
從茲枘鑿之間齟齬不相入而睽孤之勢成張弧之疑起初無細
故小嫌之私亦無彼此相攻之迹構禍不知所從防患不知所出
十數年之間公瀕於危者數四然俱邀 上恩以免初甲子鄉試
公季子樹屏從子樹本與薦九卿議當斥將送法司嚴訊 上語
閣臣從寬如何皆曰幸甚乃落兩子舉人而不及公兄弟楚獄起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上語滿漢諸臣勿枉陷人以故汧自承其誣督臣一疏入公子
姪名幾盡若非 上恩免行察而引繩排根豈俟嘉定之獄而獨
中樹敏一人哉樹敏既坐罪 上亦憐之得以贖論吳中風俗故
薄乘公家禍飲章告密無所不至自 上詔諭中外洞悉市井小
民借端陵侮狀乃知斂戢而公既落職獨得與修書古文淵鑒仍
被 命選進評語人頗目之如白衣尚書者以故得少安至奉
召復官恩命疊至公雖死而公乃今得有其子孫嗚呼幸矣風霾
大作而天波旋洗雲油輒沐世無不悼公之厄奇公之遇謂結契
無鄰古未有也公自爲翰林以文字受 知試瀛臺賦平蜀頌皆
稱 旨乙丑春 上親試詞臣保和殿作經史賦 懋勤殿應制

詩又試 乾清宮作 乾清讀書記班馬異同辨祈穀壇應制詩
上拔寘第一又嘗試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論閩農詩深蒙嘉
賞在閣中凡代言諸作皆出公手既轉禮部 上特命凡 內閣
制誥文章仍令管理 太皇太后之喪公時在都察院凡喪禮批
荅 詔旨 上命公同閣臣票擬及送喪 山陵 行幄適有表
啟不當 上旨乃屬公爲之公於塗次伏地草奏 上善之問誰
爲是者眾以公對時已有楚獄矣 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
公伏地感泣公直南書房凡有叩問應荅如響聽者咸服其博
上嘗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以示公儒者尤以爲榮嘗得嘔噦疾
上曰此疾惟虎胃可療如未卽痊朕何惜一虎尋愈乃已在館局

於諸書開宗起例悉有條貫選古文三集篇皆下意每奏一篇多稱善也先後 賜御書蘇軾詞及臨軾書宋玉對楚王問在經筵時 賜御書博學明辨四大字及歸又 賜御書光燄萬丈四大字以寵行白人臣之受寵遇未有及公者公亦坐是取忌以不容於時然 上始終矜全拔之憂患之餘不奪於眾多之口實緣公之平日積學有素一誠自將以相感通而公亦殊不自意也公他所建白甚眾九卿會議或廷推一唱羣和公獨持異同不肖瞻徇間有屈而從公者閩越墟市向用古錢有人告者謂當窮根株上以問廷臣公言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而行從民便也因考前代已行之事爲議以獻 上深然之楚諸生某以叩 闈發審會

夏賊亂出獄自投部有欲坐以從逆者公白其冤得釋有愚民犯罪應流徙者八九十人公憫之顧無如法何乃詳閱讞詞有一二應駁察者遂概緩發遣迨熱審時俱得減等其達於爲政多此類上之屬任公亦不徒以文字然要從讀書中來也公篤於至行既失兩大人身雖在朝常回念墳隴有餘悲也立齋公中年罷官仍畱修史公退食必相過邸舍中所商略皆國家大計民生休戚而一不及私其互相規勉如朋友其疾痛苛癢之相護如一身仲弟今庶于公久家居公辭歸日 上語及亟歎其才公謝曰臣弟實病甚蓋庶于公體素弱不忍其勞於出也立齋公之喪公哭之慟自是而戚戚以至於終撫愛幼弟太學君尤至太學亦嚴之若

父也於族黨尤有恩紀與其有無樹穀炯旣通籍嘗語之曰致身
臣子常分吾家世受 恩尤不可不盡樹穀奉 命主山西試戒
以勿負初心勉得佳士途中無荒學業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可無
懼乎旣而炯主福建試戒亦如之與人交篤於風義當丁酉鄉試
深陽宋公爲考官公所素善也科場獄起士子被落者將甘心焉
公獨明其無他宋公歎曰不以故舊干我不以擯棄罪我君古人
也在禮部時山西巡撫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其居官安靜
者 上詰責則諉之澤州陳公公獨抗言無是語眾皆懼貽公出
而歎曰我上不敢欺 朝廷下不敢負朋友也睢州湯公之撫吳
不名一錢及爲尙書歿無以殮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

之喪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黃徵君虞稷吳孝廉兆
騫皆公一人爲之經紀不以告人陸御史隴其有直聲歿而公哭
之哀將爲之營葬且誌其墓會公亡御史至今葬無時也蓋公平
生急朋友如飢渴赴患難如焚溺惟務施德於人不欲人之見德
未嘗匿怨於人亦不逆人之我怨所爲躬自厚而責人薄者而至
於是非可否之間義利公私之界生於心而及於政者往往別白
大明議論過激公故坦中而發無他腸不喜調停之說亦無已甚
之事然而皦潔易汙盛名難居公已大困而一二齷齪喜事之人
尙從而排擊異己不休且多所牽及率藉口於公而迄公歿無以
自明公嘗曰甯人負我無我負人又言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

國朝書月表卷之五十一
時少做鬼時多然則公已矣所無以自明者惟有矢諸暗室質諸鬼神而已矣公故負海內望而勤於造進篤於人物一時庶幾之流奔走輻輳如不及山林遺逸之老亦不惜幾兩屐遠千里樂從公公迎致館餐而厚資之俾至如歸訪問故實商推僻書以廣見聞後生之才儁者延舉薦引無虛日卽片言細行之善亦歎賞不去口華門寒賤或窮困來投愀然同其憂輒竭所有仗助不足更繼之卽質貸亦不倦以故京師邸第客至恆滿不能容多僦別院以居之登公之門者甚眾當在館教習時惟含華佩寶講讓知恥諄諄灌灌以是多成材其一囊粟常飢亦時時仰於公也或出而仕於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賴公營救得歸者亦比

比而然弟子數千無一能爲都養公不辨有一莊而顧常爲之驛也公歸送公者乃至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而公旣亡京師士大夫之門闐然鮮通客者羈窮侘傺不能自振之士無所歸皆曰公在安至此然當公盛時四海奉公以爲主盟如龍門之元禮蘭臺之彥昇而公亦道廣如太邱常食不足如公業屬當零落諸門人賓從漬酒動輪者有幾而築場伏闕之無人盛衰死生之間蓋可悲夫公常言學問須有根柢浮辭勦說最足誤人故所爲文章源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開闢變化肖物命義斂其海涵地負出神入天之驚才而融液於章妥句適閒內外制諸作典雅蘊藉得 王言之體奏疏表啟忠愛之意藹然也自少至老書

無日不與手目借一過不忘嘗與姜孝廉宸英同觀古碑碑甚高
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遂
能盡舉其辭孝廉大驚以爲絕才無對也然公自視常若不足益
喜讀未見書坐擁萬餘卷傳是樓中晨夕讐比學益博以精其於
經學凡唐宋以來先儒經解世所不常見者靡不搜覽參考雕板
行世有所獨得著爲論辨又以諸經大全一書最舛陋欲薈萃古
今經說採其正義別其當否各爲一書以正羣譌未就也其於史
學宋元通鑑草已成方博採羣書爲目錄考異尙未就明史彙中
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公之特筆足爲實錄而一統志
古今沿革山川形勝都邑人物田賦戶口考之詳而辨之明意在

於爲經世之書以佐史家尤有筆也其於詩學謂論古今之詩三百篇爲源漢魏爲盛而唐以下爲委論唐則貞觀永徽爲源開元大厯稱盛而元和開成以下爲委其興寄深厚辭義古質從容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刻露峭厲稟元豪蕩者變也識者以爲知言公旣黜思欲廣著書以自見嘗曰經解絕佳者尙有四十餘家吾將次第出之又曰唐詩中晚吾數十年蒐輯已竟可續詩紀也又曰有明一代古文吾家獨完當要其合乎古者而論定之若天假之年而公得盡出其書以惠後來雖其用不大究於時亦可興起學者於無窮而惜乎其亦已矣斯又可爲痛也所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文集二十四卷外集四卷詩有虞浦集詞館集碧山集

其十卷其奉 命纂輯之書不與焉又著歷代宗廟考與地備考
輿地紀要輿地志餘諸書未卒業公生於有明崇禎四年十一月
初二日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四配金夫人
太學生諱某女賢明有法度克佐公 誥封夫人于五樹穀康熙
乙丑進士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壬戌進士刑部貴州司員外
郎樹敏丁卯舉人樹屏貢監生駿成尙幼女三適漢陽知縣張介
眉諸生李邦靖銅陵教諭葛世隆孫十二德似德份歲貢生德絲
太學生餘俱幼維公子皆才能業其家居官有聲而諸孫之長者
已有能文名幼者亦傑然露爽稱公家兒也始公游府城西諸山
而樂之曰死吾將歸藏於斯焉樹穀等謹成先志今卜食於某山

某鄉某原葬以康熙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而先期屬葬
爲狀莖自壬子受知於公公所以仁之者久不倦益勤而不敢及
焉私也惟是備官於朝得侍公閣中益習熟於公之言論風采
既公在禮部多所建明嘗退而私於公子曰願吾師他日勿長都
察院已而莖謝病歸不復常相聞未幾而楚獄興又未幾而兩遭
彈劾自是公禍無甯歲嗚呼其不幸而莖言中也夫雖然莖之言
特爲公也若公之爲非自爲也卽萬分顛沛亦公分內事而生逢
聖朝不待疾痛勞苦之呼而得安其身以歸老牖下莖故略公
之立朝行己本末如右而備述君恩以相始終莖言不文或
者當世立言君子有採於斯以行遠傳後豈獨爲公家志寵尙俾

知人臣有葵藿傾向之誠太陽必爲之迴光而 聖朝護惜人才
終不忍有摧折之傷所以收錄於瓊環勤篤於簪履者至厚無已
足爲萬世之臣子勸謹狀

右行狀韓莢撰

按篇中楚諸生某係湘潭石崇森見是編卓行

崑山徐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尙書撰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
朱子經傳通解兼采眾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
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
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月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
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

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

右學案唐鑑輯

崑山顧亭林先生融貫古今學人非詩人也而其詩醇雅可傳徐尚書原一爲亭林外甥熟於朝章國故之大盈廷議禮必折衷焉及發言爲詩亦復諸體愜當藝林謂酷似其舅信然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崑山徐建庵先生宋元經解之刻實足津逮來賢肇起 熙朝樸學其私家藏書曰傳是樓向不得其解後閱汪鈍翁傳是樓記云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

彝尊舜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右紀聞陳康祺撰

徐秉義

徐秉義字彥和號果亭崑山人刑部尙書乾學弟大學士元文兄康熙十二年癸丑第三人及第官至吏部侍郎著有耘圃培林堂代言集

右傳略吳修撰

康熙朝士評崑山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

人君子

右紀聞陳康祺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三

錫勒達

錫勒達滿洲鑲紅旗人先世居棟鄂以地爲姓曾祖對齊巴顏子
太祖高皇帝時率屬來歸父格哩官兵部郎中兼佐領 世祖
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從征雲南卒於軍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
年錫勒達由太常寺贊禮郎兼管佐領事十六年授太常寺卿二
十三年遷左副都御史尋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二十四年正
月 上祈穀禮成 顧錫勒達及太常卿格斯特曰前見 太廟
致祭時執事官捧福胙由神位閒趨走於尊 祖敬 宗之意未
協爾等曾稽舊例否錫勒達對曰太常寺紀書禮部會典俱未載
及 上復以贊禮郎唱亞獻爲次獻字義與漢字不符 命太常

寺與內閣禮部集議改定執事各官從殿外側旁趨奏改唱次獻
爲亞獻二十六年擢禮部左侍郎兼管太常寺事三十年與內大
臣明珠等奉 命頒賞喀爾喀部歸降人眾三十三年禮部奏祭
奉先殿儀注誤設皇太子拜褥於檻內下吏部議處尙書薩穆
哈革職錫勒達得 旨寬免三十五年 上親統大軍征噶爾丹
錫勒達扈從與學士三寶隨皇三子允祉等經理鑲紅旗大營軍
務三十六年五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遷兵部尙書三十八
年七月奉 命赴陝西署川陝總督十一月調禮部尙書三十九
年十月調吏部尙書並仍署總督事時烏斯藏喇嘛擅殺內地土
官錫勒達疏請 敕令喇嘛第巴拘犯解訊並將移化林營兵駐

打箭鎗以資彈壓得旨允行既而逆番劫掠官兵阻絕橋道錫勒達密陳進剿機宜上命侍郎滿丕率荊州駐防官兵會提督唐希順相機剿撫至是錫勒達奏請親往會剿上以秦地緊要需人鎮撫諭止之尋滿丕等以捷聞初錫勒達之未至陝西也四川巡撫于養志提督岳昇龍互訐贓款遣侍郎洛察布泰往勘養志昇龍並應革職命未下昇龍復以養志交結藏番密奏上令錫勒達覆審得養志刪改昇龍咨報文移不據實奏致逆番侵占內地戕害土官狀罪應斬昇龍革職無餘罪上以洛察布泰前此察審未明並降用尋復昇龍原官四十年十月錫勒達赴召還京任部事明年御史王度昭疏劾尙書李振裕勒取

屬員禮物部議振裕收受屬員賀壽圍屏屬實應革職 諭曰若果勒取禮物其罪甯止革職若祇收受一屏豈宜以細故輕黜大臣凡稱清吏豈皆一物不受錫勒達自陝西來曾奏藩庫羨餘歲分萬金今仍爲吏部尙書若以受屏議革如伊歲受萬金者更以何罪處之下九卿等會議振裕止收一屏亦非勒索度昭指實一事均免議尋 命錫勒達以吏部尙書銜管禮部事四十二年八月鎮筓紅苗作亂奉 敕偕副都統圖斯海徐九如率前鋒四十名調荊州及廣西貴州湖南兵撫勦 上指授方略并 諭令會同荊州副都統珠滿湖廣提督俞益謨協力酌籌十一月錫勒達至荊州趨鎮筓先遣將士赴苗寨宣 諭德威苗人薙髻摘髮呈

繳軍械歸誠者三百一寨惟天星寨龍椒洞排六梁等十五寨逆苗並恃險負嵎觀望不至錫勒達乃與圖斯海等議令貴州提督李芳述進取糯塘山上葫蘆下葫蘆兜沙等寨廣西提督張旺進取馬鞍打郎老枉山等寨鎮筮總兵雷如進取毛都塘老家寨兩頭羊涓亮七都樹等寨而自與珠滿愈益謨率兵由報木營抵龍椒洞分兵五路預扼遁竄要隘攻滅天星寨并力搜剿排六梁等斬殪無算李芳述張旺雷如等並分率所部攀藤入菁蕪崗綠崖奮勇撲剿前後斬賊千餘級餘悉納降收獲牛馬軍械均充賞賚明年正月與總督于成龍巡撫趙申喬等定議安立營汛增設鎮筮道乾州同知鳳凰營通判各一員爲善後計三月還京復命

國朝三才傳卷之五十一
繪圖呈覽報聞仍奉命兼管太常寺事四十五年十二月
卒年五十有九賜祭葬如例子六人次子烏禮布官至黑龍江
將軍第五子世貴官至內閣學士第六子拉布敦官至左都御史
贈壯果伯祀雙忠祠乾隆十五年詔以其子及同旗兄弟子
孫並改隸正黃旗拉布敦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李先復

李先復四川南部人康熙十一年舉人二十八年授山東曹縣知縣三十三年以巡撫桑格疏薦廉能愛民行取尋因盜案停升改補湖廣大治知縣三十六年行取三十七年授陝西道御史三十八年十二月疏言科場之弊與其既萌而嚴其罰何如未發而絕其根向例會試及順天鄉試內簾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不預文事專察情弊嗣經停止後科場往往滋弊應復設以杜弊端下九卿議從之四十一年五月遷通政司右參議旋轉左九月遷奉天府府丞四十二年五月遷大理寺少卿時給事中王原劾吏部郎中陳汝弼納賄選用道員黃鍾法司坐汝弼絞上察知供證非

實下議政大臣九卿等確覈得刑訊選人偪供行賄狀 命免汝
彌罪原審諸臣降革有差先復降三級調用四十四年八月補鴻
臚寺少卿卽擢鴻臚寺卿四十五年遷大理寺少卿四十七年遷
太僕寺卿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四十八年三月遷太常寺卿又遷
左副都御史七月擢兵部右侍郎九月轉左五十二年出使祭告
嵩山並賞賚綠旗官兵八月充會試副考官五十四年大軍征策
妄阿拉布坦先復奉 命督理呼坦和朔軍糧往返六次運米三
萬五百石五十六年十月自西路運米事竣回京 上詢運米事
難易如何先復奏臣等向未口外行走初時甚畏難今二年往回
六次始知其易到處俱有水草 諭九卿曰李先復係漢人自阿

爾台泰口外來氣色甚好是邊外水土原易行走五十九年擢工部尚書六十年奉命審理兩淮巡鹽御史張應詔科派事先復以無科派覆奏部駁眾商已供爲應詔所派今以原參督臣常鼎身故遂改前供所審殊未允協世宗憲皇帝諭曰常鼎居官本無令名皇考亦曾向朕言之其所奏豈可爲準皇考當日不肖據常鼎所奏定案故遣大臣前往察審今旣已審明不必再行駁詰時管理兩淮鹽課內閣學士魏廷珍摺奏鹽務命先復覈議因奏兩淮商欠一百三十五萬兩分年帶徵三年可完八十一萬餘兩尙欠五十四萬兩雜費匣費內每年有江南督撫各官規禮八萬餘兩此項原係鹽規卽以補欠因課無虧商力亦裕從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之又言鹽價消長應令督撫會同巡鹽御史酌量料理毋得輒行
借端禁抑鹽價有虧商本以致缺課 上曰督撫與御史如相合
好卽長鹽價以致病民如不相合好卽不巡緝私鹽以致商累嗣
後儻各有意見並將情由達部聽部定奪二年先復以年老目昏
辭職得 旨卿宣力年久勤勞素著簡任司空以來謹慎自持實
心盡職正資料理覽奏以衰老求罷情辭懇切著以原官致仕六
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八

右 國史館本傳

徐潮 子杞 孫以烜

徐潮浙江錢塘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
檢討二十三年遷贊善充江南鄉試正考官洊陟諭德庶子少詹
事通政使三十一年二月授左副都御史十月擢工部右侍郎三
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三十四年五月丁母憂三十七年三月起
授刑部右侍郎三十八年五月轉左三十九年九月授河南巡撫
上諭之曰聞河南火耗甚重州縣虧空亦多爾當嚴行禁止並
加意籌畫潮奏臣亦聞豫省有幾州縣火耗最重此外且有私派
臣當嚴行禁革至州縣虧空臣惟潔己率屬寬養其力使之逐漸
自補再不改悔定行劾治四十年春 上巡幸畿甸 諭巡撫李

光地曰直隸與河南山東鄰省有文移往來之事其巡撫賢否爾必能知之光地以徐潮居官甚優奏翌日 諭廷臣曰近日督撫李光地張鵬翮彭鵬郭琇最優徐潮在河南聲名亦好四十一年四月刑部議偏沅巡撫金璽審訊甯遠縣盜犯關翰芳等四十餘名應如原擬定罪 上曰此案人命眾多前有令他省巡撫鞠審之例甯遠縣與河南相去不遠徐潮馳驛赴彼詳審六月奏盜首關四係廣東人與老鴉山等處獠人情熟藉齎盜糧糾夥行劫至二百餘人不無迫脅入夥見今審明關翰芳馬隆二犯下手勒死甯遠縣民李如珍應照原擬立斬梟示其餘應並監候俟緝獲盜首關四質認明確後處決旣而偏沅巡撫趙申喬奏關四通入八

排搖徧緝無蹤見在監候之三十五犯請照原擬處決得旨俱免死發遣黑龍江先是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部議未准行上諭潮日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但恐其子孫不肖祭田或變鬻應如何給與銀兩俾程氏子孫永遠奉祀潮奏程顥程頤共祀一祠每年於春秋文廟附祭外應別給其後嗣銀四十兩俾展時祀以仰副皇上隆禮先儒之至意從之是年奏勘歸德府屬之永城虞城夏邑三縣被災地畝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三頃有奇得旨蠲賑有差又疏言三縣外有地勢略低雖不成災而收成歉薄者至東作將興青黃不接之時民生未免拮据請以常平義社等倉見儲穀石暫減時價平糶其無力糶買

者亦照舊例借給俾得餬口並資牛種之需又言豫省於五六月
閒雨水過多秋禾傷損米價騰貴請改應運漕糧二十五萬石有
奇爲折色庶民間米價不至日長均得 旨俞允四十二年二月

上南巡潮迎 駕泰安 賜御書懷矢清風扁額督撫箴一幅

及冠服三月疏言考城柘城溫登封四縣向因兵燹之餘應試寥
寥定爲小學考取童生八名今戶口額賦已倍於前人才漸盛請
改爲中學考取童生十二名事下部議行十二月 上西巡回鑾
潮迎 駕衛輝 御書嵩高鎮司屏翰河洛波沛德音對聯 過
孟津詩條幅以賜四十三年正月 上以汾河渭河皆與黃河相
通欲於河南積儲米穀每遇山陝歲歉運往賑濟恐經三門砥柱

之險水溜船不能上。命湖同川陝山西督撫勘議潮旣與總督博齋等會勘三門砥柱合疏以奏。又疏言豫省汴河通淮故道有二。一由中牟縣東經祥符等縣歷宿遷而達於淮。久已淤塞。一由中牟縣東南經尉氏等縣歷太和而達於淮。亦因昔時淤墊。經元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見在通流。但不深廣。應於窄淺之處量加挑濬。至賈魯河外。尙有支河與黃河止隔一隄。地名花園。在鄭州之北。曾經運送柳束。暫掘護隄。放船入黃。今支河久涸。舊跡尙存。若設法開濬。建閘設壩。以時啟閉。而通舟楫。誠商賈人民之大便。得旨如所請。行。是年御史李發甲奏山東荒歉。饑民有就食湖廣河南直隸等省者。請諭各督撫令地方官安置得所。上

允所請令各省遵辦湖奏豫省之開封河南汝甯等府所屬二十八州縣有山左災民男婦老幼一千五百八十餘人令各州縣給糧贍養又恐地方官力有不繼倡捐穀石在省會四門按日給散以資館粥秋成時並令按住址給與路費關送原籍疏入報聞四十三年十月內升戶部尚書先是上擢直隸巡撫李光地爲吏部尚書時諭廷臣曰徐潮李光地原係內任歷年亦久早應擢用因地方起見暫畱外任伊等居官誠優得大臣體至是諭曰徐潮爲巡撫甚好平易得體民無不稱頌之者尋充經筵講官四十四年上南巡潮扈從命同兩江總督阿山審淮安革職同知佟世祿控訴總河張鵬翮誣告坐冒帑誤工罰賠銀七萬九

千餘兩並令淮揚道王謙枉斷擬杖事潮覆奏佟世祿未嘗冒帑
誤工不應賠補應復原職張鵬翮偏執苛刻刪供枉斷應革職畱
任王謙附會欺隱應革職杖徒 從之四十五年四月兼翰林院
掌院學士五月教習庶吉士是年奉 命兼理高家堰滾水壩高
郵車邏中壩及文華寺澗河等工分派各官挑河十萬四千九百
八十餘丈築隄長四萬一千五百四十餘丈四十六年 命齋帑
監修武家壩天然壩蔣家壩及挑河建閘築隄諸工先後報竣四
十七年四月調吏部尙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十九年二月
乞休 命以原官致仕五十二年三月赴京得 旨徐潮以慶祝
遠來京師照伊原品與見任官一體給與廕生五十四年正月在

國朝書畫錄卷之五十一
籍病卒年六十有九遺疏至得旨徐潮服官年久懋著勤勞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賜祭葬如例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今上乾隆九年賜諡文敬子本官至大學士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徐潮字青來浙江錢塘人康熙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右春坊右贊善歷諭德庶子少詹事潮學問淹通在翰林數應奉文字嘗被召至乾清門講易論語敷陳明晰聖祖爲傾聽改通政使遷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督理錢局清介自持不苟隨俗或有疑其矯者及作官冒濫事發潮獨無所連染以母憂歸服闋起

刑部侍郎三十九年出撫河南潔己率屬苞苴屏絕前此通省火
耗州縣吏意爲輕重潮下令無過一分南陽承解黑鉛衛輝辦兌
漕米吏恣爲侵漁潮洞悉情弊使官自辦吏無從舞弊汰庶人之
隸名於官者以均徭賦教民開溝洫以資灌溉開封五府洊饑疏
請漕糧暫徵改折出常平義倉米以平市價復作糜粥食饑者全
活無算升戶部尙書旬稽出納公私浮費歲多覈省尋兼掌翰林
院事教習庶吉士時 聖祖以高寶居民數被水患由洪澤湖無
所宣洩宜於高堰二壩下築隄束水入湖又於下河諸邑築隄束
水達海下九卿議議上畱中會潮自江南按事還 聖祖面詢河壩
形勢因指授方略命往董役三閱月而功成比明年秋潦水溢賴

隄堅得不沒廬舍旋晉吏部尙書因病乞休 優詔獎諭以原官致仕潮居官不事矯飾馭屬吏嚴而不苛數 召對有所贊畫多中事機而每持大體撫河南時有議通三門砥柱爲水運者潮相度地形言灘高水急挽運險阻仍從陸運爲便使長沙勘徭人焚掠惟誅首惡數人及使江南鞫河工事悉當 聖意 聖祖稱撫臣廉明者以潮與張鵬翮李光地郭琇彭鵬諸人並加獎諭嘗書懷矢清風扁額以賜康熙五十四年卒於家 賜祭葬如典禮乾隆元年 賜諡文敬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徐公諱潮字青來一字浩軒杭州錢塘人也距公六世有諱顥者

明世宗時官儀曹郎以議大禮忤永嘉相公出爲江西臨江府知府高曾以下皆以恭儉孝友稱鄉里至公爲人尤資質厚重風度端凝其行己服官事上接下一出以誠平生動作言默謹而有法及著爲事業則光明俊偉罕有匹焉公年六十有四以疾上書告老上重公意溫詔荅之以原官致仕癸巳春三月聖壽登六十公朝京師上以公老臣特予封蔭頒賜與在廷公卿埒恩至渥也公以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左右春坊贊善諭德庶子擢少詹事改通政使未逾歲轉副都御史又轉工部侍郎丁內艱服闋卽蒙召拜刑部侍郎出撫河南召入爲刑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扈駕南巡尋兼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

教習庶吉士晉吏部尙書攝院事如故公初入翰林卽以文學著名兼工國書館課皆第一其後上召試翰林諸臣西暖閣公復爲之冠一日御乾清門召講易論語公敷陳明切上爲傾聽公益討論典籍銳意經世之學故其吏治一本經術不沽名譽不事矯飾於上前持論得大體贊畫中事機有所任必竭誠盡節期於有濟上以此益眷重公駸駸日向用矣故事右司空督理錢局公以清介自持錢法肅清至水衡出入必嚴總覈其格於眾議輒不署名他日作官冒濫事發同僚悉註吏議獨不涉公貳秋官時持法平允每閱案必原情據律胥吏深文巧鍛舉無所施歷事三載民以不冤其開府河南也聞命之日開門延接賓客

咨訪利弊洞然於胸既下車絕饋問削私派除橫徵興學課農吏
民稱便往時南陽承辦黑鉛衛輝辦兌漕米吏借公侵漁百姓公
爲之區處使官自辦而民不知杜權勢派馬驛遞壘據牙行汰庶
人在官者使歸田教民開溝洫以資灌溉壬午癸未開封河南五
府游饑公具疏請停其徵而河北三府漕米改解折色畱米三十
六萬石有奇使價不翔貴復請減價糶常平義倉米首捐俸作饋
粥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爭出資輸粟全活不可勝算是時皇
上南巡江浙西幸秦晉公再迎車駕皆荷温旨嘉勞恩賜
逾等屢被顧問所奏對悉關大計西巡回蹕道出河南官吏
趨走有不如儀者上以不糾逐讓公公奏云若等居官無過但

步履未便捷且歷俸不及半載於法不當糾 上諭可糾便糾何
拘成法公復奏曰生殺予奪出自 聖恩若臣惟知守法而已蓋
公馭吏嚴而有恩與人不求備遇小過則反覆誨宥之其有妨國
是病民生者乃挂彈章故人多鼓舞濯磨自奮而被劾者亦輸心
自疚嘗劾屬吏某絀於才降左職引 見 上詢知爲公所劾黜
弗用其人終無怨言在任凡四載中州之人莫不敬若神明親若
父母客有過公境者見其民相與聚語惟言農事甚悉市絕無擄
蒲具異之停輿問故其民相告曰予小人非不能嬉懼違公禁無
以對妻子客乃歎曰公之化一至此耶及公被 召去行路號泣
攀轅臥轍者數百里不絕戶部財賦重地公旣受事 上召至便

殿以釐弊竇屬公公嚴敕三庫吏汰輸餉官賂遺覈減火食大買
奏停解青藍布歲省上下浮費數十餘萬令滿漢司官同日上橐
虛公參酌俾得各盡其職守不致僅掌簿書奉行故事至今賴焉
及掌銓衡以澄清選法爲己任責成考功文選二司分別流品整
飭官方疏通月選人不敢干以私卽同事遇請託不能謝者輒以
公不可告之而止初公在河南雖專任一方而他省地方大事
天子無不屬公旣入爲尙書在廷咨議未決者亦時以爲詢公所
奏對多上契 聖心卽事或未可公必婉轉陳奏亦得 兪旨山
陝屢告荒禮 上特貯粟備賑卹以豫河與汾渭諸河通欲從三
門砥柱爲水運 命公偕秦晉督撫會勘公相度地形繪圖以進

力言灘高水急挽運險阻仍從陸轉運爲便卒從公言湖廣徭人
關四等聚眾焚掠楚中大吏已具獄上請公奉命至長沙推勘
得實僅置爲首者數人於法餘悉矜全賴而活者數百人河員佟
世祿以河工事叩聞上先後命公赴江南偕總督阿山公會
審處分明允悉報可皇上以高寶居民數受水患由洪澤湖
無所宣泄宜於高堰三壩下築隄束水以入湖又於下河諸邑築
隄束水以入海九卿集議議上畱中公自江南還朝上面詢
公河壩形勢指授方略命偕都統孫渣奇公等往董其事三閱
月工成其明年淮揚閒秋潦水溢迫隄賴隄堅得不沒廬舍居民
扶老攜幼循隄而泣曰微徐公吾其魚矣嘗召對澹甯居上

從容言天下百姓貧困而府庫充盈欲發帑金百萬於直省公奏
曰 聖上損上益下藏富於民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但驟發帑金
恐督撫一時不知所措不如施之以漸使恩施下究 上領之於
是直省錢糧有三年遞蠲之 命公爲文貫穿經史悉有法程自
己未爲同考官甲子主江南試甲戌主會試所振拔多知名士文
氣丕變尤好獎掖人才推舉善類朝士因公被用者甚眾多樂就
公以得出公門下爲幸與人交終始如一喜聞人善惡聞人過坐
客或談人短輒能以他語人有齟齬公者公處之夷然遇其急難
轉覆露之久之相率慚服而正人君子則交相引重如睢陽湯公
於士大夫鮮許可獨心折公嘗薦公於 上前曰臣老矣受恩至

重無可報稱薦徐某所以報也語載記注中公自少好學至老不倦引年歸里杜門養重惠迪後學談經味道巍然爲鄉里表率起諸生至九列衣服飲食蕭然寒素獨好施予嫻黨故舊待以舉火者甚眾而家用或不給晏如也計公生平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事上以不欺爲忠交友以行己取信進退以禮言建行立功且不朽而公欲然以不逮古人爲憂未嘗沾沾自喜其所謂任重致遠爲善惟日不足者歟公先後充殿試讀卷官者再纂修三朝國史平定方略明史佩文韻府所著有願學錄奏疏詩文若干卷曾祖諱守桂祖諱日隆父諱欽安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如其官曾祖妣屠氏童氏祖妣費氏妣王氏皆累贈一品夫人娶

及氏 贈一品夫人繼室以其女弟 封一品夫人子男本癸巳
科舉人杞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女長適己丑科進士中書科
中書舍人汪見祺次適拔貢生候選知縣蔣爾倫次適戊子科舉
人大理寺評事李景迥孫六人以烜附貢生之煒恩蔭生芳烈翼
燕麗照廷輝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甲子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
訃聞 天子深加悼卹 賜祭葬如禮又二年二月十五日葬公
於何山之原子本等以狀來乞銘予與公同朝久又通婚媼以子
女孫字公孫芳烈平居知公最詳故不敢辭銘曰
淼淼漸江百川斯匯篤生哲人邦家之瑞歷仕於 朝不矜不驕
鴻文駿烈式是百僚有翼其容有嚴其德敬義克持外方內直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天子疇咨九棘游移曰猷爲守公咸有之出領山河入踐台斗晚
節益堅荷 恩彌久功高於 國澤沛於民名遂身退大啟後人
惟公知幾惟 帝念舊百爾具瞻實惟黃耆天不憖遺喪我元臣
胡不百年遽返其真豐碑峩峩岡陵鬱鬱刻詞垂聲永千萬億

右墓誌銘王揆撰

徐潮字青來錢塘人康熙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右春坊
右贊善歷諭德庶子少詹事潮學問優長數應奉文字輒冠同列
嘗被 召至 乾清門講易論語敷陳明切 聖祖爲傾聽尤留
心經世之學改通政使遷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督理錢局以清
介自持其格於眾議者輒不署名他日作官冒濫事發潮獨無所

連染以母憂歸服闋起刑部侍郎三十九年出撫河南正身率下
苞苴屏絕豫省火耗州縣吏意爲輕重潮下教無過一分南陽承
解黑鉛衛輝辦兌漕米吏恣爲侵漁潮爲之區處使官自辦吏無
所措手汰庶人之隸名於官者以均徭賦教民開溝洫以資灌溉
開封五府洊饑具疏請停其徵而改折河北三府漕畱米三十六
萬石有奇復請出常平義倉米以平市價作糜粥以食饑者吏民
爭出貲爲助全活無算拜戶部尙書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綜覈
出入視在工部時尤謹歲省公私浮費以數萬計 聖祖以高竇
居民數被水患由洪澤湖無所宣洩宜於高堰二壩下築隄束水
入湖又於下河諸邑築隄束水達海下九卿議議上畱中會潮自

江南按事還 聖祖面詢河壩形勢指授方略 命往董役三閱月而功成比明年秋潦水溢迫隄賴隄堅得不沒廬舍自是淮揚開墊溺之患益少晉吏部尚書領院事如故以疾乞休 優詔獎諭以原官致仕年甫逾六十也潮居官不事矯飾馭屬吏嚴而不苛數 召對贊畫多中事機而每持大體撫豫時 聖祖嘗西巡回蹕道過河南官吏趨走有不如儀者以不糾逐讓潮潮奏言若等居官無過且歷俸未及半年於法得寬貸嘗劾屬吏當謫官引見詢知爲潮所劾也黜弗用其人終無怨言在戶部時議通三門砥柱爲水運潮相度地形言灘高水急挽運險阻仍從陸爲便使長沙勘徭人焚掠惟誅首惡數人及使江南鞫河工事悉當

聖意及他所諮詢獻納裨益爲多云

右傳任蘭枝撰

徐杞

乾隆歲在乙酉四月十有三日宗人府府丞徐公以疾卒於錢唐里第公三子前歿季曰升煦甫童幼閱六年歲在辛卯乃克葬公於橫山之周家埭而以 誥封二品夫人孫氏暨側室 誥贈恭人周氏祔埋幽之辭闕焉公嘗舉祭義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遺令戒子孫不得妄有稱述家人所能道者歷官歲月而已升煦踵余門而請曰昔者歐陽修葬父瀧岡自爲阡表煦蒙穉無以爲也惟子一言先大夫可不朽矣嗚呼五十年來凡習於公者零替

殆盡知公之深者莫余若誼不得辭也公爲冢宰文敬公之子相國文穆公之弟諱杞字集功號靜谷十世祖自河南遷錢唐曾祖日隆祖欽安皆以文敬公貴 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尙書文敬公娶於爰繼室以其姊實生相國及公公少時銳志於科舉之學文敬公 予告里居公兄弟尙困場屋延致邑中英異能文章之士校藝於懷存堂旬鍛季鍊詣益適上公獨先得氣以去康熙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文敬公老假歸省覲眷戀庭闈未卽赴 闕時乞假者眾 聖祖概予休致凡二十四人公在其列旋執文敬公之喪凡里居十餘年 上念文敬公清德卽家以編修起用 世宗憲皇帝莅阼 命公主廣西鄉試旋改御史

歷京畿道轉通政司參議晉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雍正八年奉
命赴廣東巡查軍政嚴申開礦之禁貧民失業者眾與督撫大吏
計口投田民氣甦息回京外調甘肅布政使旋奉修城 諭旨公
通倪不事家人生產領藩歷十二年廉俸皆隨手散盡文敬公遺
有水田數頃並宅一區悉賣以供版築之用而欠負猶纍纍也雍
正十年請 旨陞見命署理湖北按察使旋調湖南布政使是年
冬升任西安巡撫十有三年內調入京補授宗人府府丞 今上
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獲 賜明史一部供職五載 予告歸里
皇太后七旬萬壽在籍大臣朝京者開九老之宴 上虛一席
以待公道阻久不至以位遜於公者充之非 聖意也然猶 恩

加三級階至資政大夫子景熹以翰編出守福州公前城工之項未完藉熹幹盤而克竣三世清宦於國恩家訓兩無憾矣公長身鶴立雄談竟日夕聲欬如洪鐘口不雌黃胸無城府得喪不縈於寤寐財利不挂於齒頰在鄉邦爲鉅人長德在朝廷爲白首耆老魁壘之臣此海內所共目也景熹晉福建鹽法道勤其官而死期公以達觀則非情償公以他福則無其事祝予之慟哀纏心肺壽八十一而卒雖享長齡以論公則猶爲減算也公娶於孫國子監祭酒諱岳頰女先公十九年卒有賢行尊師教子助教王先生雲廷學優品粹以言教兼以身教故相國及公諸子皆從之遊夫人主中饋先生未朝食諸子不得食也先生未裝絲諸子不得

衣也教授幾三十年而徐氏諸子皆成國器公初艱於嗣文穆公以第五子襲燕後公乾隆丙辰舉人官光祿寺署正次麗照國子生早卒次景熹乾隆己未進士累官福建鹽法道皆周恭人出也次卽升煦女五人長與四皆殤次適國子監學錄海甯陳璵三適候補同知長洲葉樹滋最幼者未字孫均國子生次增次坦最幼者坤塲孫女四人曾孫鉞銘曰

壽者壽也公嗟大耋不足以爲壽福者備也難也食子而不能收左髦脫而不髡兮願乎其至也我昭其幽嗚呼公勤其事敷政優清風勉勉追前修或誣失實公所羞我銘律公重且周

右墓表杭世駿撰

徐以烜

國家開物成務喬木與世臣恆相經緯舜臣五人臯益父子居其一
二粵若殷宗巫咸又王家周宣中興鄭桓公武公相繼入爲卿士
三代令辟敷心腹腎膈於察案則有公忠體國不貳心之臣咸有
一德保世滋大由斯道也我朝嗣無疆大庥服重熙累洽雲龍
風虎依日月之光者恆有象賢之胄光照朝列近而徵之鄉國
錢唐徐氏其較著者也聖祖仁皇帝時冢宰文敬公寅清亮直
著聞清時太傅文穆公繼之世宗憲皇帝時填撫安徽入掌邦
憲未及枋用以詒今上皇帝延登受冊備位槐鼎霖雨天下龐
鴻純嘏之氣旁礴鬱積篤生今侍郎潤亭宗伯胚胎前光介於兩

輔非偶然也公諱以烜字養資號潤亭世家錢唐自曾祖以上
贈如文敬文穆官詳二公碑誌中公生而穎異不苟言笑年十一
卽列學官爲弟子學使者手其文以示多士曰此徐冢宰孫也年
雖稚而文境老成非私冢宰也肄業成均舉康熙庚子京兆鄉試
雍正庚戌成進士改庶常習國書散館授編修旋充武英殿纂修
入直南薰殿 世宗升遐 今上皇帝卽阼時文穆總裁 實錄
而公爲纂修父子同在史局詞館以爲榮乾隆戊午同考順天鄉
試明年會試復爲同考充殿試收掌官晉國子監司業 實錄告
成 恩賜筵宴表裏銀兩如例旋晉翰林院侍講文穆公在政府
以痰疾舉發請解職是日公晉學士詣 宮門謝蒙 恩召入垂

問文穆公病狀慰諭再三公叩首謝奉 命隨侍回籍甫一月文
穆公促命赴 闕待職都門久未得補 特恩超授詹事府少詹
事益異數也旋晉詹事與瀛臺宴分韻賦柏梁體詩得水雲之榭
臨滎澹句又 命聯句而公亦與焉奉文穆公諱居廬三歲大事
克舉服闋入都奉 命齋送 三朝實錄至盛京珍貯旋補原官
奉 旨進香北嶽恆山歸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視學畿輔晉
授禮部右侍郎尋遷左充經筵講官丙子主順天武閣鄉試丁丑
知禮閣貢舉以任學政時失察監生邱允頂替錄科鐫一級 特
恩補授太常寺少卿而曹太夫人訃至戴星而奔結廬墓側親監
舂搗寢食交廢嗚呼哀榮禮備公之事親終矣禮云終其身者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報 國恩縣世澤公以此終無貳道也
聖天子念文敬文穆勳在王室以公輔期公丹地深嚴俾與二三
元老出內絲綸試展其舟楫鹽梅之用服甫闕卽有署理內閣學
士之 命復兼攝禮部事公以重聽復患脾洩懇辭禮部雖得請
而閣務殷繁冰淵時惕隨 幸木蘭歸卽疏乞休或惜其去或榮
其歸皆非公意也歸田後杜門卻掃門無雜賓口不道錢刀足不
涉公府清風亮節爲鄉閭 矜式成周之制鄉先生仕而已者例
入右塾教其子弟當事欽公行誼以禮請爲諸生之師青衿組帶
之彥橫經問業非聖之書不敢觀非法之言不敢道以居仁由義
端其趨以研經味道勸其學薰其德而德成材達者更僕不能數

公居官以導揚 皇化爲職業居鄉又以扶樹士類爲事功趨庭
退學諸子皆能文章得氣以去者必使爲親民之官耕桑禮樂化
民而成俗紓 九重宵旰之憂於萬一世篤忠貞豈以一官一邑
自弛情哉此公每飯不忘之初心亦卽文敬文穆翼子詒孫之家
法也歲在辛卯正月二十八日薨於里第春秋七十距其生辰甫
半月而不及待娶王氏戶部侍郎璣女 贈二品夫人繼以俞編
修元祺女 封二品夫人子七人紹堂乾隆甲子舉人江南涇縣
知縣降補湖北興國州州判紹壙四川雅州府經歷出嗣公弟之
煒紹基乾隆丙子舉人廣西東蘭州知州俸滿推升安慶府同知
紹墀縣學生出嗣公弟應衡紹城紹墳紹班皆國子監生孫七望

麟鑑蘭慶驥禧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世德世求公蘊寬中篤厚之
德擅承明著作之才起家詞苑繼武玉堂敬敷五教以教國子惇
庸典禮以佐春卿持節畿輔雲漢天章布壽考作人之雅化入
爲太常揚類帝禋宗之大典馨香俎豆孚格人天敷歷清華無殊
寒峻崇尙清靜似曹參孝謹似石慶惟肅惟栗似韋元成和於天
倪不戕於物役不汨於勢利迴翔館閣遭際熙時以爲太平之
幸人則誠幸人也以爲皇古之天民則誠天民也以爲鄉邦之願
宿則誠碩宿也某年月日孤紹堂等將於東山衙之原穿王俞二
夫人之窆而合葬焉撰次行狀先來乞銘銘曰
公稟精於溘曜兮潛蘊靈於川嶽託繼體於二勳兮紹庭聞而先

國朝三才集卷之三十一
覺騁皇衢而攬轡兮之帝所而聽樂遨玉府以婆娑兮議石渠而
揚推歷三監之清華兮集鳳池而飲啄叶聖瑞以歸昌兮媿臨岐
之鸞鷲典三禮於秩宗兮揚奉常之韶箴敷醲化於邦畿兮緯
經天而有倬陳堯舜以賡颺兮誦墳典於講幄陪論思於丹地
兮掌絲綸於黃閣晞韋平之世美兮匹前修之卓犖耳司聰而不
順兮脾有神而被掇匪避賢以引身兮豈韜光而守樸匪泉石以
心儀兮豈田園而志樂丹衷鬱而未抒兮懷聖恩之優渥矢孤
忠以詒穀兮意硜硜而堅確卒飾巾以待期兮望髣爪而灑濯灼
荆焦以命龜兮樂石壘而未斲撰銘詩以攷行兮遡流風而緬邈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七補錄

卿貳十七

徐乾學

古者足民之政何其甚具而可法也辨壤以任地財時使以循天紀貞賦以寬民力節用以厚民生而猶懼其不足也廩人倉人平九穀之餘財遺人旅師掌鄉野之委積以土命施惠而恤民之糶隄蓋不俟歲之小有陳餼而補助於平時者無不至其不幸而大祲則散利予民爲荒政之首此民之所以無菜色於旱乾水溢之時而先王之所以廣儲蓄必計三十年之通者其意非以富國而要在無貧民而已也蓋嘗以意論之遺人旅師之委積卽後世常

平與社倉之所由昉也族黨之相救相賙相共卽後世義倉之所自起也然而先王行之民受其利而不以爲病後世行之閒或便於始而弊叢於後利不能勝其病者何哉蓋先王之意在足民後世之計在足國斥官物以予民意在於贏餘而已節目之煩鉤考之密吏緣爲奸苛刻繳繞出入之閒民交病焉又或官無別儲勸民出粟而仍以官主之其弊亦如故也故蔡普對策以爲獨義倉之法可行要必行於民不行於官而後可也長孫平之爲義倉也民間家出粟麥委社司檢校是義而社者也朱子之爲社倉也以常平米而富人之願出粟者聽是社而義者也義而社者其失在社社而義者其得在義朱子固嘗病王氏之青苗其處之也以縣

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則其說主乎其爲義矣故芟謂夫義倉之獨可行也吾吳賦重積困之地而崑邑尤瀕水常苦不登卽樂歲民之不足日甚吾師健庵立齋兩先生官中朝素以利濟爲己任仰見聖天子仁愛元元劬農積穀至意詔書數下覈吏之奉行不稱愾然願紓家以佐民之急設世德倉於其邑儲米二千石振貸而不自有其名其人則總司之者出入者勘驗者擇以付之鄉人士君子其法則農事方作時集邑之七十二區每區擇一耆老主報貧戶民數勘驗得實予以質劑率戶貸米五斗與約秋熟時還納息以二分納不及時者量加五釐至三分而止或遇災傷量減其息如大饑則息盡蠲其本米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停俟來年夫寬之於儉歲是卽荒政之散利也其不得不取二分
之贏者是卽國服之息也蓋古之不計利者二焉散利者無利以
無年也旅師之用粟春頒秋斂者無利以得舊易新便於官而不
專爲民也若乃委積於野於鄉里以恤糶隄者則其息固有差矣
今之二分者則古所以待旬稍縣鄙之民者也不如是則無以久
其繼而廣其儲猝遇凶年粟皆盡而民仍無以爲活矣是取之於
民者仍畱以予之民而豈以自私哉朱子之社倉其始僅得常平
米六百石行之十餘年元數還府之外見儲三千餘石則皆其息
之入而後乃請獨免止收每石耗米三升則固其積漸之多而能
然而非經始之預圖也已蓋先生之經畫必於其久遠不茷茷於

近且細者千里還書制置立倉之法如此其甚具若使遠近倣此而推行之拊其餘財無太倉一粟之費擇得其人無官吏抑勒欺奪之擾日增月衍則民之受其賜者將不可勝計而斯倉之倡也真義之府矣茲奉教於先生久習聞往者倉法得失之所以然而竊知斯法之可以永世而視後也謹執筆而爲之記

右世德倉碑記韓棻撰

大司寇徐公健庵先生名其藏書之樓曰傳是吳門汪純翁甬東黃黎洲皆爲之記純翁之言曰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先世故清白起家吾無媿田宅園池臺榭金玉玩好之物以傳後所傳者惟是耳矣遂名其樓曰傳是而黎洲則以謂世之藏書者未

必能讀讀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兼是三者而有之非近代藏書家可及其說美已顧藪竊疑先生名樓之意不在此嘗誦昌黎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乃喟然曰先生所以名樓意在斯夫傳是者何傳道也蓋昌黎自言之矣斯道何道吾所謂道也嘗試博觀天地古今之故微而性命道德仁義顯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精則卦象圖書其迹則紀綱政事禮樂大則皇帝王霸之所以相嬗細則鳥獸草木蠕蠢肖翹之所以成若皆是道也六經載是者也子史百家羽翼是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昔聖人之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

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忘散失而籍記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故六經者道之籍記也聖賢所以相傳傳是而已或曰茲樓
所貯不特六經子史已也凡山經野乘以至浮屠神仙醫藥卜筮
種植之書靡所不收合乎道者離乎道者甚而狃狃滅裂顯畔夫
道者皆在焉循子之說如偏而不該何蘄則以爲是未聞道者夫
道有相因而相爲用者質文損益舟車裘葛之類是也有相反而
實相成者水火東西黑白之類是也不相因不見道之全不相反
不見道之大故曰稊稗瓦甃無乎不在且夫道術之裂久矣舉世
貿貿沒溺於訓詁辭章之學而莫知所救必當有鉅儒者出淪流
而濬源上闕鄒魯下守洛閩息異同之喙而倡明一代之絕學如

姚樞許衡其人者乎是則先生傳是意也而顧謂塵塵以錦襪牙
籤與藏書家相爲勝豈知先生衡氣機者哉衡愚陋又有所大惑
者近來一二振奇之士厭常喜新於六經子史之書讀焉未必能
徧也而務搜求斷編僻簡七略四庫所不列前賢所擯斥而不暇
以觀者偶得一二傳相鈔寫詫爲祕函智者不免今夫稻粱蔬肉
以爲食緇絮布帛以爲衣古今莫之易也有人焉日吾食必龍之
腊麟之脯吾衣必鮫人之杼火浣阿錫之布不則甯凍餓以死吾
惜其人自蹈於凍餓瀕死而不知悔也悲夫苟得先生之意而深
思之其亦可廢然返已夫

右傳是樓記邵長蘅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八目錄

卿貳十八

韓茨

王鴻緒

弟九齡
孫興吾

徐倬

李枏

董宏毅

丁阜保

胡會恩

顧藻

補錄

王鴻緒

董宏毅

白鳥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八

韓莢

韓莢江南長洲人康熙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旋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召至起居注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諭
以所作時文二首進呈明日復命悉呈平日文彙又召至弘
德殿講大學先是世祖章皇帝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至是
上詔儒臣蒐輯以莢專任纂修事得凡例目錄一卷經旨總要
二卷衍義一百卷十四年典順天鄉試十五年遷右贊善次年三

月轉左十月遷侍講十七年十月典順天武鄉試十八年乞假回籍二十三年九月補原官尋轉侍讀二十四年二月上考試翰林親加詳閱莢列名第二尋遷侍講學士三月擢內閣學士二十六年復以病乞假回籍三十四年七月召至京充一統志總裁越二月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三十八年調吏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充經筵講官擢禮部尚書教習庶吉士仍著兼掌院學士如故上嘗諭大臣曰韓莢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諭韓莢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諭韓莢所撰文能道朕意中事七月上以翰林官有極貧者作何施恩且職司文翰更無他事學道缺出應與郎中並差命院臣會同內

閣議奏蔡等議各省學道缺翰林官自侍讀以下開列職名仰候
欽定其貧者月給銀三兩 上俞允之四十一年十二月疏言
秩宗要任所掌俱大典攸關非精強敏練莫稱臣素無政事才又
半在 直廬供奉顧此失彼必致曠誤特籲請 聖恩解臣部務
方今翰林諸臣 皇上培養鼓舞濟濟多才臣學植久荒醜顏爲
長亦當引退但受知過深未展報效見今臣掌院事供奉一切文
字記注與教習庶吉士外臣所領平定朔漠政治典訓一統志並
律例各館必以分身部務編輯稽遲如蒙 聖度包容不以臣不
才專待罪翰林臣當一心纂述竭盡微勞以少荅知遇得 旨卿
才品優長簡任秩宗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病求解部

務并 賜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四十二年十二月以病求免
得 旨韓葵以工於時文屢經擢用至禮部尚書前掌翰林院事
時於庶吉士並不勤加教習每日率領飲酒以致庶吉士皆疎於
學習至九卿會議之處不爲國事直言惟事瞻徇所行殊不逮其
所學今自知其非引病求罷殊屬不合著仍畱原任嚴飭行四十
三年四月再疏乞解任 上仍慰畱之八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八
賜祭葬如例乾隆十七年二月 上諭內閣曰故禮部尚書韓
葵生平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
先足爲藝林楷則從前未邀易名之典今著加恩追諡用示褒榮

賜諡曰文懿

右 國史館本傳

禮部尙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於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於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葵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會祖考也萬厯丙午鄉貢進士知雲和黃巖二縣事 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 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曰飭者公考也妣曰周夫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

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尙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尙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於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恆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閒房得漁村將著書以老矣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上慰勞

再三 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
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 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
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
年春奉 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尙書仍兼掌
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尙書任 上
不許下 優旨荅公會變理需人在 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
知政事謂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旦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
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飲
醇酒眷念邱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

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尙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
疏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
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於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
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
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
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
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
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
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
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 萬幾清暇 錫予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於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
帷久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
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
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
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
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爲國書一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
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
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圓橋門觀聽者以萬計
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措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
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爲驅

除勢必太尊一空有失國體惟我言非是事得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彙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尙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於榜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公生於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

係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
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啟其讐

帝曰汝莖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宴瓊林當其始進受知已深乍
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 帝曰汝莖洵美風度先

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并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
進講不慌不驚融經會史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
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扈
蹕或疾或徐旣抵里第仍埃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趨 帝有恩

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彌有華采 帝有恩
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同勤相國家
其惟吉士 命專教□□□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沚人第知進
公退是求遺榮辭□ 至尊慰畱萬鍾非願終戀一邱公也魄動
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敷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
車奈何芝房就焚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
故宅絮酒生芻賄方遺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戚厥旣得卜井椁起
墳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難我作斯銘昭諸羨道
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右墓碑朱彝尊撰

公姓韓氏諱葵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爲不可以禍福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八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閒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日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事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卽私而言則公也且上得聞此其

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益增其辭而以聞於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構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於在事者公之再起也旣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上怒未怠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譴訶由此愈兢兢自余往還公卿聞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

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於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豎負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扈從 南巡公入余出蹤迹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於史氏其孝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付於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寶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

屬余而余自表於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幾人其長者三人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眾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右墓表方苞撰

故禮部尙書韓公諱莢康熙四十三年薨於位乾隆十有七年相距已四十有八年矣春二月 今天子念公種德積學湛深經術文章轉移風氣開天下先向偶遺易名典特補諡文懿海內人士聞之額手稱慶謂 天子褒崇之當而公之得邀美諡於久遠後

者爲特重也按諡法溫柔賢善曰懿懿美也大也鄭樵論諡法懿居上證之九用之君臣焉用之君子焉季文子論高辛氏才子云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賈至撰杜鴻漸制誥云忠肅恭懿才行並優余靖撰王正己制誥云和平不黨望實淵懿朱子表游御史云行業清懿爲學者宗以此四者準之韓公殆足當之矣蓋公之大行有三一曰學殖深澆文足經國一曰公忠事主精白一心一曰爲國引賢不立黨同公以英敏之資紹承庭訓其於經學自漢唐箋疏迄宋賢章句無不穿穴又綜覽諸史百家發爲高文一變從前卑靡骯髒之習未遇時人多怪之及鄉舉後春官試廷試皆第一進呈制義聖祖仁皇帝特加獎賞自是薄海遠近奉爲楷

模數十餘年業制義者若非韓不學也其於古文一皆闡發經傳
鎔鑄于史而於應奉文字實能通達治體非猶崇尚臺閣組織盤
輓以爲工者中如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一統志諸書凡
公所總裁者皆經畫指示蔚爲鴻文以提挈綱領而纂輯孝經衍
義一編識者謂尤得察地明天精蘊嗚呼是爲經久之業也已公
賦性忠盡秀才時早知三藩之強過於唐之方鎮必爲後患廷
試時以議撤之策獻侃侃直陳同於賈誼上親擢置第一人後
翦除驕孽一如公言此坐言起行本於忠君愛國之忱者也公
之歷官也由修撰充日講陟宮坊講讀晉侍講學士旋晉閣學給
假入載內召入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又轉吏部右侍郎教

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未幾升禮部尙書教習如故其在翰林典鄉試職撰述公慎勤浴瘁力殫心其在閣學侍講幄總書局敷陳治理垂爲典要掌翰林任教習勉後進以敦品行植根本學位少幸請立長名榜以示至公俾吏胥不得上下其手位宗伯典禮肅穆除各省陋規以杜干謁請託之私益 聖主之待公愈厚而公之自勵愈嚴故凡所會議如關稅不當增事例不當開太學肄業者不當回原籍大學士達海有功國書當配享 太廟不當從祀孔廟皆據理直陳無所依回至平日造膝奏對必有犯無隱歸於勿欺而厚重淵沈未嘗少泄深得古大臣出則不使人知之義天子始終眷念 寵錫駢蕃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以優異

鄉之峻介持選政以爲後學之津梁寄吟詠以寫其性情之敦厚
此皆人所難能而非公之至者故略而不詳歲五月公之子太史
孝基孫成文景曾洗馬彥曾諸昆弟將奉公易名神主入祠屬德
潛草祠堂碑記德潛惟國朝名賢不可枚數而增光史冊一無
疵類者厥有四人湯文正公斌以誠動物正己物正魏文毅公裔
介整肅紀綱眾不敢犯魏敏果公象樞奏簡凝霜權貴懾服陸清
獻公隴其表章聖學不忘補袞其學行風軌均足不朽得公之篤
學醇行式如金玉者以與乎其間此非一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論
焉抑又思五賢臣中沒身而諡者惟敏果一人文正文毅清獻及
公先後補諡俱在 今上表章前哲時於此見公道之不泯正人

之可爲而。聖天子之微顯闡幽者誠足勸善彰德於無窮也公
字元少號慕廬學者稱慕廬先生系之以辭曰

末學穉齡識公姓字謂天上人下土翹跂旣讀公文日星鳳麟怪
奇瓌麗一歸大醇龍門峻絕敢望登堂公赴內 召左右雲房竝
世而生未識公面繡裳袞衣想象公旦哲人云亡文府漸蕪蛇神
土伯跳踉叫呼欲起衰靡惟昌黎公 錫以尊名來自 九重按
厥歲年已符四紀久而重光公實不死公實不死勸勉來學宗經
砥躬毋自菲薄末學素心懋於今茲聊摭小言揭於公祠

右祠堂碑記沈德潛撰

韓莢字元少別字慕廬祖治父昉世有文行莢少失母從父讀書

研精經史貫穿百家不屑爲俗儒章句剽竊之學已而孤貧益甚
乃入京師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
試皆第一授修撰初制科之文士子承明季餘習頗傷繁縟後降
而爲空疏浮滑自茲出而文風翦然一變尋充日講官纂修孝經
衍義主乙卯順天鄉試歷贊善侍講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茲在
館閣凡應奉文字多出其手 聖祖睿注方深而是時南北分黨
禍機將發莢中立無倚決計勇退遂以疾請假歸家居八載點勘
六經凡漢唐宋儒箋疏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馬班陳
壽文宗唐宋六家詩尙唐音將著書以老三十二年復赴 召還
朝 命充一統志總裁遷禮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調吏部

命教習庶吉士三十九年升禮部尙書掌院教習如故再疏乞歸不許卒於官年六十八莪和平樂易以文章荷上知未嘗自矜與人言訥然不出口及遇大事持論侃侃不阿當廷試日吳三桂逆節已萌莪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瞻顧永定河臣請廣開捐納事例莪獨持不可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莪言達海造國書一藝爾於從祀之典未合御史鄭維孜請令監生各回原籍應試莪言如此則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及議海關不當設各關稅不當增私錢禁不當過嚴所建白甚多待故舊不以貴賤異視獎拔後進如不及初入監時受知於祭酒徐元文王子鄉試主考徐乾學實拔其文莪敦師生之誼及兩人

致政家居終日憂患平時故人門生避禍絕迹茨挺身周旋百端
慰藉卒亦無事也所著有懷堂集二十卷詩六卷子孝嗣字祖語
康熙己丑進士能世其家學

右傳石韞玉撰

韓茨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學既成王子始
以國子生倚北闈越明年會試 殿試皆第一遂以文學受 主
知洊歷清華超遷至大宗伯旦晚且宣麻矣會以疾卒京邸朝論
惜之所著有懷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時
文大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輕才小生率瞠目不解爲何語
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闕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

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賸馥霑匄後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山斗
矣詩名頗以文掩人罕知者自序尤深致挹損之意然而刻露性
情吐納風雅其要眇之思生動之致纏綿往復之音令讀者掩抑
低徊不能已已固卓然成一家言而必有傳於後無疑也先生聞
嘗語其門弟子曰吾貴爲尙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
蔬飲水多讀萬卷書嗚呼此其胸次何等又豈肯仙仙倪倪步武
臺閣諸公拾取劍佩衣冠之牙後慧爲哉後之覽者可以興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往省焉眾
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卽謂余曰吾與子之相知不淺矣

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邪余曰公爲人天下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尙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鈔諸版是誠沈飲人耶余曰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訶耳余曰雖然進退有禮譴訶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於官始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感熊公同召對忌者謂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使張萬祿虧庫銀三十

餘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媿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也公正色
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
語上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
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 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
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 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緩之此
民譽也越日法入見 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眾皆趨公
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數日 召公詰責公徐曰此
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 上寬假之 上霽顏
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

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興大獄搆徐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適在籍獨盛輿從朝夕至門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郊野閒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曰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沒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遽中忽標白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右記事方苞撰

公於經義有起衰之功奉 敕撰述及一切碑版之文足以潤色
鴻業左右史乘數韻語者不及公也而德人之言自足風雅讀者
勿求之詞句之間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王鴻緒 弟九齡 孫興吾

王鴻緒江南婁縣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初名度心因父名廣心奏改今名十四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授左春坊左贊善十八年遷翰林院侍講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諭獎奉職勤勞諸講官加鴻緒侍讀學士銜時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造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又自謂前知與人決休咎初爲湖廣巡撫董國興以左道惑眾劾奏逮至京得旨寬釋及逆藩吳三桂反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駐荊州方旦以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稱爲奇異神人 聖祖密諭勒爾錦軍機大事勿爲盡惑方旦乃往

江南浙江二十年七月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祕書遂以奏進指
摘其與徒問答語有誣罔 君上悖逆聖道搖惑民心三大罪言
方旦擁妻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其所造中說補不外坐
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謂今之眉山古之尼山方旦亦全
無畏忌居之不疑刊書流播向在荊州軍前煽惑兵事後復徧遊
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遠近奔走祈問吉凶常聚至數千人輒
以小信小惠句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
釀亂臣叨 恩侍從本無言責因見邪教橫行不勝憤激具疏糾
劾得 旨朱方旦以市井匪人妄言休咎詭立邪說招致羽黨誣
罔悖逆搖惑民心情罪重大此疏所劾俱實著湖廣巡撫嚴拏究

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治在內言官未曾糾劾並嚴行申飭方且尋論斬伏法二十一年鴻緒轉侍讀充明史總裁官二十二年九月遷庶子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二十三年九月擢戶部右侍郎二十四年充會試正考官二十五年四月疏請回籍治本生母喪得旨賜祭二十六年三月擢左都御史七月疏劾廣東巡撫李士楨昏愎貪劣於曾從吳逆之潮州府知府林杭學保舉清廉詔士楨回奏士楨以年老昏愎自引咎部議士楨休致杭學革任會靈臺郎董漢臣上疏論時事以諭教元良慎簡宰執爲言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疏下內閣集九卿議議未決奉特旨免議鴻緒疏言欽天監靈臺

郎博士等官無知蒙昧者多皆由其始不擇流品星卜屠沽之徒
粗識數字便得濫竽授官之後又不專心學習勉盡職掌惟行險
僥倖希圖遷擢請 敕下考試分別去留疏下禮部議行董漢臣
及博士賈文然等十五人並以詞理舛誤黜革時尙書湯斌爲太
子講官先是九卿集議董漢臣罪斌有慚對董漢臣語至是鴻緒
同左都御史瑋丹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劾斌務名鮮實並追
論其於江甯巡撫去任巧飾文告以博虛譽 聖祖素重斌操守
清廉置弗問九月鴻緒丁父憂歸里二十八年九月鴻緒將服滿
尙未赴補左都御史郭琇疏劾之曰 皇上宵旰勤勞勵精圖治
用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

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權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 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皆未著聞何士奇一入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於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旣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

嫻親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有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眞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眞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成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計四十

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
溪廣置田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
竊思以寬作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
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剝民膏夫以國帑
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
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著
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
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
惟士奇與王鴻緒皆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
約餽萬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他處又不知如何詐索矣是士奇

等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壘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之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敢言臣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請 皇上立賜罷謫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疏入得 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時解任尙書徐乾學管修書總裁事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乞歸復以山東巡撫佛倫劾

其曾囑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濰縣知縣朱敦原革職事詳乾學傳三十年江甯巡撫鄭端鞠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事先由按察使高承爵等訊結聞在上曾以贓銀二千兩分給聲言私派有干功令之舉人徐樹敏至告發乃退還論樹敏恐嚇取財應絞及鄭端覆訊眾證復得聞在上以贓銀五百兩餽送松江王總憲亦於告發後退還狀乃疏劾之曰舉人徐樹敏卽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之子也松江王總憲卽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也一爲司寇一爲總憲富貴已極雖被論間任當一飯不忘君恩潔身自好約束子弟使鄉里仰其德行後進奉爲典型乃不思自反專以招攬納賄爲事蠶食鄉井爲心而且忌刻陰毒狡猾反覆士

民則做風俗薄惡其未曾敗露者不敢以風影入告今聞在上一
案乾學縱子行詐鴻緒竟染賊銀修身教家之道已虧有玷大臣
名節而司擬止及乾學之子不敢發鴻緒之奸殊非法紀之平乞
敕部將乾學鴻緒嚴加議處以儆官邪臣非不知乾學鴻緒各
立門戶交納勢要內外聲氣無不通透言出禍隨但臣既受國
恩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儻奸邪得除而士風民俗同歸於厚
彼雖巧於中傷聖明在上臣亦不敢他顧矣疏下部察議以乾
學已革職免議鴻緒應令總督審供定議鄭端復疏劾鴻緒曰聞
在上私派一案據糧里口供聞在上係鴻緒投拜門生私派之時
聞在上先到鴻緒處商量鴻緒爲之設計恃其奸謀勢力屢審漏

網臣題參後部覆奉 旨交督臣審供定議爲鴻緒者自應靜聽
質審乃敢串通原供犯官聞在上等欲圖改供從中暗行調度若
不嚴懲將來紳棍效尤必至毫無忌憚仰請 敕革王鴻緒職銜
與一千人犯交與督臣親審定擬勿發下司致令如前徇情畏勢
中其奸謀所關於風俗人心非淺鮮矣疏下部嚴察議奏尋 諭
曰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諸臣素經拔擢者咸思恩禮下
逮曲全始終卽或因事放歸罹咎罷斥仍令各安田里樂業遂生
乃近見各官內外間有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復
或己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
事巧陷術中雖業已解職投閒仍復吹求不已株連逮於子弟顛

覆及於身家甚且市井奸民亦得借端陵侮蔑紀傷化不可勝言
朕總攬幾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最悉夫讒譖媚嫉之害歷
代皆有而明末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
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憾自今已往內外大
小諸臣應仰體朕懷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儻仍執迷不
悟復踵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時鴻緒就質
詔至得釋三十三年 命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舉奏長於文
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鴻緒與徐乾學高士奇
並 召來京修書二十八年授工部尙書三十九年奉 命同尙
書范承勳監修高家堰隄工尋以與河督張鵬翮持議不協撤回

四十二年充經筵講官四十三年以開濬京城河道浮銷經費坐失察部議革職得旨畱任尋以濬河工竣予開復四十七年調戶部尙書四十八年以附和內大臣阿靈阿侍郎揆敘等議奏改立皇太子事奉諭切責以原品休致五十二年遇萬壽覃恩疏請封典廕生下部議以非見任不准得旨凡原品解任之員停其廕生俱給與封典五十三年疏言臣舊居館職奉命爲明史總裁官與湯斌徐乾學葉方霽互相參訂僅成數卷及臣回籍多年恩詔重領史局而前此纂輯諸臣罕有存者惟大學士張玉書爲監修尙書陳廷敬爲總裁各專一類玉書任志廷敬任本紀臣任列傳因臣原銜食俸比二臣得有餘暇刪繁就簡正

謬訂論如是數年彙分成帙而大學士熊賜履續奉監修之命檄臣列傳諸彙備錄奏進玉書廷敬暨臣皆未參閱臣恐傳彙尙多舛誤自蒙 恩歸田欲圖報稱因重理舊編搜殘補闕薈萃其全復經五載成列傳二百八卷其間是非邪正悉據已成公論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遠傳聞異辭臣未敢自信爲是謹繕寫全彙齎呈 御鑒宣付史館以備參考得 旨下明史館察收五十四年復 召來京修書五十七年大學士王掞監修 省方盛典奏薦鴻緒學問素優堪任編輯 命爲承修總裁官六十年尙書田從典侍郎張伯行副都御史李紱爲會試考官旣發榜有下第舉人誼譁李紱之門御史舒庫入告以紱不自奏 聞部議革職

後永定河工效力鴻緒奉命同大學士王頊齡學士阿克敦等
磨勘取中卷得文理疵謬者十二人三年後再令會試雍正元年
八月卒於京禮部循例議卹世宗憲皇帝命勿予諡今上乾
隆四十年三月諭曰國史館進呈所纂王鴻緒列傳於左都御
史郭琇劾鴻緒與高士奇招納賄賂等案僅敘大略而郭琇原疏
未經載入恐傳於後世其不知鴻緒輩之罪狀者妄疑一劾卽去
或有屈抑其知者又疑秉史筆之人意存袒護不肯顯暴其短豈
朕特命另修史傳之意乎夫王鴻緒高士奇與明珠徐乾學諸人
當時互爲黨援交通營納眾所共知如郭琇所劾諸事並不爲枉
而我皇祖不加窮究僅予罷退蓋於明珠念其有襄辦討平吳

逆之功而王鴻緒高士奇諸人則因文學尙優宣力史館是以屢
下明詔剴切曉諭曲予矜全實由我皇祖聖德然卽以諸人
事跡而論雖有交結納賄之私亦止於暗爲關照不至勢燄薰灼
生殺擅專如前明嚴嵩輩之肆奸蠹國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
也卽如郭琇參劾明珠王鴻緒諸人後旋經皇祖特加任用未
聞有能稍事排擠者卽其後郭琇於總督任內因他事罷官亦由
其自取並非諸人之所能媒槩又實由我皇祖聖明是郭琇原
疏於諸人被劾款跡皆當據事直書不必稍爲刪減卽使天下後
世曉然於王鴻緒輩之罪狀如此郭琇之鯁直如此其後之自取
罪戾如此並敬悉我皇祖之仁智並用措置得中又如此旣可

令海內傳爲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鑑戒其於世道人心甚爲有益何必曲存隱諱乎其明珠本傳前已降旨改修外著交該館總裁將王鴻緒徐乾學高士奇等列傳復加覈訂所有郭琇等原劾諸疏悉載入傳內另繕呈覽其餘有類此者並著一體詳載以示大公而昭傳信焉

右 國史館本傳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尙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遣表奏 聞奉 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柩南還衰絰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宗

匠爲喬木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
之爲詳又忝任秩宗與聞 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
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
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 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曾祖妣沈氏 贈一品夫人祖
典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 贈官皆與曾祖
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 贈一品夫人嗣父廓 贈光祿大
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妣史氏朱氏 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
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
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

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
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
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
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瑁瑚公諱頊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
薛澱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
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 仁皇
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
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
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
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 命充明史總裁官癸

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卽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卽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卽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埽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尙書

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
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
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尙書己丑正月以原
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
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省方盛
典總裁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爲
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朝章
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楷模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
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
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

國朝言行錄卷之五十一
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鍊氣之名陰
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祕書
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
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
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夫 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
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 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捏
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
逆不道此誣罔 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
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
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

伊所造中說補亦不過坐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且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逆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眾輒數千人句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且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 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且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仁皇帝知公持正駁駁大

臣等奉命巡歷各省，查得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特威放肆，公行請託，或占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詭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紮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經騷，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

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
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廢改註人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
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改清監員有疏受事未竣章奏數上
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 主知位
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誹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 上又敕諭保
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 聖意
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
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 廟謨殫厥心力後數
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褫職畱任同事
者以墨敗公皦然不滓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

糧六十餘萬奉 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
繕寫列傳進呈 御覽奉 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
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
用詞臣及舉貞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
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 御繼奉省方盛典之 命公復奏
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公虛衷商酌編摩詳
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 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
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 皇上學貫天人博
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
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旋奉 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

史而公所進彙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卽蒙 兪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 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卽送 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 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進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弄 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 命一切 頒賚並同閣臣前後 錫予便蕃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彙二冊文彙六十卷詩彙三十卷進呈明史彙

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
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 晉封一
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書明大
義能盡婦道慈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
母 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
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舉
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
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與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修姚先
公女與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與
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

女與仁興讓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
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堉次未字俱圖
煒出公既奉 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
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八挺出騰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
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狻猖搢
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 帝鑒精白
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網八紘拭目瞻神羊河
隄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
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

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袞職聯雁行生徒問業盈古
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鬱鬱遙相望高封若
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右墓誌銘張伯行撰

向聞王橫雲明史彙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
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帝遜國事
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爲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爲刪削不及
史臣雷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
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溥劉安輩亦足褒耶
不及史臣厚責之爲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淮沈一貫畢自嚴與陳

新甲同傳未免驚異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爲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龔嗣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爲改正蓋首勅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爲詳然其事跡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爲差勝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山人賜金園雜詠自序云丙寅請假省視蒙 賜白金文綺歸榮其親乃葺斯園以奉先大夫游憩會 鑿輅南巡遂邀 宸顧一邱一壑爛然生光寶千載奇逢一郡盛事著有橫雲山人詩文集

若干卷

右江蘇詩徵張維屏錄

王九齡

王九齡字子武華亭人廣心子頊齡鴻緒弟恬靜有雅量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有松溪尊香詩彙艾納山房集

右傳略吳修撰

王興吾

王興吾江南華亭人祖鴻緒戶部尙書自有傳興吾由雍正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三年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六月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五年疏劾江西巡撫岳濟於議覆刑部侍

郎鍾保條奏鬪毆命案一摺奉 旨交各督撫酌議一載有餘未經奏覆 特交之事如此本省各案怠緩更何底止 上是其言部議岳濬降級畱任七年巡視西城疏言徵收漕米必取乾圓潔淨上年 恩旨恐收成未稔援紅白兼收例可給廩糈者卽准收納乃今年泗州運到之米不但色變甚且攙和沙土如地方遇水旱甯令緩徵更不得已則蠲免而應收米色不可假借若初收卽係壞爛則以此截畱而民不需實惠以此交倉而官不免分賠不但倉儲難久貯卽支給亦屬空名竊思民間完糧每先自篩簸始行上納米色不純或有沙土草屑則斷無其故恐不在民或胥吏乘機侵蝕或得受使費濫收抑或運丁沿途攙和皆所不免夫地

方有司必上籌 國用下恤民艱若辦理稍不妥協鮮不誤公累
民前者一聞紅白兼收則壞爛亦收弊在誤公今一聞查驗將來
又必借此勒指病在累民臣見各處收漕耗米日增有至加三加
五者雖上司頒斛烙印而奸胥每先實以乾豆用水澆脹或暗中
鏟蒲或鈍擊使開猶且腳踢淋尖弊難枚舉此外胥吏勒索倉戶
徵求無名雜費苛索無厭而小民之甘於重耗者皆緣動以米色
不堪不准收斛爲辭使延擱經月不能完納鄉愚苦於等候資斧
不得不遂其所欲自 世宗憲皇帝嚴諭剔除經巡撫尹繼善立
法懲治諸弊盡去至今守而不易民甚便之臣恐不肖吏胥聞米
色近奉查驗或借此滋弊伏乞 敕下各督撫嚴飭有司將屆徵

漕卽出示曉諭完糧各戶預備好米開倉卽收毋致臨期退換若本係乾圓潔淨而故意畱難需索陋規者卽嚴行參究疏入上是之九年巡視南漕奏稱天下州縣雖時有豐歉從未有非旱則水時時待賑如安徽之鳳潁徐壽等州縣者其故雖由耕作不勤實由水利未盡蓋鳳潁諸州縣之民不盡力於耕作者竭一家資力工本所入不足償價所出雨暘時若之外三畝所收不及下江一畝歲頻不登於是弱者轉徙强者劫奪以致盜案日多臣近奉命巡漕細詢上江土人鳳潁諸州縣地雖平衍實則西高東下其開水大者爲淮其次爲潁河沙河淝河澮河莫不由西北而東南匯歸洪澤湖以入海其流皆建瓴而下未嘗停畱雖有支

河亦別無沔池陂塘以蓄水所以雨多則漫溢徧地謂之漫水適當旱年又苦無水灌溉臣以爲漫水宜急除也水自河南而下然河南之患常淺者近南一帶雖時有漫水而易來易去惟永城在碭山亳州之間時有水患徐州宿遷鳳陽壽州水患更甚蓋碭亳爲徐宿之上流徐宿又爲鳳壽之上流誠於上流多開支河而擇地勢低者請爲陂池於地之東南二面繚以周隄復於隄下開水門爲溝隄水以灌田畝如見在壽州安豐塘爲孫叔敖所築相傳周圍三百里灌民田數萬民以殷富今廢而不治故壽州有水患而不享其利請治此塘以觀其效餘則倣此行之一宜以工代賑也水利之興非一年可就請 敕各省撫臣相度地形酌分疆界

立爲成案遇散賑之年次第修舉鳳壽數州縣計十年中散賑者
五六十人中當賑者亦有五六與其臨時賑饑而不能塞水旱之源
不若興修水利寓賑於工俾成永遠安樂之計一水利旣興宜教
以力田也數州縣之民習於水旱輕去其鄉佈種之後收成任之
天時幾不知耘耔爲何事宜募善田者教民耘耔民得其利自相
轉效並設官以董之盡力耕種蓋藏自裕一游惰宜禁也惰民治
田一頃所入不足以供一家之食故有父耕子出兄耕弟出者宜
就其所耕之田令父兄子弟計畝分耕則向之出外者可盡歸農
矣下兩江總督議行並諭督撫實力行之十年七月授戶科給
事中十一月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擢布政使十三年九月丁憂

回籍十五年冬 上以興吾孝服將闋授江西布政使十六年奏
江西本產米之區近年生齒日繁過八分之歲價貴糶多則春夏
之交需客米接濟去年收成原不十分豐稔而各省米價亦昂以
致客米日少市價日增臣詳明撫臣於米貴州縣不拘出三之數
酌量加增并因省城米貴詳咨准撥附近之豐城安仁餘干鄱陽
都昌貴溪弋陽七縣穀合省城府倉南昌新建二縣倉穀於省倉
碾米平糶設廠四處日以五百石爲度每人買米只許一升至五
升再於附近水次貯穀充裕之豐城安仁等縣撥穀以實省倉俟
秋收撥價買補得 旨此事所奏頗遲看汝謹慎自守則有餘察
吏安民則未見奮勉也十九年護江西巡撫奏報本省地丁錢糧

如期備副惟新舊各案尙有百九十一件見在催令臬司速辦至
通省竊案其九百七件已獲一百三件除令臬司查明州縣獲賊
多寡明記功過以示勸懲至於自理詞訟尤宜加意臣每見屬員
諄諄勸諭札行各府詳查所屬積案立定課程統限三個月肅清
疏入報 閏二十四年四月擢吏部侍郎九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2

徐倬

徐倬字方虎浙江德清人康熙十二年癸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歸田十餘年恭遇 聖祖南巡進呈全唐詩錄百卷 特授禮部侍郎年躋大耋子列六卿真 盛世偉人也所著詩亦如彈丸脫手絕異郊島寒瘦之習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康熙乙酉 翠華南巡考試在籍諸臣拔倬第一授禮部侍郎
欽賜壽祺雅正扁額年九十卒

右湖州志張維屏錄

倬年十七遊會稽受知於倪文正公因謁劉蕺山遂以正學爲依

歸成進士授編修乞歸養者十年主順天鄉試年已七十嘗輯全
唐詩錄進 呈所著詩文十餘種合之爲費村集

右浙江通志張維屏錄

徐倬字方虎號蘋村著有道貴堂類彙

右傳略吳修撰

李柟

李柟江南興化人初名葉後改今名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二年遷中允二十三年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補原官二十八年四月遷侍講六月轉侍讀二十九年遷庶子三十年八月遷侍講學士十一月擢內閣學士三十四年擢工部侍郎三十五年正月奉命祀南嶽十二月授浙江學政中途聞母訃回籍三十七年十二月卽家起補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仍聽終制三十八年春迎駕宿遷召對御賜書聯及蟒袍九月調戶部左侍郎時河道總督于成龍奏以青口移武家墩諭廷臣籍隸淮揚者各抒所見柟奏應修高家堰上曰高家堰雖宜修築水

漲時泗州仍可虞枏奏水漲時泗州雖有水患但淮揚所關尤爲緊要 上命九卿等確議如枏所奏行三十九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六月擢左都御史十月枏疏言 皇上一日萬幾常勤宵旰事關重大必下九卿會議期歸允當而近來會議每於前一日薄暮傳知次日齊集惟主橐者及都察院先有科鈔揭帖其餘諸臣未詳端委半就主橐者議唯唯畫題是雖會而未嘗議也請自後令主橐者先期以所擬橐分送與議諸臣求其盡善如所見未合改擬另寫臨時互閱同定一議或兩議仰候 睿裁或所見出兩議外亦存其議以備稽覈如奉 旨取閱亦可見其不苟雷同至屆期患病者竟勿列名其託故不到倩人代畫並請 敕部申禁

庶立法可垂久遠疏下部議以先期送彙易致遲誤循舊爲便餘
皆如所議行又疏言各省虧空錢糧不可勝計每因布政使升任
巡撫所缺庫項受代者槩爲擔承一時需用輾轉那移分派屬員
致州縣漸皆虧空伏思布政使內升卿寺數轉然後至副都御史
則布政使外升巡撫乃超擢非循序也請自後停其開列巡撫先
令內升以備 召詢果能熟悉利弊才品優長數月後始 簡用
巡撫當其甫經內升人不敢信其必爲巡撫彼亦不敢以巡撫自
信藩庫未完誰與出結自免侵那之弊至州縣錢糧近例令知府
歲終盤查難保無鄰封移取過後仍虛之弊惟當盤查時覈明應
畱應解各款除存畱外限三日內悉起解司庫則完欠無由隱匿

臣前佐理戶部見州縣虧空敗露甚多追完甚少若司庫虧空鮮有發覺者蓋藩司易借之屬員州縣難取足於家產故欲絕其流弊惟在清其本原而已得旨下部確議布政使開列本省巡撫業經停止應再申明定例遇他省巡撫缺必確察錢糧無欠始行開列交代清結方准離任州縣應解錢糧令於知府盤查後限三日內起解逾限者題參四十二年閏六月山西巡撫噶禮疏劾梘致書太原知府趙鳳詔言孟縣紳士武承謨前年會試出其門近被縣官牽累訟案望爲和解趙鳳詔以書舉首旨下九卿察明梘自引咎九卿議革職詔從寬降五級畱任四十二年七月同副都御史張睿等疏言皇上軫恤山東水災命廷臣集議令

官民人等前往贍養饑民照例議敘又准借領通倉之米蓋慮米
難購買饑民不能久待也業經五城出示曉諭而報名者少未免
因輸運維艱是以觀望臣等伏思三十四年運米盛京三十八年
運米朝鮮俱由天津經登州由海船輸運 宸算精詳兩地聞風
感 恩再造今青萊登三郡山路崎嶇無米可買目前尾運之漕
糧漸抵天津請以通倉之米并未收漕糧量行撥發仍用往年之
船行海運之法由天津運至青萊登等處平糶至來年麥熟而止
庶被災之地不以米少而價騰贍養之員亦不患無米之可買矣
疏入 詔截漕五十萬石存貯沿河村鎮以備賑濟平糶之用撥
八旗佐領下三百人各支庫銀若干兩往養饑民又 諭遣原任

學士錢齊保副都御史葉舒等由天津運米九萬石至登萊青三
府平糶九月刑部議覆貴州巡撫王燕審訊所屬平越州民人楊
佈殿謀財致死武岡州布商許士昌擬斬立決許士昌孀媳陳氏
謀殺尊長凌遲處死應如所擬行梟與左都御史溫達言楊佈殿
初供止自認圖財害命不及陳氏若陳氏果屬同謀素與其夫弟
許偉宿不相識當隱匿不言乃一遇許偉宿詢係夫弟挺身直訴
俾積年沈寃得雪其自認同謀或係畏刑改供應再集證定讞以
兩議上得旨如後議令新任巡撫高起隆覆訊楊佈殿如原擬
處斬陳氏得開釋誤擬之王燕及承審各官削級降調有差四十
三年九月梟以老病乞休命以原官致仕十一月卒於家賜

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大正文庫
卷之二十八

四

--	--	--	--	--	--	--	--	--	--

董宏毅

董宏毅字士超號任庵奉天正紅旗人康熙甲寅以監督出知奉新縣事時耿逆倡亂閩中新昌甯州所在盜蜂起十月新昌賊大至宏毅集兵弁約曰吾雖文吏今賊臨城下冒矢石共諸君生死乃戎服率賊獲廿餘人各挽強弩登敵樓把總胡來朝率官兵武舉王顯先策勇士往來防捍甚固賊眾新集利速戰宏毅堅守圍數日不得下民情洶洶宏毅意賊有內應者夜半下偵之老僕楊天爵執火從至儒學門有飛刀斫宏毅大驚辟易走天爵揮刃斷賊左臂賊怒隻手關天爵益奮宏毅繞學宮踰後垣出刺賊背天爵斬之賊失內應有退志十一月朔宏毅出民兵與賊前鋒戰發

一矢斃僞左將軍某潰追犇數里斬誠無算是夜擒賊將六人還
初賊方至宏毅僕盧大成私曰城破主人必殉奈何斬忠良嗣乃
陰變服爲道士負宏毅幼子國瑛遁塗遇賊欲殺之卒以黃冠免
同時安義靖安皆摧陷惟奉新勦殺聲最著無何賊復合靖安甯
州諸盜掠進化安興諸鄉宏毅捍禦益力乙卯冬賊眾萬餘來據
礪下宏毅與分巡道李世昌領兵大破賊於寒婆嶺招降僞參將
劉應璉等七十九人賊兵六百六十九人安集流亡男女一萬四
百餘口一城安堵如故時兵荒後民苦輸餉宏毅力請題蠲民困
始蘇越五歲以循夏擢陝西莊浪同知去之日民間號泣聲震數
十里繪董公殺賊圖以獻旣歷官四十餘年仕至都御史年八十

一卒於家奉新祠祀之

右傳蔣士銓撰

--	--	--	--	--	--	--	--	--	--

丁阜保

公姓丁名阜保號鶴亭漢軍正黃旗人幼卽選入內廷長聖祖仁皇帝一歲康熙十三年爲內府郎中權稅崇文門崇尙寬大人多願出其途聖祖有愛弟曰恭王患病薨聖祖責問王府長史總管不先奏聞長史總管曰王命也王疾危下教曰我受帝恩未報儻以疾革奏聞必勞聖駕臨視定增悲痛我死難瞑目不如待我歿後再奏未遲故不敢違王之命聖祖聞之泣數行下乃大怒召公曰汝往問長史總管二人伊王如此囑付何不卽以王言具奏且伊等不敢違王教如此忠臣何不竟與伊王同死汝卽往教其速死勿污朕歐刀也諭畢聲色俱厲公亦作怒狀

到王府召長史總管跪階下宣旨畢卽奮拳痛毆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上問二人死矣乎曰以臣觀之必死矣卽不死被臣痛毆要害處亦必死矣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上怒亦解不復追問公退而告人曰皇上手足情深而爲怒我若順承聖意殺此二人過後必悔上性仁慈我服事最久每杖人見血便轉頸不視我故擊其鼻使易見血得免然非聖主如天之仁則不特二人死我亦死矣須知爲善者亦有幸有不幸焉雍正元年公變產償官家產什物值二十萬而司官某素刻薄只估四萬未一年公事得白給還家產擢授內務府總管其估產官緣事被逮交公審訊惶恐伏地求寬公笑曰君等足與校乎聖人云

以直報怨我若借公事以報私怨是不直也竟超雪之乾隆十一年公年九十有八今上爲建坊表命八旗大人朝中文武官偕往稱祝賞賜金幣無算所居里巷二十里外車馬詣闕男婦千百爭看地行仙者填衢塞路又一年而薨余在京師嘗往參謁問公養生之方曰薄滋味少愠怒六字而已又囑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余拜而識之嗚呼今余年亦八十矣公賜諡文恪有二子因聖祖嘗賜素心松桂扁額故名其長者曰丁松次曰丁移桂

右傳袁枚撰

同車者周美石米

目

胡會恩

會恩少從叔渭學具有淵源居官以勤慎稱

右湖州府志張維屏錄

胡會恩字孟綸浙江德清人康熙十五年丙辰 賜進士第二人
官刑部侍郎著有清芬堂集侍郎不以詩鳴然含宮咀商天然明
麗其品自貴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同治十三年八月

卷三十一

三

顧藻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 天子念河淮未久歲漕後期既任都御史
總其務又分命廷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
高家堰時河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相度情
勞不避寒暑風雨疏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奉 詔還京師猶
力疾治事 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 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
乃請假且言臣早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窀穸卑溼
骨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 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於官山塢祖
墓之旁疾發卒於里第 天子聞公逝 命禮臣給卹典 諭祭
一壇 予治葬銀兩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

且孝矣公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
不仕祖某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妣一
品太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
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翰林院編修會
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年以右春坊
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洊升侍講明年秋出典江西鄉試冬提督
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 敕使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升
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三級 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公於
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修 兩朝聖訓 玉牒領方略館副總

裁充殿試收卷讀卷官 皇太子大婚冊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
司記注譯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廡於京師歲
時得與 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謂畿輔公試士有閒
亟還邸第 上有召立至 闕下備 顧問以是 主眷日隆
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年奏對進退不失
尺寸嘗侍保和殿 御試經史論賦應制詩又嘗 召入瀛臺試
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悉稱 上旨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
閒嘗奉 命書 御屏金牋又書泉林碑 福陵 昭陵神功聖
德碑 上覽公書輒稱善 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
優渥公當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也

視學政大要端士習修黷序正文體杜請託表節烈維風俗故每
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句股節浮羨覈支銷
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 大廷會議公未出辭先和其氣有未
便不顯立異同徐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
公律已甚嚴無所依倚與人接和平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尊卑長
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且友撫兄弟子皆有恩嫻郇有急難傾
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聲色之嗜博奕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
游著錄者力爲游譽約束僉僕惟謹鄰里鄉郇安之及公卒巷無
歌者春爲罷相公生於順治三年月日考終於康熙四十年月日
享年五十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諡

文恪公諱德宜長女 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
某爲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彝尊入史館於公爲後進公僚友
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波寺街譚譙尤數
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土藪吳越具區演爲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俱爲
玉爲穀如金如瑜旣舉於鄉譽騰斯薦其惟吉士摛文翰院班以
蛾眉簪筆朵殿鶴籞螭坳恆陪密宴南宮校士西江持衡網海珊
瑚采山豫章 聖有謨訓大烈孔揚 宗有寶牒麗於星潢公之
於文不雕而琢務去陳言兼屏僞學公之於詩寄情高邈譬錦辭
機蜀江是濯公之於書迴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

惟意所如羣工交讓 帝心是愉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濟
民志乃定率之以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 天子有召
立造於 朝雖在歸沐曾不逍遙拜 賜於宮夙駕於郊德隅愈
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 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 帝曰
咨汝不解于位迺擢司空尙書之次公佩蒼玉班於六卿相彼琴
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爲法可久絀者使盈 帝曰往
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 帝曰歸
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聞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遷惟口出好
或失則警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時咨眾人曉曉公
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擗闔大猷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

引還 天子心惻訝其清孱舍彼旅月返於家山君親大義庶幾
克完弟子猶子爲公之嗣卜筮旣僭斧屋攸闕樹之豐碑枌榆梧
梓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右神道碑銘朱彝尊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八補錄

卿貳十八

王鴻緒

嘗聞楊椿之言曰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志而萬厯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季自成傳原稟皆二巨冊剛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是則是矣以上楊氏原文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旣見於此復見於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多數倍有是史例乎如平雲南一事止宜見於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於沐英傳後足矣平夏平朔

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未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村蠶戶動列蕃國何與其球僅據三保太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彙無剪裁史法安存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刪去十分之三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於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予所見野史述其戰功事蹟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嘗讀故禮親王肅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揆敘輩黨於廉親王

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彙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
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愈
壬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周文毅公之言曰王
鴻緒史彙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
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
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彙出
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彙於王之案列傳
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
錄黃南雷詆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
序謂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清古撰全謝山駁其中先

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清古父允彝僅官考功
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清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
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
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事雖以孫永宗熊廷
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蔑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
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
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
王鴻緒之增竄無疑且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
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準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官
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止輸一斗可謂幹憲

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
建文是而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彙止載成祖殺濟泰黃子澄方
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
連夷滅親戚千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娼皆諱不書卽蘇松
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
畝租六升至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分一分爲民田餘十五分
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况鍾爲知府正
統中周忱爲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尙存一百七十萬而歲歲
逋負不能足額萬厯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
又豁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爲吳人豈有不知而曲

國朝典章考卷五十一
筆深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
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彙遂礙頒發攘善而不
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

右書明史彙魏源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八補錄

卿貳十八

董宏毅

董參軍名法燾漢軍正紅旗人以州同發江西試用補某府經歷
乾隆乙亥予在南昌酒坐識之翌日來訪荅之翌日又來曰與君
爲兄弟可乎予唯唯否否翌日又來予厭苦之率爾曰寡恩哉江
西人予愕然詰之對曰先會祖諱宏毅宰奉新金聲桓亂極捍圍
之功殺賊無算城社以完而奉新志乘逸之寡恩哉江西人予愕
然曰邑乘輯於何代曰不知也予曰嘻野哉江西志多出勝國近
奉制府檄以次編輯志不前知何憾焉董出軍謀功冊并予曰

某爲先公作傳必有報翌日見方伯陳其事方伯曰此應祀名宦者奉新始開志局當馳君傳往諭之間數日主志局者馳書於予曰邑人兒時皆知董公功後縣署火官書盡焚無可考今方以此爲首務得君傳卽首列名宦且請祀矣逾旬見方伯喜曰奉新請祀董公已特疏入告越三月奉新人具頭銜車馬來迎法燾曰部檄已下得旨崇祀返參軍送主入祠法燾距踊三百去閱兩旬歸云饜而榮予笑曰寡恩哉江西人董泥首而退

右崇祀名宦記蔣士銓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九目錄

卿貳十九

翁叔元

李應薦

李濤

高裔

高層雲

任宏嘉

胡德邁

黃性震

彭孫適

陸榮

徐嘉炎

李鎧

周清原

趙宏燦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九目錄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九

通奉大夫前督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九

翁叔元

公諱叔元自號鐵庵蘇州府常熟縣人惟公氏遠有代序多聞人
曾祖諱拱極諸生祖諱憲祥萬厯壬辰進士歷任巡撫湖廣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父諱毓芳太學生今俱 贈如公官母某夫人之
娠公也夢神人授以梅檀一片初名曰梅字寶林志異也甫離襁
褓執父喪如成人就傅卽自力於學久之補諸生康熙壬子舉京
兆試丙辰成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翰林編修當公未第時文章

滿海內至是益家戶誦戊午館試第一人尋主山東試拔舉世持等皆選也爲各省解試最歸纂明史壬戌升右贊善尋充起居注日講官甲子升侍講轉侍讀明年升國子監祭酒又二年升少詹事其年九月升內閣學士未半載升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其年六月轉左侍郎次日升工部尙書自公通籍至是及十二年明年假歸遷葬壬申起補刑部尙書丁丑以病乞休又四年薨於里第康熙辛巳十一月十九日也距其生六十九年矣公所居官必舉其職才無不可皆以實心達之性和平寬厚而義理所在亦屹不可奪也學故優在史館皆推其有筆每奏一篇上皆稱善國子生徒例有贄公到卽謝絕所拔者皆翕然稱允而一無私焉具

疏一請復積分之法一請令諸生習禮肅觀聽一請嚴懲不率頗
採施行而積分之議竟寢尋定朔望釋菜禮六館之士咸彬彬焉
時滿祭酒阿禮瑚一日上視朝稱其獨不愛錢卽問及公皆遂
巡未對焚時爲學士遽奏曰翁某爲祭酒實心整頓以臣所聞是
好官公問而泣謝焚曰此非有私於公也銓曹弊蔽公釐革者然
嘗試州同知以下雜職多請謁無顧忌公請以掣籤爲等差議格
不行工部歲發柴炭值八萬金多侵耗每預探支時方二十七年
所司具橐將給二十九年之半公計所虛耗約十萬每歲少給二
萬至五年其數悉償部例每興一工先計其直上之名曰料估工
完多冒破所司慮任怨不敢以聞有十年不銷算者大工至四十

三案公請六部舉司官各二人分董其役甫半載積案一清往在工部者視爲畏途如傳舍惟望速轉調貽禍後人公在部裁一年不滯一案曰莫非王事不敢告勞也公三歲時見勾婦抱嬰兒乞食甚哀卽爲泣下每侵晨必哭而覺乳母問故曰吾念勾婦苦也在刑部聞銀鐙叫號聲輒慘戚以是故平反全活甚眾嘗語冀州縣奏當之成吾固知多冤然率周內不可破槩駁徒致株連久繫容更有瘐死者可奈何或部卽詰正而不復行所由官其庶乎蓋公惟以愛民爲心自少讀古名臣奏議陳民疾苦則涕泗交頤嘗誦詩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之句悽惋不已怒然憂人之憂不樂己之樂其志量甚大而惜乎在位未久猶未得究其用也尤急

於報德不匿怨在翰林爲某院長排擊後某公董下河之役赴部
銷算畏公啖以利公卻之不苟覈也戊辰某御史徧劾京朝官且
及其子公微言於眾曰仁人所弗忍也御史呼公名辱詈之將並
劾公無何坐規避事當送刑部公獨不署名曰罪止革耳無可加
遂免公之情怨理遺多此類而有德於公者一言之知一飯之恩
終身不忘必過滿其所望猶不已也造就人才如不及今詞館之
俊異者多在公門所謂若己有之而心好之者非耶夫人錢氏先
公十五年卒女子子二繼張氏 贈封皆一品夫人于是揆是平
張出也聰穎俱能讀父書將以今壬午歲閏六月十二日舉公之
喪葬某鄉某原來謁茆墓上之辭且曰先大夫命之矣以片石累

知己也初公窮約過甚皆人世罕值最不可忍者獨焚之禍罰絕相類公六歲失贈公十九歲喪母夫人而先淑人之亡焚僅九歲喪我先大夫亦十九歲也公長兄祿才而天余兄亦不祿又坐奏銷案俱黜公以隸卒焚以官兵鬪房被迫辱俱欲死後公寄籍永平焚秀水試俱第一亦俱黜而家雜食菜根糠覈無衣褐況味亦爾也當錢夫人之喪公爲文序其同辛苦搢搨作勞之狀余讀之謂吾妻汝無苦世間有吾兩家可不恨矣獨公達後卓卓豎立有古大臣風焚衰老奉職無狀今者捉筆銘公得毋適爲公累乎銘

曰

醫諸草木吾臭味所不同兮乃良貴德彰於身澤猶未銘斯碑也

嶼如鬲如以壯孤窮侘傺讀書之氣

右神道碑韓莢撰

司寇少時貧甚叔父玉于先生周之助其成立故司寇以叔字命名誌不忘也玉于先生諱長庸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以清節著嘗遊粵與陳元孝梁藥亭諸先生唱酬甚歡參政六世孫遂庵學使爲余述之如此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	--	--	--	--	--	--	--	--	--

142 - 384

李應薦

公諱應薦字柱三一字愚庵其先自海東桃園遷青州之日照今爲日照人曾祖某廩生祖某鞏昌府學教授父某順治辛卯科舉人歷任江西浮梁縣知縣自曾祖已下以公貴皆封贈加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浮梁公生子八人公其次公少有文名讀書輒成誦丙午舉於鄉署天泉學正造就人才爲多汪公文漪亦親問業經指授焉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纂修明史己未同考會試得人稱盛歷春坊洗馬以康熙三十〇年督順天學政旣歲滿公明之譽蔚起天子以公爲才復畱任三載蓋公之典學政也絕苞苴嚴請託釐正文體振拔寒滯又請置學田以資贍養增弟

子員額以廣進取一時人士無不鼓舞嚮學而公又引近諸生反復開導以讀書爲文之法於是人知研窮經史爲有用之學而文氣亦駸駸復古公起家詞臣政事無可表見而京畿首善之地學校教化之本公能勤勤懇懇殫心力於此亦可以見才識宏遠體用兼備之大略矣還朝晉庶子特授太常寺少卿旋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月以事罷歸公爲人凝重有風骨不苟訾笑其在上前時有顧問輒應聲而對無所紆回班行中持議尤侃侃然亦以此齟齬不合於世不得至於大用論者惜之公性純孝事浮梁公敬養交至歸田時浮梁公年踰八十公年亦五十餘矣而先意承志猶有嬰兒之色兄弟友愛尤篤叔季早世撫其孤

不啻已出他若族屬之貧窶者無不衣食也媼黨之於我養於我
殞者無不周恤也歲饑出困粟減價以糶或捐於公以待有司之
賑凡義之所在無不力也嗚呼晚近士大夫以功名爲急而略於
內行父子兄弟間多有慚德其於宗族鄉黨視若秦越人然惟公
孝友肫篤施於家以及於國而一以至誠行之可不謂鉅人長德
卓然爲世所倚賴者乎三十五年春 車駕北征公在籍輸財助
軍復親轉粟塞外以濟軍食跋涉數千里不辭勞瘁比蕩平錄功特
復公官踰年奉 命分修永定河復改修南河公親巡畚築累歷寒
暑猶憶四十年冬余過高堰遇公於周橋時公立風雪中董工作
甚力余與公握手相勞苦者久之又二年而公乃告竣事奉 優

詔還籍仍晉二階公以久勞邁疾復遭浮梁公喪耆而致毀未幾遂不起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六配梁氏 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人某歲貢生某太學生某順天己卯舉人某某太學生孫男八人孫女七人婚娶皆舊族公既卒之三年諸孤卜葬於聚奎山之陽司業黃君崑圃持狀來請銘公自官翰林與余交久黃君則公所拔士也述公里居事尤詳爰損益來狀而爲之銘曰
參預機務官不卑年踰指使壽不虧樹人如穀勤新舊或耘或耔終如茨建章柏梁宋棟資材已見用未究施惟孝而友爲世師永貽不朽鐫銘辭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李濤

公諱濤字紫淵別字述齋先世江西贛人明初徙山東德州衛四世祖逢時嘉靖間以御史出按宣大具疏諫止馬市有直聲後官至方伯曾祖換太學生祖嗣美庠生考允禎前癸酉舉人由直隸故城知縣歷任廣西左江道僉事政績彪炳所在崇祀名宦生三子長浹丙辰進士知芮城縣季潤州廩生公行居仲順治二年乙酉生於故城縣署之鳴琴樓有異徵十歲能文年十六應州府暨道試俱第一遭僉憲公喪服除下帷攻苦雒誦每至徹曉乙卯領解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戊午授編修充明史纂修官己未會試爲同考官得汪晉徵以下七人戊辰冬上念詞臣久壅滯欲試以

外職公首被 命知江西臨江府事臨江統轄四邑頓袁二水交
匯之區巨浸森茫爲盜賊藪其尤劇者曰張茂生曾翕茂生故桀
鶩盛黨與一食需米數石沿江剽掠白晝奪人子女莫敢誰何前
守招爲伍長歲與金二百令保四邑無虞公聞而笑曰此正所謂
城狐社鼠也密請於撫軍甫至郡縛置通衢立斃之百姓懽聲雷
動翕營窟荒野夜枕二屠刀而臥遠近盜牛者以翕爲匿主牛種
幾無遺育其黨出沒彭蠡潯陽以及清象諸江舟楫帆檣如蟻公
出不意夜半率健卒十餘捕得之同餘黨寘之法自是訖公任盜
幾絕蹤其他救旱災雪冤獄懲奸胥遴眞才絕苞苴革火耗善政
不可枚數丁丑擢浙江鹽運使鹽官處脂自潤往往與諸賈人酒

食宴會若平等交公至凡牟利入私橐者去之若浼浙課亞於淮揚歲額不登有入貲得官者其課缺與之杖荷校於市一時聞風競輸納爬梳利弊法必畫一久之商竈亦悅服謂公實生我天子南巡幸浙特書惠愛二字褒之尋攝臬司事翦薙屬邑豪猾爲民害者數人有甲與乙爭墓地甲銙乙目盡晦令入甲賂翻罪乙公夜突繫甲至一訊而輸情服罪其善斷獄類如此辛巳擢廣西布政使端己率屬未及一載請終養癸未丁董太夫人憂後仍補粵藩吏民望公如望歲焉修復華寧書院廣招博士弟子員厚以廩餼親爲校文講析經旨戊子科得雋者十人又請開武生鄉試以儲將材粵西之有武科自公始庚寅以太常少卿內召庫有羨

金萬餘具冊封識而去是年冬 上有事南郊公執香駿奔走儀
度雖肅雖老於奉常者不及也明年連陟左右通政光祿卿又明
年出尹奉天不三月以宗人府丞召遇 覃恩誥授通奉大夫
贈祖考如其官癸巳秋升左副都御史時 朝廷重保舉之法公
注意人材薦剡屢上悉報 可是冬遷刑部右侍郎一日語其宗
人勸曰方今 聖主當陽律例具備海內臻刑措矣吾年幾七十
古大夫致仕時也敢戀職而素餐乎乙未遂援遷葬例請急歸未
期遘疾縣延不起卒於康熙丁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遺
命勿請卹勿訃告勿作佛事葬無踰小祥墓誌銘無煩朝貴嗟乎
公學養兼至有得於中故一毫不事表暴詎有所矯強而然哉天

性孝友僉憲公見背哀毀骨立太夫人董亦以憂傷成羸疾公迎
養京邸出守臨江公餘閒寢視膳太夫人體迺漸康粵西道遠勢
不能爲安車之迎旣知抱恙涕泣陳情五日中申詳者六略云老
母景偪桑榆疾病淹染卧牀懸盼度日如年有子如此不如無子
皇上孝治天下屢施格外之仁每廣特開之例遭逢 聖世詎
忍忘親背 旨敗壞名教漸滅天倫古人嚙指痛心瞻雲隕涕某
不生空桑而置老病之母於勿顧此所以號天欲絕也巡撫今相
國蕭公鑒其誠爲具題得 俞允星夜遄發途中大雨雪馬蹶蹶
泥淖不稍休抵家猶及侍湯藥三日旣歿爲孺子泣哀感行路是
年 駕復南巡過德州迎謁河干陳奏母子相見狀 上爲之改

容非至性感孚而能然與弟文學君病歿爾時官編修先期夢折一臂寤猶隱隱作痛卽日乞假歸里買地營葬撫其孤如己子族叔父母喪未葬者有四兄弟夫婦喪未葬者有六 子告歸悉出貲爲經營鄉黨無貴賤拔之以禮非公事不出戶偶出則乘肩輿一童子奉杖以隨見者忘其爲卿貳也燕居無惰容雖溽暑必整襟結襪讀書外無他嗜好閒作小詩以自娛閨門之內不令而行配程氏繼譚氏長子元琪貢生次秩臨貢生早卒叔子徵臨廩生皆恂恂儒雅克繼厥緒季女字孔傳鉅未婚而守志終身此足徵公之施政於家仁義漸漬者素矣當公轉運浙西奎以諸生從游命校閱所著李氏宗譜並爲芮城公作傳後蒙薦舉事雖寢受知者

最深迨奎老而成名得與館選距公歿已四年矣追維公出處大節卓卓可垂不朽其操守潔廉材識英偉有似乎楊伯起張復之而德量淵涵內行完粹堪與柳子寬范文正相頡頏大雅云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又云柔惠且直聞於四國若公者洵足當古大臣而無忝與謹按狀爲傳一通以備史館採擇然不敢以知己感恩之故而一辭有所溢美也

右傳陸奎勳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	--	--	--	--	--	--	--	--	--

高裔

康熙三十九年春正月苞以鄉貢就試禮部而吾師宛平高公邁疾危篤踰月遂不起畢含斂浹旬而苞放斥以事南歸公之弟若子就而屬曰銘公者子爲宜苞自惟草鄙樸學少混迹於樵牧之間知其異於眾人之爲人者實自公始所以教誨扶進周卹之勤十年如一日今其心之勤企而思報者旣無道可以自致卽欲復接公之形貌辭氣而道其憂喜合散之情終不可得而公往昔所篤好惟苞之文章苞忍不銘公之仁孝大節與夫文學治行之美自朝士大夫以及鄉里遠邇所嘗臨莅之吏士皆耳熟焉至於隱微所蓄積則雖故舊未能究知而公亦不欲自明也公少有至性

生十二年而太公鵬飛先生以吏事被誣謫瀋陽公涕泣號呼欲
上書闕下請以身代眾皆駭遽譁笑以爲孺子言莫與承聽者久
之志不伸行訣時泣曰兒不能發憤致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
身依戍所不復言歸矣自是日夜刻苦於問學丙辰遂成進士入
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 天子惻然感至情
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絲粟乃涕泣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
身以營踰年而太公得歸方是時公仁孝之聲震天下而終公之
身或有以此譽者輒顏忤於外蹙然若無以容公於身所處確然
識其定分不可以利害奪也於事物微見其端卽知其後成敗得
失苞嘗謂公才識使盡出之必卓然如古人之有立而公常深自

晦匿守法循理效其職而止不爲峻激過越之行苞嘗從容叩所以公曰吾固知子之不能釋然於吾也吾親篤老矣困於憂虞者越數十年而今乃有一日之安吾所以自奮者豈遂無日邪公侍太公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體之乃知衆人之多忽也公少善草書詩詞雅健有古作者風力可傳於後邇年亦不復置力侍太公之暇常居於內問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故也太公出塞時公貧無以爲生畫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誦書每達旦不自覺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寢食迷節氣滯屢脊間遇勞苦憂煩輒作凡二十餘年

己卯冬太公考終公方有疾太夫人命勿備哭踊之禮公強承命而痛積於心數日氣滯處毒發如大孟醫者入視出而曰是氣結淤爲流痰所注久遠成形於內者亦數年矣法不可治也疾旣篤一日召苞人視苞奉公之手欬欬不自禁公曰子無憂某雖無祿亦當終事吾母苞爲心開乃踰旬公竟卒卒之晨太夫人就視猶強笑語自述旦日所食飲恐爲太夫人憂由公之歿溯公之生公之生也爲無憾於天而天之所以報公者於公不爲無憾於知公之始終者不能使無憾也公嘗分校禮闈典試秦中視學大江之南號爲廉直不枉由通政司左參議五轉至大理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此當世所共知見而應列於史氏之籍者故不具載而特

詳其所獨知於公者公娶夫人田氏事舅姑一如公之所以事父母始歸時太公未入塞數年中與公相對輒哽咽未嘗笑語有寬容先公兩月卒公疾大漸適值禮部試期命苞入試未得與公一言以訣公平生以古義遇苞而苞乃以世俗淺意失師弟子始終之禮苞之負公悔有終極邪誌公之墓亦所以志余隱於不忘也公諱裔字素侯生於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酉時子二長兆麟順天府庠生次蔭壽早殤女一字鴻臚卿太原姜公長子某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完謂公能得於天胡將

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畱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

右墓誌銘方苞撰

高層雲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辛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高君卒於位九月君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耐葬松江府城南五十里之張堰贈通政先府君之兆孤鶩具狀請爲隧道之文君嘗問業於余余爲一統志總裁官實舉君共事余不得辭爲詮次其始終序曰君諱層雲字二鮑號稷苑晚更號菰村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旣遷華亭四傳至贈翰林院檢討諱年於君爲曾祖萬歷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君爲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諱秉葉君之父也君旣貴貢士君得 贈如子官太夫人金楊皆 贈恭人君少時前後母及貢士君連喪居聖室日久哀悴中負土營葬旣

畢事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阨守志又不欲君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文字苟且塗飾耳目者君獨刻意爲詩古文詞益貧不自聊又迫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入京師天子方幸學釋奠君泚筆作臨雍賦見稱於時未幾由秦入蜀歷關河棧閣之路畱蜀二年策滇黔必亂勢將及兩川乃亟歸放船灤瀕浮江而下抵家而吳三桂反川塗梗塞人咸服其先見康熙十四年乙卯再至京或勸君習舉子業君曰是不難鍵戶百日遂領京兆薦明年成進士故事進士釋褐待銓者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又二年授大理寺左評事甲子典廣西鄉試還朝充一統志纂修官是時君官廷評六年矣意所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

或不得則爲兩議以上帆如君議 天子察知君可用因考選親試乾清門稱 旨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尤務持大體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文皇后上賓有 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外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卽踏地君銳然曰是非國體卽日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異時無弗列坐所以重 君命尊 朝廷況永康左門乃禁門重地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 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爲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

朝皆頸縮 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糾正黃旗漢軍都統張所知用君言降調由是眾皆畏憚是年夏五月有事於鄂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隨大軍往方廷議時同列並抑首伏氣不敢復前君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 敕議應行因革事宜於時江淮閩方行屯田事民大擾君請急停以蘇百姓大臣主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司右參議卽日轉左未一年又遷今職君於 郊丘 廟享諸典禮無不明習其令式時 上憂旱甚社稷山川之祀祈禱無虛日君黎明赴壇虔共卽事雖流汗浹體竟日不見惰容以此益受 上知而精力漸憊矣亡何病作甫

五日遽卒 上臨朝歎息年五十有七眾皆惜君不究其用也君
爲人倣瑰璋好大節不爲媸媸細謹在班行中進止有儀人皆
自屬之博覽強記爲詩文痛嫉俗學之陋追古作者有改蟲齋集
若干卷工書及畫善賞鑒平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
自得持縑素請者率滿意以去曾以書屢被 御獎在太常時
上嘗諭卿席爾達曰爾衙門政事頗簡可語高層雲畱意書體嗚
呼君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
意用君矣君性豪邁不問家有无有輒散盡不俸餘身歿妻子幾
不能自存配吳明戶部主事諱嘉胤之孫女子三人長卽鶯次鶯
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自檢討公來本貴盛遭時鼎革

家中落君以布衣走輦下十餘年開連舉順天禮部兩試位至卿
寺文學節概聞天下雖將用復蹶抑可謂難也已銘曰

彼美一人申浦之濱奮自孤特卓爾不羣力學階古負氣懷奇連
蹇乃通豈曰莫知諫垣抗論大著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一歲
再遷 恩顧日渥納言靖共秩祀儼恪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
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阡君昔手築先公在焉窆附宰木宛宛
彼邱蘼蘼其石著德與功昭示靡極

右神道碑銘徐乾學撰

華亭高層雲字二鮑號謨范詩畫書法時稱三絕著有改蟲齋集

右傳略吳修撰

任宏嘉

公諱宏嘉字葵尊別字丹菽余族父孝廉植齋公長子也少嶷重嘗從父兄赴族燕時積雨地濡溼燕畢起他人履跡交錯公獨雙趺宛然識者早欽爲重器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教習官行人丙辰成進士壬申耀御史卽糾指揮徐某逸賊翰林袁某等陪祀失禮號敢言其冬巡視南城方是時御史際不言人謂爲鷹解角公受命卽請裁無益之廳員省官民之投害言水利罔知疏濬督糧弗束運軍其總捕則與盜爲市官愈多民愈擾又疏言各州縣宜有講堂書院庶使人知嚮學又言今學道不特受制藩司并受制知府蓋道府之階級不甚懸旣無以資彈壓部郎之聲望不甚重又

無從達封章求其公明萬不可得乞重其選疏既上具揭總憲總
憲大驚卽日參某小臣挾私更制乞敕部察議 天子曰爾言官
條奏少托所見可免繁議先行飭學臣定監規二條是時言雖未
見行其忠鯁已 簡在帝心矣明年巡北城卽奏五城應行事宜
謂盜風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人雜處司坊未潔由勸
懲不當且內務府移工部部移察院院移五城城移司坊一事之
細動淹時月又五城與鑿儀衛相見無定儀抗致爭卑致玩此皆
就城言城者也又言州縣昏夜比較鄉民託宿無地飢寒受杖往
往殞命差拏短少因分釐火耗之輕受僉役橫索之累言 朝廷
清丈原以爲民而藩府駁冊上下動費累百津梁有關原以禦暴

而今小港皆設巡攔旱路亦行堵截檢索至負擔稅課徧雞豚其
爲民請命多深痛時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北城驕悍尤難治
公之巡視北城也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訶之眾謝不敢曰此
某王所嬖千金旦者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
諄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縛之
子杖四十王大恚入奏 天子曰非陵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
法王穀觶稽顙出當是時直聲震 朝廷相戒勿犯馬三爺者戚
畹某弟登城私公執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公廷
發其奸某斷斷辨 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督罪 天子
立罷之公常慨然流涕曰嘉之得保首領 天子賜也公素慎而

怯一奏上輒戰慄更有因戰成瘡者或語曰子蕙若此何如不言
公曰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其當言嘉知之矣知而不言欺我心
負吾君用是不敢不自力耳越明年掌山東道兼江南道又上十
漸疏一曰朋黨交結之漸始因交際爲餽遺漸以愛憎成水火二
曰奢侈僭踰之漸飲食若江河之下廝役襲纂組之華物力既虧
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訐訕之漸督撫提鎮挾私互訐小吏效尤奸
民益甚何以使民無訟四曰紳衿吹求之漸有司視紳衿如仇讐
奸民以紳衿爲魚肉五曰上下奉違之漸國家良法美意奉行徒
有虛文過當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漸爲生養萬民計必重
生養之人守令宜用正途異途但授佐貳七曰常平侵漁之漸貯

穀久易浥爛多難盤查總歸侵蝕不若聽民輸錢數易稽而無朽
蠹八曰河工興建之漸從古無不徙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
議開講塞借一勞永逸之辭爲逐利倖功之術九曰情罪過當之
漸如逃人止於鞭刺過宿反至竄流輕重不平枉誣尤甚十曰積
習膠固之漸升遷有趕缺壓缺處分則忽重忽輕視爲故常營競
日甚又特奏銓政不平舉人揀選邊地一科內地乃至五科各官
月選並兼雙單主事獨歸單月至捐納之有改注原近日之權宜
而假急公爲居奇一石售爲數石一人改作數人名器藝越莫甚
於此皆得 旨議行甲戌改奉天府丞府丞實典學政生長試者
童倖進者例納金丞役藏臥榻下陰籍其名號曰宿陳丞至更祗

則見公怪訊故得其實盡懲其役反其金及試榜發前籍者有名或曰忘諸乎公曰以賄售者墨必以賄黜亦私也余但衡文耳三年內陟通參 天子戲之指示百官曰是蚩者乃不識錢右轉左署通政使以內艱歸服闋以病目告終於家

任啟運曰言行固有時也康熙乙丑始用重臣董學政卽中省亦命翰林有白部郎出借編檢銜自是士氣升學政清矣公歸之歲余始列學官弟子公許爲龍文豹質至今心恍乎其言也王阮亭池北偶譚記御史敢言惟公及荆元實諒哉吾家宦績夔州太守允清三保危城後公卓卓矣余母許 贈茶人稱公母吳太蒸人瞻視不同遷置一器必慎公之端怒有自也夫余見奉天士數學

政猶屈指首公也

右家傳任啟運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八

三

胡德邁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故徽人也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鹺內升超六階已推太僕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並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膏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亦無子公

生母洪太恭人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後且謀害公舉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賈賂諸無賴欲藉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資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愆忘汪氏內媿而已及公卒而汪氏尙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置羣母於婢列者不

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禮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相忘而甯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歟公之爲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畱知府在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氣時以爲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恤民隱加矜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斂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

勒人歸戶者刑曹蒙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
又嘗有席商備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
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槩若此也公於童時
已工詩父友李隱君果堂器之甫冠卽追隨黃都御史萊園方外
嘯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
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
屋公於其中更增廓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
曰含綠窗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徑其巖岫曰雲壑曰雙虬
峽曰飛鷲曰青芙蓉日與賓從唱酬其中湖曲風流於斯爲盛取
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程故物春以爲胎故所作甲於江左於是

張大尹萼山杲堂之子東門董太學可亭皆倣其法製墨已而部檄敦促入臺副京兆治三輔睠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真率家居青鞵布襪不知爲貴人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相唱和有世德堂集適周氏子四銘葬銘常俱貢生銘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家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爲之銘曰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爲清門世德克昌佳

陳朝書局影印 卷五十九

三

城鬱鬱表茲鄞江

右神道碑銘全祖望撰

黃性震

黃太常名性震字元起號靜庵福建漳浦人也家貧年十二怙恃皆見背煢煢拮据從父子完以佣僮不羈奇之取史傳古文命讀一目數行皆不忘遭時莽伏變起四鄰黃族多遇害幾不免者數四幸得脫自信爲天所生必有所用之也客游三山靡有合困窮益甚然不肖作受憐意人莫能測其淺深慨然嘆曰丈夫生際擾攘當以盤錯顯利器但世無常何孰識馬周吾長此落落乎歲丁巳閩督姚啟聖入漳籌海時軍興旁午才略之士多欲出見所長又聞啟聖虚心求賢可與共事於是杖策軍門進平海條陳十便啟聖奇之與語大悅恨相見之晚每引入臥內談機密促膝借箸

至夜分乃出凡練兵遣將用閒用奇勦撫機宜無不竭謀盡智動輒有功其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奪江東橋小港洲水晶坪諸處招撫五大鎮皆出區畫啟聖上其功 廷議以同知用奉 旨從優議敘加僉事道感激知過益思報稱念敵勢蟠結浩大非離散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請建立修來館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真偽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順具白啟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歸皆大喜過望得海上間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來卽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者視島中良將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幹智謀者或大書其官爵姓氏標之公館飭備供應偵者以爲

實然輒陰報海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自相疑忒來歸者日益眾
一鼓而平十九寨復海澄克廈門金門將帥有利勦者性震密白
啟聖禁戢安民全活數十萬眾捷聞優敘軍功三十二級加正
一品壬戌授北直霸昌道建義學立義冢治悍熱旗丁以響馬賊
爲害莫知蹤跡密謀隸役中可任者二人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
黨因得悉知賊姓名及其居處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咸寘法
政聲大震車駕幸密雲召見褒嘉賜蟒袍宮紵寵異之尋
擢廣西提刑按察使於署側設省刑所二鍋竈器皿薪米被帳皆
備解差犯證至者寢食其中按名分給訊結卽去沈冤滯獄多所
平反有崔玉枝一案牽累多人皆久定大辟察其可哀矜者覆訊

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以全活者數百人纍纍盈庭
爲具酒食給衣服賞賚還家一時呼天動地以爲于定國張釋之
復見也計典入 觀上粵西瘴癘一疏 俞旨嘉納未幾遷湖南
布政使清革陋規則包收詭寄諸弊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長沙
郡河洶涌商艘屢淹相度地勢別開一河於側使得安泊楚人以
爲百世之利云武昌夏逢龍作亂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
廷臣以湖南爲慮 上曰有黃性震在無虞彼佐平六十年海氛
何況於此果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爲晏然如故不數月而賊徒
殲滅更修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己率屬撫安窮黎瀟湘雲夢聞頌
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嘔血疾遂以病乞休優游林下

漳浦學宮歲久將傾圮重修文廟明倫堂輪奐聿新置義學田租
爲邑士科舉公車之費復建文昌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濬泮
池傅公河浦自前明以來人文甲於漳郡形家謂雙溪二壩收繫
山梁山諸水朝宗城下富庶莫京後以年久壩壞二水背流氣運
稍減今欲興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非黃公莫能
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填築疏通內河俾諸水仍舊朝宗邑
士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兵
燹後晨星散處一望蒼涼每潸然淚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願謂所
親曰儻得一命之榮施及三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遺族子
太學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堡爲藩籬俾族眾咸有甯

居中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供烝嘗立義塾令闔族讀書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爲膳脩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八百石以贍族中冠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司僉書性昂遠居蜀歿已久遣人挈其家扶柩歸葬功兄太學生性祥久居粵亦爲挈家旋里授宅分產兄歿爲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己子婚娶田宅次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產多寡以服制爲定居鄉由由弗與人爭角卽有犯者亦不校嘗曰君子與小人校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甘淡泊食無重味與鄉士大夫立敬簡堂公約以尙清風時率園夫灌花蒔竹自鋤採以爲娛每逢勝景偕好友三五輩出郭遊遊芒

鞵竹杖談詩對弈有洛社耆英之致己卯冬 召督永定河至京
師奏對暢春苑荷 温綸總理錢糧工料事務河中要地在清涼
寺口舊爲沸水衝陷深幾二丈許興工之日以 天子命爲文禱
告河神次日沙淤數尺不五日衝塌悉平渾河性多不測洶涌恣
肆隄幾潰者再三躬督視防護朝服屹立無所畏狂瀾卒安人皆
以爲異河道長數百里爲設五里一旗一礮旗書督工官姓名以
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礮便於聞聲馳赴沿河安置物料省臨時搬
運之費日夜奔走勞勩衝冒風雪廢寢食舊疾間作從子尙錦從
旁寬慰曰憊矣稍休息焉瞪目視之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任
君國事卽委致其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工告竣 車駕臨

幸放水一日 召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卿辛巳冬卒年六十五生平好善出於天性屬吏搢紳有文學皆隆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甯學士查昇未遇時一見如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或延爲諸子師東脯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白悅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藻鑑卒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悼謂斯人不可復得云

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知己奮風雲不五年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於斯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占數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

啟聖力也啟聖得力專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遲籌
決策績在封疆敷政宜民聲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之間仁深義
篤直與范氏希文頡頏千古豈馬周僅購佳宅所敢望哉士大夫
履豐席厚如斯人者不乏試以斯人自比擬吾不知其何如也

右傳藍鼎元撰

公諱性震字元起姓黃氏閩之漳浦人年十二父母俱喪家貧艱
於爲生然有大志讀史遇豪傑崛起事聲色俱動隱隱竊自負年
既壯益練習當世事時海寇鄭成功竄居臺灣公於閩海要衝澎
臺形勢凡港汊險易陬嶼出沒及賊情向背一一熟悉於胷然而
困逾甚人無繇奇之也歸化令名易公族子寄籍粵東官於閩見

公與語曰叔非風塵中物幸自愛公曰世無常何誰識馬周今海寇未殄廟堂需材吾如涉川之舟須吾友揚帆風飛耳甯能長此鬱鬱乎時公年四十矣會閩督姚公啟聖奉命平寇公謁軍門條平海十便姚公用其策相與密謀遂平臺灣公之獻策也首言兵法攻心賊祖孫父子踞海識形便臺灣天險誠難爲力今鄭經溺酒色子幼弱將不一心儻能不恡官爵金帛攜貳其黨披其腹心賊易平耳姚公稱善曰此陳平所以斃項籍也吾以此委君矣公曰未也賊今新陷海澄數勝而驕驟撫之是示弱也宜伺間出奇大挫其鋒收諸要地以蹙其勢師喪地蹙孤島難恃然後撫而懷之其心乃離澎湖臺可一戰下也姚公曰此項籍所以降章邯也

稱善久之於是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大破賊於西溪奪江東橋水
晶坪等處公曰可以撫矣乃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來降者予官服
車騎卽亡無所問卒有亡入賊者皆誇示所有賊心動謀至密飭
諸營厚款之謀卽以情輸戰有日矣或填館舍盛供具大書某鎮
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互猜貳歸者日眾賊黨日
孤我師一鼓而下十九寨遂復海澄克廈門金門經遁歸臺灣身
死子克埭澎湖一戰面縛海寇平諸將克金廈門時議悉誅賊黨
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公密白姚公申禁令全活數十萬眾先是
制府上公功廷議以同知用奉 旨優敘以僉事道用至是加軍
功級授霸昌道蓋異數云公之莅官由霸昌道擢廣西按察使尋

擢湖廣湖南布政使以病乞休家居七年再起總理永定河工竣
晉太常寺卿卒於真定官霸昌時其地滿漢雜處故多闖馬劫掠
公陰遣吏入盜夥廉其姓名集窟悉擒治之旗丁重債剝人至沒
入其妻女公下令聽民贖回不從者置之法咸震懼無敢犯官廣
西時適遇大客商叛案辭連高廉羅肇潯梧柳慶八郡人獄幾滿
公擬斬渠魁崔玉枝等餘省釋屬天寒男婦計口授衣市廛中布
爲一空歡呼聲動天地總藩湖南時值武昌夏逢龍亂已陷四府
廷議方出京軍 上曰湖南有黃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
愁么麼跳梁輩且襄陽有總兵蔡元二人必能了之蔡元者破逆
藩時有功者也時撫軍亦議請兵公謂用兵如治亂絲緩之則其

緒自清急則焚矣今第靜鎮以安眾心俟賊餒少熄撲滅之一偏裨力耳何爲張皇以生四方伏莽之心哉未幾賊果破逢龍誅死公之總理河務治法五里設一旗一礮旗書監督人姓名有令則發礮遠近聞聲馳赴士卒各下堵塞埽料隱然以兵法部署也前此數年績弗成者四閱月訖工 上嘉其功一日五 召見授太常卿方欲大用公而公積勞成疾遽不起矣卒年六十有五未竟設施宇內惜之長子尙寬康熙丙子舉人江南蘇州分府江撫儀封張公委巡視通省河道時制府倚撫張公因中傷分府誣以糜費帑金落職 今天子眷念功臣後得邀 恩卹公之孫日照函公行述走三千里請爲傳予掇其大者傳之俟史官采入國史傳

中

贊曰鷲鳥整翮奮擊秋風蛟龍盤屈變化雷雨貴乎乘時也公發
謀破賊揃刈梟鯨武功赫矣戢奸蘇枯波臣安恬文德懋矣然當
貧困無慘時智謀才術一無施設不遇風雲之期垂翅蟠泥猶庸
豎也嗚呼士之抱奇才而低首抑志爲俗士小夫所鄙笑豈少也
哉

右傳沈德潛撰

彭孫適

康熙十有七年 天子法古制取士 詔中外諸臣各舉博學之
彥無論已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
和殿發題賦序詩各一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 賜宴體仁閣
下 上親擢五十人皆入翰林而以羨門先生爲首選先生名孫
適彭姓字駿孫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由中書分校順天試
至是以第一人授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兼掌院學士年七十致
仕歸 御書松桂堂額 賜之遂以名其集先生少工詩與王漁
洋尙書齊名時號彭王嘗步遊蕭寺僧方製長明鐙請爲賦先生
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尤工詩餘漁洋

推爲近今詞人第一

右事略李元度撰

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武功耆定六幕大同黼黻昇平右文稽古
旁求俊乂肇舉 制科於時 景運方隆人文蔚起懷才抱藝之
士雲蒸麟集成詣金門司校閱者雖有李蔚杜臻葉方藹馮溥四
人而甲乙次第皆稟 睿裁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記施閏章省
耕詩中誤書旗字爲旂字 詔降置次等一事仰見 睿鑒精詳
不遺纖芥故得人之盛今古罕儔而孫遜遭際 昌期寶冠是選
文章聲價紙貴一時今觀是集才學富贍詞采清華館閣諸作尤
瑰瑋絕特知其獨邀 甄拔領袖羣才不偶然也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南昌滕王閣毀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尙書士英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賦詩甚多惟海鹽彭羨門孫適詩爲最其警句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

彭羨門孫適順治己丑進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講官上特命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音吐宏亮極加稱獎時明史久纂未成命爲總裁賜專敕異數也

右記余金撰

羨門詞和氣平在唐人中最近大歷十子在十子中最近文房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詩話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羨門工詩詞有松桂堂集南淮集延露詞

右傳略吳修撰

康熙十八年己未彭孫通榜以鴻博科入詞苑者江南二十六人
浙江十三人順天直隸六人江西二人山東河南陝西各一人乾
隆丙辰再舉是科劉綸榜浙江取七人江南六人山東江西各一
人丁巳補試江南浙江福建雲南各用一人辛未保舉經學授官
者江南三人山西一人前後三舉特科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
貴州甘肅及滿洲蒙古皆無一人與曠典受 殊恩者

右紀聞陳康祺撰

陸棻

陸棻浙江平湖人原名世枋幼時大兵南下收平湖父被執棻奔
赴求代營將指扇上詩示之曰兒能讀是卽救汝父棻朗誦曰收
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升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詩也將軍不
殺人卽今之武惠矣營將喜挾與北育之爲所器重將議媼以先
問名於楊辭歸遂補諸生入國學試授中書康熙六年成進士管
內祕書院典籍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一等授翰林院編
修分纂明史尋遷左春坊左贊善二十九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
三十二年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旋奉命直南書房上召至
乾清宮暖閣出五臺山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就蒙優獎三十三

年閏五月大考翰詹名列第一 諭曰連次詩文無出汝右者六月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總裁諸書局在閣時長至奏句決本業請出矜疑二十餘人後一年告歸萊天性孝友篤志承歡與伯兄南雄知府世楷友愛世楷先逝萊教養遺孤奎勳俾成立居處簡易雖貴顯欲然不自足年七十卒所著雅坪文藁十卷詩藁四十卷詞譜三卷應試進呈詩文合刻一卷又編歷朝賦格十五卷起自荀卿宋玉下迄元明分三格五類爲賦家準則

右 國史館本傳

予與學士公舉制科時學士以官取如晁錯以太子家令見取改爲中大夫是也予以人取如董仲舒以博士見取擢爲江都相是

也以官取者其志在於出夫旣已官之矣亦安往不官而以人取者其志恆在處子大夫從田間來則亦歸之於田閒已耳是以明詔所及亦直云博取天下才學官人以示有分別而學士不然制科榜發卽騎驢出城自謝 闕外不謁相公不題名京兆府不赴五十人眾春園宴不奉朝使先予請十旬假俟予歸五年臺臣有以規避劾在籍官者始於康熙二十九年仍補本院官凡五年而遽超遷入臺司爲副丞相兼部堂尊官越一年告歸一若在官之志之無異於在人者乃又三年而遽以疾卒臨卒謂其子凌勳曰予與西河君其官與文與行誼不必同而獨同於志禮所云合志孟子所云舜與文王其得志若合符節予兩人有焉必誌予墓

非西河君不可而曰諾特其卒時不繕遺疏不令請卹典不訃臺使以下官及親戚僚友踰月卽葬卽以同志如予者亦無從赴義乘素車一哭尙忍覩然爲操觚而不可已也公諱棻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別號也吳中陸氏皆始於雲間而大於嘉興其在平湖諸陸悉世官累爵門閥冠西浙而公爲南陸宗其曾祖南京通政使升兵部侍郎津陽公獨以理學嬪其家公幼孝六年十四值江南初下王師之分徇者略平湖而東公公父未庵公爲鑲黃旗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鉞於項間公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公而俘公至京誠順伯者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爲固山見公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爲父子而使其諸子爲兄弟會永平舉人李茂春

投生徒於遷安之龍起寺公與馬氏往受學值歲試公偶應之自
遷安至永平縣府二試皆第一馬氏慮其過著也急沮院試不令
赴畱於旗四年適公兄世楷以開科選貢 廷試於天安門外除
平陽府通判尋公於李舉人家會之他寺而公父未庵公又以丙
戌中式赴試公車門親詣誠順伯里第乞放公歸許之乃以世枋
名補平湖諸生當是時公兄升南雄府知府未庵公亦謁選爲宣
府理刑推官公自分守家讀父書徒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
例入國學及赴考卽以高等授內弘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赴任
而誠順伯適於是年寢疾卒公爲侍湯藥奉含斂疏麻服喪公嘗
曰吾受公大恩無以報迢迢隔三千里外得躬親送死以慰生平

誰謂天理非人情哉乃復以國學挾中書銜舉順天鄉試聯捷登
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爲原官是年以原官京察得一等隨駕
至灤州奉恩詔加一級題管內祕書院典籍越一年甄別畱
任卽請葬親假急歸詣南雄與伯兄議其先妣譚太恭人葬事會
其先司馬公會在前朝以湖廣按察遷江西左布政司使有祠堂
在章江門外而圯於兵革公謁當事清復之值理刑公卒於家遂
偕伯兄歸合營葬事於廣陳之千字圩服闋未補也康熙十七年
天子開制科詔內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官人赴部應試公以廷
臣薦御試一等故事三等以上悉授翰林官而新令止二等除
尊官授講讀外有原官者授編修否卽檢討公以官典籍改授翰

林院編修充明史纂修官撰成祖文皇帝紀及漕河水利藝文選
舉諸志會西南蕩平獻平蜀詩百韻平雲南表一道凱歌十章

上優納之每 賜魚 賜筆 賜蓮藕 賜宴瀛臺 賜綵緞表

裏復於康熙壬戌乞病假歸居於家八年時昆山相公憐公貧不
能還京檄浙江布政使司使助以金公卻之不受乃以明史久未
成謂史官規避公被劾就道會是年庚午舉鄉試卽 命公爲福
建正主考官凡薦卷廢卷皆親閱無一遺者越一年轉左右春坊
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 命公爲順天武鄉試副主考官新令翰
詹諸官僦直南書房承 旨書二扇宣至乾清宮閣內 賜坐出
五臺金蓮花命賦限以韻立賦呈草 上嘆賞不置退就南書房

出 御製金蓮花詩 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 豐澤園試
翰詹諸官八十九人先設宴於 勤政殿前宴畢就園試豐澤園
賦理學真偽論停午 賜酒果晚 賜茶餅及 上親閱卷取公
第一且 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而從前薦引並未之
及始知上聞故多壅也遂由宮贊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
日復宣至乾清宮撰闕里孔子廟碑 賜鮮荔枝並頒 御筆所
臨米芾綾字一幅於 懋勤殿嗣此入閣嘗於一日獨坐判紅本
七十有奇每啟事 暢春苑撤 御膳以賜閒以病休沐 上輒
問云陸萊何在耶公感激思有所獻替嘗撰恭陳管見諸疏約數
萬言不果上乃充續修唐類函總裁 三朝國史平定方略會典

一統志副總裁 經筵侍班武殿試讀卷官會 六師北伐勒銘
於黑魯俞河獻 北巡頌詞而東南所關海島自丁卯庚午連科
論秀有中式者作臺灣載舉賓興記 上倍加器納重以侍從應
制恭和 上所製詠史詩視河詩 宮門聽政詩 覽貞觀政
要詩 時巡近郊憫農事詩 觀渾天儀詩無不稱 旨如是者
一年忽嘆曰可歸矣夜起繕疏略曰臣本豎儒去年六月初十日
謬荷 皇上知遇遽由贊善升今職雖捐棄首踵不足以酬萬一
願念臣學問本疎而又無寸長可以表見年近七十衰脾頓發儻
有韻越其仰累 主知負罪莫追伏祈 俯賜休致則在 廷少
一素餐之官而在野得增一鼓腹之人誠盛事也疏入折其本不

下公 陛辭益切然後奉 旨以原品致仕次日治裝鄉人望公者謂公以參知歸里九旂八騶必有異於眾當謀所以迎之而公乘吳船到門會天雨躡長齒屐登岸咸嘆息去公兄弟四人皆友愛以長幼爲師友而長與三先公卒少從伯兄讀書於郡東之碧漪坊其同硯者一譚太守璉一譚給諫瑄一朱檢討彝尊也三人皆同朝而兩爲郡守五人者皆有文章名公嘗作正統論五篇與四人論議各不合而論成而皆魁公言其論至今存集中幼聘楊氏及在旗誠順伯爲計婚姻將問名侯氏而黃總兵者見公慧亦許以息女妻之是時歸期未可知失此年大恐難爲配偶而公謂吾不可負楊氏儻不歸卽勿娶已耳再拜謝誠順卽誠順亦義之

暨公歸而楊淑人已及笄且少孤移居公外宅久矣乃又越公歸
一年公年二十一始成婚而先公十五年卒公生九子皆不育嗣
子凌勳則伯兄太守公子也公體粹而貌莊舉止有常度雖無驕
志無情容而亦不故爲矜嚴謙抑之色性筋坦而厚於與物不媿
妯而親不好爲深察而無所於汙漫其生平行事雖同室與千里
皆可信益都相公嘗曰吾於近人多疑事而獨不疑於義山居常
論議不鈔變人詞說然又恥附和侃然有至理見乎言閒讀書務
精察而不計卷帙行文未嘗拘一格顧必中於格嘗曰緇衣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格者法也車塗有九軌仍一軌耳至於出處則高
官顯爵日居金馬門而難進易退欲然若無有曰志有在也嗟乎

若公者可謂光明磊落君子人矣公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一日距生明崇禎三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所著有雅坪文彙十卷詩彙四十卷詞譜三卷御試進呈詩文合刻一卷雜著若干卷乃爲銘其詞曰

平原肇族以孝行多鬱林而後大於嘉禾派別南阮宗同諸何門
閱長盛冠紳偉哉公獨有志如居巖阿家國多故爰尋干戈代父
俘纍投身網羅孝感天地珠還泉渦甫悅夾戟旋聽鳴珂擣頌獻
賦有如夙哦公家敬輿已登鑿坡復就制舉中拔萃科後先嗣響
宛出一窩況逢聖眷夔龍膺歌屢宴承明頻居駮娑躬近銅鶴
盃銜金鵝日判紅本大若蚪蚪而乃告歸急流迴波行乏雙引車

無八阿病鮮餽積喪誰行儼高官顯爵奈非志何幸其傳文尊於
刻犧金液常燦玉粹不磨矧行誼高猶登陂陀動而益上與雲日
摩卽此可信遠近罔譌曾母三告亦不投梭展也君子崇山大河
雖嘆馬鬣何須封駝祇愧微文交螭未踶以代豐碑從東南過

右神道碑銘毛奇齡撰

陸棻浙江平湖人原名世枋幼時值大兵南下收平湖父被執棻
奔赴求代將軍馬某指扇上詩示之曰兒能讀是卽救汝父棻朗
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升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詩也
將軍不殺人卽今之武惠矣將軍喜挾與北育之爲所器重將議
媼以先問名於楊辭歸遂補諸生入國學試授中書康熙六年成

進士管內祕書院典籍十八年舉博學鴻儒一等改授翰林院編
修分纂明史尋遷贊善二十九年典福建試得士稱盛三十二年
爲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旋奉命直南書房並召至乾清宮暖
閣出五臺山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就蒙優獎三十三年試翰詹諸
臣於豐澤園擢第一諭曰連次詩文無出汝右者一歲七遷歷
滿讀庶子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總裁諸書局嘗在閣一日批
紅本七十有奇長至奏句決本請出矜疑二十餘人後一年告歸
菜性簡易居顯貴欲然不自足尤孝友伯兄南雄守世楷先逝菜
竭志承歡無稍懈族黨寄金者歿遠檄伊子歸封識如故還之篤
親知亟於地方利弊年七十卒所著雅坪文彙十卷詩彙四十卷

詞譜三卷

右傳朱珔撰

詞譜三卷朱珔撰

卅九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rotated 90 degrees counter-clockwise. The text in the cells is illegible due to the rotation.

徐嘉炎

徐嘉炎字勝力號華隱秀水人由國子監生舉鴻博授檢討在史館中著作多不與人同官至內閣學士有抱經齋集二十卷

右事略李元度撰

康熙乙丑元夕 上於南海子大放鐙火使臣民縱觀建四棚懸火箱其中火發於箒五花遞進九石之鐙藏小鐙萬一聲迸散萬鐙齊明箱中鼓吹並起最後一箱有四小兒從火中相搏墮地礮聲連發別有四兒衣花襦袴杖鼓拍板作秧歌小隊穿屋戴燄破箱而出然後徐闕廣場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時羣臣從觀皆有詩獨徐勝力作紅門花火記備載詳晰

右西河詩話張維屏錄

秀水徐嘉炎既舉詞科後從益都相國修禊於萬柳堂會者十六人酒半相國問包咸註浴乎沂是祓濯抑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嘉炎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邠歌閭職入申池浴池與沂水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眾以爲然康熙辛酉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做鏡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表裏乙丑元夕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都盧尋樞魚龍曼衍之屬畢進羣臣從觀者皆有詩獨嘉炎作紅門花

火記文筆奇麗稱於一時

右記余金撰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國朝書目英和子目

四三

李鎧

山陽李先生諱鎧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
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
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閒一一體驗務求
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
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
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甯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
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操心
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
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即使

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宴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面易發赤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

貧賤皇皇覬榮盛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
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
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閒世所趨顧
庭逕烜赫賁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
章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
趙孟繞指匪所安脅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
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日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
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
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右學案唐鑑輯

李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蓋平知縣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科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著有史斷讀書雜述惺庵集王漁洋稱其爲有本之學

右事略李元度撰

李鎰字公凱號惺庵山陽人由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嘗與修明史有讀書雜述史斷良齋詩文集恪素堂集

右傳略吳修撰

周清原

周司空清原肄業太學時詩名籍甚有詠白丁香句云月明有水
皆爲影風靜無塵別透香一時傳誦上徹宸聰比官翰林召
見時猶誦其詩句獎之

右記余金撰

按公字清原號藻園江蘇武進人康熙己未
舉博學鴻儒有官工部侍郎著有蓉湖集

同部通則類名不詳

三

趙宏燦

趙宏燦甘肅甯夏人勇略將軍雲貴總督良棟長子也康熙十九年四月由廕生擢甯夏總兵命率鎮兵隨良棟征賊時良棟已入蜀克成都逆孽吳世璠賊黨胡國柱王緒尤廷玉犯敘瀘永甯等處二十年三月宏燦剿賊於馬湖賊退走中都追至鳳凰村賊奔潰又追至觀音崖賊據險守官兵由懸崖襲其後斬首三百級擒八十餘人遂會總兵李芳述殺登仕於清水河合追至新鎮黃茅岡賊三路來拒宏燦分攻自旦至晚大敗賊陣斬賊將沈明張文祥殺賊卒及墜崖死者二千人獲馬騾八十五奪回瀘永失陷兵民千八百餘人國柱等遁走五月兵至營經縣與良棟會良棟

分隊前進宏燦繼之連奪關山象嶺抵大渡河會大軍平雲南事見良棟傳敘功授宏燦左都督二十二年調川北總兵二十四年三月宏燦以川北水土蒸溼瘧痢兼至請效力邊方得 旨趙良棟父子效力行閒勤勞素著准趙宏燦所請調補直隸正定總兵二十七年調黃巖鎮三十七年調南贛鎮明年遷浙江提督四十二年調廣東提督四十五年擢兩廣總督廣東和梢山爲翁源曲江英德三縣要區宏燦請添設千把總各一員領兵百名駐防又翁源縣龍眼岡亦應設防於提標撥給千把總及兵 從之五十二年六月廣東米價騰貴宏燦與巡撫滿丕不據實陳奏部議並革職得 旨降五級畱任五十五年正月 陛見 御製七言律

詩賜之有九任封疆多歷年瀕黔百粵凱歸羈之句 上命宏燦
回任及 陸辭宏燦以久處炎海年力就衰奏請就近效力時宏
燦弟宏燮爲直隸巡撫過保定相見十月授兵部尚書五十六年
三月回京行至武昌病卒 賜祭葬諡敏恪宏燮良棟次子初任
直隸完縣知縣遷南路捕盜同知康熙三十四年授天津道踰年
良棟卒襲一等子爵三十八年補直隸巡道丁母憂四十年再補
天津道游歷山東按察使布政使四十三年二月宏燮揭報前任
布政使劉燧虧空庫項 上命侍郎舒輅等往勘得實劉燧論罪
如律十月宏燮擢河南巡撫四十四年四月疏言回回寨與韓羅
灣一帶逼近黃河舊隄單薄難資捍禦亟宜加築下部議行尋調

直隸巡撫四十八年三月疏言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屬州縣去歲秋收歉薄請暫動倉糧賑糶並緩徵丁銀 特旨俞允五十四年 諭嘉宏燮撫直十年勤勞供職實心任事旗民輯睦盜案稀少著加總督銜時 詔立義學宏燮請增入學額數報 可六十年六月卒 賜祭葬諡肅敏子之璧襲爵宏燮在任時虧空庫項 命宏燦子郎中之桓署直隸巡撫料理伊叔未完事件雍正元年 上以之桓居官庸劣解巡撫任仍令完補虧項嗣直撫李維鈞奏發回原籍令川陝督臣清查宏燮家產五年甘撫石文焯奏參宏燮子之璧不能依限交納請革職嚴追 上念良棟舊勳寬免追銀仍襲世職乾隆二十七年授兩淮鹽運使三十三年革

職尋卒四十七年 上諭趙良棟著晉封一等伯仍准世襲罔替
以之璧孫曰似襲

右 國史館本傳

المجلد الثاني عشر

١٤٢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目錄

卿貳二十

勵杜訥

子廷儀
孫宗萬

高士奇

蔡升元

吳涵

許汝霖

張廷樞

阮爾詢

劉國燾

子師恕

王度昭

陳守創

王沛檀

姜楠

補錄

王沛檀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六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二十

勵杜訥 子廷儀 孫崇萬

勵杜訥直隸靜海人初以杜姓爲生員康熙二年纂世祖章皇
帝實錄選善書之士杜訥試第一赴館繕錄告成議敘授福建福
甯州州同命畱南書房行走食六品俸十九年四月優敘內
廷講官學士葉方藹等授杜訥編修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
年授勵姓二十四年三月上命杜訥日侍點閱綱鑑二十五年
三月與學士張英同侍點閱綱目全編十二月以御批通鑑綱

目竣疏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閒嚴寒溽暑卽 巡幸駐蹕 命
臣捧簡進閱一如 禁廷披覽之際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
張弛及進退人才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聚訟者 親加剖決
悉歸至當請頒發 聖諭宣示史館以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
弗逮得 旨勵杜訥朝夕侍從勤勞可嘉所奏著禮部翰林院會
同議奏如所請二十七年遷右贊善二十八年轉左二十九年遷
侍講改光祿寺少卿三十六年遷通政司參議三十七年七月遷
太僕寺卿九月遷宗人府府丞三十九年十一月遷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十二月疏言督撫大吏 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
民生責任至重若託詞靜鎮漸成悠忽所綜理不過期會簿書難

保無忝封疆之寄請 敕諸督撫年終彙奏若何察吏安民興利
除弊以備 清覽或開註不實治以欺罔之罪庶諸臣時時警勉
不敢優游草率貽誤地方其所轄之藩司專掌錢穀臬司專掌刑
名州縣之錢糧有無虧空定案之爰書有無駁審詳實并列則藩
臬之優劣亦無遁情下部議 從之又疏言提鎮責任匪輕邇來
保送引 見將弁時有騎射甚劣並年老之員屢經 特旨甄別
臣思典戎要務首在考察將弁何至徇庇姑容請 敕下該部將
各提鎮所屬引 見不稱 旨之員彙冊進呈伏候 聖裁並定
處分庶提鎮咸知儆懼而將備亦難尸素苟容 詔下部通行嚴
飭四十二年四月擢刑部右侍郎十月卒於任年七十有六 賜

卹如例 特給全葬後二年 上駐蹕靜海 諭曰原任侍郎勵
杜訥向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爲人敬慎勤勞並無過失應予
諡 御書文恪二字 賜其家雍正元年追 贈禮部尙書八年
入祀賢良祠十三年九月 今上御極加 贈太子太傅子廷儀
官刑部尙書孫宗萬官刑部侍郎俱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勵杜訥字近公直隸靜海人以諸生選入繕寫 世祖章皇帝實
錄書成敘勞除同知福甯州瀕行 特命直南書房食俸六品尋
與博學鴻儒之試授翰林院編修 聖祖日御內殿閱史鑑命杜
訥入侍嘗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進退人才邪正消

長諸儒舊說聚訟者親加剖決杜訥一一劄記總曰聖論上之時
承 顧問皆條對明晰多所啟沃升侍講改光祿寺少卿累擢至
左副都御史當官正色風紀肅然嘗請飭督撫諸臣歲終彙錄所
行事具摺進呈 御覽以憑檢覈俾知儆惕又以引 見將弁多
不稱 旨請嚴飭提鎮以懲疎玩又請調浙藩清釐粵東錢賦疏
入皆報 可四十二年遷刑部右侍郎卒 賜祭葬有加杜訥學
行醇粹直 禁廷二十餘年無纖芥失卒後二年 聖祖駐蹕靜
海 諭行在諸臣曰勗杜訥謹慎勤勞應予諡遂 御書文恪二
字齋賜其家 在正元年 贈禮部尚書 高宗御極加 贈太子
太傅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國朝四世翰林者凡五家靜海勵杜訥康熙庚戌由福建州同薦直南齋特授編

修子廷儀庚辰孫宗萬辛丑曾孫守謙乾隆乙丑常熟蔣伊康熙

癸丑子廷錫癸未孫溥雍正庚戌漣康熙己丑溥子櫛乾隆辛丑

無錫秦松齡順治乙未按松齡授檢討後罷官康熙己未試鴻博重官檢討子道然康熙乙

丑靖然壬辰道然子蕙田乾隆丙辰蕙田子泰鈞甲戌商邱陳濂

乾隆丙戌子杲嘉慶辛酉孫焯辛未曾孫壇道光乙未長白德保

偕從兄觀保乾隆丁巳同館選德保子英和癸丑孫奎照嘉慶甲

戌奎耀辛未曾孫錫祉道光乙未

右紀聞陳康祺撰

勵廷儀

勵廷儀直隸靜海人父杜訥刑部右侍郎 贈禮部尚書自有傳
廷儀由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年丁母憂四十一年
特命在南書房行走四十三年授編修尋丁父憂服闋充日講
起居注官四十五年遷右中允累遷侍講學士五十六年擢內閣
學士六十一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十一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尋
遷兵部右侍郎仍兼掌院學士雍正元年正月恭修 聖祖仁皇
帝實錄充副總裁二月擢刑部尚書八月疏言各省常平倉米穀
雖有知府司道盤查管理不能保無徇隱當責督撫覈實存倉及
覓捐穀數其貯若干支用若干委幹員不時盤查年終造冊保題

督撫離任將冊籍交新任詳覈虧空題參新任徇隱察出議處分
賠部議 從之是月奉 旨刑部事繁難以兼理掌院禮部事簡
著張廷玉兼理掌院使勵廷儀得專心料理本部事務十月疏言
古北口外命案向由本處武職詳解刑部派司員往驗路經三四
百里或五六百里往返需日傷痕已變審擬難確請於口外適中
處設理事同知一員遇民命案驗明取供分別詳解題結盜案亦
如之其詞訟細事聽該員自理稱職請照捕盜同知例卽升 詔
下部議設滿洲理事同知一駐熱河隸霧昌道轄二年二月奏請
團練民壯每州縣選五十名分習槍箭尤壯者選爲頭役於州縣
俸工內酌給工食勤加訓練得 旨此奏甚好著該部嚴諭直省

督撫實心奉行三年十二月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重要人犯外監以居見羈輕犯並案內聽審人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亦不致串供部議從之五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以保題到部甫及三月之筆帖式麻色爲主事部議降一級六月以保送到部甫及月餘之郎中部希節赴盛京辦事部議降二級均奉旨從寬留任七月廷儀與侍郎高其佩赫壽審擬菩薩保罪名錯誤奉旨革職留任八月三法司議覆河南通許縣民吳三保勒死曹柱兒一案巡撫田文鏡原擬斬決其佩妄改監候廷儀等並不詳覈隨眾畫題部議廷儀應降三級調用已革職應革任得旨免革任俟三年無過開復前案之日降三級留任十月

特命復職六年八月疏陳考職積弊四條一監生遇考職時每
倩人代考請照科場例先期驗照查明年貌履歷捐納年分事例
於卷面註明臨期編號分坐使不能代作傳遞一考職例由地方
官出具文書本生領文或借與他人頂名冒考請取其同鄉京官
印結外再取具同鄉同考監生連名互結扶同治罪一監生身故
斥革例應繳照竟有隱匿未繳者考職時報名混考請飭地方官
查追送部一監生內有先經考職未得揀選復頂名重考者請並
該令同鄉印結官及互結監生首告知情不舉者治罪十一月疏
陳禁止私鹽四條一窩藏私販之家宜究一無引私鹽之禁宜嚴
一獲鹽不獲人槩行免追之例宜明一有司拏獲不報及減多報

少之罪宜重十二月疏陳清查入官家產四條一承辦官毋許於料估變價時任意覈減希冀分肥並索平頭解費一田畝房產該管官毋許私自賃租器物不得乘機抽換一本犯家屬毋許常年占據不卽退出與該管官通同影射令親友出官代買一田產既經估報卽非無項著追可比應勒限速售銀兩依限完解諸疏俱下部議行七年十月加太子太傅 賜矜慎平恕額八年三月疏言各部院欽奉 諭旨及題奏奉 旨並咨結事件應行文各衙門直省者值日司員一人專司其事錯誤遲延卽將該員參處若竟遺漏行文或遲至經月該司滿漢各員均難辭咎自應一例參處因向無定例彼此推卸或祇歸咎一人情理殊未允協嗣後如

應行事件漫不經心以致遺漏遲延滿漢官一併參處部議如所
請九年三月疏言向例鐵貨不許私出外境而廢鐵不在禁例近
聞射利之徒專收廢鐵鎔化運至近邊近海地方請嚴禁如販賣
硝磺例 從之九月遷吏部尙書仍專管刑部事務十年五月以
病乞休 上慰留之閏五月卒遺疏入得 旨勵廷儀侍直內廷
蒙 皇考聖祖仁皇帝知遇之恩教養有素伊父尙書勵杜訥老
成端謹學問優長朕幼年在宮中讀書時資其講論至今念之不
忘朕御極之初勵廷儀爲 皇考多年教育之人擢用司寇數年
以來勤慎小心安詳歷練克稱厥職是以特賜宮銜晉秩冢宰以
示恩眷秋官重寄正資料理今聞溘逝深爲傷悼已命大臣往奠

茶酒其更下所司議卹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恭子宗萬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雍正二年 命在南書房行走五年七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月提督山西學政六年三月疏言學臣舉黜優劣任滿始行造報不無瞻徇顧忌之弊請嗣後每考一棚卽分別獎戒各生名數造冊達部不惟瞻顧可杜且使優生知部冊有名益加勉勵劣生知部冊可畏均思改悔於士習有益八月疏言河南原設運學係蒲解二州及臨晉榮河萬泉河津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聞喜十縣額設鹽丁子弟考試嗣因修理鹽池隄堰募十二州縣民夫幫修其子弟亦遂冒考商籍童生亦有冒入民籍者往往以一童冒兩籍考試數次甚或本籍已取

入將冒考之名賣與他人頂充應試請澈底查禁使商民不得互
冒均下部議行是年遷國子監司業七年三月宗萬按試潞安有
臨晉縣民解進朝詐稱 御前辦事總管私書請託宗萬疏 聞
諭曰凡私書請託者皆屬夤緣僥倖之徒若內外官員咸冒據
實奏參則鑽營之弊可息宗萬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九月
遷翰林院侍讀奏言州縣爲親民之官職守綦重若擅離職守赴
省參謁於公事難免遲誤請 敕各督撫藩臬嚴禁屬官私謁以
免曠誤得 旨此奏可嘉朕卽另降諭旨飭行十一月 命管理
巡察山西事務八年九月疏言額設民壯必技藝嫻熟臣查閱四
十餘處州縣官係旗員民壯尙有可觀其餘生疏不堪蓋以州縣

不習武事之故請令該州縣會同在城武職定期操演務期精熟
部議 從之是月巡撫石麟疏劾宗萬騷擾驛遞得 旨革職仍
畱巡察之任九年石麟復劾其縱僕索銀及短發物價等款 命
革任十年閏五月 特授鴻臚寺少卿在南書房行走十一年九
月遷光祿寺少卿十二年八月遷鴻臚寺卿十月擢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穎館副總裁九月遷禮部右侍
郎尋調刑部左侍郎十二月 命兼管禮部侍郎乾隆元年四月
疏言每科進士除選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額外主事學習行走
三年期滿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查各部主事共四十八缺每科
分布不下四五十人若期滿不卽題補固無以爲勤敏者勸然不

分優劣槩以主事題授不但冒濫名器且候補候選應升行取各項人員無缺可補若將不諳部務之員槩以知縣選用則民社重寄又非庸材所可濫膺請嗣後學習期滿人員令該堂官出具考語分爲三等帶領引 見一等補用主事二等卽用知縣三等補用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禮部事簡停止分派額外主事請仍照舊例與五部一體簽派部議 從之五月以知貢舉失察火夫脫逃降二級畱任六月奉 旨勵宗萬不必兼管禮部侍郎事十月吏部疏劾宗萬於奉 旨保舉河員時受候選州同錢良楫請託徇私濫舉得 旨革職尋 命在御書處辦事四年 命在武英殿行走七年五月補侍講學士六月充武

英殿總裁十月遷右通政八年正月擢通政使十一月 命在懋
勤殿行走九年二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五月疏言直隸居民
無山澤之利家鮮蓋藏一遇災荒生資立匱往往就食鄰省各地
方官自宜一體撫綏使之得所近來資送流民之例原以保全流
離但果有業可歸自能回籍若徒資遣是途中暫有餬口之資而
歸鄉仍無謀生之路請 敕奉天山東山西河南等處大吏務飭
各府州縣官凡流民入境除有親知可依及手藝傭工力能趁食
者聽自便外其實因災出毫無生計之人務設法安頓或棲寺廟
或設席棚勸諭殷實之家隨力周給不足則益以常平倉穀略倣
宋臣富弼知青州安集流民之法選誠練紳士分境散給不得假

手胥吏數月後喘息少舒設地方或有曠土可耕工程可作隨宜處置務令遂生儻故鄉已慶豐年流民情願復業則給以路引聽其自歸毋庸押送至興工代賑原救荒善策直屬應修城工三十餘處中有輒城土城不同輒料難於猝辦不若興修土城貧民得以擔挑版築傭工食力更爲有益查雍正五年直隸被水興舉營田水利准大學士朱軾所請暫開營田事例前年淮揚被水亦暫行好善樂施之例今直屬疊被旱災與往事情形相類而江南捐限屆滿請俟江南停捐後改於直隸收捐助賑 詔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議行七月疏言我朝制科取士立法嚴明近年積久玩生士不務學多以夾帶獲中竟有纔識之無己登高第者卽素稱

能文之士亦相率效尤不但鑿衡淆實而苟且僥倖之私中於人心者爲患甚大查科場原設兵役搜檢但定例每場點名先官卷次旗卷監試官礙於情面兵役等畏其聲勢點過卽放竟不一搜後點民卷難於獨嚴遂至一例從寬虛應故事請 敕禮部順天府步軍統領及臣院五城等衙門先期出示申明禁諭凡士子無論滿漢官生民籍悉遵科場條例不得夾帶片紙干罪點名時請 特派近信大臣官員監同查察官卷旗卷一體嚴搜徇縱卽將監試官指參仍約束兵役不得陵辱刁難得 旨著照所請行十二年二月遷工部右侍郎十年調刑部右侍郎十一年以縱容其弟門客沈文傑招搖生事部議革職予杖徒 諭曰勵宗萬從前在山

西巡察任內居官不謹已經廢棄蒙 皇考天恩棄瑕錄用至於
大員乾隆元年朕復加簡擢因徇私濫舉經部議革職閒居數年
朕仍念其爲大臣之後復加恩用至今職冀其改悔前愆勉效
力今覽大學士等覆訊沈文傑行賄作弊一案內稱勵宗萬未受
贓私朕細閱此案情節見在實未得財而知勵宗萬平日之爲人
將來事後酬謝伊斷無不收受之禮朕此諭旨令勵宗萬捫心自
問不切中其隱微乎但朕思伊之所以敢於踰越規矩不守官箴
者固勵宗萬之罪而其間亦尙有故蓋因朕前歲纂修祕殿珠林
一書張照梁詩正薦勵宗萬等在懋勤殿行走編輯朕或召見講
論書籍勵宗萬遂恃此虛張聲勢縱放自恣朕不曾早加戒飭以

致罹於罪愆著革職從寬免其杖徒令回籍閉戶讀書十三年直隸總督那蘇圖疏劾勵宗萬弟原任郎中宗奕霸買官地未經交價遣僕強收糧石宗萬知情故縱下部議罪應杖徒奉旨寬免命承修固安縣城工十五年以查辦廢員諭調取來京酌量錄用十六年授侍講學士十七年以考試不到降二級調用十八年補鴻臚寺少卿尋遷太常寺少卿二十年以徵收先農壇空地草價含糊具題降一級畱任二十二年以天壇遞香失儀降二級畱任二十四年六月遷光祿寺卿九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勵宗萬

勵氏爲浙東名族其分枝在北者靜海最著靜海至光祿而名益顯蓋非其爵位之有加於其先而能無改先人清素至於進退升沈處之若一爲可重也按狀公諱宗萬字滋大號衣園幼警敏觀書略無舐滯尤善作大小字自六七歲時卽以書爲戲嘗題其家塾門闥曰有敢持尺絹寸楮過此者必取書不貸父文恭公見而訶責然心獨異之旣長善屬文通音律經史之外旁涉古今樂府一覽悉記遇詞流韻士輒依依奉樽酒致殷懃焉然頗負氣岸口多微辭酬應疏率平生亦以是爲人摺摭往往顛頓年十有六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癸卯授職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蓋自其王父文恪公杜訥以文字結主知再傳而父文恭

公廷儀濟美公承家學安其所習重以英姿深詣別自擅場用能
仰荷三朝優眷而受知今天子最深雍正乙卯上初御極
公以內閣學士捧冊寶贊大禮年裁三十朝士榮之其冬擢禮
部右侍郎尋調刑部左侍郎兼領禮部明年二月充知貢舉十月
爲保舉河員註誤罷職仍畱內廷行走壬戌起爲翰林院侍講
學士明年以通政使扈從興京又明年累遷工部右侍郎又明年
轉左侍郎調刑部未幾復以失察案罷去先是雍正五年公以編
修視學山右憲皇帝特賜摺匣令言事時公甫踰弱冠驟膺殊
寵銜感激切又其明智銳氣足以副其悃忱以故事無不言言無
不盡先帝益才之任未滿再遷侍讀尋授本路巡察渡至大用

自乾隆初以至七年兩任刑部先後條具便宜數十事多見採納
向用方隆而竟再起再斥曾不淹時議者謂有數存乎其閒公之
以失察去官也自謂年踰四十恩不可屢倖杜門掃迹於老屋旁
開別墅一區號曰蔬圃若將終焉越二年坐族子與里豪訟田事
罰修固安城於是盡鬻其田宅以給工費猶不足官限且滿上
憐其窮而籲請特賞帑金四千俾得竣事事在辛未歲前一歲
已起爲侍講學士後八年由太常少卿擢今官方文恭公在時公
爲貴公子得親歡心似乎可恣所欲爲而公於文字之外無他嗜
好暨乎晚節家業蕩泯居然一貧室矣而友朋歌酒之會未嘗廢
也豈非其受性有不隨境轉者哉公書法力追晉人得其韻度每

奉 敕寫經書及自進詩冊輒蒙 褒異賞賜無算公不自謂工
詩世亦但以善書目公嗟乎其詩具在當其得意雖蘇陸何以過
焉乾隆二十有四年秋九月得失音疾竟不起年五十有五公祖
父名氏官闕並在人口不具述乾隆元年以 覃恩誥授光祿大
夫元配黃一品夫人黃夫人爲崑圃先生諱叔琳女慈仁端重有
樛木之風少公二歲是年二月前卒子四長守謙乙丑進士見任
翰林院編修次某次某次某女五孫一孫女三卒之明年二月長
君編修卜兆於某山之原將奉公柩與黃夫人合窆而馳書其舅
黃雲門登賢乞余爲誌并爲之銘其辭曰
嗟乎衣園而今已矣如鐘遠聞倏不受杵如磬懸絕弗復可拊聞

其將終朝服憑几索筆書空降階而跪白云拜疏敢違尺咫非夫
根性異人庸能不亂若此古艾服官裁逾五年徒以早達莫之或
先祁領新史說長集賢大起大伏歲閱累遷世疑古人而甫華顛
緬流風於前輩羌逝亦其忽焉羅囊网佩選業斯在自其少時志
氣慷慨櫪馬旣空座客霑醉借園看花顧曲得句幸官閒而掣餘
亦太平之盛事嗟乎衣國吾重爾文吾憫爾真自茲以往其在後
人珍藏手蹟奉揚吟塵富貴何常維斯永存度含珠其蔑有免金
椎之愴魂

右墓誌銘陳兆崙撰

國初每科進士除選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學習行走三年

期滿始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乾隆元年經侍郎勵宗萬奏請嗣後學習期滿人員令該堂官出具考語分三等引見一等補主事二等卽用知縣三等補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禮部事簡停止分派學習主事至是宗萬請仍照舊例與五部一體籤派下部議行

右紀聞陳康祺撰

一
五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八
二
〇
二
〇

--	--	--	--	--	--	--	--	--	--

高士奇

高士奇浙江錢塘人初由監生充書寫序班供奉 內廷投詹事府錄事遷內閣中書食六品俸 賜居西安門內康熙十七年聖祖仁皇帝賜敕曰爾在內辦事有年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詩文等件纂輯書寫甚多特賜表裏十匹銀五百兩以旌爾之勤勞十九年 諭吏部曰高士奇學問淹通居職勤慎供奉有年應授爲翰林院從優議敘部議授爲額外翰林院侍講二十年六月奉 敕曰爾內直以來勤慎盡誠夙夜匪懈近日聞爾偶得暑病特賜頤養之資爾當安慰自怡輔以醫藥二十二年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三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尋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二

十四年轉侍讀學士充大清一統志副總裁官二十六年遷詹事府少詹事二十七年法司逮問貪贖劾罷之巡撫張汧因汧未被劾時曾遣人齎銀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眾不能悉數抵塞既而指出士奇會奉 諭此案若嚴審牽連人多就已經審實者即可擬罪勿令滋蔓於是置弗問互詳徐乾學傅士奇因疏言臣等編摩纂輯惟在直廬宣 諭奏對悉經中使非進講外或數月不覲 天顏從未於政事有所干涉此不獨臣士奇爲然從前入直諸臣如熊賜履葉方藹張玉書孫在豐王士禎朱彝尊等近今同事諸臣如陳廷敬徐乾學王鴻緒張英勵杜訥等莫不皆然至於人物之臧否事務之利弊 皇上明見萬里洞澈隱微素

未蒙 皇上詢及臣何敢輕進一言獨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考
之古昔儒臣侍從禁密恆難調於眾口卽今張汧無端疑怨含沙
污鱗臣將無以自明幸賴 聖明在上誣搆難施張汧旋卽自吐
真情臣心始得大白但 禁廷清祕職任綦嚴來茲萋斐實幸
聖恩豈容仍玷清班伏乞 賜歸田里疏入得 旨覽所奏情辭
懇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書副總裁等項著照舊管理二十八年
春從 上南巡至杭州 駕幸士奇之西溪山莊 賜御書竹窗
扁額九月左都御史郭琇疏劾之曰 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
用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
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恣肆

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人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權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著聞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旣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媼親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

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
千累萬卽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有爲
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眞而士奇
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眞是士奇等之奸
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
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
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成門外斜街並各
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
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綬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
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

廣置田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皆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萬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

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壘斷而不
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
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之士哉
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
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敢言臣
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請 皇上立賜罷
謫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疏入得 旨高士奇王鴻緒何
楷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時解任尙書徐乾學管修書總
裁事副都御史許三禮以士奇旣奉 旨回籍乾學亦不應畱京
疏劾乾學士奇爲子女姻親其招搖納賄相爲表裏有五方寶物

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謠疏下吏部以所劾無據寢議乾學
尋以省墓回籍三十三年 命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舉奏長於
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乾學鴻緒及士奇並
召來京修書士奇既至仍直南書房三十六年以養母乞歸

特授詹事府詹事 允其請四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以母老未赴
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士奇於淮安迎 駕扈 蹕至杭州及
回鑾隨至京 優賚以歸是年六月卒於家遺疏至得 旨高士
奇簡侍內廷勤勞歲久忽聞在籍病逝朕心深爲軫惻下部議卹
部臣議士奇未赴侍郎任例子祭一次 聖祖命加給全葬子與
時爲庶吉士 特旨授編修四十四年 諭大學士張玉書等曰

原任禮部侍郎高士奇在內廷供奉有年其品級不應予諡朕軫念舊臣原任刑部侍郎勵杜訥已照侍郎沈荃例子諡今士奇亦應予諡以示特恩士奇於是 賜諡文恪所著有經進文彙天祿識餘讀書筆記扈從日錄隨輦集城北集苑西集清吟堂集春秋地名考略左傳國語輯註諸書

右 國史館本傳

高士奇字潛人號江村錢塘人自少好學能文家固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窮賈文自給新歲爲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爲 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 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第一於是簡入 內廷

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游升詹事府少詹事嗟
夫先生一孤豎寒儒耳當其畱滯長安三旬九食殘杯冷炙時遭
戴安道之辱卒能以文學自奮致身霄漢之上故論凌雲之際遇
則與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者同其烜赫驚宵晝之宣呼則與
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蹠者均茲款密視錫予之駢蕃則與內分
金帶赤恩與荔枝青者等斯寵渥至於柏梁侍宴天祿校書行幄
屬車賡歌載筆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視夫枚舉東方朔司
馬相如之徒俳諧捷給富麗爲工者其氣象可同日語哉先生素
謹慎口不言溫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側目會有
造蜚語上聞者賴 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

復以原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媿寵榮之踰分致嫌怨之
紛來荷蒙曲護孤根得遂歸田之願終收做履俾抒望闕之誠由
衷之言知非強設矣久之以母老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
卒亦詩人之秉禮守義而身名俱泰者與所爲詩諸體具備豐而
不失之靡約而不失之促和平爾雅而不爲鉤章棘句之習所謂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雲蒸龍變微斯人吾誰與歸

右小傳鄭方坤撰

蔡升元

蔡升元浙江德清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二十四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八年遷右中允二十九年遷左中允尋終養歸四十二年迎 駕嘉興奏對 御舟翌日得 旨蔡升元在講筵甚久家計甚貧賜銀六百兩爲葬親費事竣卽來京四十三年正月以候補中允超擢少詹事仍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五月遷詹事充經筵講官十一月遷內閣學士四十八年正月 上將復立皇太子允禔 甄別廷臣論升元輕浮無實以原品休致五十一年十月 諭吏部曰學士蔡升元前以皇太子惡之革任著仍補用十二月補內閣學士五十二年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四月以 萬壽遣祭黃帝軒轅氏諸陵並奉 詔賞賚陝西省綠
旗兵丁五十四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五十
五年五月因祈雨不隨大學士等集議降三級畱任革退 恩詔
所得廢生五十六年擢左都御史五十七年七月疏言 皇上親
閱河隄不辭勞勩荒度再三 指示方略准黃底定循軌安流漕
運無虞商民胥賴 翠華所過察吏治訪民艱自士農商賈軍弁
之儻以及山川風土陰陽寒暑燥溼之宜 諮問必周芻蕘必納
以故張弛損益上合乎天時地利下順乎物理人情況每次 巡
幸皆輕車減從寸絲粒粟不擾民間更復屢沛 洪恩敷天匝地
帝之巡狩王之時邁何以加茲恭請編輯 省方盛典以垂萬世

疏下內閣翰林院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如所請設局纂修八月疏
言各省交代遲延承審遲延承緝承追不力疏防文武各官俱有
處分定例而督撫必逐事具本內閣必逐事擬票殊覺冗煩請嗣
後令督撫各照例限咨部彙題又言督撫審擬案件經部院駁詰
每仍照原擬具復卽督撫另委員勘問亦仍如前擬此由規避處
分始終堅執致批駁日煩徒滋拖累請嗣後許承審官改正舛錯
免其處分不改正而駁至第三次者令督撫以前後供詞與原審
全案送部若供詞內刪改一二字或遺漏一二紙嚴加議處又言
吏部侍郎一兼學士銜缺出開列禮部左右侍郎內閣學士翰林
院掌院學士講讀學士詹事少詹事祭酒共十七員一不兼學士

銜缺出開列戶兵禮刑工部侍郎副都御史共十員同一侍郎而
開列人數懸殊至於禮部左侍郎缺出開列內閣學士翰林院掌
院學士講讀學士少詹事祭酒其戶兵刑工四部侍郎缺出開列
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是由翰林出身者以十
五員而升兩缺由京堂出身者以五員而升八缺不無稍偏乞嗣
後遇有六部侍郎缺凡應升官員不論翰林京堂通行開列恭候
簡用又言比年來屢停秋決當夏月盛暑 諭令寬柳杻施冰
水古帝王泣囚解網未有如此周詳慎重者臣因仰體 聖意請
嗣後自徒罪以下取具的保免其收禁既不與重犯同受囹圄之
苦並可免獄卒需索至五城司坊之設原以稽察匪類近聞差役

紛繁所奉牌票多雜出不倫且棍役串通索詐生事擾民請嗣後五城司坊官止奉行提督部院堂官通政使司大理寺堂官牌票及順天府尹本城御史批發事件其餘各衙門不得擅行牌票交與司坊鎖拿人犯如果有緊要案件必須印文咨明巡城御史轉行司坊庶使奸棍蠹役不致擾民矣疏並下九卿議行五十八年擢禮部尙書五十九年十月疏言 皇上以七旬壽考爲六十餘年太平之 天子撫百千萬國大一統之天下德福兼全古今無兩光華復旦運會方新士生今日喁喁嚮風皆爭自濯磨思自奮於功名宜 特頒恩旨大闢賢科前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歲開鄉會試 萬壽科例應至癸卯歲再舉行今請於康熙六十年辛

丑歲 特開萬年科自後每十年一舉行與 萬壽科並著爲定
例癸卯本係鄉試之年應以癸卯科正額與 萬壽科正額併入
一榜則文治益光羣情大慰疏下部知之六十年閏六月乞假歸
六十一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一遺疏至奉 世宗憲皇帝旨
蔡升元學問優長 皇考拔置禁廷洵登宗伯今患病溘逝可予
卹典下部議奏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吳涵

吳涵浙江石門人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二十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八年遷國子監司業三十年授通政使左參議三十一年遷順天府府丞三十四年補右通政三十六年七月轉左八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七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疏言翰詹之儲才日廣升轉之壅滯宜疏請變通以收實用皇上親選庶吉士每科三十餘人教習三載又荷親試分別等第錄用或科道或部屬優者留館爲編修檢討至升轉一途部屬四五年卽升道府科道四五年外轉道員內升四品京堂不數載旋躋卿貳惟留館之編修檢討每有歷俸十餘年而不得遷中

國朝書局叢刊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允贊善者由中允遷侍講侍讀等官有歷十餘年而僅止五六品者今編修檢討約五十人開坊而上約三十人以七八十人而經年不遇一缺不轉一人 皇上愛惜人才破格外用則編修李濤檢討汪楫等以知府用破格改授則少詹王士禎徐潮侍講顧藻編修王九齡等以副都御史通政使督捕理事官通政司參議各缺用但曠典難期積久壅滯仰懇 聖恩酌量變通編修檢討或照李濤等之例外補一二人少詹講讀學士等官或照王士禎等之例以京堂各衙門調補一二人每年開列一次恭候 欽點庶令仕路均平羣材競奮得 旨所奏極是朕已知之不必令部議
三十八年九月擢工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十一月調刑部右侍郎

四十一年二月給事中陳詵劾山陰浦臺縣知縣俞宏聲當封印時以田產細事差役拘審王觀成致服毒自盡威徇顯然上命涵與檢討阿金往訊得實革宏聲職巡撫王國昌等並罰俸有差六月調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十二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四月命教習庶吉士四十三年九月充經筵講官十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三月以疾乞休允之四十八年卒於家遺疏入得旨吳涵效力年久忽聞溘逝深爲憫惻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許汝霖

許汝霖浙江海甯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二十九年遷贊善尋提督江南學政三十三年四月任滿將還疏言教職雖微而訓迪士子責任綦重凡由俊秀捐授者應改爲州縣佐貳又疏言文章一道關乎世運必使風氣操於上而後可化成乎天下自末學小儒羣尙私刻元魁之墨主考之評竄改假捏盡易本來甚至有一榜數十人一彙數十篇總非本人所自爲之耳目一淆好惡錯雜流弊遂以日滋近奉諭旨各省鄉墨禮部悉照原本刊刻頒行臣愚謂會試額數較少亦應刊四書經藝各省試牘仍由學臣刊刻此外槩行禁止

則士之習舉業者不致雜亂其心思兼可研窮乎經史亦訓迪人才維持風教之大端疏並下部議行又疏言生員不許結納官府法至嚴也康熙二十五年禮部議行江南學臣李振裕條奏以禮生冒濫衣頂選擇在學生員文行兼優者充補大學六名小學四名五年更易歲科試作爲優等以重典禮杜倖冒而歷久弊生凡地方大小各官到任落學祭壇講約朔望行香皆生員爲鳴贊情面既熟奔競遂滋或私相夤緣或公行請託借結交官長以恐嚇鄉愚一不肖倡之而效尤者踵相接矣臣受事三年嚴行選擇嚴行懲誡而借口趨踰實難悉禁請 敕部議裁其額惟 萬壽令節元旦冬至春秋二丁仍用生員贊襄大典其餘有陰陽生及禮

房執事不必衣頂皆可鳴贊一槩不用生員則賢者閉戶潛修不肖者公庭罕至矣事下部議自後生員贊禮大學亦不得過四名停歲科試作爲優等之例餘如所請是年遷侍講三十五年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三十八年轉左庶子遷侍講學士四十年轉侍讀學士擢工部侍郎四十一年調禮部右侍郎明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六月轉禮部左侍郎先是三十八年十二月上以江南學政張榕端浙江學政張希良居官平常命發往河工效力並諭以後分理河務酌遣曾任學政各員至是汝霖奉旨出任子牙河分司自備工料修築大城靜海青縣河間獻縣所屬漳滏滹沱諸河各隄三年期滿直隸巡撫趙宏燮入奏得旨仍以侍

郎用四十六年二月補戶部右侍郎四十八年二月遷禮部尙書
四十九年十二月以老乞休五十九年八月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張廷樞

張廷樞陝西韓城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侍講轉侍讀三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累遷侍講侍讀內閣學士四十一年任江南學政四十四年上南巡賜御書及冠服四十五年四月遷吏部右侍郎五月充經筵講官先是湖廣容美土司田舜年揭其子昞如貪庸暴戾奉旨革職究擬昞如逃桑植土司向長庚所匿不赴審總督石文晟奏聞並劾舜年僭妄不法命左都御史梅銷內閣學士二格與文晟等詳鞠會舜年赴武昌訴文晟拘之病卒長庚亦解昞如聽勘銷文晟各議具奏而二格以證佐未集不便率定

奏十月 命廷樞同大學士席哈納侍郎蕭永藻赴鞫舜年各款俱虛晒如暴戾虐民抗不赴審已革職仍枷杖安置內地長庚隱匿晒如降四級畱任並以草率具奏下部議革銷職文晟及湖北巡撫劉殿衡偏沅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各降罰有差四十七年轉左四十八年充會試副考官尋遷刑部尙書四十九年刑部訊擅盜倉米之張三等犯尙書齊武等擬照例斬監候廷樞另擬充軍下九卿議廷樞改擬不合應罰俸一年得 旨張廷樞請事偏執素性好勝有忝大臣之任著革職五十一年授工部尙書時江蘇巡撫張伯行劾總督噶禮貪索科場舞弊銀五十萬兩噶禮亦砌款劾伯行尙書張鵬翮總督赫壽察審弗得實 令廷樞與

戶部尙書穆和倫再鞠如鵬翮等議伯行所奏全虛應革職 諭
九卿確勘革噶禮職伯行復任五十二年五月仍授刑部尙書九
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五十六年河南宜陽縣賊首亢珽自配脫逃
懼緝藉稱知縣張育徽加徵火耗據神屋寨結澗池山賊李一臨
抗拒官兵並劫永甯知縣高式青入寨而是時閩鄉縣賊首王更
一亦脅丁憂知縣白澄指軍需豫徵錢糧勒養騾馬聚眾圍城
上以巡撫張聖佐河北總兵馮君佺不能盡獲賊黨又未將啟釁
事由入告 命廷樞與內閣學士勒什布馳往拏鞠尋廷樞等奏
珽自縊更一一臨等就擒應依律擬斬澄育徽絞監候聖佐君佺
革職至令屬員加徵橫派致激變係原任巡撫李錫任內事錫應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新決部議 從之是年蘭陽縣白蓮教首袁進等謀不軌廷樞等
遵 旨併嚴鞠論罪如例五十八年正月奉 命偕內閣學士高
其倬往勘南陽鎮兵辱知府一案勘明浙川縣把總營效力民人
楊四因賭博爲知縣崔錫柳責兵丁王爵等向知府沈淵告理不
允遂聚眾昇淵至教場圍辱王爵等依律擬斬八月以浙江巡撫
朱軾疏參巡鹽御史哈爾金貪婪各款復偕內閣學士德音奉
命往勘哈爾金受商人宋永甯銀七百兩屬實應絞監候係不在
法賊且事在五十七年 恩詔前照例減等柳責得 旨如議尋
疏言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改折起每石折銀八錢解部後因
御史孫必振奏豫省連年粟米甚賤部議一錢五分解部餘六錢

五分巡撫買米起運巡撫分委州縣州縣復派小民買輸不無費
累請照舊例以一錢五分解部外餘交糧道辦米毋得分委派累
該撫容隱併從重治罪又言 關聖帝君五十六世孫關霽原籍
解州遷洛守墓請照宋儒邵子程子例 恩賜世職博士俱下部
議行雍正元年以與尙書陶賴審擬在誠郡王處招搖生事之陳
夢雷有心徇縱 命降五級調用尋因病回籍廷樞子縉官中允
亦告病家居六年陝西巡撫西琳疏劾縉招集悍僕放債收租剝
削鄉里又廷樞曾收受原任河督趙世顯贓銀六千兩奉 旨催
追抗不完納 諭曰張廷樞於朕登極之初徇情枉法其罪實不
可道本應卽行正法朕格外加恩祇令降職閒居理應感戴朕恩

省愆改過其名下應追銀皆貪婪不法之贓款自當速行完納何至以抗延被參其子張縉復倚仗聲勢剝削鄉里甚屬可惡張延樞張縉俱著革職拏問交該督撫嚴審定擬具奏若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卽應依律正法也七年總督岳鍾琪奏延樞解至中途病故縉於伊父應追贓款故意抗延請依律擬斬家產查抄入官法司會議如所請得 旨張縉家產入官之處著寬免將伊交與岳鍾琪於川陝沿邊應修城垣派委一處令其效力贖罪

右 國史館本傳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卽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

齊世武阿附撫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 先帝
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公
感 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眾亦知 先帝信公凡部事主
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凡朝議親故
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於眾者
尙載人言 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
淮南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
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益尙曾斃甘肅
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得聞於 上而公具以實奏眾皆危
之公恬如也 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族傭者捶殺人部議以

備抵公獨奏采罪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喬及
上嗣位哀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罪繫獄
俟秋決天下悚然誦 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餼餉大將軍入 覲
以爲言內大臣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
事可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 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
會議數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其
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聞
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
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
論翕然歸三張遂甯張太宰鵬翮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 先

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使往視所奏當及興罷常合眾心康熙戊戌鎮將守令激閭鄉四縣變公奉命往鞠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賃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艱退而具疏上爲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爲司寇滯雨請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異日付史官乃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伸者幾且忘之矣公己卯主江南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爲九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卿任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府積
罪惡發露 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
又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易直當
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右記事方苞撰

阮爾詢

阮爾詢江南宣城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三年奉旨以科道用二十四年丁父憂回籍服闋補廣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八年二月疏言部屬各司事繁責重不可一日缺員致滋叢脞惟是員外郎由京職升者可卽日到任其由知州升者或託交盤稽遲或假中途抱病到任無期如尋甸州知州柳文標爲工部員外年餘未到雲龍州知州張澂爲刑部員外三年始到又昆陽州知州詹之柏久升治中都勻縣知縣汪贊久升評事至今俱未到查定例京官赴任違限者中途取結卽可至一年半載亦無從重處分之條請凡由外任升京職者除交盤定限外照遠近勒定

水陸日期如違限一月兩月改從前罰俸例嚴加處分六月疏言
州縣催徵錢糧小民所納多寡不等隨數填入印票其票一據二
紙一存官一付民應比及應比時又將完票送官查對聞有不肖
官吏通同作弊將花戶所納票勒指不給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徵
作少徵之弊請行三聯印票之法一票存州縣一票付應比一票
付花戶自執官吏知民有完票可據前弊自除一切雜稅銀數目
豆米升合皆依此法如勒令不許填數及無票付執者卽治官吏
侵欺罪庶私徵雜派諸弊不禁自止或有奉詔蠲免而先完在官
者卽可執票以抵他項應徵之課小民均霑實惠下部議俱如所
請三十五年六月 上親征噶爾丹凱旋爾詢疏言我 皇上御

極以來如天覆育罔不率俾乃冥頑如疇爾丹自外生成致 聖
主赫怒 躬董六師 親臨朔漠 恩威遠播算無遺策蓋自
啟蹕以迄 回鑾往返一百日之內跋涉五千里而遙迤奏膚功
丕揚 神武爲從古帝王所未有請宣付史館敬述方略勒成一
書布之中外傳示無窮 詔下禮部翰林院議如所請九月遷右
參議三十六年轉左三十七年擢鴻臚寺卿三十九年遷右通政
四十一年擢光祿寺卿四十二年四月以遲誤祭品降三級調用
五月補右參議九月擢順天府府丞四十三年三月遷右通政尋
轉左四十四年擢左僉都御史累遷太常寺卿宗人府府丞四十
六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尋授工部右侍郎五十年轉左五十

二年恭遇 萬壽覃恩廕一子入監讀書五十五年卒 賜祭葬
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劉國徽 子師恕

鴻臚卿寶應劉君既歿年將葬其孤師恕以狀來請銘按狀君諱國徽字禹美世爲寶應望族考士壯 贈通政司左參議母喬氏侍讀石林其舅也侍讀愛君穎敏復以女妻君年二十五舉於鄉三十登第選庶吉士闋三載授戶科給事中明年遷刑科都給事中又明年典試粵西未復命丁贈公艱服除補戶都給事居六年擢通政司參議又四年歷督捕理事官改鴻臚卿以疾卒官年四十八其在戶科嘗建言民間田畝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起科輸稅或以二三畝當一畝或七八畝當一畝蓋土有高下美惡田有寬狹肥磽自古則壤成賦不能強之使同也今賦役全

書所載或田少而賦重或田多而賦輕卽以揚郡言之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徵銀四萬四千餘兩興化縣二萬四千餘頃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徵銀二萬餘兩非泰州寶應之田視高郵興化少至三十倍而賦重至三倍十倍也泰州寶應乃大地而高郵興化乃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故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故賦重而全書不明言其故吏胥緣以爲奸愚民以小畝而輸大畝之賦者有之恐異日有借言清丈欲以一畝作數畝民何以堪請 敕纂修簡明全書諸臣將天下田畝等則詳覆折數具載書中以垂永久 上是其言時有建議請丈量淮揚田畝以羨地入官鬻之者

君疏出乃寢其在刑科則當秋審朝審時取各省所上爰書反覆
詳閱稍可矜疑必曲爲平反其在督捕則詳考則例刊布之俾官
民通曉凡往時以一逃人爲根連累至百十人及以逃案爲市取
所歷州縣官職名待劾者弊不勝詰皆剔除之由是督捕事日簡
案牘日稀 天子乃裁其官併歸兵部而改君鴻臚凡此皆君政
績之可紀者君性寬和立心行事一切依於厚自未第時已能存
濟諸親黨旣得祿疏戚貧宗無所不收恤與人交終始若一折節
寒素未嘗以貴驕人稱人之長覆人之短如弗及雖早達勿懈於
學刻苦爲詩章有集若干卷此狀之所得言也嗚呼君言官也先
後居言路七八年而封事不數數上厥有故焉淮南多水災 天

子既遭重臣治之又數訪得失於淮揚人之官京師者君之至戚以直言忤時中蜚語禍幾不測君處危疑之地欲論列大計則懼言出禍隨若毛舉細故則又不足報稱故甯持重寡言而恪修職事清慎自將使人無可指撻雖忌君者不能得君毫髮過誤爲媒藥資君亦未嘗貶節脂韋有所附麗面賢聲籍甚惟天子知君樸忠孤立特擢用君人第見君履順席榮而不知其操存惕厲有大過人者此狀之所難言非余莫能詳也余承乏禮闈得士十二人惟君最少僑旣除諫垣幸其得言天下事已而惜其不獲盡言品行益修端厚寬宏屹然公輔器比內擢爲清卿冀其將遂柄用而止於是命也悲夫君有子六人師尙師恕師寬師達師寵師筠

師恕年二十餘已爲庶吉士將世其家銘曰

淮揚名郡河漕之衝大工大役利弊所叢實賴正人嶽立廷中繫
鄉邦重爲坊爲墉矯矯劉君學富文雄早登鑿坡才譽無雙高步
諫垣袞職是供持身謹潔報國公忠周咨民瘼爲帝達聰文
豹在山狐兔潛蹤巍班海陟鼎望斯崇梁摧棟隕朝野心同年雖
不永其德則豐施雖不究其積則隆尙賴嗣人繩武功崇刻銘徵
信昭示無窮

右墓誌銘潘耒撰

劉師恕

劉師恕江蘇寶應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

五十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五十三年提督河南學政五十七年
遷右中允累遷左諭德右庶子五十九年晉國子監祭酒雍正元
年授貴州布政使四年三月遷通政使七月遷左副都御史八月
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擢工部右侍郎十二月直隸總督李紱
內用工部侍郎湖廣總督宜兆熊調署直隸總督 命以師恕爲
禮部右侍郎協理總督事五年正月偕兆熊疏參李紱於各牧令
交代案內有將虧缺社倉穀批豁者有將正項銀米批以耗羨彌
補者有將長墊長欠數目批准抵缺項者有將見貯社倉穀批抵
算別項米穀者有將未解耗羨銀批免解者種種欺混見飭布政
使司具冊另報 諭曰覽所奏朕嘉悅之內外大臣皆能如此一

乘至公據實敷陳毫不瞻前顧後則直道行而風俗美將見天下
吏治肅清於社稷蒼生裨益豈淺鮮哉勉之三月奏緝獲妖妄不
法之交河縣民孫守禮嚴鞫治罪 諭獎其遇事直達不稍隱諱
又奏直隸學臣按試向有州縣供應陋規臣等與新任學臣孫嘉
淦會商裁革既而嘉淦奏言臣前過保定宜兆熊劉師恕力言供
應宜除臣謂舊規日折銀五十五兩臣僕從減省得半卽足用劉
師恕言減至一兩亦不可行且言另奏撥解公費接濟其如何奏
請臣不得而知惟思考試大典歲歲舉行宜刪久遠之規卽撥解
公費亦非成例似難通行 諭曰孫嘉淦非騷擾地方貪饕者比
爾等何不量情一至於此且爾等前奏謂孫嘉淦亦願裁革供應

今觀伊所奏何大相矛盾耶論到可仍循舊例而行假若孫嘉淦以吳襄之折價抑或分外苛求勒索令地方官詳揭若地方官借名任意冒開亦令學政咨參爾等再加察訪杜絕流弊孫嘉淦端士也宜作成之是時保定各屬缺雨 上降旨詢問師恕等覆奏今年遇閏月此後得雨不遲 上以其存心怠忽 嚴飭之六月奏裁驛站夫馬工料羨餘銀 諭曰陋規白應裁禁第當量情酌理而爲之毋得過刻致令後來地方上諸事難於措辦也十二月遷吏部右侍郎仍留協理任時直隸布政使張适杖斃控告革職大名府知府曾逢聖貪劣各款之生員寶相可與按察使魏定國訐稱監斃師恕及宜兆熊匿不奏 命尙書福敏等往鞠詳宜兆

熊傳六年正月 諭大學士等曰劉師恕向來過失多端近年屢經敗露朕見其人尙謹慎小心且年力精壯深有悔過遷善之念是以格外加恩令其協辦直隸總督事務以觀後效乃伊於曾逢聖一案若罔聞知負朕任用之恩甘蹈徇隱之咎尙得謂之事君以誠無欺無隱者乎四月部議師恕降三級調用得 旨仍同宜兆熊暫署總督事五月 諭曰宜兆熊劉師恕意見不合諸事參差朕屢加訓飭不能悛改若仍令同辦總督事務必致貽誤宜兆熊原係庸碌之人著回京照部議降補吏部侍郎何世瑾著署直隸總督劉師恕仍照前一同辦理六月世瑾奏劉師恕向與宜兆熊分署而居相距二里餘事多耽誤臣今約與同居辦事伊亦首

有稱便報 聞七年禮部右侍郎蔡世遠等疏言閩省風氣未醇
漳泉二府尤甚請設觀風整俗使以化導風俗 特命師恕爲內
閣學士充福建觀風整俗使八年疏言海澄公向以管轄兵馬支
銷錢糧給印後營裁而印未繳今海澄公黃應纘濫給戚族印文
混行文武衙門殊屬非宜請飭繳銷向後承襲時改給 敕書再
外省世襲武職之員年及二十者請令該督撫咨部引 見或留
京學習或分發各省督撫提鎮標下效力三年後果弓馬嫻熟諳
練行伍照應得品級補用懶惰者飭回籍卑污者題參另襲部議
從之十二年師恕告病回籍觀風整俗使缺裁乾隆七年兩江總
督宗室德沛奏言高郵寶應等處因被水查賑其在城居民有力

之家例不賑卹者闕堂罷市劉師恕族弟生員劉洞爲之主使
諭曰劉師恕族人肆行無忌伊實難辭不能約束之咎著交部察
議尋議革職十六年 上南巡師恕迎 駕 賜侍讀學士銜二
十一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八

王度昭

王度昭山東諸城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三十一年授雲南浪穹縣知縣三十六年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十七年丁父憂三十九年服闋補雲南道監察御史四十年八月疏劾廣東巡撫彭鵬前撫廣西時明知藩司教化新虧空不卽糾待離任始奏又掩覆其半廣東糧道張天覺改徵兵米比時價浮銷九十餘萬兩經部駁追 皇上令鵬察奏鵬偏聽道員何漢英等以天覺署理藩司查兵糧一案由藩司察詳是以天覺察天覺也又據鵬劾藩司魯超虧空超未任之時署印者天覺今超病故而天覺復署有彼此庇護擔承之弊 上令鵬明白回奏鵬力辨被誣得 旨朕於

科道官許其風聞入告專爲廣開言路使督撫以下等官知所警
戒糾劾不實例有處分至於被劾之人具疏回奏止應辨晰是非
不應支離牽引彭鵬雖操守清廉居官亦善此回奏反覆瀆陳不
勝忿激粗戾已極著嚴飭行四十一年六月疏劾戶部尙書李振
裕索屬員祝賀禮物又令送馬等款 敕部察議部議振裕並無
勒索祇收受圍屏屬實但大臣不能禁絕交際應革職 諭曰李
振裕果如王度昭所參貪勒索屬員索取禮物則罪不止革職如祇
收一圍屏未便卽行革職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察審令度昭對
質議奏旋質議振裕祇收圍屏餘無勒索應免議度昭所參有收
圍屏一款屬實亦免議四十二年授湖廣襄陽道四十五年內遷

光祿寺少卿尋遷順天府丞四十六年遷大理寺少卿四十七年
七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十二月擢左僉都御史四十八年四月
遷太常寺卿八月遷通政使四十九年正月命署偏沅巡撫五月
疏言鎮筸僻處苗疆自改協爲鎮移駐道廳設營兵較往昔兵民
實增數倍以土著數千戶之糧食供日益之兵民儻遇歲歉必致
嗷嗷請於司庫借給銀三千兩買穀萬石建倉積貯每年青黃不
接時減價平糶秋成價賤買補所借銀兩以每年出糶買補餘銀
限六年還項歸完後餘銀添買增貯兵民均賴 諭嘉其實心任
事卽照所請行九月授浙江巡撫五十年四月疏言兵糧計口授
食刻不容緩浙省本年夏秋二季兵米不敷請將見在嘉湖二府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應捐米內各移米萬石收貯省倉以足夏秋二季兵米仍將冬徵南米還項下部議行五月浙江巡鹽御史顓圖以溫州處州引目請改於紹興行銷以裕額課 敕下度昭查奏十一月疏言溫處各屬地近場竈者貧民負鹽易食不在禁例僻處山陬者銷鹽原少官引不無壅積查康熙十年曾有溫引改杭之例近見紹興引目已銷將溫額量減七千九百四十八引歸紹興照引徵課在溫處不致淡食價昂而紹商願認行銷亦於正課無誤誠爲兩便部議 從之五十二年二月 命兼理江甯巡撫九月奏報山陽邳宿等處水災請將被災七分以以上者照例捐免錢糧下部議行五
十三年十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幼讀詩書無一時不以民間

疾苦爲念巡撫乃專任封疆大吏理應實心爲民勤求樂利邇來
浙省歛收民生艱難每觀王度昭所奏並無實心爲民之處爾等
傳聞九卿等九卿奏云王度昭從前居官亦有才能今不盡心爲
民全無益於地方誠如 聖諭十一月 詔來京尋授工部右侍
郎五十五年丁母憂五十八年服闋補兵部右侍郎六十一年轉
左雍正元年以病乞休 允之二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文書院藏書

四八

142-560

陳守創

陳守創江西高安人康熙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六年散館以知縣用選授直隸高陽縣知縣四十八年遷大興縣尋丁憂服闋六十年補江蘇常熟縣旋升工科給事中六十一年十一月超擢順天府府尹雍正元年正月 命兼管倉場事務尋授倉場侍郎仍署順天府府尹三年直隸水 命倉場侍郎托時陳守創將通倉米六成以上者運赴天津分賑被水州縣所發米朽爛不堪 諭曰朕軫念災黎宵旰憂勞無時或釋乃托時等全不仰體朕心將此無用之米運給各處有名無實小民何所資藉托時陳守創皆由小臣拔至卿貳不知感激朕恩愛養百姓殊爲可惡此

次姑從寬免容其改過自新嗣後若再不實心辦事定嚴加治罪
五年 上遣大臣等查京通各倉得損漏狀 諭曰倉場米石乃
國計民命所關顆粒皆當珍惜必厥座堅完米粟方不至於霉爛
朕宵旰勤勞百計經營布置不惜數十萬帑金剏造修整身任倉
場之責者自當加意慎重仰副朕懷托時陳守創身任倉場全不
實心料理以致倉廩損壞滲漏處九百二十九座米粟竟有霉壞
者並無一語奏聞甚爲溺職托時陳守創俱著革職十三年十月
命守創赴部引 見乾隆元年正月復起爲順天府府尹六月
奏科場事宜一鄉會試期大宛兩縣先查明各項食用等物時價
造冊報部承辦之員照時價採買一舉子食用悉按人數報銷其

每場米數應行加增一場內支取食物開具清單送提調官鈐蓋
關防令內委官登號仍令監試查驗交總理供給處收發一內委
官二員先期頒發銀兩臨時關防場內外委官呼應不靈應將內
委官移出一員督催供給仍將外委官移調一員入場協理下部
議行二年 上以耗穀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莫如河北五省
諭嚴酒禁並 命北五省督撫等各抒所見陳奏守創奏稱禁止
燒酒惟有平其價值以杜造酒之源嚴其流通以塞行酒之路則
市僧之爲利無多本地銷售有限而釀者不禁自少矣下王大臣
議奏尋奏平定酒價恐滋擾累應免置議九月奏請府丞治中通
判等官照直省地方官例酌予養廉如所請行五年遷左副都御

史六年二月奏稱人命相驗地方官有故意遲延致拖累者上司理合嚴參未便僅以審理遲延咨部請將失察之上司議定處分知府降一級調用司道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箇月著爲例從之五月奏稱直省州縣每僉點捕役散之四境或稱路快或稱坊快或稱通捕自春至冬經年盤踞月朔卯期始來城聽點點訖仍歸分坐之地其日用俱係各村地保斂之民間使果實力稽查人有安枕之慶野無犬吠之警猶可言也無如捕役一有分坐之地即藉口察訪串通匪類宵小轉得以潛相結納該役利其所得曲爲遮護叅縱偷竊爲害閭閻而地方官且以分查之處地方安靜報竊無幾遂得久任其役恣意荼毒請 敕部通行各督撫轉飭

所屬州縣嚴禁捕役分地坐緝凡無事之日在衙門供役有事之時方給票責令躡緝仍嚴立限期勒比無使遷延歲月縱盜遠颺以靖盜源而安民生下部議行七月以年老乞休 允之十二年卒子洪元雍正甲辰科舉人

右 國史館本傳

國年身用表不志

身

王沛檀

國家重熙累洽之時必有魁艾耆德之臣出重於朝宁歸華於閭里始終之節飭哀榮之典備穹碑廣隧照耀崑崙世瞻喬木鄉崇社祀衣纓欷歔旄倪感泣其蘊蓄設施具有根柢匪倖而致也雍正十年二月初二日故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諸城王公卒於家遺疏上聞賜祭葬如典禮以其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所居相州鎮高直村先隴之後原鉅公鴻儒述德揚休銘誅相屬諸孤按察使棠暨弟槩復屬余表公庸伐於墓道公諱沛檀字汝有名讀書之室曰念庵因以爲號曾王父贈貴州按察使諱允升王父諸生諱恢基考由進士任廣東西甯知縣行取

部主事諱鐵自考以上二世並以公遇 覃恩贈通政使司通政使世有厚德人稱老實王家公生而英偉與伯兄中允沛思季弟職方沛恂並以文章振聲相繼取科第公尤沈摯學務經世出賦秦荒乃丞漳海屢斷疑獄信枉罪督治海舟規小測大棄私從公悉湔前弊民以利會時海氛既靖裁兵議起介胄皇皇亡伍是基公進說缺勿補罷乃汰需以歲時不震不駭大吏奇之遂兼攝興化泉州建甯三府事地廣政繁益顯厥才益彰厥聞興泉七州田籍迂紊累守莫釐乃幽老胥治書於獄曰田清乃歸又號於眾自發者直後至則尤民恐獻情胥冊亦治尋以憂去三年補任雲南臨安薦知浙江温州府首禁海埠捐丈斥鹵民困以蘇商亦大裕居

二歲復以薦遷四川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鹽法病民土苗煽亂公單騎赴部黜商撫民徒黨立散若浮埃風埽春冰日泮聲聞於天有詔廷見遂遷貴州按察使民懋拜斗實繁有徒仇者惡之曰是藏袁進將爲亂謀袁進者河南奸民在逋者也巡撫恐發兵往捕公獨曰吁袁進就拘邸報具存是焉可誣乃得釋不誅旋遷廣西布政使法治益修以養以教民莫是求今天子嗣統選賢與能公首內召授太常寺卿逾月遷通政使巡倉粵西獻獄兩浙並稱詔旨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吏部右侍郎奉命往稽山東司庫許過家省視先墓里人榮之還朝恩注禮遇華臚時年七十有二矣嘗因啟事特詔與大學士陽城田公並

不踞立侍蓋異數也履滿思謙受寵益思乃引年乞歸還滄返素
九重加恩許遂其初晉以崇階俾長憲府 陛辭之日 賜予
便蕃春明祖饌都人聚觀公卿太息孰如公有始有卒節全名完
者乎既歸五載然後告終先一月 聖主御書詩幅及偶句以賜
公不及見然 天章燦爛下逮閒居三壽知與不知歎爲希有公
天資忠實尤敦孝友歷官萬里奉親遺像未嘗少離兄弟怡怡旣
衰彌摯仲兄上舍沛懣負才早世公得二品廕官不私續似以蔭
兄子至於睦媼任恤戴仁抱義惠周三黨有加無已歲儉輒發廩
用救族戚諄戒子弟傳爲家法俾世濟其美是以棄賓客之日罷
歌輟相巷哭市慨素衣冠相弔殆以千計嗚呼盛矣豈非出則重

於朝宁歸則華於閩里者哉厥配既固端良淑嫕子姓並賢惟
肖善繼既詳於年譜系於幽誌不復贅焉表其大者於右系以誅
曰

瑯邪之王受氏有媯丕昌寰宇故國尤滋五世八世昔契元龜維
公表海舊德有輝出任旬宣入當倚毗既榮既哀嶽峙星垂豈伊
邁迹是德是求保我後生堂則有基子子孫孫繼茲繩茲千秋且
暮視此豐碑

右墓表李紱撰

王沛擅諸城人康熙甲子舉人王爲邑巨姓族不下數千丁四十
三年邑大饑沛擅倡紳衿認賑之法各量力自賑其親族鄰里佃

國朝書目類傳卷之十一
身
戶等請以官賑之米減價平糶人不知爲歉年仕福建漳州同知
上官重其才事無大小必咨詢而後定值海氛旣靖時議欲裁水
師兵漳城提督駐劄之所闔營惶惑幾不測沛愼曰無輕議裁也
老弱者汰之彼將奚辭缺伍不補不三年而事定矣督提竟從其
議任廣西布政使五十八年閩邑中稍旱亟遺書命其子出家粟
千石以助賑糶雍正八年邑又大水沛愼方致仕家居仍做行四
十三年之法同里亦無不願者前後賑濟災荒惟諸邑無不給之
慮沛愼之力也

右述聞謚瑤錄

姜楠

公諱楠字崑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明崇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宗呂順治壬辰進士公性沈毅愴慨有大志少孤貧致勤於文學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既成進士久之授麻城令年五十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而入爲行人踰年擢戶科給事中充己卯江南鄉試副主考未返 命遷鴻臚寺少卿提督浙江學政既事赴闕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六日遷左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右侍郎兼攝刑部右侍郎事尋改吏部右侍郎時 天子嚮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卒公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

縣訟獄紛綸盜賊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老奸宿
豪皆曰令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庭者日數十百人公爲
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堂下次第傳訊每就單辭摘發其隱私
立責而遣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功令凡劫盜不時獲守
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責被劫者誣污拷掠困辱過於失
財由是被劫者例以竊報雖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
轉得持短長由是盜益逞民益蹙公始至盜發卽持卷詣大府曰
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許諾獲九人卽日杖殺其七
餘斃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寔眠公之按試兩浙也舟行過北
新關關吏難之公怒使告曰吾行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揭報不者

吾奉 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止此今
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至舟次謝罪請行自是所至有司貪縱
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舉於鄉卽以文名京師至乙丑始成進
士待選又十餘年學使者爭迎致嘗偕山左劉公木齋至江南刮
除舊習南士爭先學古己卯榜揭不遇者皆頌公之明浙東西建
督學祠春秋時祀至今不廢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敏耳公平生雅
不欲以文學知名而所表襮大抵皆文事戶科未數月而
有江南之 命返自浙始列於九卿而疾作矣所欲自見於世者
槩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又不獨爲公惜也余始見公
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高以國士遇余公實啟之及公主試而余

適爲選首例執弟子之禮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顧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爲世俗之所驚也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以朋友之禮與詞癸未仲夏見余於廣陵一夕酒半自述中歲糞艱血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衰疾未克赴弔無何而身及於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於墓道乃述所親得於公者以爲表而歸其孤其行身處家莅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卽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卒於康熙甲申十月年五十九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於州西理賢陵前夫人李氏祔後

夫人呂氏子宏焯

右墓表方苞撰

Table 1

Table

142-57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補錄

卿貳二十

王沛愼

王沛愼字汝存山東諸城人父鉞廣東西甯令世居縣北相州鎮東巷鄉人稱老實王家沛愼中甲子鄉試嘗從族祖戶部尙書隲如陝振饑議敘選漳州通判會鞫龍巖盜案知府擬如原供上沛愼曰盜多賊少不足據況續自首賊之盜并非原供十三人中所宥姑徐之已而自首盜斃於獄沛愼曰以滅口也如眾有口何呼失主廖前曰盜殺汝父讐大反殺無辜者以代汝讐死日之乎且賊物真偽奚若廖涕泗言曰捕人與知之捕股栗曰事由縣主時

令秩滿慮絀於盜陰取無賴子充之既白釋六人於獄院奇其才
畱值季值季者府選一僚更番居會城理獄訟也閩防海戰艦三
百餘無一存者急則賃民船以應沛懼白曰船事之壞由公費無
出致有浮派浮派既夥變爲包修而文武更互爲利藪嗣後請一
切支官帑勿使派民則武弁無所覬覦而包修之弊可革乃倣張
嘗舊法令匠製船式一廣不及尺以分當尺寸當丈累計之不爽
毫髮工符值皆僂指以定旬月三百艘悉復舊觀耿逆初靖閩省
猶宿重兵提督請汰之下其議督撫召沛懼計可否對曰裁兵是
也驟裁之非也若輩父母妻子皆仰給月糧一旦除籍能自食其
力乎且閩地負山枕海脫有不虞咎將誰歸不如無下裁兵令第

簡老弱不任甲者去之罷役及死亡弗補不二三年兵不裁而自汰策之上也從之沛檀神采精明善斷疑事所在興起事功視士俗所宜施諤諤持正不爲苛細以損政體嘗兼攝興化泉州建甯三府篆興化民爭地甲委一廢疾人日闕乙室忽夜失所在愬之沛檀曰是終匿不出也夫大聲叱甲曰汝驅就木之老併命於人而跼於死殺之由汝乙謀無左證奚究爲遂下甲獄數日廢疾人出俞氏豪據莫孀墓前穴而有之俞墓木則拱矣而莫券文校四至字麤細互異更數官直俞紕莫沛檀詰曰墓則莫上俞下也券則莫前俞後也而俞券如莫券云上至山頂則誰與盜售莫冢者始俞賄莫守冢人植木穴前而陰埋棺其下旣成林而訟之則賄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婦之姪以墨重蓋券四至爲疑實迄是乃辭屈先是關爲鄭賊割
據田籍亂興泉七州縣民歷控之官畏其煩吏居其貨置不理沛
懼喟曰使百姓有無田之賦可乎召老猾吏數人悉閉之獄命日
豐乃飲食給乃筆札籍苟不清毋望復出仍號於眾曰隱糧者速
首免遲論如律吏皆惴惴懼罪浹旬事畢於是按冊稽地按地徵
糧積弊盡豁建甯多火災延燒累日夜沛懼分府治爲三十六方
方各計戶十設水櫃一水桶一鈎繩之物舉具戶輪之有警則持
具奔赴火所難以是免富人娶窮民女生子而先許嫁之夫忽還
訟富人介武弁以白金入沛懼笑卻之呼窮民問曰汝尙有女乎
曰有而未字也呼富人問曰白金五百兩猶在乎惶恐曰在乃呼

訟者前曰律本夫逃三年不還許告官改嫁況處女哉而汝又十年不歸且汝奚取已妻他人之女以爲己妻也今以某次女妻汝而妻汝故妻者出五百金以爲新妻匱若何訟者叩頭謝立命身女囊金至其家妻之丁外艱服闋補雲南臨安府同知以清勤練達薦升浙江温州知府首禁海埠以便商船斥鹵間有餘地瑞安令議清丈沛愷覆於撫曰溫民貧地瘠雖有尺寸未墾荒熟不常一切搜括必傷元氣且皇上子惠元元赦免錢糧動經數百萬而此一隅者獨令挨戶清查升科幾何派累不少徒啟吏胥窟穴甚非所以仰體 皇仁休養氓庶也請令額外已墾之田自行首報以免紛紜議遂寢而墾田者亦爭先報焉沛愷之在泉也釐定

田冊不少假在溫則不妄增賦悉以餘利予民居二年廷薦才能
升四川建南道建昌衛界苗獠食鹽惟民便巡撫議設商益課沛
憤爭曰邊氓粒食既艱而斤兩無徵實 國家利民美意一旦盡
取之恐民有離心不聽以阮某爲商巡撫家人監巡捕迭邏之鎗
銖無所貸鹽價昂民苦淡食隨蟻聚爲亂萬餘人圍建昌將肆掠
沛憤在省聞變連日夜疾馳至單騎前諭曰爾民皆 朝廷赤子
徒爲奸商猾吏所苦宜赴愬奈何相牽引爲亂階蹈不赦罪眾皆
哭拜曰民愚不知我公幸活我立解散沛憤乃下令革商一境以
甯沛憤之在臨安掌銀錫廠也悉逐土豪引官商用之在建昌則
不立商課以撫遠徼之眾調天下監司五員引 見沛憤與焉升

貴州按察使貴陽民昏夜爲拜斗會或告其匿河南亂民袁進巡撫速發兵圍室獲數十人沛愼閱所誦經偈曰愚民惑福田非爲亂且進被獲年餘相仇者猶以是中邪檢邸鈔白撫疑頓釋升廣西布政使覈捐穀革圖差親給餉兌糧侵勒者不得逞桂林府有弟羅其兄不法事若干條控縣沛愼批其牘下郡曰弟以爭產故輒摺摭他事陷兄極刑果聽之是快弟殺兄之志而助之攻也謂風俗何牒下兄弟皆悔罪太平土司請設學沛愼欣然曰侏儻之俗苟教之則王化壹矣卽入告行焉沛愼所至兩意教化在浙修劉基卓敬祠在川修文廟勅立講院集諸生肄業其中每去任士民謳思之雍正元年上方簡用老成以劉廷琛代沛愼授

沛愼太常寺卿踰月升通政使 命往浙江勘南潯命案時巡撫
李馥以監斃之犯爲首抵罪餘末減沛愼曰執賣僮婢者爲誘逃
而手斃三命以焚其屍四人者法俱應斬奚首從之分擬上報
可升左副都御史旋升吏部右侍郎 命偕山東總兵柏之藩察
覈各司俸工暨開銷等冊雍正五年沛愼年七十二侍班 上命
同大學士田從典立聽 訓旨蓋優其老也隨以疾乞休加左都
御史銜致仕 陛辭 上命內侍扶入 溫旨慰遣歸里五年年
七十有七卒先是 上以御書紬緞 命沛愼子口北道棠寄其
父而沛愼前卒如例給全葬遣官祭焉沛愼性篤厚赴義若飢渴
遇族鄰有恩甲申東省饑斗粟千錢小錢斥不行諺謂錢荒沛愼

悉出所儲粟不擇錢以糶且白知府行部切諭錢通流人賴以活
己而盜起團鄉勇數百親率堵禦且以粟給無告者爲守望助邑
獲安己亥迄壬寅諸城歲比不登沛懼時宦粵貽書子弟屢振之
不足則貸倉穀以濟之庚戌邑被水取莊田逋悉捐之三黨之乏
絕者計口授食次友次鄉之餓者傾倉廩其之曰此皆祿入餘也
聖天子方蠲租發粟爲臣者又敢自肥鬻宮圮乃倡修之族之
秀者延名師教之地偏於鄉人之宅墓者輒割予之臨沒命其子
槩曰振族恤鄰我志也我死汝兄弟竭力爲之嗚呼沛懼之出處
均有裨於政教耳矣沛懼識量凝定黔河西產白燕擬上聞沛
懼曰小物不足稱瑞特本邑發科兆耳旣而果然童時侍父西甯

方宴客巨蛇出屏後昂首尺餘左右躍而前客盡走避沛懼手利
刃直前斬之一座大驚

論曰余讀沛懼父子兄弟間爲書相誠勉藹然皆仁者之言遭逢
兩朝宣布德意綽乎有古牧伯風矣甫刑云匪佞折獄惟良折
獄信然哉信然哉

右傳曹一士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一目錄

卿貳二十一

張伯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一目錄

皇清同治元年八月十一日

142-59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二十一

張伯行

張伯行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考取內閣中書改中書
科中書丁父憂歸服滿未赴補儀封城北舊有隄三十八年六月
因雨潰決伯行倡募居民囊土塞之隄遂完固三十九年八月總
河張鵬翮疏薦堪理河務以原銜赴河工督修黃河南岸隄二百
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石工四十二年正月授山東濟甯道
四十五年正月遷江蘇按察使四十六年三月 聖祖仁皇帝南

巡至蘇州 諭從臣曰朕訪知張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又
諭曰張伯行爲人篤實卽置之行閒亦非退縮者遂擢福建巡撫
十二月疏請蠲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旱荒田地額賦又以閩省
米價日昂請發帑銀五萬兩委官往湖廣江西廣東買米平糶四
十七年五月疏言福建人才眾多前奉 恩詔乙酉科鄉試於舊
額七十四名外增十名今戊子科鄉試在邇士子咸冀長荷 皇
仁以暫增者爲定額疏並下部議 從之四十八年十二月請調
四川學道陳瓊爲臺灣道得 旨如所請是月伯行調任江蘇巡
撫四十九年二月疏言去歲淮安揚徐三府屬十四州縣衛夏秋
連遇水淹蒙 恩發帑賑濟延至今春仍多乏食窮民請加賑至

麥熟得 旨俞允時布政使宜思恭爲總督鳴禮劾罷陳鵬年以
蘇州知府署布政使請循前任督撫司道公議分扣闕屬官俸役
食抵補司庫虧空三十四萬餘兩伯行以 聞越十日又疏言前
因署布政使陳鵬年察出帑項空懸爲數甚多而俸工抵補又非
臣所敢自專節次商之督臣鳴禮總期庫帑有著卽可不煩 聖
心因以會稟送督臣畫題守候七日傳諭令役先回會稟隨後來
臣以爲已無別議不敢遲緩翌日拜發前疏茲督臣委官齎回前
稟未曾畫題謂尚須斟酌則臣前疏已發疏入 上令原審宜思
恭之尙書張鵬翮等察審 諭廷臣曰覽張伯行此疏與鳴禮不
和可知爲人臣者當以國事爲重協心辦理因不和而致公事兩

相矛盾可乎朕綜理幾務垂五十年凡事無不經歷未嘗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但批知道了置之尋伯行以衰病乞罷得旨張伯行操守廉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衰病辭十月張鵬翮還奏虧空銀兩前任巡撫于準與宜思恭應賠十六萬其餘以俸工抵補上諭廷臣曰江南虧空錢糧兩次命張鵬翮察審朕意地方雖有不肖之官未必侵蝕至數十萬兩前朕南巡時凡沿途所用悉出內帑未嘗絲毫取諸官民督撫等不遵朕旨肆意那用以致虧空朕若不言內外諸臣誰敢言者彼時任事之人今離任者已多若責之新任官賠補朕心實有不忍又諭曰朕之巡幸原以爲民卽用帑百萬亦所當然著將朕諭

旨全行鈔錄令督撫察明南巡時所用數目大略具奏五十年五月諭戶部曰張伯行奏江蘇等府州縣無著錢糧十萬八千兩有奇此項錢糧朕知之甚悉係地方官因公動用未敢申明之項若著落後任官賠補必致科派擾害百姓其原議俸工扣抵之數著全行豁免十月疏言江南辛卯鄉闈榜發後議論紛紛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擡擁財神入學宮謂因科場不公臣未敢隱匿時正考官左必蕃亦疏言出闈後輿論誼傳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張鵬翮會同督撫察審五十一年正月伯行請罷會審疏言鄉試前風聞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考官左必蕃疏中有或發督臣嚴審語又風聞總督

欲索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及揚州會審既得副考官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馬逸奏書役家人爲吳泌行賄供證督臣震怒輒令夾脛鉗口尙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見任安徽懷甯知縣恐遭陷害亦瞻顧掣肘總緣督臣權勢赫奕莫敢撻其鋒臣不敢顧念身家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逢 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殘險未必能加害無辜亦何憚而不言仰祈 敕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藉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矣伯行旣上疏遂移牒噶禮暫停會審噶禮亦疏劾伯行前冬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從遷怒船埠張元隆陷以通賊牽連監斃罪一上海知縣許士貞誣良爲盜伯行因與同窗

好友始終袒護淹禁無辜久不省釋罪二臣嚴飭所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伯行與陳鵬年揚言臣查富戶竟寢不行罪三蘇松道臧大受所屬被盜七案皆捏稱大受因公出境徇私作弊罪四蘇松糧船遲誤奉旨明白回奏伯行飾詞欺誑罪五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係伯行好友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拏且南山集版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伯行並不追問罪六命盜案件蘇松最繁伯行專以賣書著書爲事性多猜忌心更糊塗混行翻駁不能清理濫收詞狀拖累株連罪七上命俱解任下張鵬翮及總漕赫壽察審尋奏趙晉與吳泌程光奎賄通關節擬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皆

撫會銜題咨舊事方苞由伯行遣員料理南山集刻版係在江甯
超出噶禮苛刻應降一級畱任伯行劾噶禮攬賣舉人索銀五十
萬兩事全虛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掩飾和解 命
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嚴審 九月覆奏噶禮無罪伯行畏縮不
出洋反誣陷船埠張元隆通盜又誣奏督臣應革職九卿等議如
所議 上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但才不如守
噶禮雖才具有餘而性喜生事未聞有清正之名朕於滿漢諸臣
毫無異視一以公正處之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
操守爲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此所議是非顛倒著
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翌日 召九卿等入 諭曰

張伯行居官清廉其家亦殷實人所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此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爲正人者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遂命革噶禮職伯行復原任十二月疏言東南漕運定例冬兌冬開正月以內過淮實藉回空船依期到次受兌方可督押開幫自前任總漕桑額題請展限二月以內過淮雖冬兌冬開之例原未更易而淮限一寬官民率皆緩視因循自誤且民間糧米冬月收穫已畢催輸便易稍有遲延米多糶賣輸納無措不得不受敲撲又運河之水沿塘田畝賴以灌溉必俟重運過完方敢開放

今各省糧船有遲至五六月始過淮者抵通不克如期回空勢不能早請自五十二年爲始江南重運仍照原限勒令正月內過淮并請 敕倉場督臣於所給回空限單內刊入定限時日令沿河州縣註明入境出境之期至淮申繳漕臣察驗到淮之後漕臣另給抵次限單亦令沿河州縣註明入境出境日期各船抵次不得出十一月申繳臣衙門察驗若回空如期到次而不能督催開兌及在淮以南遷延者議處巡撫及縣衛各官其在淮以北至通州重運及回空遲延違限者責成總漕倉場劾處沿途各官凡運丁違例多帶貨物者依定例懲治自不致遲誤矣疏下部議以事關漕運應令總漕及兩江總督會同定議 上特准照伯行所請行

五十二年正月疏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臺灣道陳瓊前任國子監祭酒余正健堪任江蘇布政使疏至已有旨擢用湖北按察使牟欽元下部知之五十三年三月疏言洋面商船漁船與盜船同行難於識別請令商漁各船各刻某省某州縣第幾號船戶各給腰牌刻年月姓名籍貫巡哨軍船亦如之庶便稽察疏下部議行五月疏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洋匪棍張元隆卽其弟也時著追張令濤者噶禮所奏伯行拖斃之船埠張元隆卽其弟也時部檄搜緝海賊鄭盡心餘黨崇明鎮弁窮詰一船人照不符得張元隆爲之關通領照狀以報伯行又上海縣民顧協一赴訴張令濤占踞房屋謂其舊爲噶禮幕客今匿牟欽元署中有水寨數處

高藏海賊伯行捕治張令濤因奏劾牟欽元得旨革牟欽元職
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顧協一所控張令濤與海賊合夥無證
據牟欽元署中亦無張令濤上復命張鵬翮及副都御史阿錫
鼐至江南審理鵬翮等奏張元隆張令濤皆良民伯行捏造無影
之事誑稱海中有賊請革職審理上責鵬翮等不能盡心審明
原委令再詳審並命伯行明白回奏五十四年四月伯行疏言
臣爲綏靖海洋起見急欲杜漸防微張元隆雖報身故而金多黨
眾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處處皆能領照久經審供題明在案
至張令濤一犯原據顧協一首告若通洋不實顧協一例應坐誣
乃牟欽元庇匿張令濤致懸案莫結且張令濤之在藩幕係其子

張二所供縱非通洋亦係豪惡臣爲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今
惟靜候審訊五月鵬翮等請 旨革職解任審理 從之七月奏
顧協一張令濤已就控爭屋產事定讞牟欽元應復職伯行因前
在上海坐漏船懷恨船埠誣陷良民誑奏海賊甚多挾詐欺公安
生異議應斬法司議如所擬 上命免罪來京十一月 命南書
房行走十二月署倉場侍郎五十五年閏三月同倉場侍郎荆山
副都御史阿錫勳等奉 詔監視順天永平二府屬賑濟五十六
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十二月授戶部右侍郎管
錢法仍兼管倉場六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十月乞假省母十
二月來京 命陳奏武陟縣決口情形堵築事宜下所司知之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九月擢禮部尙書 賜禮樂名臣扁額二
年四月 命赴闕里祭 崇聖祠復乞假省母越一月還京先是
由戶部遷禮部 命仍管捐納軍需事至是 詔陝西運糧至巴
里坤悉作正項報銷停止戶部與陝西捐例 諭嘉伯行與尙書
田從典兩年以來辦理清正下部議敘各加二級三年二月卒於
官年七十有五遺疏入得 旨張伯行效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
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深爲軫惻著加太子太保於卹典
外加祭一次以示優卹舊臣至意 遣大臣侍衛奠茶酒又 命
部寺漢堂官科道等官於 諭祭日齋集出殯日往送 賜諡曰
清恪子師載以雍正元年伯行任戶部侍郎 恩旨視一品例廕

員外郎官至河道總督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先世居上蔡至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爲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嚴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涯而皆不愜其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

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贈公憂瘳粥寢苦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覲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日眾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聞閩河至儀封聞而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黃水本強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使之強一曰清口宜設安瀾牐一曰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牐一曰請復天妃牐

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
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
宜堅築又上議請於運河之底做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
田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衝急不
可當焚香禱於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堰石工鰲鬚溝河
是冬補山東濟甯道時值歲荒卽家運錢米及棉衣數艘以拯飢
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選遣賢能之員十人分道賑濟公
所賑者汶上陽穀二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司移
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奉 旨賑濟非
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賑濟饑民非肥家也且賑

而猶道殫相望不賑將復如何 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
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侃鑿兩院不能奪遂寢乙酉春 聖祖南
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並詩章二詩扇二明年 遣
郎中德成格封開催漕臨行復 諭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請
曉河務往與商推設法蓄水放船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
小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以紀其事卽世
所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司臬江甯吏呈往例送督撫贄儀約
四千金公曰我居官蓄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所攜土宜致餽
皆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軍怒欲盡褫其巾公慨然
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

祖南巡至江甯已 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與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顧督
撫曰張伯行居官果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 聖
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
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
爲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卽 令填撫福建
隨 駕至西湖 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 陛辭赴閩時臺屬
旱荒題請發帑賑濟全活甚眾閩省人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
歲之用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
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阻飢永安甯洋漳平大田山

深易藏姦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閒探丸公以計誘擒之
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其巢穴亦就擒貨其脅從盜藪一清大張
網紀飭保甲講鄉約褒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教化大行閩
自楊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
魯公建龍峰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於會城俾
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中益廣搜先儒文集
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 上聞 御書三山養
秀四字以顏其堂又 賜御纂性理精義諸書至今弦歌不絕皆
公倡導力也福州瘟神有五帝者廟祀徧鄉城節巫假以誑誘禱
祀晝夜不絕公毀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此獲罪竟卒於官公

曰此偶值耳不爲止卽改其祠爲義塾以祀朱子省城多尼皆買
貧家女髮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爲弗可問公悉令所親贖回匹
配貧不能贖者爲設法以出之臺灣兵跋扈難制稍不遂欲卽登
山鼓譟要挾官長公謂爲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
除之煽誘自絕鎮臣如公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諭大學士
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光地奏閩省近方有起色
須畱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不
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
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 命並 許馳驛往士民攀畱不及皆呼
號如失怙恃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莅任卽奏罷撫藩人

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卽檄禁屬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
年荒歉軍民乏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
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以紓其困皆蒙 俞允又奏
動藩庫銀三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卽行絕漕弊禁重耗省差
擾民困以甦又以俗尙奢侈嚴行禁絕時蘇守陳鵬年司臬焦映
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己摭事劾去之是
夏赴常州熟審多所平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
乞休不許乃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廂堰廢壞詳
考修整以資蓄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米多民
不艱食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蘇郡

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替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
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
持其事使臣替縮不敢問而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
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疏上總督聞之
密購疏彙捏款許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併
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瀝陳被誣始末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
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鳴禮免議奉 特旨尙書穆和
倫張廷樞再往澈底審明審如前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
爲天下清官第一復 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畱公任而黜
鳴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圍集公館哭聲殷

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 關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等郡
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以
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
心不可卻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皆委地而去
審畢將回姑蘇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
江干護行公聞越數日五鼓登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
悒悒而返至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
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
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抃呼萬歲者無萬數行數千里詣 關
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

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 聖壽者與江蘇
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爲異同者莫不傾心折
節直聲浩氣震天下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濂洛關閩
集解鎮江戰艦與民船無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
數九月奉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
甲午正月奏免揚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物已於揚關輸鈔入城
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
五年絲毫弗取爲鹽商節省十萬眾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
每年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
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略與閩同士風不變

斂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爲東南隱憂
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咸爲巨蠹
把持屢飭不結 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
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綬
去遣遊擊房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問供多方摧
折所供不合齋公幕下客代書竟擬重辟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
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處之怡然讀書晝夜無閒爲子姪講說積
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爲編輯居
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晬焉奏上 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
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

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皆有儒冠儒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同知胡某僉人也暮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濤瀾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暢春苑 陞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 陞見 上曰他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門明日 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 命講太極圖說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歉奉 諭同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

察至永平與守謝賜履講社倉之法令勸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
法條酌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月條奏餘米摺其略云臣查紅斛
進倉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
九勺四秒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
米俗所謂飛穀鞭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旗丁交贖
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檔子也或令旗丁賣
與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
每年收米放米該贖餘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廩百座八月爲順
天鄉試正考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
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

事辛丑春總裁會試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
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
畱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衝
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
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決河
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
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
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
任濟甯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升任故未及
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誤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入

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濟之也若由
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日接 駕蒙 溫旨云
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於黃沁交
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重關鎖使不泛濫一引沁由賈魯河入濟以
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
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於濟甯河之西
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入湖不但糧船
過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歸省 命以便道
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偕諸年
老大臣至乾清宮謝 恩賜坐 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

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
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
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潄潄下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公忠
爲國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
兼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
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數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畱
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又以
公老 命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莫
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從典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 贈
三代給一品廕生癸卯八月 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略曰 國

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堤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堤城開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遲爲速之一法也至濟甯到臺莊相去四百里

其中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閘將及四
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上下不無淺阻宜於臺
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於河道或有補益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尙書 賜禮樂名臣四大字奉 旨搜
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 郊前一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
之 上以命公蓋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
南軒陳克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月 命赴闕里
致祭 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 聖廟從祀倡議以明
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

享 崇聖祠乙巳正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勵直
徑厚精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
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額爾德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行
三叩禮 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壇又奉 上諭
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俱
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公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
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
三人其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
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閩官署帷帳皆錦繡器皿悉金銀驚問吏以
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撤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

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卽卻不受閩撫標有空糧五十名
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
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令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
交一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尊之意不以
見忌而生退沮之心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
清彰彰在人耳目聞者然初不令其人知卽子姪有問亦不荅惟
特疏具薦及大廷保舉者眾乃知之平日齟齬公者在朝共事輒
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
公事乎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偶有災禱卽疏請緩徵賑濟平
糶並施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臨清則有清源

書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招徠士之有文
行者相與講明聖學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
解 聖諭十大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
慈父於閩則肖公象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爲
公祠與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
府鄆城縣十五州縣士民有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濰河之水
當秋泛濫淹民田不下數百萬頃公爲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
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濰入運運入海向之壑澤今成膏腴廩邱
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濰士民蒙利議立
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今

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惹公歎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
至孝本於天性每逢忌日輒閉戶飲泣不御酒肉至己生日亦思
親不宴不樂賑汝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
婿未婚父母亡叔質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召婿至給新
衣爲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不問貴賤知愚悉接
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
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
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
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但靜坐
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而勤讀書以求道

理乃爲無弊且于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於
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
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
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資訓
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
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
正爲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脩齊之範謂周程張朱
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
後四書屢經進 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正
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

錄因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爲
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其家訪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
筆讀禮志疑三書乃並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悉刻之他如
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行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
呂東萊取資於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於朱子眞
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於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
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賡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汝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庵陳確庵陸桴亭魏環極耿逸
庵熊愚齋吳徽仲施成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
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徽仲施成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

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湮沒不傳公特爲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
公於正學奮志修明而於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
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
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
志程朱之學而於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於正學見不明耳所
見旣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
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程啟曠之閑闢錄陳清濶之學菑通辨張
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於復
入故於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
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

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
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
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
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
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彙本尙未成書五經大
全意欲增刪別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定大學依伊川改本移
生財有大道五節於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於聽訟
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繕
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 呈此又公未竟之業
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

學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修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尙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公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之神道碑

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史館歲在甲申公于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誣諉以備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年而河督旋卒諾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爲詳晰余私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文無遺憾矣顧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肖以言語媚人可信必矣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

右傳杭世駿撰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諡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

四丁母喪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
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辨義利闢異端墜緒茫茫有
毅然搜紹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申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
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
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眾己卯夏大雨北關隄決水汎濫
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
翻異之題赴河工效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
財運穀以賑并載錢及棉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 旨賑濟先
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辨
其略曰賑濟乃奉 恩旨非本道敢於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也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 旨賑濟不
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
道之罪其可追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
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
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
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濰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
萬頃先生疏濬宏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
民至今尸祝啟利運閘注水南旺糧艘得過行遷江甯司臬 聖
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獎
無異詞 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

以朕爲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請動支庫帑買米賑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氓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塵撫平之寢廉糾墨訪猾吏奸胥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龍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捫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徧城鄉土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覈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

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 當寧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淮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之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皆報 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卽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責伏望鑒原 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嚙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扼吭未敢動先生直己行道興除舉劾如恐不及嚙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 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强復視事辛卯

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入文廟事 聞 詔尙
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 命如揚州會鞠弊端畢
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遏之眾熟視莫敢撻先生奮然上疏劾
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豢養不爲不
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效不謂督臣自履任
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
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
爲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
人臣以督撫藩司皆 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於如此之極

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
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
奉 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
李啟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
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
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 朝廷之
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
有 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 命澈底詳察而督臣
必不肯詳察奉 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

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 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至而督臣敢於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 朝廷之官賣 朝廷之法復賣 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買禍臣非不知此

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豎儒候補中書
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
故在督臣敢於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
權勢同爲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
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 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
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下
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
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 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
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
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

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 詔遣張鵬翮赫壽並
按之士民間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
籲保留蒼黃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前曰公
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卻于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弗
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
覆如之 詔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
如之 聖祖以先生爲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 命九卿
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
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
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股削半矣朕自幼讀書

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鳴禮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翌日命先生仍留原任鳴禮革職科場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鳴禮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當宁撥墮霾而揚日月得至於斯也江左士民歡聲徧郊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聖

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
之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於千載不傳之後使
聖道如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精可誦者爲訓
詁詳釋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
之於 朝所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
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瀆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
驗以民船支吾聽黠無所別先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
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便先是奉 旨出海搜捕逸
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慎有加
動輒奏 聞同事愠之甲午乙未聞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海

案 詔尙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
刑羈候鎮江城隍廟中俟 朝命先生讀書箸述晝夜無閒纂修
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
俄奉 命進京 陸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
江自瓜洲至維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
四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爲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
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
曷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已舟易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
舟子乘夜渡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
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星斗燦爛如晝遂渡黃

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爲意也至京 召對乾清宮
明日 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 召講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
發倉平糶貧民得霑實惠奏請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
例十六款奉 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小
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沒勢利
實心報 國無負科名河南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 旨
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 命於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陟決
口壬寅春 召赴千叟宴舉 賜坐 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
臣職分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是真能以百姓
爲心者也後 召對澹甯居論事久暈眩色變 命大臣扶掖以

出今上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代廕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尙書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書集解進呈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馬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儒文集數種皆蒙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咸命校閱祭祀大禮如郊壇視牲辟廱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命先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先聖五代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金花之扇西洋之鏡內造器皿囊香之飾繹絡頻頌炫黃於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

大內新甌澆苓茶膏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物几
席滿車滿家每 召進乾清宮以年老 諭旨免跪嗣後請安諸
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 奏事跪久輒 命內侍扶之起雍正
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
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縣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祭葬諡清恪於
卹典常例外加祭一壇 詔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
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
廣近思錄居濟一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
錄性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淵滅頂科舉訓詁詞章
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
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撤其障蔽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真爲學
術人心之害悲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
侔崇尙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
下其正之卽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訐
死生危急之秋固不敬業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
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
伯夷后稷爭埒矣

右傳藍鼎元撰

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內閣
中書調補中書科舍人三十八年河溢儀邑決隄入城伯行適家
居爲布囊盛沙雇民堵塞隄完無恙總河張文端公鵬翮行河至
儀知出其力請於 朝使赴河工效用上治河條議四十一年補
濟甯道兗屬災荒條陳賑濟法刻明胡伯玉泉河史四十四五等
年運河水小 命伯行設法蓄水量塘放船箸居濟一得五卷又
補遺一卷又刻閭嵩獄北河續記是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十六年
升福建巡撫四十八年署閩浙總督又移撫江蘇其禁止餽送檄
有云一銖一黍盡民膏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
文之汗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後以

辛卯鄉試科場弊竇與總督噶禮彼此訐參牽連多案再罷再起授爲倉場總督五十六年主順天鄉試五十九年補戶部右侍郎仍兼倉場六十年充會試總裁條奏黃河水勢赴湯山面陳得失因言河南歲有河患皆因黃沁交會水勢過盛宜於交會之處建閘一座草壩二座重重關嶺使不泛溢一引沁由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不但濟運有利民田可盡成膏腴 上謂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卽出地圖指示兵部侍郎牛鈕在側因斥伯行書生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上曰畢竟是他畱心卽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畱心者雍正元年又請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壩引入至濟甯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二
稱濟甯至臺莊相去四百里中間將及四十座而臺莊以下至黃淮交匯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宜於臺莊以下徐塘口以上增建閘座是年特授禮部尙書三年卒 加贈太子太保證清恪子師載別有傳

右小傳陸燿撰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巖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歸而構精舍於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悉涉其大略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歎曰聖學門庭其在是矣盡發瀛洛關閩諸大儒書口誦手鈔耽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

舍人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陵粥寢苦終喪不入內縣故有歆
泉書院爲有司所毀公出錢購地建屋於請見亭之西號請見書
院延嵩陽冉先生觀祖爲之師公往復討論發明正學興起者頗
衆二十八年夏大雨北關隄決灌城公募民囊沙塞決口隄完河
道總督張鵬翮過儀封聞而異之薦試河工四十一年授山東濟
甯道明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以歲饑 命漕督桑格截漕米二
萬石發兗州諸屬減價糶並聽開倉以賑河督命公率諸僚屬董
其役遂發倉穀二萬餘石已而部臣以公擅發倉爲舉牒布政司
題參且命買粟以償公曰擅發倉美名也使吾獲美名而同官以
發倉爲戒大害也吾敢貪美名而釀大害遂引 詔旨爭之得已

兗州屬鄆城諸縣當秋澮水汎溢爲民害公疏濬深廣達之運河
由是十五州縣無水災又於廩邱西五岔口築堰引水入澮民便
之旣去立生祠以祀公遷江甯按察使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察
公清廉 命巡撫福建其年夏旱發藩庫銀五萬糶粟江浙平價
糶明年臺灣復旱請緩本年應輸額粟爲分年帶徵令民於農隙
時度地開池池分爲剛以達之田爲田一邱各鑿一井以達之池
爲旱備又教民墾荒田種桑習蠶織廣置社倉飭保甲講鄉約惠
閩俗好奢爲定昏喪品則建菴峯書院以羅源學官蔡先生主之
蔡先生名璧閩之老儒能以躬行爲教者也集諸生書院中命日
纂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貫成書手自刪定得八十

六卷名小學衍義以教於諸生其年鄉試請照恩科廣額十名報
可四十九年 聖祖諭閣臣江南重地其移伯行往撫之李公
光地奏言閩中凋敝得伯行初有起色更留一二年其可張公玉
書進曰江南游饑非伯行民不得食 聖祖笑曰朕爲天下計汝
二人何爭焉當得一如伯行者以與閩可耳遂以陳瓊代之瓊亦
厲清節 聖祖稱爲苦行頭陀者也公自入官悉以家私財充用
未嘗受人一錢及至蘇嚴飭屬吏毋得餽獻絕浮漕減重耗禁海
關毋得出米歲饑請賑淮揚徐三府緩諸州縣帶徵漕糧仍糶鄰
近米減價糶俱報 可是歲大計盡斥諸貪殘吏時兩江總督噶
禮贖貨不貲舉錯任意數與公齟齬以蘇州知府陳鵬年最公所

信任劾罷之五十年鄉試榜發副主考趙晉以賄聞所取士程光
奎吳泌皆不通文義眾大譁正主考左必蕃不得已發其事而蘇
州諸生集眾數百輿財神入學門公以 聞於時安徽巡撫葉九
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姿爲提調皆居閒得賊事發外人誼傳總
督索銀五十萬兩許爲保全會 聖祖命戶部尙書張鵬翮同督撫
卽訊揚州當會鞠時噶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訶止有
逸姿家人軒三者敲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頭
都戴不住噶禮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而鵬翮有子懋誠知懷甯
縣爲噶禮屬官故陰憚噶禮不能決公乃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竝解任聽勘噶禮聞亦奏公不肖出洋捕賊及

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先是四十九年冬以海賊屢肆劫掠 詔
督臣會公出洋搜賊噶禮至上海集海船十餘盛設供具由吳淞
江出海自甯波入口滿載還江甯而撫標故無戰船公至上海與
提督議畱內地分緝賊黨具摺以 聞張元隆者居上海廣造海
船出入東西兩洋蹤迹叵測擁厚貲結納豪貴使其弟令濤入總
督幕爲內援而厚遺噶禮海船供具皆其物也時方嚴海關出入
之令凡舟人姓名籍貫必驗本州縣照票乃放行而崇明水師搜
捕余元亨漁船其舟人皆閩產而冒華亭籍供稱元隆代領照票
公飭屬吏提訊元隆元隆稱病不出屬吏不敢徇詣其家受詞而
已公方欲竟其獄而元隆病死於家故噶禮以爲公辜也奏上

詔二臣俱解任復命戶部尙書穆和倫工部尙書張廷樞會訊然皆畏噶禮謂公實不出洋督臣所劾有據坐公安奏革職噶禮免議五十一年冬十月聖祖下詔責諸臣顛倒是非暴噶禮且言張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如此等人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遂斥噶禮復畱公巡撫任五十二年還原職奉旨會察戰船公先與總督赫壽議覆臺臣所奏編漁船商船立澳總甲長連環互結至是又請每船首尾標記船戶籍貫姓名竝給腰牌圓形貌絕諸姦僞海防益密明年奏免揚州落地稅一千二百餘兩歸兩淮鹽運道以經費銀抵解裁揚州稅課司拊紫陽書院於蘇州立學規集諸生肄業其中置田爲

膏火費五十四年上海民願協一等告令濤黨惡賁緣名捕急令
濤匿布政使牟欽元官舍公因劾罷欽元張鵬翮復奉 旨來訊
釋諸臯人以妄誕劾公坐大辟羈鎮江城隍廟爲諸子弟講說書
義續諸未成書居半歲貌加豐奏上 詔特原之 召入直南書
房權總督倉場侍郎五十五年請 敕天下各立社倉爲條例以
上明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奉 旨管理錢法旋授戶
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六十年充會試總裁官明年 世宗
卽位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雍正元年秋上書論河事請大開泗
水由金口閘引入濟甯馬場河蓄之濟運臺莊以下宜建閘備蓄
洩有 旨議行九月遷禮部尙書明年奉 命祭告闕里許歸省

母還 朝請以明儒羅欽順從祀孔廟尋有旨下禮部議廣從祀諸賢羅公及本朝平湖陸公以公言從祀兩廡三年正月卒於官年七十五 賜謚清恪加太子太保 予祭葬公平生述作甚富嘗做論語編濂洛關閩書進於 朝錄宋元以來諸儒文集數十家刻行之其論學持是非甚力同年友陳玉立好習靜自詡見道致書於公道所得以爲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又言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公復之曰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吾儒之道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日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

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乎天下可恃以平乎且人之所以足重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年之多寡跖而壽孰若顏而夭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冀長生不死將何爲乎又有原元功者以爲爲學之要當因其靈以反乎虛公言義理不明則虛靈亦易爲病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逾矩發皆中節舍義理而尚虛靈則爲空寂爲狂妄其流毒無所不至故知主敬爲第一切要工夫蓋公之所得於程朱者如此方公待讞揚州時江南民皇皇惟恐失公揚州闔府諸生上書使者訟言督撫曲直且責以大義辭甚激而先曾祖南昫府君合諸鄉士大夫數十人投牒署巡撫王度昭乞以民情入告弗省府君幽憂嗟歎屢見於詩

及公復官 命下而後喜可知也焚香奉 詔旨北面九頓首以
謝膳黃布遠近復爲長律二十韻紀之已而公闢紫陽書院欲以
屬府君府君固辭而止府君平昔論學稍與公異指其以公義相
取如此此可以觀公之人矣公子二師杖師載師載官至河道總
督

右事狀彭紹升撰

雍正三年二月某日彤在南陽閣邸鈔知吾師禮部尙書儀封張
公卒泣然流涕痛無所承學將昧陋以終其身又恨數年來病且
貧不克致身京都益薰公之德於未歿時也旣念曩者從公蘇州
聞公之訓輒感愧奮勵今當追述其語時觀之以自警云初彤謁

公於蘇之封門請問爲學之要公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學之要盡此三言他日復往謁公曰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利獨在貨財祿位閒乎審其途而後志可得正焉後宗老欲得公題先太常祠額遂往請明日使奉饗譔遺風四大字至彤往拜賜曰祖考之光公曰是奚足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乃光也有恥所以立身自強所以行道聞爾加意宋五子書且五六載苟專志不懈其於道也何有又曰我少而志道功之加有誤焉者中歲以來始識其正持身臨民無敢背違然且多不愜於志近者欲復將程朱之書而盡心焉老年精力銷亡吏事繁殆

無暇日所望正在後生輩耳子之年幾何對曰二十五矣公曰方少壯其必勉之彤於是請爲弟子公始以江蘇巡撫劾貪殘不法大吏太吏亦以姦欺誣劾故待命於封門旣聖祖遣大臣讞奏者再聖祖以讞奏皆不實削姦吏籍還公任時彤以疾不進謁明年春當應鄉舉彤病甚公聞賜之藥餌且傳語曰心之動也不妄卽病無由作作亦易瘳五子書足以養心讀不可輟應鄉舉非要事昔之鉅儒或以布衣終老而獨善其身無不可者後彤病少差入署謝公喜問比所讀何書對曰連太極圖說定性書西銘而讀公曰善三篇者雖各自爲文而義實相貫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能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知化窮神所以定之也

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君子修之之事也其效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害仁濟惡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苟如是則爲恃之小人也必矣其不然乎竊惟公欲以己之所得者推而致諸人人故苟有來學必反覆指誨又懼人徒事言語不反求諸身心也每陳說古義隨人與事曲爲剜切故以彤之薄劣亦幸得與聞其訓數千言短於強識歷年遠多所遺忘顧卽是所述而致其功亦可以不終於昧陋也已

右述訓沈彤撰

張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尙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日從事於朱子居敬窮理反躬之學絲

密無間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
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
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
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
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
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
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
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
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

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脚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閒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

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

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
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
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
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
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
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
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
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
多矣今之明儒學家理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
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

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安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處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黑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

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

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苟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又曰朱子之學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欲

同流合污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閒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子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

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豪釐之閒此正所謂差之豪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與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

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
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
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
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
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
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
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
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權者變而不
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

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趣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者可知矣又曰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驗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眞則行愈力行之旣力則

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只有可不可
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
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又曰善教者無
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
從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
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
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
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
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

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
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孚
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
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
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
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
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如是者爲成德又
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
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

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旣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

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污則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凋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陵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

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污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
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
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
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
得其人之大槩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
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
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此所以真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
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真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

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眞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

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腳根止是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日世趨口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旣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

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清瀾之學都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者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

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豪蔽處故云可
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
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
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註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
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
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
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
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
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
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

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

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
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
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閒斷參破及此真有手舞足蹈之樂
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
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平生踐履
歷官品節真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聞之蔡先生爲之序
曰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杖師載校梓竣事郵
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
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
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

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 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扁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

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甯道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游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勸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幡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

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
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
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
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
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
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
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
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台
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
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其

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關
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
以至垂歿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
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
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勉
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道可謂有傳
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
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閒斷斷焉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
故也先生能不惑溺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
法守則今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

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而不歸一是因而纂
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關於學術人心何如哉

右學案唐鑑輯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
分取一文我爲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
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清恪公任督撫時禁止饋送檄也質確
如古謠詞按又一本大同小異一命已上當奉爲金繩鐵矩

嚴精恪熟諳水性嘗而奏河務 聖祖偶請問公袖出圖講畫少
謂寇牛鈕斥其妄 上曰畢竟是他畱心卽書本亦是他看過爾
等誰畱心者康祺敬按書本陳言原有迂腐不適用處洞達時勢

方爲有用之才然傳古援今究勝於空談逞臆况清恪之於河道實有心得並非藉圖書以緣飾乎畱心書本數語 聖謨洋洋握敷奏功庸之本矣

康熙五十四年以宋范仲淹從祀

文廟

從江南學臣余正健請也嗣後雍正

二年 詔以林放縣直牧皮樂正克萬章蓮瑗秦冉公都子公孫

丑從祀兩廡先賢鄒康成范甯陳淳何基趙復金履祥陳澔羅欽

順陸隴其諸葛亮尹焯黃幹魏了翁王柏許謙蔡清從祀兩廡先

儒張迪從祀崇聖祠乾隆二年 詔以吳澄從祀先儒道光二年

詔劉宗周三年湯斌五年黃道周六年陸贄呂坤八年孫奇逢

二十三年文天祥二十九年謝良佐從祀先儒咸豐三年 詔公

明儀七年公孫僑從祀先賢元年 詔李綱二年韓琦九年陸秀夫十年曹端從祀先儒七年 詔孟皮從祀崇聖祠同治二年 詔毛亨方孝孺呂柟七年袁燮從祀先儒光緒初 准從祀者又有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三人

右紀聞陳康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二目錄

卿貳二十二

赫壽

仇兆鼇

陳詵

圖理琛

二格

盛安

湯右曾

彭斯搏

錢以塏

貝和諾

子馬喇

莽鵠立

補錄

傅作楫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二十二

赫壽

赫壽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初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遷內閣侍讀康熙二十四年遷工科給事中尋擢刑科兼管廣善庫四
十三年遷內閣侍讀學士旋授內閣學士四十五年四月兼管太僕寺十二月授禮部右侍郎仍兼內閣行走明年充經筵講官四
十七年遷戶部左侍郎尋調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正月命往
西藏協同內閣學士拉都琿辦事四十九年十二月擢漕運總督

五十年八月疏言江西湖廣兩省漕糧給軍副米經御史王謙吉條奏應如河南浙江兩省例部議令臣會同各督撫定議按舊制江西湖廣浙江正兌漕米每石加耗米四斗改兌漕米每石加耗米自四斗遞減至二斗二升不等以爲運丁盤淺起剝蒸折曬麿之費皆因程途有遠近所以徵給有多寡因地制宜軍民相安已久未可輕事更張從之十月疏言江浙漕船抵通積年挂欠甚多皆由水次出兌時以銀折米運丁沿途旣乏副米輒侵用正米致抵通交倉虧缺宜於兌米水次令監兌官坐守糧道親履稽察務須正耗行月并搭運冬米槩行兌足上船如有折銀情弊州縣官照私自改折漕糧例革職仍追米歸款失察之監兌官及糧道

分別議處又江南省糧船三千五百餘浙江省糧船一千三百餘
前後開行相去千有餘里每省派通判一員首尾不能兼管請嗣
後江南派七員浙江派三員押船抵通以有無挂欠分別加級降級
積至三次實升實降其兌次開行時卽令監兌官督押抵淮如在
淮盤驗短少懲責旗丁畱其子弟一人令於產米處購買足數雇
船趕交押運官如仍短少將監兌官題參其押運千總定例每幫
二員輪押實止一員領運或有事故勢必以一員領兩幫恐難兼
顧請揀發在部候選千總三四十員遇缺派署向來千總押運全
完例止加銜偶有挂欠卽行革職人心未免墮阻嗣後有押運積
年挂欠之幫而二運全完押運其次挂欠之幫而三運全完押運

舊無挂欠之幫而五運全完者請予卽升其駕運旗丁向來每船開報一名或挂欠畱通進比則回空無正丁請嗣後每船於本丁兄弟子姪內增報副丁令十船正副丁連環保結能舉首盜乾盜賣等弊者酌量給賞如隱匿不舉一丁治罪九丁責懲其旗丁向由衛守備報充嗣後應令千總先具保結加以府廳等官察驗方准充當其糧船過淮本定限三月以內而從前並無按限過淮者或遲至六月致回空守凍一年阻滯年年遲延請嗣後違限一二月者仍照例處分二月以上者計日不計月分別議處疏下戶部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議皆如所請行五十二年巡撫張伯行疏劾總督滿禮會審科場作弊一案有通行賄賣隱情弗嚴究確供

尙書張鵬翮因其子爲噶禮屬員瞻顧掣肘噶禮亦疏劾張伯行
翻駁命盜案件不能清理各款並得 旨解任質訊 諭九卿等
曰此案察審實難若令滿大臣審則以爲徇庇滿洲若令漢大臣
審則以爲徇庇漢人張伯行劾噶禮連及張鵬翮意欲使之迴避
今可令張鵬翮會同赫壽從公審理尋會奏張伯行誣劾噶禮賄
賣舉人應革職贖徒噶禮劾張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以會
銜題咨舊事苛劾應降一級畱任 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掩飾和
解噶徇率結 遣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前往再讞詳見噶禮張伯
行傳下九卿聚議以噶禮張伯行不和衷任事互相訐參玷大臣
職均應褫革 詔張伯行仍畱原任噶禮依議革職九月以赫壽

代噶禮爲江南江西總督五十三年張伯行劾奏布政使牟欽元
以交通海賊之上海縣人張令濤爲幕友得旨革牟欽元職下
赫壽察審赫壽以搜捕弗獲且海中無賊入奏詔張鵬翮同副
都御史阿錫鯨往勘五十四年五月覆奏張伯行虛捏誣陷請革
職質訊詔從之以赫壽暫署江甯巡撫十月丁母憂上以江
甯安徽兩巡撫俱新授未蒞事命赫壽在任守制五十六年四
月內遷理藩院尙書七月靖逆將軍富甯安奏擊獲策妄阿喇布
坦哨卒二人問之云策妄阿喇布坦與鄂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皆
爲仇敵拉藏汗之子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三年已經生子達賴
喇嘛班禪及拉藏之使俱在策妄阿喇布坦處聞布木之子策零

敦多卜託卜齊都噶爾三都克等率兵六千去年往阿里克處助
拉藏汗征布魯克巴至今未回 上命赫壽以富甯安所奏宣
諭拉藏汗赫壽遵 上旨致書拉藏汗言策妄阿喇布坦狡詐多
端甚不可信我蒙 皇上恩授理藩院尙書念昔時曾到爾處汗
甚愛敬我故作書相告拉藏汗得書尋奏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踞
喀木衛藏地請 敕發大兵卽爲策應 詔西安將軍額倫特等
集兵救援詳見額倫特傳五十八年九月赫壽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本草綱目卷之二十一

一

仇兆龜

杜詩詳註仇兆龜撰援據繁富無千家諸註偽撰故實之陋習廢其大局可資考證者為多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按仇公字滄柱浙江鄞縣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進士官吏部

郎侍

國朝考廣刻卷之九



卷之九

三

陳詵

陳詵浙江海甯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舉人授中書科中書舍人二十六年五月考選科道六月授吏科給事中二十九年三月疏言國子監額設禮生十名所司不過唱贊起拜三年期滿例得加等錄用其考職州同輒選授知縣夫知縣膺百里民社之寄與州同職任輕重懸殊禮生既無課業亦非勞動踰躐濫叨實爲幸竇請令國子監嗣後以肄業貢監生輪直贊禮裁汰原設缺額以杜僥倖下部議停止加等錄用仍畱缺額改照考定職銜選授十二月請終養歸三十六年十二月補原官三十七年七月疏劾貴州省請襲都勻正長官司遲至五年始題似有指勒索

索情弊請 敕部令巡撫察究分別議處 從之八月轉刑科掌
印給事中十二月疏言近見戶部糾察運米挂欠一疏有官員生
監數百餘俱應黜革掣解如果皆係本身侵沒按律正典夫復何
辭然臣聞捐納初開卽有棍徒包攬驟擁高貲窮奢極慾包多納
少包貴納賤包有納無包真納假誑人資本傾人家業私爲子弟
戚友充納美官而本人姓名反空懸無著更有假捏名姓購買微
員雜職印結向戶部騙取紅票卽於倉中領出米石私行糶賣本
人全然不知經戶部題明勒限完納其官員生監愛惜身名者隱
忍賠累鬻產揭債重複捐納或有被人騙負不能再捐或有竟不
預聞馬牛無涉忽遭提解老少驚惶路途餐宿費出不貲而惡棍

反袖手旁觀哆然得計似此神奸豈容漏網應通飭各省官員生
監託人代捐如騙累有據者許其告理并請 敕法司凡有告理
毋少寬縱務使魑魅之徒不得潛蹤 聖世則 國計民生均有
裨益疏下部議申嚴禁令三十九年十二月疏言淮黃自古不兩
行助黃刷沙之清水亦不可分洩黃水塞清水不過一時之異漲
稍平卽流清水旁分流弱黃水灌人淤沙愈積愈高邇者修歸仁
隄開胡家溝以出睢湖之水閉六壩幫築高家堰以出洪澤湖之
水此直借淮敵黃一定不易之經然淮水分入運河者多則敵黃
仍弱舊設天妃閘離淮黃交會之處二百餘丈南至清江浦共有
五閘重運到時更迭啟閉重運一過卽下板鎖斷官民船隻俱用

車蓋是以淮之全力俱注於黃其引入運河者不過暫時資其濟
運耳自改建草壩之後無復開板啟閉淮黃盡趨運河清江浦民
居可危宜復天妃閘舊制使淮水易以蔽黃亦補其罅漏之有裨
大工者也事下總河張鵬勳酌行四十年十二月疏言臣辦事刑
垣見山東巡撫王國昌題結蒲臺縣役拘拏監生王觀成不小心
防範擬革役杖責揭帖知縣俞宏聲先據民人控詞通詳於康熙
三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差役至濟南擒拏王觀成拘畱飯店七日
以致服毒白盡觀成職止監生不可謂之勢宦被控二三十年前
田產細故非係大厯何必於未開印之前票差拘促似有借題嚇
詐誣噬威逼情弊且律例載出賣田產文約逾五年者告爭不准

又凡有以 赦前事告訐者以其罪罪之二十年來疊 頒恩赦
東省官民甯不聞知民間以此告訐縣令以此通詳問官徇隱扶
同上司不行糾劾僅以杖責解役草率完結民命奚堪吏治何在
謹據揭駁參得 旨遣侍郎吳涵同詵往審四十一年三月還奏
知縣俞宏聲以 赦前田土細事遽行通詳差役六人拘拏令三
人禁押致王觀成畏威服毒殞命應革職永不敘用追埋葬銀兩
給王觀成之子不審出真情各官應交吏部分別議處 從之九
月授鴻臚寺卿四十三年六月遷大理寺少卿十月遷左副都御
史四十四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四十六年五月疏言黔省田地
俱在層岡峻嶺閒土性寒涼收成瘠薄人工牛種艱於他省前撫

臣王毓因合屬田地荒蕪十之四五奏定減輕舊則招徠開墾成熟六年後起科臣任事後多方勸導據各屬舉報上年開墾成熟一千餘畝應依減輕新則六年後起科有續報者亦如之疏下部如所請行四十七年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四十八年五月疏劾布政使王毓賢虧帑七萬七千餘兩 詔王毓賢解任誅尋以盤驗已完奏免其罪四十九年十月疏言武昌漢陽所屬十五州縣衛夏秋歉收請分別緩徵蠲免賑濟得 旨允行五十年四月內升工部尙書五十二年四月調禮部尙書先是任巡撫時失察流匪入境降五級畱任及任禮部以祈雨後不報會否霑足及題奏稽遲各案部議再降五級又兩議革職並 命畱任五十八年十一

月乞休得 旨卿才品優長服官年久兩授巡撫潔己愛民恪勤
素著茲簡任秩宗正資料理覽奏以老疾乞休情詞懇切著復還
所請之職致仕六十一年十一月卒於京年八十有一 世宗憲
皇帝諭賜祭葬諡曰清恪子世倌官至大學士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洗字叔大號實齋系出渤海爲宋太尉高瓊裔明永樂初上
祖東園公自臨安出贅海甯陳氏遂著籍蒙其氏高祖諱中漸隱
居好德有子二人並登萬厯丁丑會試榜成進士累官貴州參政
諱與相者公之曾祖也參政之子五人其季曰元成早世有子三
人長之問公本生父也季之問所承嗣也明季陳氏衣冠日盛子

弟皆治舉業務進取而公之本生父獨承學於念臺劉公劉公歿黃宗義黎洲傳師說以教浙東西而公復從黎洲游自入國朝公伯叔父兄弟兄弟之子登上甲宅政府長六官出秉節鉞者林立惟公第舉乙科然自補中書三遷而副長御史開府貴州湖北入爲尙書皆特擢不由階資其給事吏科轉刑科都給事言多施用而以稽貴州上司承襲劾罷大吏請復天妃閘以奠黃淮其語尤著薦紳開白鴻臚寺卿倅大理領臺中屢決疑獄及巡撫貴州民艱於食行視山坂皆可耕諮於介衆僉曰收穫不可期入稅籍終難脫矣遂奏免升科踰年斗米錢三十因教以蠶桑蒔果樹卽王文成謫戍講學處建書院聚教羣士延及苗童黔民久而慕思

移鎮湖南尋晉司空轉宗伯官中事無不釐飭當 聖祖中年直
省大吏員缺必咨臺垣九卿舉者多陰奉要人指意或自援親故
而公所舉惟三人高安朱相國始令潛江以讞疑獄公記其名前
後凡四薦沈公近思未遇資給誘進既通籍揚於朝淮黃決溢舉
陳公鵬年爲河督公性沈靜其治事句稽文簿終日不倦事畢卽
閉閣下簾手一編未嘗一日去書謂四子之書諸經膏液也近體
諸身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嘗慨酷吏深文擊斷曰律者
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而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
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焉作玩辭
述手批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以朱墨雜色識之凡五周多獨見

作通鑑述一卷晚年將次第排纂而業未終公既歿十有四年其子世倌自山東以遺書及行狀抵苞請列外碑且曰倌自始仕以至於今戰戰慄慄惟懼或蹈於非義以不敢忘先人之志事耳苞以衰疲久而底滯又數年世倌爲御史大夫其規模略與念臺劉公相類乃竊歎公之教型於家而劉公之風能使異世聞而興起也夫比俗之人以講學爲詬病久矣故爲譜其世家並傳再世師友淵源之漸俾學者無惑於俗言而識所祈嚮是亦公之志也夫公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年八十一壬子科舉人會祖 累贈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祖考以公 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祖妣妣並 贈一品夫人本生考妣妣 贈亦如之夫人查氏初 封淑

人晉 封一品夫人子六人長世儁丙戌進士知江西建昌府次
世儼辛卯舉人揀選知縣次世仁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次世信
癸未進士工部尙書次世侃癸巳進士翰林院檢討次潮幼殤女
七人孫男二十四人銘曰

經有明訓不學而牆冥行無嚮爲惑爲狂翼翼陳公學優而仕寅
亮中外官常有紀善政善教奠又遐荒氓獠歌思愈久不忘入長
二官禮寅事覈如握尋常引以繩墨譜公之行按公之書所言多
應終始不渝遠尊師聞近守父學有子能承風規尤卓豐碑峩峩
用表功施不說學者視此銘辭

石神道碑方苞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二

圖理琛

圖理琛滿洲正黃旗人姓阿額覺羅氏康熙二十五年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充禮部牛羊羣總管四十四年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初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赴西藏謁達賴喇嘛已而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奇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詔封貝子賜牧嘉峪關外黨色爾騰嗣阿玉奇遣使薩穆坦入貢上諭阿喇布珠爾欲遣歸至是命圖理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齋敕往諭假道鄂羅

斯五月圖理琛等自京啟行七月達鄂羅斯境駐楚庫柏興以假
道故俟其國察罕汗信五十二年正月信至始行回烏的柏興越
柏海爾湖而北抵厄爾庫其駐託波爾之噶噶林遣屬博爾科尼
來迎噶噶林者彼國所稱總管也圖理琛等欲行博爾科尼言噶
噶林令迎天使當由水路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請駐俟之三月
由昂噶拉河乘舟抵伊聶謝柏興登陸五月抵麻科斯科復乘舟
由揭的河順流而行所經者曰那里穆柏興蘇爾呼特柏興薩瑪
爾斯科狄穆演斯科七月至託波爾噶噶林名馬提飛費多里魚
赤者迎至署畱八日仍遣博爾科尼護之行抵鴉班沁登陸由費
耶爾和土爾斯科越佛洛克嶺抵索里喀穆斯科以路滿守凍十

月始行所經者曰改郭羅多黑林諾付塔山西穆必爾斯科十一月至薩拉託付是爲鄂羅斯與土爾扈特界水自東北來折而南鄂羅斯呼爲佛爾格土爾扈特別呼爲額濟勒阿玉奇汗駐牧地曰瑪努託海距此十日程以雪盛不能行五十三年四月阿玉奇遣台吉祥偉徵等來迎五月圖理琛等渡額濟勒河阿喇布珠爾之父納扎爾瑪穆特遣獻馬卻之六月朔至瑪努託海阿玉奇擇吉聽宣 敕我使語之曰阿喇布珠爾已 賜爵優養欲遣歸爾牧以策妄阿喇布坦惡爾恐戕之爾若欲令阿喇布珠爾歸當自鄂羅斯來迎阿玉奇曰我雖外夷然冠服與中國同鄂羅斯乃嗜欲不同言語不通之國也天使歸時經其國當察其情形鄂羅斯

若以往來數故不假道則我無由入貢矣阿喇布珠爾荷 厚恩
與歸土爾扈特等復何疑慮於是阿玉奇及納扎爾瑪穆特等各
贈馬及方物圖理琛等以越境無私交卻不受阿玉奇待之有隆
禮畱十四日筵宴不絕復附表奏謝圖理琛等遂行由舊路歸鄂
羅斯遺護如初五十四年三月還京是役也往返三載餘經行數
萬里蓋土爾扈特爲鄂羅斯所隔遠阻聲教而鄂羅斯又故導我
使紆道行圖理琛自奉使及反 命無辱焉旣歸圖理琛撰異域
錄首冠輿圖次爲行記一卷呈 覽 上嘉悅尋授兵部員外郎
阿喇布珠爾亦遂畱牧黨色爾騰不復遣再傳至其子丹忠於雍
正九年遷牧額濟內河四月圖理琛遷郎中雍正元年七月 命

赴廣東盤查藩庫九月卽擢廣東布政使三年正月調陝西布政使四月署陝西巡撫七月實授九月疏言西安延安兩府地廣事繁請改商州同州華州乾州邠州耀州鄜州葭州綏德州俱爲直隸州分西安府屬之鎮安雒南山陽商南四縣隸商州朝邑郃陽澄城韓城四縣隸同州華陰蒲城二縣隸華州武功永壽二縣隸乾州三水淳化長武三縣隸邠州同官白水二縣隸耀州延安府屬之雒川中部宜君三縣隸鄜州吳堡神木府谷三縣隸葭州米脂清澗二縣隸綏德州部議從之四年四月奏請支庫銀六萬兩揀買芻豆爲西安兵丁備用諭曰圖理琛向任廣東布政使時密奏不准官兵預支俸餉廣東及各省原有歲暮預支兩月錢

糧之例伊亦固執不行以致兵丁度歲艱窘怨誘繁興撫臣年希堯強之而後給發隨經具摺奏聞此時朕恐圖理琛在廣東未必相安故改調西安旋有西安巡撫員缺遂爾擢用今圖理琛奏請預支銀兩採買豆草以備用是圖理琛爲布政使時則但知有錢糧而不知有兵丁今爲巡撫又但知邀兵弁之歡心而不復計錢糧之出納身爲大臣乃偏執己私遂至前後大相矛盾況雍正元年題定兵馬豆草折銀之例悉照酌中之價若遇豐年價賤兵丁可得餘銀若遇歉年價貴許該管上司題請增給是兵丁原無歉年匱乏之慮今西安兵丁之豆草請預買以備用則他處兵丁之豆草獨不當預備乎圖理琛身在西安卽欲加厚於西安旗標兵

丁豈此外兵丁皆不當蒙惠乎西安總統滿洲兵馬乃將軍延信之專責圖理琛卽謂有益於兵丁亦當與延信同奏今妄憑臆見獨自敷陳顯欲侵將軍之職掌著傳旨申飭五月保送遊擊查爾扈諭曰常見滿洲爲上司則以滿洲爲可信任漢人爲上司則以漢人爲可信任漢軍爲上司則以漢軍爲可信任不思身爲大臣管轄之人滿漢俱有一有偏向則諸事皆不得其平何以服人心而舉庶務前令陝西督撫提臣各保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送部引見朕意以陝西武弁可用者甚多而征討卓子山等處又多效力有功之人地方大臣當從公保薦以副朕畱心人材之意乃圖理琛於遊擊內將查爾扈保送前來查爾扈曾在乾清門侍衛行

走用爲陝西撫標遊擊滿洲在陝爲綠旗武官者只有查爾扈一
人而圖理琛卽將伊保舉豈此外遂無可保舉者乎且查爾扈係
朕深知熟識之人又何必進京引見著卽令回任又潼關修造滿
兵房屋延信圖理琛特差旗員四人前往監造若云滿兵房屋漢
官監造未必合宜何妨指示規模令其照式爲之而必欲差委滿
洲謂其不致侵蝕浮冒是明以漢人爲不可信用而以滿洲爲可
信用卽有意偏向之明驗矣著交與延信圖理琛不時稽查若所
差旗員不善辦理或有侵蝕浮冒或在地方生事滋擾朕少有所
聞定將延信圖理琛一併從嚴議處十月疏言靖邊定邊二所距
保安安塞膚施三縣甚遠請將靖邊所地丁錢糧歸附近之鎮樂

甯塞二堡令靖邊經歷司徵收定邊所地丁錢糧歸附近之甄石
鹽場二堡令靖邊縣縣丞徵收下部議行尋遷兵部右侍郎五年
四月轉左六月調吏部右侍郎八月偕喀爾喀郡王額駙策棱等
往定喀爾喀與鄂羅斯界十二月仍調兵部右侍郎六年三月追
議前定界時與鄂羅斯使臣薩瓦鳴礮謝天私立木牌於定界處
所旋焚之擅納鄂羅斯貿易人入界又前任陝西巡撫時將天下
兵數繕摺私給延信 命逮治鞠實擬斬十一月 宥免十二月
命往築扎克拜達里克城十三年九月 今上御極授內閣學
士十二月授工部侍郎乾隆元年 諭曰圖理琛年老昏庸不勝
工部侍郎之任著仍爲內閣學士二年乞休 允之五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二格

二格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康熙二十六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歷遷理藩院郎中詹事府少詹事四十四年遷詹事尋擢內閣學士四十五年五月教習庶吉士先是湖廣總督石文晟劾奏容美土司田舜年私造宮殿暴虐姦淫種種不法舜年參革伊子田昞如假捏昞如幼子田翼南年歲希圖承襲並劾桑植土司向長庚容匿昞如抗不解審六月 上命二格偕左都御史梅銷赴楚會同石文晟等鞠之時舜年赴武昌申訴文晟拘之尋病卒長庚亦解昞如聽勘九月會鞠梅銷石文晟各就一議具奏二格以證佐未集獄辭未定不便立議疏言昞如長庚已到案取供至田

國朝通志卷之二
二
舜年各款僅取族姪田映如供詞梅銷等俱欲以見取口供完結
臣以爲映如與舜年同被獲之人又非舜年子弟伊親子及案內證
佐二十餘名無一到者未經質審處甚多舜年治病之醫及檢屍
之知縣洪國輔俱未到案舜年死未明白儻草率完結無以服眾
土司心得 旨總督石文晟原參田舜年建造宮殿行兇作惡是
以羈留武昌今田舜年已故又具奏欲息其事如土司抗拒不發
則當發兵征勦若無罪當反坐原參之人朕意以爲二格所奏爲
是此事不便令督撫提督會審當再遣大臣前往尋 命大學士
席哈納侍郎張廷樞蕭永漢察審田舜年僭越淫縱各款俱虛其
希圖承襲等事屬實應治罪已死無庸議田晒如暴戾虐民抗不

赴審已革職仍枷責安插內地向長庚隱匿田昞如降四級留任
並以草率具奏革梅銷職總督石文晟及湖北巡撫劉殿衡偏沅
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各降級罰俸有差四十六年六月陝西
盜犯朱璽魏學吾行劫商州雒南等處拒捕傷兵逃匿山澤千總
趙璉招降之 詔二格偕左都御史巢可託往勘實朱璽等實因
官兵四面圍困計窮出降與自首不同論斬決從犯流徙甯古塔
被脅百餘人俱免罪承審官未能得實各分別降革四十七年正
月充經筵講官初湖廣鎮筸紅苗劫靖江營民爲官兵捕獲守備
王應瑞訪知營所在遣兵入寨欲援以出苗民拘畱之戕一卒總
兵雷如私釋所獲苗民易兵以歸事 聞二月 特命二格往訊

得實苗犯廖老宰等俱梟示雷如照故縱罪囚律革職
瑞擅動軍馬發邊充軍十月遷禮部右侍郎五十年八月轉左
正元年三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盛安

盛安滿洲鑲黃旗人姓那拉氏康熙二十六年襲其祖聶克色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三十九年授三等侍衛四十一年擢二等侍衛四十六年授內務府員外郎雍正元年正月內務府官員分別等次引見革退員外郎仍畱世職在旗行走五年四月因員外郎任內應賠官銀未交革職十年授內務府主事十一年二月遷郎中四月升太僕寺卿五月授刑部侍郎十月授滿洲正藍旗副都統十一月署正紅旗都統十二年十一月兼理內務府總管事十三年九月授秦陵總管乾隆二年七月疏言六月末大雨山水陡發易州橋翅閒有坍塌七月初一日所用羊隻瓜果僅

得無誤伏思朔望並中元致祭典禮至重而每年夏秋之際大雨時行查禮部奏定規制果品冰窖牛羊棚圈在易州西關外往返五十餘里實屬迂遠請改建於夏莊左近並於風水牆內外建橋數座以濟往來部議從之七年四月授滿洲正藍旗都統旋兼管刑部侍郎事七月充考試中書閱卷官十年三月擢刑部尚書議政大臣七月御史萬年茂疏言律載十歲以下殺人者奏聞請旨雍正年中有年僅十四歲毆斃人命一案蒙恩旨寬免減等收贖本年六月有年僅十五毆斃人命一案刑部並未援案聲請嗣後凡遇年未及歲之案法司應覈其情罪較輕者聲明情有可原較重者按律定擬亦於疏內聲敘恭候欽定盛安奏人

命至重無辜被殺之命較兇手之命更覺可憫況人年至十五非復十歲以下幼童可比乃十歲以下殺人者猶必擬罪奏取上裁而十五歲以下殺人者竟爲按例請免似未允協若定以十五歲以下殺人免罪之例儻奸徒與人有怨誘令十五歲以下之人爲之挺身報仇亦非辟以止辟之意雖年未及歲殺人之心均未必情甚可惡然而漸不可長端不可開自仍按律擬抵其中情甚輕而可憫者奏請上裁祇可偶一行之其餘情雖稍輕而未甚可憫者或於秋審時擬以可矜或於特旨清理刑獄時酌議原減在犯者一二年囹圄之苦既有悔心之萌幸而減免或能悛改且常法不爲之宥必俟國家格外之恩減免又可使知法不可

輕犯弼教明刑正爲此也若於三法司定案之初卽惜其年齒之
尙幼可原而不究其殺人之情罪至大逐案爲之聲明名爲 恩
出自上實則法弛於下習而生玩且謂十五歲以下殺人不死定
例如是豈所以仰體我 皇上慎重民命之至意下九卿議行十
一年五月調左都御史十二月調滿洲正黃旗都統十二年正月
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四月御史馮鈐奏司坊官緝案獲不及半者
應不准保題盛安等議覆司坊以命盜案爲重緝案無礙保題
上以其覆奏含糊著察議尋議降一級畱任十三年六月仍授刑
部尙書七月議革職知府金文瀄罪失當 諭曰盛安素喜沽名
皇考時教導不悛以致革職朕加恩屢經任用近時刑部尙書

一時不得孰練之人是以復令辦理乃到任後故智復萌於參革
錦州府知府金文瀾知頭一案刑部遲延不奏朕意伊等必有故
遲其罪以待言官之陳奏如此則將故實緣朋黨之風所係更大
正欲面降諭旨訓飭孰知盛安急又改擬斬候因不進本此案伊
在都察院時已經於句決本內畫題及調任刑部忽又自改前議
斬決重案豈可以一人之意見爲輕重況伊補授刑部尙書後召
見時卽陳奏此案伊雖畫題似應擬斬監候朕諭以爾與刑部堂
官按例定擬朕自加恩伊並不將此旨告之同官惟稱斬決過重
遲迴觀望久而不奏及召之面加詰詢伊乃稱 孝恭仁皇后大
喪內有佐領李斯琦薙頭問擬斬候之案今擬斬決恐人疑其辦

理未協等語在伊果見以爲過當卽應於都御史任內未經面奉諭旨之前具奏何獨爲刑部尙書時方爲過重且伊已知朕意在從寬而必不肯令改寬之旨出於朕之特恩而出於彼沽取持平之名歸於一己其心尙可問乎今日而問伊時惟以滿語奏稱曾有是語而不肯漢語承認是於此際猶不肯令漢大臣知朕從寬之意以沽名於眾漢人也又巧謂恐人議其過重於朕名爲不美試思鄣議重而朕特從輕宥傳之海內爲美名乎爲不美之名乎伊以執法之司不遵明旨不按成法不通知同官而固執私見激朕使怒重治其罪則過在君父而已居美名豈非巧飾之尤者乎卽以金文清一案與李斯琦一案相較在李斯琦當日不過廢員

私自薙頭耳而金文滄山翰林出身官至知府並非冒昧不知大義者可比同城之防禦又曾以滿官皆未薙頭正言規諫而金文滄悍然不顧李斯琦案情同此乎且薙頭一事始於阿里衮之武弁貪婪案內有國服薙頭之一語大學士照例票簽朕謂違國制之罪重而貪婪之罪輕照例票簽非是改令治其違制之罪夫君臣上下之所以相維繫者賴有此名分也視此爲泛常而忽之其所繫者尙小乎朕臨御十三年居心行政海內共知而盛安敢於肆行私意曲法徇庇以爲己德其處心積慮視朕爲何如主耶著拏交刑部從重治罪以爲人臣目無君上巧僞沽名者戒尋議盛安照大臣巧言諛免暗邀人心律擬斬立決得旨從寬改爲斬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候十月 諭曰見在阿哥書房一時不得其人盛安獲罪之處本無可赦不宜再用但念其一時冒昧所謂愚而可憫者其硜硜自守猶可在書房效力著於阿哥師傅處行走贖罪十四年四月以病免其行走二十四年六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盛司寇安滿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貳頤然盡立鬢眉蒼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 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學健塞制府楞額等以違制薙髮交刑部治罪又有錦州守金文清者稟命於府尹然後薙髮事發 純皇震怒 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 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 上寬之 上怒

曰汝爲金某遊說耶公曰臣爲司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爲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爲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文瀄同寘於法公陽然長嘯惟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上悔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覩曰此真司寇也次月上卽命公入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安尙不畏朕況諸皇子乎真師保之妙選也

右錄宗室昭棟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三

湯右曾

湯右曾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五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三十九年四月揀選編修檢討爲科道右曾與焉遂授刑科給事中十二月兩廣總督石琳奏瓊州生黎出犯寶亭營傷害兵丁由文武各員婪索起釁上命侍郎凱音布學士部穆布往勘右曾因疏言臣閱揭帖有瓊州文武官往黎崗採取花梨沈香滋擾啟釁多款總督石琳巡撫蕭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時毫不覺察肆其貪毒且黎人拒鬪事起於上年十二月遲至一載始行題報其扶同掩飾希圖欺隱可知若不嚴加處分恐效尤貽誤疏入得旨令石琳蕭永藻殷化行回奏各自引罪

下部察議降級有差四十年正月右會疏言臣昔在翰林會充三館纂修官而在 政治典訓館行走臣伏見 皇上敬 天法祖勤政愛民盛德大業備具此書內外大小臣工咸有 天語丁寧提撕警覺以至 國家禮樂兵刑典章制度下及民間日用飲食纖細周詳請 敕刊頒行天下又臣昔嘗分直 內廷幸獲仰窺 御製文集窮千聖之精微彙百家之體製上闡道統下該治法盡善盡美亙古未有今儒臣校對繕寫將竣祈並 賜刊發以慰四海想望以垂萬世準則疏下所司知之四十一年三月轉戶科掌印給事中九月疏言伏讀 上諭制錢鑄小以來私鑄仍不止令九卿確議欲使錢法流通便民剔弊也旬日聚議大抵謂應

改鑄大錢其舊鑄小錢二年之後槩行銷毀臣以爲改鑄大錢誠宜仰遵 聖諭若毀鑄小錢民間必致驚擾大戶貯錢多者其苦無論矣小戶或一二千文以爲資本上養父母下畜妻子甚至肩挑負販之人不過四五百文終年衣食其中一旦廢置不用則貧乏失所卽謂暫許行使一二年始行禁斷民間知二年之後此錢不用誰肯行使旣不行使失業必多至謂官照定價收作廢銅則錢價貴而銅價賤貴者忽變而爲賤貧民已恐苦累又況收受之際吏胥指勒奸弊叢生今戶工兩部見存制錢八十四萬串有奇若銷毀則工料耗折甚多二年中鑄出新錢不過一百萬串有奇豈能徧及各省新錢無多而舊錢已毀奸民乘閒圖利恐私鑄甚

繁錢法愈壞是乃萬萬不可者古者患錢重則改輕而不廢重爲
子權母而行患錢輕則改重而不廢輕爲母權子而行今宜倣此
遺意令新鑄重錢每串作銀一兩而舊鑄輕錢每串作銀七錢并
聽行使積至歲月既久大錢流通則小錢自不行矣疏下九卿詹
事科道會議照康熙二十三年定例每文重一錢四分如右曾所
請並行弗禁四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四十四年提督河南學政
四十七年九月河南巡撫汪灝疏述右曾在任三年至公至明杜
絕請託無論生童正案從不染指毫釐卽告頂遊學亦未嘗稍存
苟且至敷教則寬嚴相濟取士則盡拔孤寒其清勤自勵之衷直
能以 皇上之誥誠爲心疏下部知之會吏科以內升外轉屆期

請 詔予右曾內升尋疏言歲科兩試徧歷各郡陝州與葉縣舊
爲中學各取進十二名今戶口額賦倍於舊爲大學之信陽州內
鄉縣請改爲大學取進十五名疏下部議 從之四十八年升奉
天府丞四十九年遷光祿寺卿五十年累轉太常寺卿通政使五
十一年四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二年四
月充經筵講官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先後教
習壬辰癸巳乙未戊戌辛丑五科庶吉士六十年六月 諭九卿
等曰湯右曾在九卿會議處頗多言所薦之人亦過多著解退吏
部侍郎其學尙優可專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月疾劇 遣太
醫診視六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七所著有懷清堂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右曾字西厓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少異敏旣冠游京師聲華壓儕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舉京兆鄉試升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科給事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公在諫垣所條議甚眾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養奸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閒丙子主貴州鄉試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履教終事無一語可瑕摘其司通政奉 命副少司寇某赴廣

東謝楊津叩 閹獄事成議傳法同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 上
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甯張公二公夙廉辦有威稜得
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黜己見以從公未嘗以
爲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惟公與遂甯公爲眾望所注而遂甯公
時承使以出則公獨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卽洞其奸弊選
人有挾大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干進射利者
皆嫉怨於吏部而遂甯公在事久見知於 上深莫可搖動遂爭
爲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遊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
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
故館中後進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 上命政府諭公

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羸疾已踰年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
始公以文學見知於上院中撰擬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
改削奏必稱善其遷吏部赴熱河行在上問公詩以旅舍所
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進頃閒宣示御製詩一章目爲詩公聞
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次而十年不調卒奪一官以公恃上恩
遇不恤人言又於故舊或不能無偏厚而眾遂指目爲口實也余
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旣顯余勇於責善或眾人所難茹而公終不
以是疏余故憫其困於人言不獲終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
及以傳信於來者公有至性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呼或攫阿
某去卽應聲曰某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

以收族所遺於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既刻者曰使黔集餘
藏於家公生於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元配劉氏 誥
贈夫人子六人在官在藻學植俱先公卒學聚後公卒今存者學
基學顯也女子五人俱適宦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達之易而行之艱謠詠抑根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胥王以爲
憤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爲之悽而眾人亦有餘思幽
靈有炯徵此銘辭

右墓誌銘方苞撰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登康熙戊辰科進士入史館名重一時丙
子典貴州試號得人久之改禮垣提督河南學政居官三載囊不

名一錢以此膺 聖眷驟遷卿尹再入翰林掌院事嗣以吏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又數年卒京邸論者謂未竟其用云西厓少卽工詩清遠鮮潤一洗西陵習派使黔後風格益進大抵溫雅以發其情爽朗以達其氣鍛鍊澄汰神韻冷然而詩品夔乎無上矣在昔詞臣職司翰墨唐宋以來實以文章衣被海內明初號玉堂體結藻豐縟義乏風勸遂爲世所詬病茶陵風骨雖迻然適當北地信陽龍驤鳳翥之秋力固不能自振嗣後王李代興叱咤風雲于夫皆廢下逮公安竟陵別標宗旨幾墮魔道然率能號召羣雄自爲風氣蓋自宏正而後一百五十年而文章之權不在館閣此亦古今所未有之辱也我 朝景運光昌華蓋文星獨明東壁之府

澤州新城崑山諸老既以師儒主持文柄而已未 召試廣羅麟
鳳同日入翰苑者五十人皆河嶽之英靈而中興之閒氣也繼此
戊辰一榜登瀛者多負文名而西厓爲漁洋入室弟子初膺史職
終掌院事大小雅材悉歸陶冶查田贈詩有且喜歐陽爲學士蓬
山領袖得詩仙之句嗟夫木天片席地不有一二鉅公揭斗杓而
持魁柄劉井柯亭不且鞠爲茂草也哉

右小傳鄭方坤撰

聖祖仁皇帝問掌院學士揆敘聞湯右曾工詩令以其集進呈揆
敘遂以右曾所作文光果詩上達 睿覽蒙 御製賜和今刻冠
斯集之首實千古儒者之至榮論者稱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

西厓兩家之間莫有能越之者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有餘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齊驅並駕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厓竹垞學博每能變化西厓才大每能恢張變化者較耐尋味也後有作者幾莫越兩家之外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吾浙詩派竹垞先生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康熙五十二年西厓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 恩滿掌院揆敘通侍班上垂問曰

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
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 上命取閱隨 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
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諸鉅公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爲
詩公 天章雲爛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儒臣罕遇者也

湯西厓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
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癯即當峻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
馱水復馱湯一時傳以爲笑按西溟先生吾鄉文雄呼疲瘦爲癯
亦吾鄉土語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142-756

142-756

彭斯搏

校士之司失職市僧奴產子胥得入貲衣章逢矣苟日或昧焉見
駝豐肉誤爲馬廔背其能細論文乎哉翰林視學尠潔白之譽惟
南陽彭先生魁其曹先生諱斯搏字直上號方洲康熙丁巳舉人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尋授御史復擢侍講康熙四十五年
提督浙江學政浙疆南畫姑蔑北吞笠澤士多美秀而文富者亦
饒於利康熙之末政尙寬大官多肥獨翰林癯謹曰臣朔飢欲死
奉簡書督學校視爲金穴必暮夜攫之獨先生肅然不可犯秩滿
去囊無一銖之蓄浙自武林應氏茗上胡氏越中毛氏黃氏甬上
萬氏旣沒經史之學絕時藝多擿裂先生力崇經籍浙士可與道

古皆出先生門批勒士子之牘燭屢見跋夜或不寢隱几聽警而已其劬如此 聖祖南巡狩 特書公明盡職扁以旌之擢侍講學士治書上晉少詹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國之畜之者亦何渥也彼昏不知以墨敗若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所在麻列矣吾故於先生而特發深喟也先生家固上品考諱而述素學有本開府黔中其先江西新喻人遷鄧由一世祖資孔始二世沂清三世倫儒四世進賢五世彬彬乃先生之祖彭氏世弁於鄧先生蚤歲負望已偉學者宗之不獨吾浙康熙丙戌甲戌兩充禮闈參評官胡君任與王君雲錦胥拔自先生兩君臚傳第一世奇先生知人知人云雖然先

生方簡宿儒得奇節之士第首其勝何足道哉旋以改葬 予告
還初服所遭矢志墨墨自幽嘗沂大江登金山淼茫雲海四望喑
且泣願作學佛人既內省不可乃止先生無子以兄子爲子名世
禮能嗣其學某月日葬於南陽某汗余按狀而志之并銘焉銘曰
南陽之鄧有昌黎今匪先生孰與齊東南竹箭茁會稽會稽之雞
噤不嘯歎忪雷門砰鼓鼙歸然書院之江西段家橋畔駘輪蹠月
黑魂來風淒淒後之君子視鑄題

右墓誌銘魯曾煜撰

--	--	--	--	--	--	--	--	--	--

142-760

錢以塏

錢以塏浙江嘉善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授廣東茂名縣知縣調東莞卓異遷山西隰州知州四十八年內遷刑部員外郎尋奉旨以科員用補工科給事中五十一年轉刑科掌印給事中疏言直省按察使指稱秋審冊費分派州縣州縣遂藉名科派地方擾累百姓請 敕通行嚴禁部議以九卿招冊係動用贓罰庫銀刊刻久經停止各省送部但恐不肖官員藉端濫派亦未可定應如所奏通行飭禁五十九年遷太僕寺少卿六十年遷順天府府丞六十一年遷右通政雍正元年轉左通政二年四月改少詹事署日講起居注官八月以闕里 至聖廟災疏請內外儒臣捐資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三三
修建 諭曰前聞聖廟被災卽遣大臣前往估計動支正項錢糧
擇吉興工茲覽錢以塏所奏雖爲當理但已有旨動支錢糧不必
再令捐修然朕亦不阻儒士私情今直省府州縣文廟學宮有應
修者本籍科甲出身見任之員及居家進士舉人生員理宜飲水
思源不忘所自如情願捐資不必限以數目量力捐修不願者勿
強時江浙海水爲患以塏疏言近年豫省河水泛溢 皇上特遣
官虔祭河源之神今歲安瀾底績誠敬所孚有感必應請 敕部
查明典禮 遣官致祭江海之神 褒封爵秩以示尊崇奉 旨
所奏是朕亦曾有此意著交禮部查明典禮及歷代史書詳議具
奏尋議 封東海龍王曰顯仁西海曰正恆南海曰昭明北海曰

崇禮淮瀆曰通佑河瀆曰潤毓江瀆曰涵和濟瀆曰永惠大沽海口神曰廣惠海潮神曰潤德洞庭湖神曰涵元匯利各遣官致祭 允之十二月授副都御史三年疏言提鎮所得廩生除習文者照例考試以文職補用外其幼嫻武藝人材壯健願改武職者令呈明吏部移咨兵部候 旨簡用下部議行五年九月充武會試副考官十二月擢禮部右侍郎六年正月轉左以其祖榜於順治四年署福建將樂縣知縣因山寇吳長文等犯縣城殉難疏請賜卹 諭曰錢以塏所奏甚是伊祖錢榜以委署知縣能盡節殉難尤爲可嘉從前未加恩卹乃部議疏漏著將所請交部查明議奏尋議照例 贈福建按察使僉事廕一子入監 賜祭葬

允之七年 欽賜以境子鑿爲舉人八年遷本部尙書九年以病
乞休 命加太子少保致仕十年卒 賜祭葬如例諡恭恪

右 國史館本傳

貝和諾 子馬喇

貝和諾滿洲正黃旗人姓富察氏尙書濟席哈之孫也 聖祖仁
皇帝康熙二十七年由工部筆帖式授戶部主事洊遷兵部員外
郎戶部郎中兼佐領三十四年十一月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尋
遷大理寺卿三十五年二月奉 命往山東經理開河五月總漕
桑額奏漕船盡過濟甯較上年早月餘皆仰賴 睿慮周詳豫遣
卿臣貝和諾封閘蓄水啟閉以時六月貝和諾還奏漕船陸續抵
通 上曰遣官有益漕運自後可做行之七月遷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三十六年正月擢戶部侍郎十一月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焯
以旱澇頻仍廩庾空乏八路流離請開市義州中江貿穀得 旨

覽奏朝鮮乞糴朕心深爲憫惻可賞給米一萬石令侍郎陶岱督
運前往再運二萬石令侍郎貝和諾往中江監視貿易三十七年
正月事竣李焯表謝八路生靈賴得全活二月貝和諾授陝西巡
撫三十八年六月疏言陝省兵民被 恩撫卹無微不至事
例原期積貯充實緩急足恃臣抵任後計原報捐納米麥撥支兵
糧等項應存一百七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九石今省倉及各州
縣實存十七萬一千二百石有奇虧缺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八
十六石不敢不據實陳明 上命尙書傅臘塔張鵬翮往同貝和
諾察覈三十九年正月覆奏原捐米麥分貯長安永壽華陰等縣
因防霉爛出糶三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餘石見今糴補足數此

外俱係報捐之官生挂欠今亦陸續完納尙少一百九萬九千八百餘石應開造報捐官生姓名及挂欠實數達部俟完納後方准升遷考試仍勒限嚴催儻逾限不完並議處經手各官事下部議從之三月疏言漢興道所轄界連楚蜀幅員遼闊最爲緊要請以議裁之神木道李杰就近調補疏入 諭部臣曰神木地方朕前統領大兵經過見田畝瘠薄人民稀少最爲寒苦然偏近蒙古實屬要地前貝和諾奏裁神木道今又以見任道員李杰題補漢興道是爲李杰規避寒苦希調善地其嚴加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得 旨從寬畱任五月調四川巡撫十一月 命督理進剿鑪蠻糧餉四十一年四月疏言打箭鑪駐劄官兵需用糧餉宜豫爲

接濟請撥鄰省銀十萬兩來省應期給發扣捐本省知縣以上各
官俸銀補項下部議如所請 上曰四川極邊之地官員度日維
艱免其扣捐俸銀補項六月疏言打箭鑪木鴉等處番民一萬九
千餘戶歸順應添設安撫使五員副使五員土百戶四十五員以
專管轄又疏言邊末借茶資生向來邊民造辦賞番茶包之外聽
其將所餘運鑪貿易恐有營官阻撓請給天全土司官引四千道
副土司官引一千六百道定額徵課閏六月疏言各省重犯招冊
久經達部其秋審時令造全招又摘造節略事屬煩複請嗣後秋
審以原供及督撫看語敘入冊內停止煩複造送十一月疏言化
林松潘均屬邊地素不產米向來化林設兵尙少故照建昌各營

例折給今兵眾餉多米價騰貴請照松潘之例增價給發四十二年正月疏言各省教職每學二員獨川省有五十七學各設一員請於威茂等州敘州府會川等衛添設訓導一溫江等縣添設教諭一九姓司學添設教授一三月疏言前撫臣于養志題明松潘小河疊溪三處收捐米穀分貯備用自三十八年迄今松潘捐一千七百餘石其小河疊溪以道路險峻輸運維艱罕赴捐納請停止收貯例四十三年正月疏言川省行鹽潼川中江山路崎嶇艱於陸運額引壅滯難消惟冰江小溪水運可通請增給水引商民交便諸疏並下部議行二月內遷兵部侍郎四十四年五月擢雲貴總督四十五年六月疏言新升廣東布政使之雲南按察使劉

蔭樞老成練達清廉愛民今見署雲南布政使請卽以畱補得
旨如所請九月擒獲逆匪李天極王枝葉等於富民縣之響哨山
李天極者昆明人冒入廣通縣學與臨安府生員朱六非造爲符
讖以師宗州生員之子魏枝葉流蕩不歸誘之詭託明桂王之孫
陽以王姓相呼遇開化府貢藥人楊春榮蒙自縣談相人張平山
富民縣演技人楊起鳳同謀不軌僞稱文興三年以鉛摹桂王之
寶及諸僞印散播總制大將軍副總兵都督僉事等僞劄願入黨
者改裝蓬頭僧或長髮道士潛期先掠廣南次掠開化由蒙自劫
省城爲督標弁兵首報先後擒獲李天極王枝葉楊春榮楊起鳳
張平山朱六非請 旨立斬餘黨流徙數人首報者獎賞如例四

十六年十月疏陳金銀銅錫等礦廠歲徵實數戶部以未較舊額
加增議駁 上曰雲南礦稅一年徵銀八萬兩零用撥兵餉數亦
不少若又令加增有不致累民乎著照原題議給四十九年九月
內遷禮部尙書五十年十月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等六十餘人
詭稱赴雲南開墾攜婦女乘馬驟由陝西湖廣至貴陽貝和諾前
任總督得布政使張建績牒報不卽察究僅令咨回原籍降一級
調用 詔依議十一月授盛京工部侍郎五十七年十月復禮部
尙書五十九年正月以年老乞休得 旨慰留六十年二月卒於
官年七十有五子馬喇初襲管佐領兼護軍參領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三月擢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十一月調本旗滿洲副都

統二年二月授刑部侍郎仍署副都統十月以審事濫施刑訊不
得實情與尙書阿爾松阿侍郎馬爾齊哈並解任三年正月授正
紅旗滿洲副都統五年正月奉使西藏副都統宗室鄂齊奏西藏
阿爾布巴隆布爾扎爾爾互相濟惡達賴喇嘛尙幼恐爲陵使與
貝子康濟爾不睦致生競端 上賜馬喇與內閣學士僧格各銀
千兩往駐西藏旣而阿爾布巴戕害康濟爾後藏頗羅爾爲報讐
馬喇同僧格守護達賴喇嘛於布達拉六年五月頗羅爾率後藏
兵九千至前藏告知馬喇僧格令各寺廟喇嘛執阿爾布巴隆布
爾扎爾爾拘禁待奉使西藏之尙書查郎阿等至承 制傳集眾
喇嘛及番人詰訊阿爾布巴等罪狀磔阿爾布巴隆布爾斬扎爾

爾及阿爾布巴三子隆布爾一子發遣扎爾爾二子及妻女給兵
丁爲奴頗羅爾還後藏 詔頗羅爾總管前後藏移達賴喇嘛至
裏塘七年二月調馬喇鑲藍旗滿洲副都統畱駐裏塘照看達賴
喇嘛六月 詔賞銀二千兩往西藏總理事務八年十一月擢護
軍統領九年二月以在藏年久 詔賞銀一千兩酌帶防衛兵丁
回京十二月擢工部尙書十年二月署正紅旗滿洲都統七月以
不諳部務罷任十一年正月 諭廷臣曰馬喇前曾在藏辦事熟
諳彼處情形著以副都統銜前往西藏協同都統青保等辦事十
三年八月卒於藏年六十有三

右 國史館本傳

四庫全書
卷之八十一

三

莽鵠立

莽鵠立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初隸蒙古正藍旗曾祖富拉塔居葉赫地天聰時來歸祖莽吉圖崇德三年隨睿親王多爾袞征明過北京至山東屢敗敵兵克威縣城六年圍明錦州擊敗松山杏山兵又敗洪承疇三營援兵順治元年入山海關敗流賊李自成追至望都縣敘功授騎都尉三遇 恩詔洊晉世職爲二等輕車都尉十四年由參領擢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五年從征明桂王朱由榔於雲南十七年凱旋追論在軍勘鞫磨盤山敗績事誤坐前鋒統領瑚哩布等罪革一雲騎尉降三等輕車都尉十八年十二月以征雲南時手受礮傷解副都統任康熙十五年

卒葬鵠立於康熙二十八年授理藩院筆帖式四十三年遷內閣
中書四十四年授理藩院員外郎五十二年任右翼監督五十八
年任濟寧關監督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 命協
辦理藩院侍郎事十二月擢監察御史以精於繪事 諭令恭繪
聖祖御容雍正元年正月擢入滿洲鑲黃旗以本族人戶另編
佐領使管之五月巡視長蘆鹽政疏言長蘆各商行鹽地方有額
引全不能銷者有額外多銷者皆樂未均請照代銷例准通融運
銷并量增引日庶商無包課之累民無淡食之虞下部議行二年
八月疏言雍正元年之引蘆商未領運者十萬餘道臣請寬予展
限部議不准良是但眾商實因先運康熙六十一年積引以致元

年之引未完請展限二年將見在未完之引每年帶運一半三四
年之內積引可以全完此後年銷年額不致壅滯 特旨如所請
山東運學歲科取文童八名附入府學無廩貢亦無武學莽鶴立
請比兩淮河東長蘆一體補廩增按期出貢廩膳銀聽各商自給
并添設武學八名 從之九月疏言山東額引順治年間二十三
萬道自後生齒日繁額引加增康熙五十七年加至四十五萬五
百餘道其節次加增引目未經分別州縣止按引數派散於是易
銷之州縣則嫌引少難銷之州縣又苦引多商人苦樂不均未免
欠課而東運與長蘆事勢迥異長蘆以一商專辦一州縣之引山
東則一州縣多至數十商名每名或數十引數百引不等此長蘆

之法未可行於東省也欲得其平莫如均引請以引多之魚臺等三十一州縣額引減去二萬七千七百道量增於鹿邑等二十一州縣行銷庶商困可甦鹽課無欠又以增復引目向係按引分散富商引多者分多貧商引少者分少請照見辦商人三百八十餘名按名均分並得 旨允行三年三月疏言東省竈丁原額二萬餘額徵丁銀六千餘兩其中有上中下三門九則之分故每丁有完銀一錢六七分至三錢不等自康熙十八年額定由單報部迄今四十餘年未經編審而戶口之消長丁產之貧富迥異乃徵收循舊丁多額少者不加增丁少額多者不稍減甚有丁亡戶絕額課虛懸則里甲有包貼之累爲恤竈計莫若編審請自今逐戶清

查消耗者開除孳長者增補不分門則按見在丁數均派並遵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審丁不加賦之例此後五年一編餘丁止令注冊不特窮竈無偏累而竈課亦易徵收矣下部議行五月疏言長蘆鹽政惟竈地一項因久未清查圖冊無存有竈戶逃亡荒地被民暗占入民糧者亦有地久典賣於民而糧仍竈戶完納歷年久遠竈地失迷惟知糧從戶徵得地者踞無糧之地失地者納無地之糧民竈構訟皆由於此臣愚以爲宜清查竈地請 敕直隸督臣山東撫臣委員清丈照民地之例造魚鱗冊典賣與民者俱准回贖失迷侵占之地斷歸竈業並嚴懲恃衿抗糧之竈戶以肅法紀庶竈無失業民無爭訟場課易完又請禁仕途投拜門生禁

主考出索外任門生抽鹽並 敕九卿議行是月擢大理寺卿
鹽政任時直省裁併衛所天津始改衛爲州隸河間府莽鵠立奏
改爲直隸州分武清靜海青縣近津百里之地轄之又言新奉
特恩查議東省民丁攤入地畝徵糧竈丁亦應歸入竈地以廣
皇仁但東省竈地瘠薄寸多地少若以六千餘兩丁銀加入千餘
兩地糧內每兩應加七錢有零未免太重且竈丁有煎曬之役自
應仍足額數不容缺少請以丁銀之半歸入地畝仍以其半於實
在竈丁按名均攤則賦額未缺而丁糧較輕下部議如所請十二
月擢兵部右侍郎仍畱鹽政任四年五月 命御史顧琮巡視長
蘆鹽政仍 命莽鵠立監理七月候補道程之煒條奏雲南鹽務

上命莽鵠立覈議覆奏長蘆之產鹽以場雲南之產鹽以井事雖不同而大局相似如條奏所云不使竈戶有餘涵餘鹽并令井官按日冊報此長蘆見行之例也嚴催場官使鹽盡歸坨不令餘賸在灘私梟無所得鹽卽不使竈戶有餘鹽之意也某日某商告運某州縣鹽若干包分司同批驗所稱掣過關造冊報查卽按日冊報之意也在雲南亦宜行之至如鹽道差親信人各井盤查則恐不得其人轉以滋弊不若仍責提舉大使爲便下部如議行十月調禮部右侍郎先是天津 詔設水師建營房限秋閒完整竣事 命莽鵠立偕顧琮監督十一月工未竣 諭曰莽鵠立正直有守但性偏執本不能而自以爲知致將營房遲誤著調補刑部

右侍郎來京效力五年三月復署長蘆鹽政四月調禮部右侍郎兼理鹽政十月命署甘肅巡撫尋實授六年三月提究禮縣武生何登鼇窩盜窩拐並請革禮縣知縣周紀等職諭嘉實心辦理時西藏有阿爾布巴等作亂上命大臣領兵往鎮莽鵠立赴西甯料理出口事宜奏言豫備軍需米麩料豆草束及西安解到鞍履澆薄改製如式拮据無誤而西甯道劉之珍知府江洪以驟失夫逃爲總督岳鍾琪參革逮問莽鵠立不早查參部議降調諭曰莽鵠立市恩沽譽袒護屬員若舊習不改其罪不止於降調姑從寬畱任尋以援赦擬貨盜犯及審案徇庇屬員得旨切責降二級調用解任回京十月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七年正月

擢正藍旗蒙古都統九年七月署步軍統領十年六月調鑲白旗
滿洲都統十二月兼管火器營十三年十月署工部尙書十一月
調正藍旗滿洲都統自初署副都統時兼管理藩院侍郎事後數
遷調仍兼管如初乾隆元年九月卒年六十有五卒病劇 上遣
太醫診視 賜之羨遺疏入 諭部議卹 賜祭葬如例諡曰勤
敏

右 國史館本傳

皇朝通志卷之八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二補錄

卿貳二十二

傅作楫

傅作楫字濟庵奉節人康熙丁卯舉人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有雪堂燕山西征南征等集濟庵由廣文起家保舉授良鄉令能於其職行取御史頗著直聲漸陟副憲壬午典浙闈試所拔多知名士章豈續藻功其最著也詩宗少陵格高氣爽一氣渾成集中佳句大同云三山盤塞出二水夾河來薊門云塞雕鷲月落陣馬刷雲來得雨云風清駝益健水足馬無嘶秋雲云晚樹陰從天外合寒江色向雨中分出塞云營迷苦霧旗猶溼陣壓陰雷鼓不鳴

高健雄渾李于鱗不足多也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三目錄

卿貳二十三

楊名時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三目錄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三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六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二十三

楊名時

楊名時江南江陰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三年授檢討三十九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一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十一月遷侍讀四十二年十二月上西巡肥鄉縣武生李正朝病狂衝突儀仗直隸巡撫李光地奏請治罪因劾名時濫取狂生請敕部議處得旨楊名時自督學以來賦性乖異縱有精於學業工於文章者但係殷實之人必不錄取其無產赤貧雖不能

文或記誦數語亦得進學理應從重治罪見今年歲未滿又無賄賣生員之事從寬恕宥四十四年差滿奉 旨著往河工效力繼丁父母憂五十一年服闋候補五十三年正月 命入南書房行走六月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五十六年授直隸巡道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五十九年擢雲南巡撫六十一年疏言滇省兵糧歲需十四萬九千餘石俱於就地支放但駐兵眾寡不同徵米多少亦異其本處額米不足者撥別州縣米供用而舟楫不通輓運維艱雖有四年折徵一次之例然不折之年仍苦遠運請將兵多米少之雲南昆明等十六府州縣及劍川州駐紮兵米每年酌給本色三季折色一季統計折色米三萬一百五十石有奇應照時價

預借庫銀放給於兵少米多解運最遠之祿豐等十二州縣額徵秋米內照數折徵還庫停四年折徵之例部議如所請行雍正元年二月奏請 聖安得 旨爾向日居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自茲益當加勉莫移初志七月疏言雲南巡撫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有鹽規五萬二千兩除畱爲恤竈修井用外尙餘四萬六千兩爲臣供用累年供應在臧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曾將所得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各奏明在案臣有請者若臧兵旣撤費用節省乞將鹽規准畱若干與臣衙門充用其餘以供公用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

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害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殊失封疆之體全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之可無煩章奏呶呶也二年八月疏言滇省白井河邊出沙滷飾鹽每年可收百萬斤向係分地行銷今所收日增仍須分行查開化一府生聚日繁並有鎮兵駐紮額鹽不敷且去白井遠幾千里應將易門縣原銷阿陋井鹽撥歸開化府添銷易門縣就近改食白井多出之鹽仍照原價每百斤一兩六錢一轉移間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又雲南專設提舉司三員除事簡之缺不議外其黑白二井甚關緊要缺出應揀選保題至彌沙阿陋二井離省遙遠井口較多大使亦應酌量揀調再各井俱有龍神廟昔年吳逆在滇

滷水變淡彼雖加封杳然罔驗今則龍神效靈滷脈洋溢而神號
尚仍吳逆舊封大非體統請將新舊各井龍神俱加 敕封字樣
以肅觀瞻並下部議行十月疏言鎮沅威遠地方有抱母按板鹽
井前經奏明委員調劑煎辦此外尚有恩耕等井滷水與內地相
同招撫竈戶煎辦於元江順甯等處行銷數月來獲息銀五千餘
兩暫爲各地方修理等項之需俟定有成規另冊報銷再查黑白
等井價俱公平惟琅安二井滷淡薪貴鹽價高昂應爲酌減卽以
新開麗江土井餘息抵補毋庸再動別項其抱母按板等井每年
所獲息銀二萬餘兩足供新設威遠地方文武井官並茶山一帶
官兵俸餉毋庸動正項錢糧至琅安二井額銷鹽不敷民食仍須

調劑查石屏州路近威遠應就近額銷按板抱母等井之鹽其原銷鹽歸併琅安行鹽各屬分銷則琅安鹽無缺乏而土井亦可疏銷至各井起課統於雍正三年爲始又疏言滇省收貯米穀有捐納捐輸二項捐納監穀貯各處常平倉爲儲備之需捐輸之穀係近年各官倡捐士民量輸附貯常平倉動給孤貧口糧因係報部之項民間猝有緩急不得擅動須題請支發滇省道遠往返動須數月無濟於事今酌議除前經報部之穀並以後常平例捐監穀仍貯官倉外今自雍正二年始請將捐輸穀其輸官者改行社倉便民之法各貯本里擇里中老成人專司其事地方官祇司監察不得那移勒借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則微

取其息中歲則免收其息遇歉則報明地方官立即發賑慎遵諭旨隨民之便不必報部令糧道司其數目每年積貯若干題達一次下部議均如所請行十二月疏言雲南民多無寸椽尺土而冊載丁名至有一人而當十餘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編審時從不除減貧人轉賣田產丁銀仍畱本戶延累無休請將通省名丁額銀照直隸之例攤入田糧完納俾丁從糧辦均其偏累至於軍丁又與民丁不同其完額自二錢八分起有重至六錢二分難照民丁一概均攤查從前平吳逆後尙有影射田土令逐一清出將軍丁最重者量加攤除使軍戶稍輕易於完納嗣後不拘年分漸次抵補又民間田產有因吳逆賦重差煩情願

退吐與人者有沿湖窪地荒蕪賠糧情願不受價值與人者今見糧有定額荒已墾熟告找告贖爭控不休應通飭永禁又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康熙八年併入昆陽州但僻處萬山中民俗刁悍去州遠至二百餘里鞭長莫及請改歸相近之安甯州勢方聯屬兼可便民又糧儲道爲通省道員之首請改爲守道永昌道轄迤西數郡有稽查地方之責請改爲巡道部議從之三年正月疏言麗江土府業經題請歸流其從前額徵錢糧不按田畝起科惟按門戶貧富派輸實屬弊累請將舊額錢糧照田畝等則均攤應徵銀米既有定額糧從田辦則有田無糧無田輸賦之弊悉可除下部議行九月晉兵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十月授雲貴總督

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 上以名時洩漏密摺停其摺奏有事仍
著具本至是疏言邊方事宜有須繕摺恭請 裁示者乞 恩宥
前愆仍具摺奏 上以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仍准摺奏四年
七月轉吏部尙書尋 命名時仍以總督管理巡撫事十一月名
時以滇省未完鹽課具題誤將 密批諭旨載入本中奉 旨凡
督撫奏摺經朕批示發回者據朕一己之見即便批發伊等具本
時祇宜就事論事聽候部議朕自有裁奪焉有具本時將密摺所
批公然載入之理楊名時明係回護從前洩漏之罪其心中以爲
不當有此密奏密批之事夫國家庶務殷繁亦有不便宣露於眾
者故於密摺內往來斟酌期於周詳妥協楊名時始則將密摺洩

漏於外人今則將密批全錄於奏章無人臣之禮交部嚴察議奏
部議請革職交刑部治罪 上仍令名時明白回奏名時覆奏臣
一時愚昧恐干蒙混之愆遂照原案載入此實臣謬誤無可解免
五年閏三月奉 旨解任仍署理巡撫候旨六月疏參鎮沅府土
知府刁瀚強霸田地偏死人命等罪擬絞監候鎮沅已經改流應
將刁瀚家口遷置省城免畱土屬滋事下法司議如所請得 旨
疏內所稱刁瀚家口遷住省城之處若管束太嚴則不得其所疏
放又恐生事著遷住江甯省城令該督酌量安頓十月新任雲南
巡撫朱綱劾名時在任七載徇隱廢弛藩庫錢糧借欠累累倉穀
虧空並不題參以致劣員剝民無忌請革職六年正月奉 旨楊

名時朕尙未識面向聞其爲人和平亦有操守觀其人性喜沽名邀譽而苟且因循置國家之事於膜外且虛偽偏執怙過飾非朕時時切加訓諭而伊堅執不改今據朱綱奏參楊名時著革職交與朱綱勒限將各項清楚時具奏請旨此本內情由仍著楊名時明白回奏綱尋代名時奏稱從前辦理貽誤瞻徇竊位苟祿捫心自問罪無可追無可申辨得旨滇省錢糧倉穀虧空買補及借動扣還之處鄂爾泰原曾詳細奏聞然後辦理楊名時身爲巡撫錢糧是其專責應據實陳奏方爲無欺無隱乃伊任內並無一語奏及以爲將來推卸之地乃巧詐之用意也此時朱綱奏參特令楊名時明白回奏鄂爾泰亦卽具題認過朕批諭云滇省各案朕

明知楊名時無虧空那移之罪但伊巧詐居心於明白回奏時必直認不辨今伊果事事認罪無一剖白申辨之語全無人臣事上之禮著楊名時再行明白回奏嗣總督鄂爾泰代名時奏稱身受國恩忝任內外屢干罪戾猶荷矜全若復巧詐居心是誠大逆不道罪不容誅名時雖極愚蒙何敢自外生成 上仍命鄂爾泰嚴訊名時自認沽名邀譽至狡詐堅供不承部議以名時始終掩護朦朧引咎無人臣事君禮應照挾詐欺公律擬斬監候得 旨楊名時別案尙多此案治罪之處著從寬免先是有劾名時者上命刑部侍郎黃炳往雲南會同朱綱審理嗣炳等覆奏名時矯廉節以盜虛名其保舉之人俱係進士出身內粟爾璋係名時門

生累年得鹽規等銀八萬兩又受知府范溥杯緞等物依律擬絞
其所得鹽規除自行捐補銀廠缺額外應仍追銀五萬八千餘兩
至是部覆如炳議得 旨楊名時俟各案清結之後再降諭旨名
時仍待罪雲南十三年九月 皇上御極 諭曰原任尙書楊名
時 皇考原欲召令來京未曾降 旨著該部行文宣召來京陛
見乾隆元年二月 特賜禮部尙書銜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在上
書房並南書房行走三月 賜第一區名時疏請儲書太學以供
肄業並刊版存太學聽諸生摹印講誦得 旨所請書籍著將武
英殿見有者各種發給二十部餘照所請行又疏言滇省舊例凡
地方應辦公事皆取給民間謂之公件胥役頭人藉端科斂指一

派十不勝其擾臣前撫滇時訪知其弊先將省城附近州縣覈實需用之費酌定數目令民照數完納一應公事於此項銀兩備辦不得絲毫再派隨檄行各府州縣俱令覈數開報緣諸府州縣糧有多寡公事亦有繁簡據各屬開報輕重不等屢次駁減終未歸畫一雍正五年以後將原定公件統加覆覈畱必需之用其餘題報歸公而有司不善奉行於地方應辦公事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公件轉成厲階而公件浮多處所民益苦累請 敕諭地方大吏將公件浮多之州縣悉予寬減嚴禁借端派累俾民霑實惠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議令督臣尹繼善撫臣張允隨會同藩司詳酌妥議具奏嗣張允隨會同尹繼善覆奏公件最輕之廣南

等十五府州縣毋庸更議增減其餘公件浮多之元江等四十九府州縣並邱北州同所管地方總以額編條糧之重輕與原定公件之多寡兩相比並就中攤減請於乾隆二年爲始統照所減之數徵收如地方官奉行不實有額外私派者嚴參再經部議如所請行五月奉 旨教習庶吉士奏言江蘇安徽鄉試合爲一省定額中式九十九名下江應試士子較多於上江是以每科中式名數下江十分之七上江十分之三查下江應試諸生實較浙閩江西加眾上江應試諸生亦多傑出非小省可比請將下江解額照浙閩江西之例定爲大省上江解額照山陝河南之例定爲中省又陝西解額中六十七名內有聿丁兩字號額中三名緣地當極

應試人少是以定額三名以示鼓舞今人文漸盛請將聿丁字號格外量增數名又各省貢監生在京鄉試者分編南皿北皿字號各取中三十六名累科來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應順天鄉試者照例編人南皿字號緣文藝不能與江浙諸省頡頏榜發無中式者請嗣後四省貢監入北闈者照會試五經分南北中卷例另編字號約十五名取中一名庶邊方入監士子俱有科名之望疏下部議尋議下江中額照中省之二等取中七十二名上江照小省之二等取中四十八名共增額二十一名陝西聿丁字號量增一名共額四名其順天鄉試之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應另編中皿字號每十五名取中一名如零數過半加中一名均於本

年鄉試舉行八月名時寢疾 上遣太醫診視日給葢藥九月卒
遺疏上得 旨楊名時係 皇祖簡用舊臣服官年久學問醇正
品行端方朕仰體 皇考聖意宣召來京正資委用今聞溘逝深
爲惻惻著賞內庫銀一千兩遣內務府官一員經紀其喪派散秩
大臣帶領侍衛十員賜奠茶酒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
祭葬如例諡文定

右 國史館本傳

楊名時字資實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成進士主司李光地深器
之選庶吉士遂從光地受經學詣益精邃 聖祖特命以檢討督
直隸學政保定守違例阻童子試劾罷之法肅令行士心悅服連

丁內外艱服闋 召還京直南書房 聖祖欲試以民事特授直隸巡道屏絕餽遺墨吏無倖免者而治獄則一歸平恕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調江南浙江官兵征西藏至滇少次名時捐資建屋以處之申嚴軍紀民用不擾滇舊苦賦役不均至是按田攤丁盡除州縣私派之弊祿秩有餘皆以充公用吏罷職貧不能歸者資遣之 世宗眷禮甚厚連擢兵部尙書雲貴總督吏部尙書皆仍管巡撫事雍正六年坐事落職聽勘承訊官多所摺摭或謂禍且莫測名時處之泰然賴 世宗知名時素深所擬罪皆寬免閒居滇中六七年未嘗一日廢學 高宗嗣位初卽諭原任尙書楊名時爲人誠樸品行端方 皇考原欲召用未及降旨可宣召

來京陸見乾隆元年二月授禮部尙書領國子監事仍直內廷侍皇子課讀名時雅志以明道淑人爲務舉所知七人分司教事中多逸格者上悉從之太學諸生雲集彬彬然興起矣未幾卒特加太子太傅予祭葬謚曰文定名時踐履純篤講論經旨多所自得歷事三朝始終一節晚而受特達之知榮哀異等尤爲儒臣遭逢僅事云

右 國史賢良小傳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尙書入教 皇子侍直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

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
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
對忠言議論不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邁未疾浹
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
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眾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
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
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
議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
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
試陝西亦然乙酉偕眾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癸

已 聖壽六十廷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 有揚名時否遂 特召
入京侍直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充事劇
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畱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
年中無與比也已亥遷貴州布政使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
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
轉民無咨七年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
便恩信浹於蠻獠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
否則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
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

年擢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尙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眾皆曰禍無振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 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輓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 聖心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

知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闈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而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

哲相傳性命道效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閒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疾數使人問視旣歿大痛悼發帑金使 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諡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連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 贈夫人公字賓賓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

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
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
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諸惟誠惟信頑奸無猜我言
無溢來者之式

右墓誌銘方苞撰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 贈太子
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
軍功襲鳳陽勳衛家懷遠徙江陰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 贈
如公官公湛深聖學自布衣至爲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於

孔孟以事被譴人懼且不測而公籌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
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入
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
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
賈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壹切禁絕牢鉗書吏僅通食飲奸不得發
每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
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
城公慮擾民爲箭茅葺屋撤身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
之身其馬夏不宛賜順時視土教民農桑穀畜饑寒者收穀之所
劾官雖有非必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乎巡今兼乎

撫故也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卽位雍正三年遷
雲貴總督五年題豁鹽課獲譴六年受代公旣以道自任不與時
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朱綱來鞠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
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卽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
臣公首被 召天下想望丰采滇黔人狂走懽告老幼相率覲公
或張酒宴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旣入 覲 天子召對
良久 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敷大事旣出尋 賜馬 賜
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初康熙時
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隸學政非官坊
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 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朝
臣言可採者爲代表 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卽請報罷時 天子
銳意太平於藩邸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
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闕庶常卷勞患手足痛 上醫問不
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弟子應詢爲
子塋某銘曰

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餘穆
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容仁人貴際大賁無色大羹無味薰蒸
熙熙口噬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 三朝如
彼卿雲久爛丹青惟汝余輔以帥百僚伯夷彤伯班序顛毛公拜

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暑短逃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
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魂無不之古書黑石罔或磨治路過者勿
馳大賢在茲

右神道碑袁枚撰

楊公名名時字賓賓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
猝搖動爲諸生日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
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改庶吉
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公每
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丁丑會試同考
官 聖祖特召對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

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
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
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有少假借保定守達成
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試劾罷之未朞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
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清名實則與
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黜陟故屬員競致賂遺於公是時直隸巡
撫卽李文貞公也 聖祖知其誣不之罪及將代又隨有武生驚
蹕事 命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嗣知公廉貧唯委以往來
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效力五十二
年 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

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 召然未自
陳吏部乞補官本不與開列亦異數也甘肅甯夏地處極邊士子
試卷別編聿字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拜疏請加中一
名 從之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
事也時直隸尙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吏因
緣爲奸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開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
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雲南巡撫
值西藏用兵大師取道雲南畱屯以待進止因建屋百數十間以
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值師還倍加優卹馬道死者兵
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

銀徵解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瀆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旺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絀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等廠皆費多利少因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 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三年加

兵部尙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先
是有旨不許公摺子奏事及爲總督也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
斐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於是復摺子奏事如故大理
府洱海濱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
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爲式焉坐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尙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芑通
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
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訊鞫日士民洶洶數萬集門外綱
雖推求百端亦終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
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卽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

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遂畱滇七年唯以研經講學爲事 今
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 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
部尙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 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
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平生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
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
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乎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
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
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行必自闇
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
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累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甯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閒受雇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

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上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尙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抄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爲嚮道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閒抄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

湯蹈火之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嘗謐而有司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句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人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

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何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築垣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

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眾歸順或鄰近苗人奮
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
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
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
不能遠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甯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
議 上獨是公言時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
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尙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
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額其造膝奏陳者尙未由悉
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 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 命下
於進士未經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

充纂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覺公顏色憔悴 諭
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寢劇 上遣醫視
給葢藥少開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
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
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 贈太子太
傅入祀賢良祠諡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賢實能以身體之不
徒見於詞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
信悅服無異詞卽奏劾中猶稱公爲科甲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
以取媚於民推問之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卽此言亦可見公
之爲人矣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

人嘗輔公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以版行其詩文選者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二品廕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嘆大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

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登朝亦未及期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學爲較醇矣

右家傳虛文昭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爲司馬相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歎其善言溫公之德行卽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日江陰楊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略同溫公在神宗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閒楊公官制闕其所設施更視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畱臺神宗改官制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滇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登相位不竟其施楊公賜環今上以皇子暨胄監之

任尙之蓋欲公追后墓之盛半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
退未有風波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
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爲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時字賓賓學
者稱爲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爲儒素自少卽畱心性命
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旁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
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
一時閩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爲師
弟不覺其席之移而前也公旣喜得師以爲依歸而文貞亦深相
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麻書而讀之卽周易亦祇
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其後漸返求諸理直

至賓賓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問皆從大原探討因此見地日出
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大出長史張公昂也又曰賓賓讀書一切麻算音
韻皆不甚畱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
方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若賓賓
之沈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 召對稱 旨充講官公
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
過公弗知也辛巳 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
者乎將使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
亟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爲人師逾年卒有 命提學直隸直
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與公由 特簡而出所至卽與諸生講明

正學以振飭人心爲務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爲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和自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 聖祖聞之於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遷侍講旣畢事 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出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爲喜丁亥丁外艱庚寅丁內艱居喪如禮壬辰仍赴河工明年 召入直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翰詹諸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爲之列名候員出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徑入直是秋吏部開主試諸臣無公名 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 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徑入直吏部乃反以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

啟事而公沂夕修書無暇及之於是吏部笑以爲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酉始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卽提刑也刑清訟簡姦宄不興己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長途甚憊滇民懼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途皆整空屋數百間以待旣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長吏整其扉屨而使標下將巡視周邏無得軼出驚居民居民不知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醪糒之屬前往交易好語相慰藉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還公曰諸軍戢益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帥至如歸家並爲奏免其馬匹倒斃之賠補者大帥由滇入京望公之署稽首泣下如雨爲寫碑樹之署側雍

正三年晉兵部尙書總督雲貴二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尙書
京察自陳奉 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
以忠信篤敬率其下熙然爲 國家養元氣土司洞主皆曰楊公
吾父也而是時直省督撫中有爲武健嚴酷之政以爲能者公曰
是所謂訐以爲直徼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
時於奏中爲 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證明 聖德之法天不
息者 世宗手批荅之以爲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於是忌
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於吏務誠有過人而不學無術多自
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爲老儒迂其言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
吏反憾適其入 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 世宗不

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 召入朝大用之乃於
乙巳解吏部尙書專任巡撫而新督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
厚實可置 黼座左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
朱綱至將有所羅織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而滇民
且萬人至訊所洶洶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撫他事以代賠分賠
之贓加公至數萬 世宗知非公所坐然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
千金輸之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滿
而公先取邸中物並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估直不滿二百金也
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時故空空無所有至是益貧
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諸苗亦有來爲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

未嘗敢濫也而公之望愈重 中朝人於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否 今上嗣位追承 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尙書管祭酒又命課 皇子直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陳情及聞祭酒之命則喜 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子遞及國門以至民間之俊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國子之名耳 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自漢唐以來所未有尋 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老得於禁城中騎馬出入公每日入 皇子書舍問所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堂爲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諄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餘事也自兩 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

誠意之言而最大者翰林於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 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中修書不與朝賀似無害於是 召梁學士詩正入南書房而余編修棟日侍 皇子講讀者也至是丁艱 上援前例畱之 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 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 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尙未散又與佇立詳問學業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歎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今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興

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繇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於皇
子之學業與監中諸生日課焉。上聞震悼優予恩卹加。贈太
子太傅。賜諡文定公。無子以從。子名應詢爲後。年七十七公生
平論學本於坤之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
部盡於此矣。而予觀公於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望
而知爲樸實頭地人也。坐立屹然無橫肱交股急趨窘步之習。談
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
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
部侍郎桐城方公過語移時歎曰。公眞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
者也。長洲何編修焯博學傲物於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

來聽講予嘗侍坐於館中公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當爲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議之況於愚乎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詢已爲之狀然寥略之甚予續爲此述於公之事亦未能備而大略得之謹述

右行述全祖望撰

公諱名時字賓賓其先在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有諱元吉者始遷江陰是爲公五世祖祖諱起鯤父諱履泰竝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爲人厚重事親孝响响若孺子爲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

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灑氣流轉桐城方靈臬
在學使高公試院中見其文大驚賞遂心識之知其爲篤學之士
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
有所稟受潛思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於進退取予利害之際
持之確如也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
官李文貞薦其賢 聖祖召對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
督順天等處學政公接諸生必開誘以立身行己之道見官屬一
依儀制保定知府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生送試劾罷之未期
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爲直隸巡撫或
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

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委以往來稽察而已
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
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性理和義諸書逾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
直 尚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
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事繁吏因緣爲奸
公至細大必親釐革宿弊都盡 聖祖聞其治績謂大臣曰楊名
時不特清官且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南
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雲南畱屯以待 命公建屋百數十間以
處之堅明約束民用不擾凡餽餼計里給直馬道死者兵當償爲
奏免之民間輸兵糧苦遠運奏請量米多兵少處折銀徵解滇地

丁役不均有戶絕者責人爲代或一人兼數丁名子孫丁又額徵外加派公件銀歲三四十萬民苦之至是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銀爲十一萬有奇民困大蘇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坐缺額多罷官追徵公謂礦有衰卽有旺請以道員一人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裒益其費多而利少者閉之諸利民事次第舉行軍民悅服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言以 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洩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爲雲南鹽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特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

裁抑之遂用是陰聞公會公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有 旨
切責削尙書仍管巡撫事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
復劾公遂削籍網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
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會受
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
於元年奏 聞取以給官用者也 識上 世宗特原公遂畱滇七
年日惟研經講學如常時 今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
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尙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 皇
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

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生平履常變瀕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蕙田等七人爲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及是公上疏言馭夷之道實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此百世不易之理也竊見貴州境內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

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閒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日久生苗所處在深山密箐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絕不敢萌窺伺心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成屯官兵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嚮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苗乘閒抄殺熟苗以泄忿或官兵僨事又屠戮熟苗以冒功所以熟苗毒重累深怨恨日積句結生苗乘機作亂至台拱地方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賣其妻女以飽私囊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豕突狼吞不可禁禦此已事

之明驗也爲今日計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
取撤重兵還駐內地於要害處修垣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
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明懸賞格有能擒賊首惡及率眾歸順
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
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得宜苗人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
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甯邊之善
策也時鄂文端爲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
道甚神人不可獨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
徹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甯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予假六月
公請聽其終喪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又請增順

天江南陝西解額 上多從其請尋 命教習庶吉士七月充纂
修三禮副總裁無何得疾 上遣醫視給人薄疾亟口授遺疏以
聖功聖德爲言九月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
兩治喪遣官奠 詔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加 贈太子太傅
入祀賢良祠諡文定公於諸經皆有講義門人嘗輯易義八卷詩
義四卷先版行已而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公無子以弟之
子應詢爲後公之葬也方靈臯爲撰墓誌其事辭頗略近餘姚盧
先生紹弓得公疏彙於其家爲傳較完備予因益損其辭參稽所
聞爲之狀以次湯陸諸公之後焉

右事狀彭紹升撰

公祖諱起

嘗教子孫曰吾一事不敢少放一念不敢少刻欲留餘

與後人耳父諱履

云讀書期明理通經貴適用有常心是根本能

虛心是進益

公述贈公諭云敷政在寬乃培養人才之要若威嚴急迫則士子

畏憚無鼓舞樂就之情故防弊欲盡而待士欲寬所以作其氣也

士氣既振教乃可施矣又云人若好名雖與好利有別其為私心

則同行述

取人以剛明為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為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

則為廢材

形重器重神堅則為令器有形重而氣清者有形重氣重而神不

堅不能細入無閒者氣重能鎮紛雜神堅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
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私
此德量也豁達宏闊不計較於莛莛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
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寒花耐冬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由此
言之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禍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
人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耳

當天地之艱難任君親之責備骨幹乃堅精氣乃實

君子患德之不修而不患道之窮道之行止天實爲之在我固不

能爭亦不必爭或否於當時而昌於後世古之聖賢非與夫何憂
太極不能不寄於陰陽性不能不寄於氣質命不能不乘於氣數
氣質之性有厚薄清濁之不齊而薄者可反而厚濁者可變而清
是義理之性卽行於氣質中也氣數之命有天壽窮通之不齊而
天者修身可以立命窮者修身可以見世是義理之命卽行於氣
數中也天下豈有異命異性哉

陽善陰惡驗之一身卽可見神氣陽也體質陰也人之惡端皆起
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非陰惡而何陽之有惡亦爲陰所累耳然
神氣不得體質則無所附麗而無以效其能故天之生人使各有
身乃與以爲善之具也誠知此而使神常靜一爲身之主而百體

從令焉所以矯氣質之累而復天命之原也

物向秋而成實人至老而成德碩果閱歲時而發生生理完也果實中生意結聚者爲仁人心亦生意結聚故名爲仁此仁之真體或謂聖人略生死不言則似賢愚同盡曰死生之說聖人非略而不言也蓋言死之理卽生而可知耳人之性無不肖天地之性而生真實無妄不墮空虛人能全得此理則萬古常存更無滅息之時聖賢之終乃是復還天地之性豈與蚩蚩同盡哉曰聖賢之終固復還天地之性然所存者理耳其氣之亡則已久矣何不盡之有曰是未知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渾然一理理不做則氣亦不做聖賢之終雖不知其所往而有精意以饗者未嘗不來格焉有

尊崇正學者未嘗不錫祉焉蓋真實無妄之理以真實無妄之心感之而氣若相接緣其所以爲生理者本一誠之所爲也謂理存而氣亡亦不明乎理氣合一之旨矣曰聖賢全天地之性故其氣既屈而能伸常人則何如曰常人於天地之性未全不能使凡有性者感之而皆應其氣獨鍾於子孫之身苟孝子慈孫有敬修祀事者其祖考亦未嘗不來饗有能揚名顯親者其祖考亦未嘗不隱慰此古人所以重祭禮而守身行道所以爲孝之始終也

官之與民親者莫若宰宰之難爲也久矣然能以誠心實學練達其才則綱舉目張弊革利興至於期年可以觀效是有本務焉曰孝弟曰廉曰虛曰靜曰信曰儉曰威曰無銳於始而弛於終曰服

卽讀書一內署家屬不過數人勿令與吏見吏亦勿令與內署人
見可以節用可以防奸一嚴汰吏役依經制錄數人期足任使令
而已一清訟之源大訟則理小訟槩息嚴好訟之罰重誣告之罪
有誣訟者並究訟師一密訪土豪及不孝不悌不務本業者一治
獄平恕公聽並觀勸諭罪人令其改過一設各鄉善惡記名簿以
備稽覈示勸懲一修社倉一相境內土宜興水利一嚴捕務一課
文拔士造就人材

五穀之種生意完具以之種於土中滋培深厚乃能抽芽發葉及
其成實則與初種無異蓋枝葉非種外生出乃生理之自具也人
得性於天真實無妄具有萬善猶五穀之美種也自幼培養德性

變化氣質猶種之於土而培其根本也由此窮理而務真知反躬而求實踐猶枝葉漸繁花穎漸茂而成佳實也然而義精仁熟德崇業廣乃適以復還其初而非於本性之外毫末有加猶果之初成而與初種無少異也以此利及天下傳之無窮猶一種之可爲萬種而生生不息也不特始之立本終之成就一誠之外無他卽其閒窮理力行之事無非一誠所貫猶穀之自始至終皆以培養根本爲務也蓋其誠之存存不息終身焉而已矣

講義

治論曰人主欲用賢必先明教化以培植人材至於賢人眾多乃可唯吾所用故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濟濟多士人知文王之逸於得人而不知文王之勞於作人且其取之也自鄉而升於國

司馬司徒樂正司成之屬兢兢乎考其行而後官而論行則一以孝爲先誠重乎其本也故曰孝友睦婣有孝有德是也後之教民雖有鄉約之設而無專官以董之又不得於守令之考成是既棄其樸魯之民而不教矣雖設學官以教士而所以教之者又略於實行而不以孝友爲先所以取士者亦類是雖所以教之取之一本於聖賢精義之微旨較勝於策略權謀詞賦浮華之習然比於漢制之敦尚實行似尙有未逮也況能及成周之隆茂乎此上雖銳志興治而治卒無由進於古者以教民取士之法未善也竊以爲今欲教其民宜先責守令之臣以養民爲務人主朝夕孜孜延訪羣下畫爲一定吏治之法頒之天下俾有遵守因以此稽守令

之殿最數年之間法良意美民既實被其澤因以時講求教民之法申之以孝弟之義自然民氣不變風流俗醇而可以教士取士仍用經書論策等以校其文又於文之中選者嚴覈其行一以孝友爲先如是則酌乎古今之宜既得先王之意亦不至矯拂乎今時之尙矣且古之所以察吏者載於周官雖爲法甚詳然皆一本於愛民厚俗之意而又隆禮重祿以卹其家人之私如此而下不黽勉奮發願託於君父之腹心者非情也今一以法繩其下善催科者則上考勤撫字者或勿庸名爲廉能稱職者間亦有剝民以奉大吏者矣不然則工於彌縫者矣皆法使之然也是以下雖有愛民之心而不得施雖竭報國之誠而不見卹賢人君子知時之

終不可以有爲也有解綬去耳冑枉道以徇人哉其中材以下乃變術違道以從時矣又其甚不肖者乃恣爲貪冒無恥之行以逢迎而取世資任法之弊至此俗何由而古乎又況祿不足以養其家人臣苟以奉公忘私爲事雖仕至三命以上嗚飢號寒猶且不免焉夫欲責其貪而又無以養其廉吾不知爲人臣者何所資而可兩全於國家之際也縱忠臣良士斷不以此易節顧安可以望諸庸臣哉若厚祿以待之而復嚴其貪墨之罰則庸臣亦可以爲良臣人君治天下使庸臣盡爲良臣國家實受其福故愚以爲今宜寬下吏之文網而優其俸給則古治可復也夫敦教化以厚俗去苛薄以卹下皆爲治之要務也若設誠而致行之則以正君

心爲本

與陳季方書云在此一年日以均徭役清糧政疏淹滯爲急惟徑竇不塞屬員之心未靜藩司每以和衷相勸夫和者參調之謂衷者不偏之義烏有同趨於利而謂之和偏主於私而謂之衷乎

荅申臬司大成書云吾儕歷仕途一番期於君國民生實有所益雖勞其身瘠其家不避也又云寬嚴不可偏勝人情惟不膠於一轍不泥於成見隨時酌劑以道爲歸虛公兼聽斯能寡咎

公卒 諭祭文稱其具體道之純心勵奉公之素節理學紹諸儒之統緒忠良爲一代之楷模等語 文集

右政學錄陸言輯

江陰楊先生諱名時字賓賓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閒寒暑而聞然爲己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

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
觀後傳以忿懣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
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
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可以爲
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
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
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蓋意之
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慎
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

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

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會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曾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旣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

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躡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

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昭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眞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眞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

論語精義卷之三
三
謂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
單說念頭真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句下不得
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
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
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
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開阻則善必爲惡
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
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其
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
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僞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

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旣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閒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

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其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其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卽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其見其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其見其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

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其見其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以三上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旣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身下

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迺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

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
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
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
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
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
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
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有
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
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

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槩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卻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卽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鐙令常明慎獨如將鐙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眞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閒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

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卽不睹不聞也其因
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
暢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
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
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
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
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
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
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
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

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
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
卽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
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妄動念去
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作事其一種不可忽略之意卽敬也
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
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
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曰敬義無處
不在如日用閒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
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

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卽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旣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白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旣常戒

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閒因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

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虚心默受卽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而暢達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

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己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是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

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即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褻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即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

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慎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卽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聞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

時之動念亦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交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慎獨內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行之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

各疏各論各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轉移滇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 殊恩厚膺 隆眷卒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提綱挈領以示諸生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右學案唐鑑輯

乾隆初年 上方嚮用儒術尙書楊文定公名時孫文定公嘉淦大學士趙公國麟咸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埴邦彥六堂之長則安溪宮獻瑤南靖莊亨陽無錫蔡德晉輩皆一時之雋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登講座六堂師率國子生以次

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於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
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爲四賢五君子

右紀聞陳康祺撰

